沈从文家书

沈从文 张兆和 等著

沈从文是个奇迹般的存在，就像他那些不朽的作品。在他仿佛田园牧歌的背景中，他笔下的人物充满原始的激情，却也包含包容、互信的暖意和纯真的理想。

在沈从文与他的夫人张兆和女士的家书中，将看到他极为私密，但也同样动人的一面。那是我们本应无权参与的部分，却因种种不可思议因缘而得以被完整地保存，且成为书籍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家书从他们初识的一场恋爱风暴开始，辑收至沈从文耄耋之年的书信，横亘五十余年，饱经沧桑与离乱。

珍贵而丰美，其质与量，本身即是另一次文学的丰收。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沈从文家书

沈从文 张兆和 等著

沈虎雏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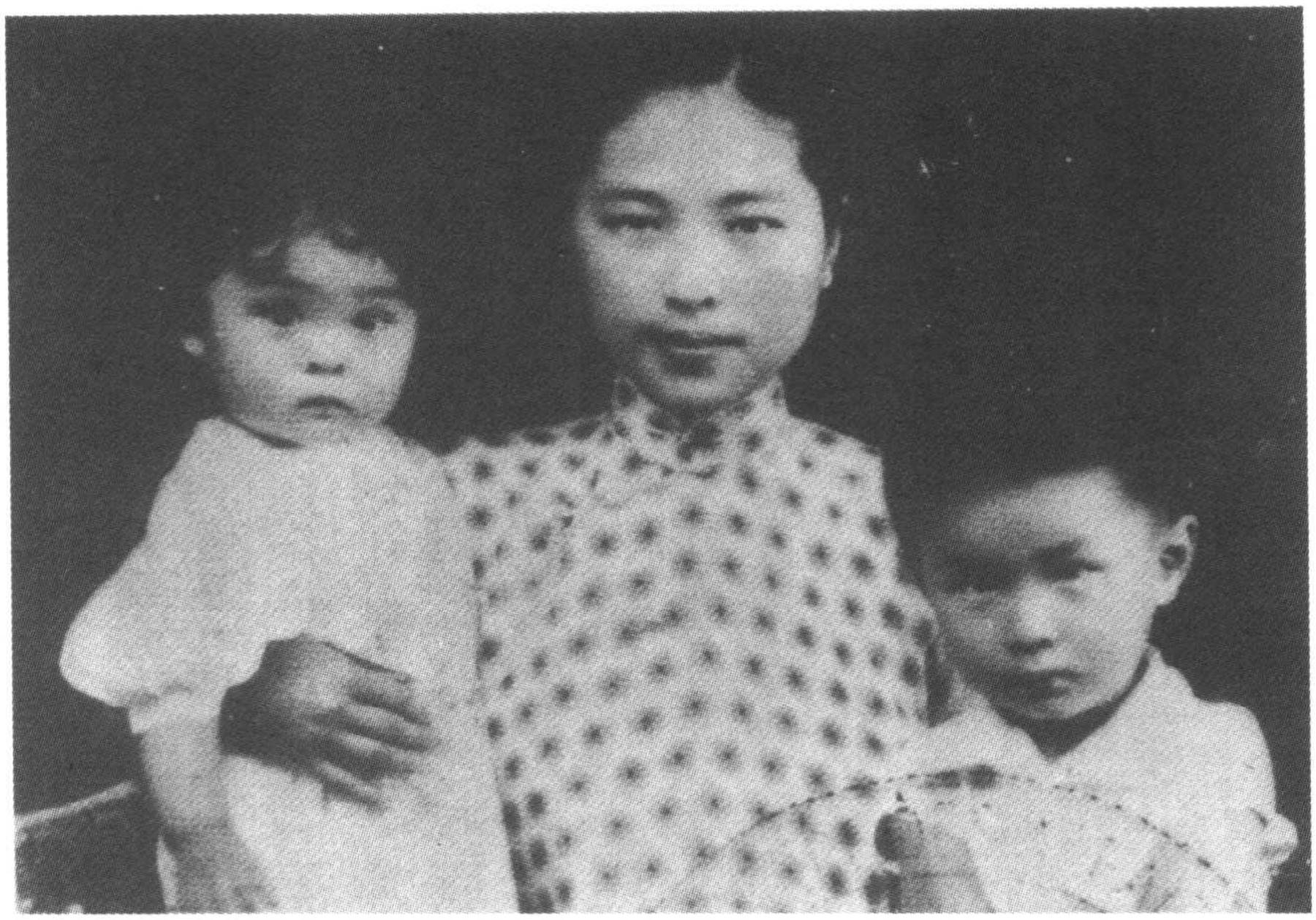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1933 年沈从文、张兆和新婚后。

1931 年 5 月 25 日张兆和摄于中国公学运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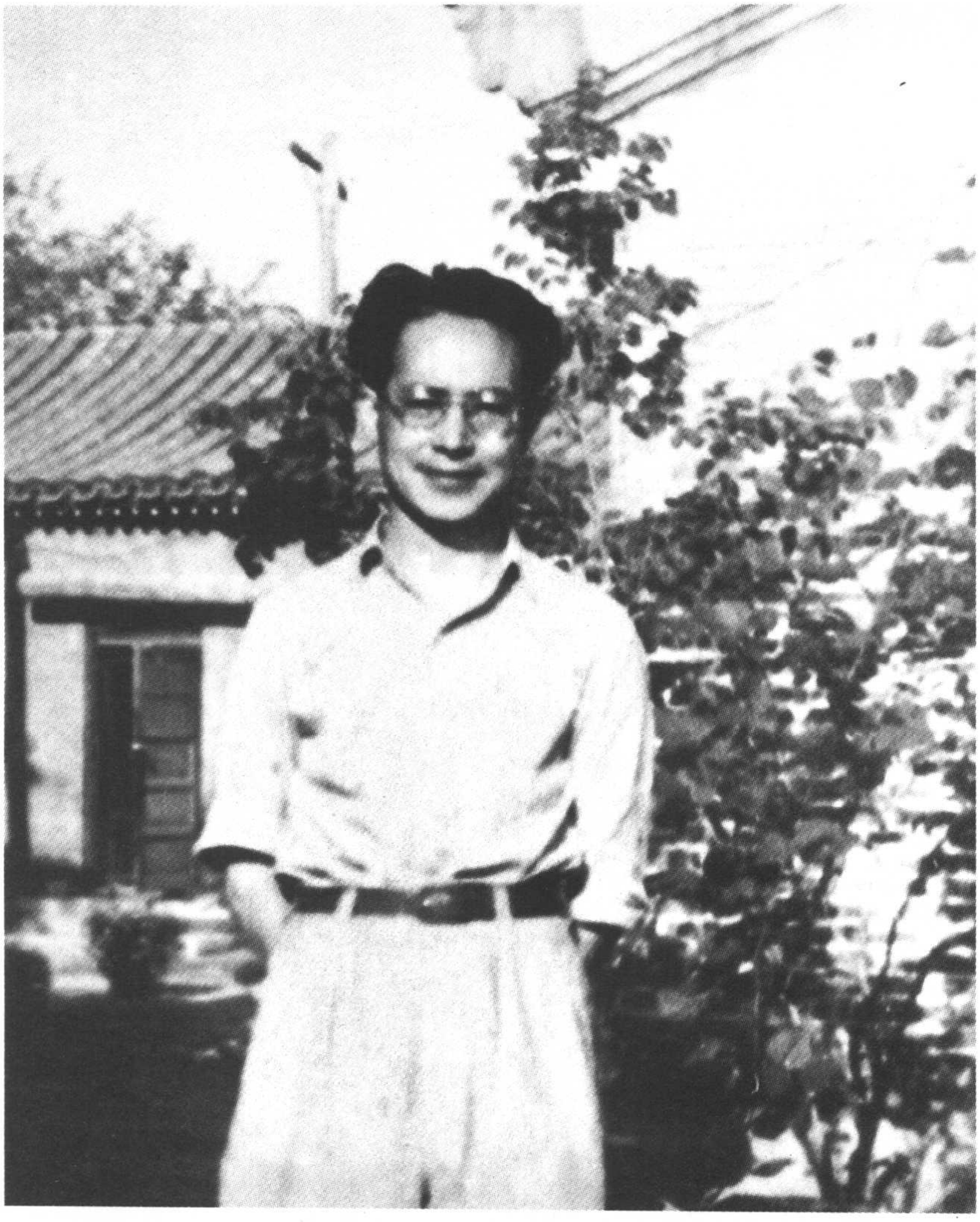
（获女子几项赛跑冠军后）

中国公学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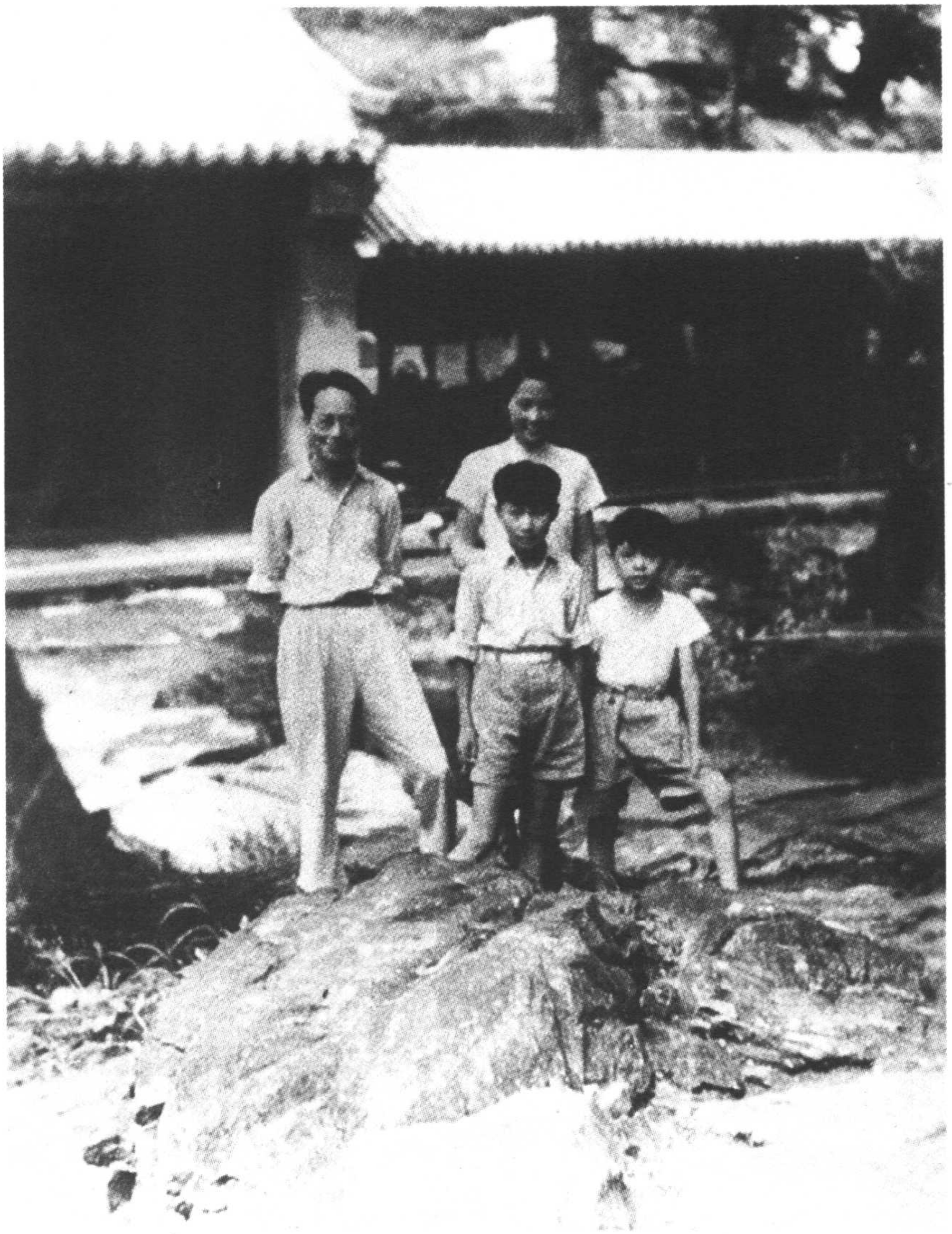


张兆和与长子龙朱、次子虎雏摄于1938年夏，北平。此照后用于路经香港、越南前往昆明的护照，故上面仍有护照图章戳记。

1938 年沈从文抵达昆明后。



1947 年沈从文在北京大学中老胡同宿舍。



1948 年作者一家四口摄于颐和园霁清轩。

1961 年底至 1962 年初沈从文同其他八位作家、诗人到江西访问学习，摄于井冈山。

目　录

劫余情书·日记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4日 …… (3)

包含　王华莲致张兆和　1930年7月2日　吴淞

沈从文致王华莲　1930年7月1日　吴淞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6日 …… (10)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8日 …… (11)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9日 …… (14)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0日 …… (14)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1日 …… (15)

包含　沈从文致张兆和　1930年7月9日　第一信　吴淞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2日 …… (16)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4日 …… (17)

包含　沈从文复张兆和　1930年7月9日　第二信　吴淞

胡　适致沈从文　1930年7月10日　上海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5日 …… (21)

节录　沈从文复张兆和　1930年7月12日左右　吴淞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6日 …… (26)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7日 …… (26)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8日 …… (27)

由达园给张兆和　1931年6月　北平 …… (28)

湘行书简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4年1月9日　第二信　北平 …… (35)

沈从文致张兆和　沅水途中 …… (36)
在桃源　1934 年 1 月 12 日 …… (36)
小船上的信　1934 年 1 月 13 日　第一信 …… (38)
夜泊鸭窠围　1934 年 1 月 16 日　第四信 …… (42)
横石和九溪　1934 年 1 月 18 日　第一信 …… (44)
历史是一条河　1934 年 1 月 18 日　第二信 …… (50)
泸溪黄昏　1934 年 1 月 19 日　第四信 …… (52)

飘零书简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9 月 9 日　北平 …… (57)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7 年 9 月 24 日　北平 …… (60)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10 月 5 日　北平 …… (63)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10 月 25 日　北平 …… (65)
复张兆和　1937 年 11 月 6 日　武昌 …… (68)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7 年 11 月 9 日　北平 …… (72)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12 月 11 日　北平 …… (74)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12 月 14 日　北平 …… (76)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7 年 12 月 17 日　北平 …… (78)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12 月 29 日　北平 …… (81)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 年 1 月 20 日　北平 …… (83)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 年 1 月 31 日　北平 …… (86)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 年 3 月 22 日　北平 …… (89)
复张兆和　1938 年 4 月 3 日　沅陵 …… (92)
致张兆和　1938 年 4 月 12 日　第一信　沅陵 …… (94)
致张兆和　1938 年 4 月 12 日　第二信　沅陵 …… (97)
致张兆和　1938 年 4 月 13 日　沅陵 …… (100)
致张兆和　1938 年 7 月 30 日　第一信　昆明 … (102)
复张兆和　1938 年 8 月 2 日　昆明 …… (104)
致张兆和　1938 年 8 月 19 日　昆明 …… (105)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年8月25日　北平 …… (110)

霁清轩书简

致张兆和　1948年7月29日　颐和园 …… (115)
致张兆和　1948年7月30日　颐和园 …… (119)
致张兆和　1948年7月31日　颐和园 …… (122)
致张兆和　1948年8月1日　颐和园 …… (124)
致张兆和　1948年8月上旬　颐和园 …… (125)

呓语狂言

题《绿魇》文旁　1949年1月初 …… (129)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49年1月28日　北平 …… (130)
复张兆和　1949年1月29日左右　清华园 …… (132)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49年1月30日　北平 …… (133)
　暨　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
　　1949年1月31日左右　清华园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49年2月1日　北平 …… (136)
复张兆和　1949年2月2日　清华园 …… (137)
题《沈从文子集》书内　1949年3月 …… (138)
题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合影　1949年3月26日 …… (140)
从文日记　1949年4月6日 …… (142)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1949年5月11日　第一信　华北大学… (148)
　暨　沈从文批语　1949年5月12日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1949年5月11日　第二信　华北大学… (150)
　暨　沈从文批语　1949年5月12日
从文日记　1949年5月30日 …… (152)
致张兆和　1949年9月20日　北平 …… (154)
从文日记四则　1949年11月13—22日 …… (157)
从文日记　1950年8月8日 …… (161)

川行书简

致张兆和　1951年10月25日　北京 …… (167)
致沈龙朱、沈虎雏　1951年10月28日　华源轮·汉口 … (169)
致张兆和　1951年11月1日　华源轮·巫山 … (172)
致张兆和　1951年11月8日　内江 …… (176)
致张兆和　1951年11月19日　内江 …… (179)
致张兆和　1951年11月29日　内江 …… (187)
致沈虎雏　1951年12月16日　内江 …… (190)
致张兆和　1951年12月末　内江 …… (193)
远望卢音寺　1952年1月2日 …… (196)
致张兆和　1952年1月15日　内江 …… (198)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1952年1月25日　内江 …… (201)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1952年1月29日　内江 …… (204)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1952年2月2日　内江 …… (212)
致张兆和　1952年2月9日　内江 …… (215)

说明员家书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8日　济南 …… (219)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10日　第二信　济南 … (221)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12日　第二信　济南 … (224)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13日　济南 …… (226)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18日　南京 …… (228)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23日　苏州 …… (230)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24日　苏州 …… (233)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29日　第一信　上海 … (236)
复张兆和　1956年10月29日　第二信　上海 … (238)
致张兆和　1956年11月2日　上海 …… (241)
致张兆和　1958年8月25日　杭州 …… (244)
致张兆和　1958年8月26日　杭州 …… (246)

致张兆和　1958 年 9 月 26 日　苏州 …… (249)
致张兆和　1958 年 10 月 10 日　苏州 …… (251)
致张兆和　1958 年 11 月 1 日　南京 …… (253)
致张兆和　1958 年 11 月 5 日　南京 …… (254)
致张兆和　1958 年 11 月 18 日　南京 …… (256)

南行通信

致张兆和　1956 年 11 月 24 日　长沙 …… (259)
致张兆和　1956 年 11 月 27 日　长沙 …… (261)
致张兆和　1956 年 12 月 5 日　长沙 …… (263)
致张兆和　1956 年 12 月 9 日　长沙 …… (265)
致张兆和　1956 年 12 月 10 日　长沙 …… (267)
致张兆和　1956 年 12 月 19 日　凤凰 …… (270)
致张兆和　1956 年 12 月 26 日　长沙 …… (273)
致张兆和　1957 年 4 月 14 日　第一信　南京 … (275)
致张兆和　1957 年 4 月 14 日　第二信　南京 … (278)
致张兆和　1957 年 4 月 22 日　上海 …… (280)
致张兆和　1957 年 4 月 26 日　上海 …… (283)
致张兆和　1957 年 4 月 30 日　上海 …… (285)
致张兆和　1957 年 5 月 2 日　上海 …… (288)
致张兆和　1960 年 3 月 3 日　汉口 …… (294)
致张兆和　1960 年 3 月 6 日　汉口 …… (295)
致张兆和　1960 年 3 月 9 日　汉口 …… (297)
致张兆和　1960 年 3 月 14 日　丹江 …… (298)

跛者通信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57 年 8 月 11 日　北京 …… (303)
致张兆和　1957 年 8 月 13 日　青岛 …… (305)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57 年 8 月 14 日　北京 …… (307)

复张兆和	1957 年 8 月 23 日	青岛	(308)
致张兆和	1957 年 8 月 26 日	青岛	(311)
致张兆和	1958 年 6 月	第一信　八大处	(314)
致张兆和	1958 年 6 月	第二信　八大处	(315)
致张兆和	1958 年 6 月	第三信　八大处	(318)
致张兆和	1960 年 6 月 26 日	宣化	(320)
致张兆和	1960 年 6 月 27 日	宣化	(322)
致张兆和	1960 年 6 月 30 日	宣化	(323)
致张兆和	1960 年 7 月 2 日	宣化	(325)
致张兆和	1960 年 9 月 4 日	宣化	(326)
致张兆和	1960 年 9 月 6 日	宣化	(328)
致张兆和	1961 年 1 月下旬	阜外医院	(329)
致张兆和	1961 年 2 月 2 日	阜外医院	(333)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61 年 7 月 23 日	北京	(335)

跛者的抒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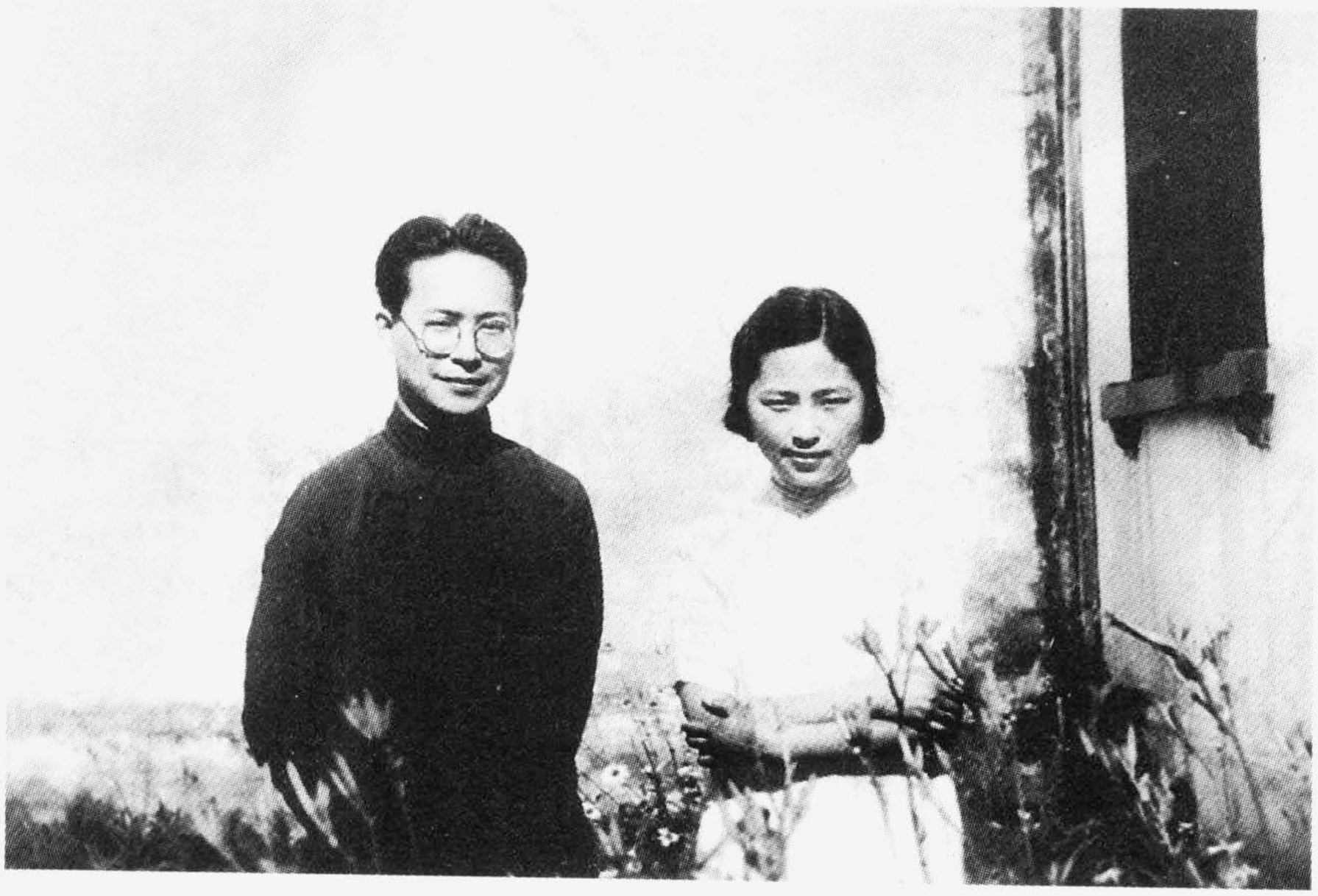
致张兆和	1961 年 11 月 23 日	茨坪	(341)
致张兆和	1962 年 1 月 5 日	南昌	(344)
致张兆和	1962 年 1 月 8 日	南昌	(349)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62 年 1 月 12 日	北京	(353)
致张兆和	1962 年 1 月 14 日	第一信　南昌	(355)
致张兆和	1962 年 1 月 14 日	第二信　南昌	(357)
致张兆和	1962 年 1 月 21 日	第二信　赣州	(361)
复张兆和	1962 年 1 月 28 日	南昌	(363)
致张兆和	1963 年 11 月 12 日	长沙	(365)

劫余情书·日记

从作者开始追求张兆和起，到两人终于结为夫妻，大约经历了三年零九个月。其间作者一共给张兆和写了多少情书，没有准确的记录，但估计有几百封，大致符合事实。这些情书全部毁于抗日战争初期硝烟之中。

历经战乱和政治运动后，在幸存及“发还”的材料中，包括一本张兆和不满廿岁时的日记，其中竟相当完整地抄录了沈从文的三封信，节录了另一封长信的主要内容，并对胡适之先生等人在他们之间起的作用，有较具体的记载。

现选编张兆和日记中极具史料价值的几篇，加上作者唯一公开发表过的情书，组成《劫余情书·日记》献给读者。



1935 年沈从文、张兆和摄于苏州。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4 日

包含　王华莲致张兆和　1930 年 7 月 2 日　吴淞

　　沈从文致王华莲　1930 年 7 月 1 日　吴淞

姊妹三个去西美巷看了四爷家小弟弟的病。我未吃午饭就到大姑奶家，大姑奶仍然是那么兴致洋溢地同我谈笑。所有的女长辈大姑奶是我最敬佩的。

回来看到 Lo[1] 的信——

半年来为这事烦够了，总以为没事了，谁知事仍如此，或者更会加剧些，叫我如何办法呢！

我把 Lo 的信抄在下面，过些日子，自己看看，容我在事过后心平气和下看看自己的事究竟处置得对不。

B. C.[2]：

前天 S.[3]先生来我房，说他不两天就要搬走了。昨天午间又来（同他 S. S. 一同来的），忽然又说不走了，是因胡先生留他在这儿的。昨晚茶房送来一信，邀我过去谈谈，并说明有事问我。当晚已迟，我因不便夜间在外边走动，又怕仓促间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所以没有去。我上了床，细细的筹划一下（明知问的是关于你的事），决定今早去。我以为不去是不能完事的，躲着反见我的忸怩。谁知今早大雨，

① Lo 系王华莲的代号。王是张兆和的同学、好友。Lo To 同。

② B. C. 系张兆和的代号。

③ S. 系沈从文的代号。S. S. W. 同。

下午天晴了,我走出去,却被水隔住了,不能过去。但遥遥的看见S.已站在校门口了。等到五点半的时光,我只好依然去去看。一进门S.睡在床上,L女士和L五人都坐在他房,他们见我进去随即告退。S.的问话就开始了,开头照例是几句应酬话,随后他就说:"我有一事要问你,可是我说不出口,请你看这个"——他手按着一张纸,一方面叮嘱我不许告诉人,再说。我拿了纸,一面看,他一面问:"你知道这事不?B.C.告诉你什么没有?"我说待我看完了这个再说。B.C.!现在也请你把他给我的两张破纸看了再读下去,也许有头绪些。

Lo To: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在过去,B.C.同你说过什么话没有?

她告诉你她同谁好过没有?

她告诉你或同你谈到关于谁爱她的事没有?

因为我信托你对于朋友的忠实,所以谁也不知道的事,我拿来同你谈及。

问你这事的理由是我爱她,并且因为这事,我要离开此地了。

我本来不必让我以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不过这事如今已为胡先生知道了,或者你还先知道,并且我以为你也有知道的理由,所以我来同你说及。

因为我非常信托你,我想从你方面明白一点关于她的事情。我打量这事情只有你一人知道,不能尽其他人明白。

我因为爱她,恐怕在此还反而使她难过,也不愿使她负何等义务,故我已决定走了。不过我愿意知道她的意见而走。我并不迫她要她爱我,但我想她处置这事稍好一点,是告我一点她的意见。

昨天到W[1]先生家中去,说到要走的事情,问了许久,为什么要走,我还总是说为刻苦自己,没有提到是女人的事,我想你们中也总

① W系胡适的代号。

不会知道，但到后是把要走的理由说及胡先生知道了。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生活的无用可怜，不配爱这样完全的人，我要把我放在一种新生活上苦几年，若苦得有成绩，我或者可以使她爱我，若我更无用，则因为自卑缘故，也不至于再去追求这不可及的梦了。这个话是我另外也告诉 B. C. 了的。但胡先生知道这事以后，他要我莫走，要我好好的来在这里。他以为若果是她家庭有困难，他会去解决。他将为我在这事上帮忙，做一切可做的事。我现在要从你方面明白的就是她自己，若果她同你谈到这个（我疑心她要同你谈过），我想从你方面知道一二。

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做。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静读书，一面是我免得苦恼。我还想当真去打一仗死了，省得把纠葛永远不清。不过这近于小孩子的想像，现在是不会再做去的。现在我要等候两年，尽我的人事。我因为明白你是最可信托的朋友，所以这件事即或先不知道，这时来知道也非常好。我已告诉 B. C. 因为恐怕使她难过，不写信给她了。可是若果她能有机会把她意思弄明白一点，不要我爱她，就告诉我，要我爱她，也告诉我，使我好决定“在此”或“他去”。我想这事是应当如此处置好一点的。

胡先生是答应过我，若是只不过家庭方面的困难，他会为我出面解决一切的。事情由他来帮忙，难题很少也是自然的了。在我没有知道 B. C. 对我感想以前，我绝不要胡先生去帮忙，所以我先要你帮忙，使我知道一点 B. C. 对于这事的处置方法（S. 信至此完）。

S. 说：“我很信托你，我知道你是忠于朋友的，愿帮忙的，忠实待朋友。所以才把不肯告诉人的话来告诉你，向你说，与你商议。”

B. C.，他说的一点不错，可是我惟其要忠于友，却不能忠于对我的友生野心——也许是不利——的人了。他不明白这个（也许明白而另有作用），却来向我求谋，岂不笑话？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当我看完了那纸，我用深刻的同情，长叹了一声。他问：

“你晓得不晓得这事?”我点了点头,他又问:“是不是 B. C. 告诉你的? 她说了什么?”我说不是,是我在她房里时刚刚遇着茶房送信去,我看见的。他问:

“是不是末了一信?”

“我不晓得。有一晚上,我在她房里,茶房说 S. 先生给 B. C. 小姐信,我才知道。”

“你看了没有?”

“我要看,所以 B. C. 看了,就递给我。”

“她看了说什么? 你们对于这事谈了些什么?”

我说当晚时间很迟,已快熄灯了,来不及多谈。不过,我们遇着这种事,总要说几句事不干己的话,也就算了。因为遇见这类事件很多,照例的不去介意,所以也就没有多谈。

“以后她有没有说什么?”

“今年我们不同宿舍,课也不同上,她房里人和我房里的人都不容得我们密谈,所以这半年来我们没有深谈的机会,大家碰头时只有普通的谈笑罢了。”

“B. C. 一下都没有谈到关于我的事或信件吗?”

“因为这种事对于 B. C. 尤其多,多了也就不感到如何出奇,所以照例的容易忘记。”

“在以前 B. C. 同你谈过……她谈过我么? 对我的感觉是怎样的? 她对我谈过些什么?”

“在以前是师生关系,我们都随便的乱说,都说 S. 先生是值得称赞的先生,自从发生了信,也许她怕我们调笑,也许是没有谈到 S. 先生的机会,所以不大谈。近来她什么也不多谈。”

“她到底对我有没有爱? 她将来会需要我的爱不会? 假使她现在不需要,而将来需要,我可待她,待她五年。”

“这个我不晓得,不过就我所晓得的,你若认真的问她,她会用小孩子的理智来回答你,‘我不要’,因为问急了,她一时答不出来,也许就给你一个‘要’或‘不要’。讲到将来,将来总有些渺茫,也许是现在

恨，而将来变为爱，也许是现在爱，而将来变为恨，那都是不可捉摸的，怎么能凭准呢？”

“她既不爱我，为什么又不把我的信还我呢？我已经说明了，要解决这个纠纷，最好的办法是把我的信还我。——说到这里竟大哭了——她却总是沉默。这使我一直的纠缠下去，彼此都不便，也许是不好的事。”

“不过我所知道的，以以往的为例，像这样的信，有时竟一连来几十封，她都置之不理，终于隐灭了。我最清楚知道的有一个国民政府派出留学日本的，因友人的介绍，B. C. 曾与他通过两三封信，及至那人提出希求，B. C. 又是照例的不理，一直纠缠了两年多，到去年，那人的最后一封沉痛决绝的信来了，又有他朋友同乡之来向 B. C. 设法，她也是给他一个不理，那件事到了去年暑假也就告了一个结束了。我想这回事大概她也以为沉默是较好的办法。”

“但是我明明说把信还我——又哭——或者是比沉默较好的方法，她都不做。我打算远走，胡先生硬要留我在此，叫我努力，把身体弄好，说到这里真叫我伤心——又哭——这半年来为了她，我一点事也不能做。胡先生叫我尽人事，他要帮我的忙成功这样的事。我请他暂等一下，他叫我等到她毕了业再说，留在这里使她多了解我一点。所以我要从你得知她确实的态度，因为她最信任你了，当然什么话都要同你谈的。”

“也不见得，B. C. 是理智胜过感情的人，她从不为朋友一言所动，也不为朋友而牺牲己见。关于深切的事，她也不肯多谈，所以我不知道她到底如何。不过我要问一句，S. 先生现在需要的乃是她的一句话，还是什么？要是一句话，这句话的回答很容易，我以为。回答满意的当然没有话说了，一切也成功了。万一 B. C. 竟说出不满意的回答，那时对 S. 先生有无妨碍？我很知道她的个性很强，她在你极高兴时极以为得计时，给你一个‘我不’！她完全孩气未脱，若是有一事逼得她稍过一点，她明明干也要说不干了。她的回答是无足轻重的。”

“我也晓得她现在不感到生活的痛苦，也许将来她会要我，我愿

等她,等她老了,到卅岁。”

“光阴有限,得到那时大家都老了。”

“她若果把信还我,我现在的生活一定不是这样子,一定有个改变,也许更努力做人,也许堕落,就人情所能做到的多是属于自堕一方面,因为没有心情来做人了。讲到这里,我愿大家都沉默过下去,也许好一点。但是像这样的沉默,使我心悬空的难过,倒不如告诉了我,使我掉下来,跌碎了也好。假使她说爱我,我能为她而努力做更伟大一些的事。”

“我也觉得S.先生再努力一点的好。事业能成功,就是爱的成功,也就是一切的成功。”——说到这里,看他的神色,他却不大以为然,大概他以为他的小说算是成功了,不过就是伟大伟小上的问题而已,所以他说:

“B.C.现在当然说不到生活问题。她现在还没有感到生活的需要。假使她需要我爱的话,我能使我自己更伟大一点。”

“好,我愿尽我的力量去得知B.C.对你的态度来告诉你,不过写信一层,隔膜太大了,尤其是词不达意的我,更说不清了。”

他说:“等到开学时顺便说说也好,免得写信麻烦。”——话算告一结束了。其中还有许许多多连恐吓带希望的言语,见面时再细为你述罢。我要在同房人睡了之后来写这封信,谁知我的笔下很慢,许多话都只好从略了。许多我替你设的计划都还来不及写上,我愿你接这信后,仔细的慎重的想一下,计较一下,或者同你的姊姊商议一下,商议好了,在可能中我愿你能在八九号来上海一次!把S.给你所有的信件,连同这一封,一道带来!我把我替你的计划告诉你,我觉得我这计划很好,非此行不可。我以为趁早解决的好,似此拖延下去,既非S.S.W.的福利,更不是你的福利。以后更大的纠缠发生,谁能堪此?

我写的这两张纸最好不给人看!你看了,还我。

S.W.写给我的这两张纸,你留着没用,我留着比你留着好些,因为我始终可以为你设计。万一有个意外的事发生,我也有个根据,因

为他现在把这样的事来托一个姑娘的——女儿身——我来帮忙，万一被他知道我不单不替他帮忙，反为你设法来解脱这事，他岂不将由怨你而恨我？恨我的难堪，你能替我设想吗？我现在不顾利害的来替你解决这事，正如他所说的，我是忠于友，B. C. 愿你把这封信全部还我！

夜深了，再谈！

Lo 二日夜　风雨窗下

他说的恐吓话竟是使人听着感到卑鄙，他用又硬又软的手段来说恐吓话，也许是要叫我传给你听的。在他以为恐吓是能以助爱的滋长的。B. C.，你怕不怕？你若因怕而爱他，或不为条件的爱他也好。若坚决不爱他，而永无爱他的一日，你来，我替你解决，包不至于对你有较大的不利。

我到这世界上来快廿年了……我也不是个漠然无情的木石，这十年中，母亲的死，中学里良师的走，都曾使我落下大滴的眼泪过，强烈的欺凌，贫富阶级的不平，也曾使我胸中燃烧着愤怒的斗争之火，透出同情反抗的叹息过；在月夜，星晨，风朝，雨夕中，我也会随着境地的不同，心中感到悲凉，凄怆，烦恼……各种不同的情绪。但那也不过是感到罢了，却不曾因此做出一首动人的诗来，或暗示我做出一桩惊人的事来。可是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么叫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回悱恻赞美着的爱！以我的一双肉眼，我在我环境中翻看着，偶然在父母，姊妹，朋友间，我感到了刹那间类似所谓爱的存在，但那只是刹那的，有如电光之一闪，爱的一现之后，又是雨暴风狂雷鸣霾布的愁惨可怖的世界了。我一直怀疑着这“爱”字的存在，可是经了他们严厉的驳难（尤其是允）后，我又糊涂了，虽然她们所见的爱的存在的理由，也正如我一样，只是片面的。

如果不是这两年来大学的男女同学经验，我简直不知道除了我所怀疑的那许多爱以外，还有我以前一直意想不到的一种爱。

不想写了，一切因为华的来信，不写了，不写了。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6 日

六号，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 S. 先生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我决定八号到上海。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8 日

除了二姊而外，没有告诉另外任一个人，我就到上海了。在北站看见特地来接我的莲，她陪我在车站附近小广东馆中吃了东西。两人在炎炎的烈日下踽踽地走着，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谈话的好。后来诌了来上海的口实，我就同她到老伯伯家，借计划学校里事，我同莲把表妹住的亭子间的门闩了起来，莲再把那天被 S. 先生邀去谈话的事，详详细细的报告一遍。他说这纠纷的延长，是由于我之不复信，和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以归还他所有的信为表示不满的行为。这真叫我没有办法！在先，我以为长久的沉默可以把此事湮没下去，谁知事实不如我所料！

他还说了些恐吓的话，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Lo 替我愁的不是这个，她怕他会去毁坏我的名誉，或以他的一点聪明，捏造我成为一个可怕的女子，使一般男子们不敢接近我，使我永远得不到一个爱人，于是他便感到报复的愉快为满足了。如果真是如此，这证明他爱我非假，为偿还这不顾一切的爱，我虽永远不会爱他，虽也意想着这未曾经验的落寞的难堪，我也愿那么着。

他以这纠纷的延长是由于我之未还他信，莲以为如此刻信还他，也许可济于万一，但她又恐致使他恼羞成怒，设法来毁坏我。因他已先将此事告诉胡先生，所以她劝我此次也到胡先生家去一趟，把前后情形详细告诉胡先生，然后请胡先生将他的信交还他，那么以后他对我的[illegible]作就有胡先生负责了。我恐怕把他的信由胡先生手中交还他，反更会激起他的恼怒，

但我终于到胡先生家去了。

下午四时许,我走到极司非而路的一个僻静的小巷中,胡家的矮门虚掩着,我在门栏中看到客厅中电扇飞旋着,谈笑声喧闹着,我知道有客,而且多半是我认识的,我不想进去,故意揿了揿门铃。一个女工出来,她用着江北口音问我姓什么,找谁,我说了,她请我进去,我不,于是她进去说:"一个姓张的女学生来找老爷。"我靠在门上,嗒嗒嗒嗒,胡先生的足声,他出来了,请我里边坐,我说有客,不进去了。他说楼上谈不好么?我说不想耽搁其他客人谈话,希望胡先生给我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他听了这话,才像猛然忆到:"你可就是密斯张兆和!""是的。"我答。"好的,"他说,"明天,不,今晚六点钟有空,请过来罢。"我像是做完了一件大事,跳跳纵纵的跑出巷来,回到三多里,没半点钟,又乘了电车往这地方来了。这回果然静静的,没点儿喧笑声,我看见罗尔纲[1]在院上教着一个男孩念书,他见我来,站起来同我点头,有趣,我在学校一直没同他招呼过。他见了我这同学有怎样的感觉,当他在第一次谋生时?应有如许的悲抑委屈罢,我想,虽然他没同我说话。江北女工上楼去不一会,胡先生下来了。他开始便说对不起,先前我刚走,他的客人们也就走了,害得我跑路,随后问我的姊姊,暑假学校等事,他假装以为我是问暑期学校事来,问我进不进暑校。及至后来才问:"密斯张有什么话同我商量,请尽管说吧。"他说时由较远的一张长沙发椅,移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来了。我毅然(但终不免带几分羞涩)的说:"我本不该来麻烦胡先生,不过到了无法可办时,而且沈先生也告诉过你,所以我敢于来请教先生。"于是我说了沈先生的事。他也把他由沈先生那里得知的事情报告点给我。他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什么,及至我把我态度表明了,他才知道我并不爱他。这下子他不再叨叨了,他确乎像是在替我想办法,他问我能否做沈一个朋友,我说这本来没甚关系,可是沈非其他人可比,做朋友仍然会一直误解下去的,误解不打紧,纠纷却不会完结了。这里,他又为沈吹了一气,说是

---

① 罗尔纲,著名史学家,当时刚从中国公学毕业,因有困难,经沈从文介绍到胡适身边协助工作,兼任家庭教师。

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他说："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谈话中这句话他说了许多次。可是我说这样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于是他再沉默着。他说："你写信要他现在不要和你通信，或不要写那样感情的信。最好是自己写封信给他，再把态度表明一下。"我说怕他接信后会发生影响，"不会吧，"他也不敢断定，"不过你得写得婉转些。"我说我没有还信的错误。他说："你很可以对他说信是留着的了，你就明白的说，做一个纪念，一个经验。"他说他也愿意为我写信去劝劝他。临行时，他说："你们把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这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绝不乱说的！"神圣？放心？乱说？我没有觉得已和一位有名的学者谈了一席话，就出来了！

晚留宿三多里，同莲谈至夜半。

侵晨起来写信。

Lo 给她带了去，S. 的带到苏州发。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9 日

回苏，S. 的信寄出了。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10 日

心不定。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11 日

包含　沈从文致张兆和　1930 年 7 月 9 日　第一信　吴淞

接到 S. 的信(是得到我给王的信而还未见我的信时写的)。字有平时的九倍大！例外的称呼我“兆和小姐”：

兆和小姐：

从王处知道一点事情，我尊重你的“顽固”，此后再也不会做那使你“负疚”的事了。若果人皆能在顽固中过日子，我爱你你偏不爱我，也正是极好的一种事情。得到这知会时我并不十分难过，因为一切皆是当然的。很可惜的是若果你见到胡先生时，听到胡先生的话，或不免小小不怿，这真使我不安。我是并不想从胡先生或其他方面来挽救我的失败的，我也并不因为胡先生的鼓励就走所谓“极端”。我分上是惨败，我将拿着这东西去刻苦做人。我将用着这教训去好好的活，也更应当好好的去爱你。你用不着怜悯或同情，女人虽多这东西，可以送把其他的那一群去。我也不至于在你感觉上还像其人一样，保留着使你不痛快情形的。若是我还有可批评的地方，可怜处一定比愚蠢处为少，因此时我的顽固倒并不因为你的偏见而动摇。我希望一些未来的日子带我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因爱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生活，在这些上面学点经验，我或者能在将来做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的人也未可知。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S. S. W.　九日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12 日

同允姊辩论了一整晚，为的是几年前我无意中的一句话："人与人间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而外，还有些什么？"允以为人间关系不止利用一种，还有一种感情的爱；而我则坚持人除了利用而外，绝无其他关系，甚而至于爱；不过我说的利用只不过是关系，不一定是动机，有时或者动机不在利用人，而关系却自然而然成为利用了。如孝，如恋爱……

朱妈催了几次睡觉了，我也记不下来那些话。

月光泻满了一房。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14 日

包含　沈从文复张兆和　1930 年 7 月 9 日　第二信　吴淞

胡　适致沈从文　1930 年 7 月 10 日　上海

接得王的信，她信中抄有一封胡给他的信，另附一封他托她转我的信。他此信中，仍然同十一日来信的口气一样的强硬，他这么写：

兆和小姐：

感谢你的知会，由王处见到了。我所说分内的东西，就是爱你的完全失败，明白了，毫没有什么奇怪的。目下虽不免在人情上难过，有所苦痛，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也不必把我当成“他们”一群，来浪费你的同情了。互相在顽固中生存，我总是爱你你总是不爱我，能够这样也仍然是很好的事。我若快乐一点便可以使你不负疚，以后总是极力去学做个快乐人的。

一个知道一点事情的人，当他的爱转入无希望中去时，他是能够把口喑哑，不必再有所唠叨了的。关于我爱你使你这时总还无法了解的一切，另一时若果把偏见稍去，还愿意多明白一点时，我想王或不缺少机会同你提到。她不是“说客”，我也不是想靠王或胡先生来挽救什么，不过有些为文字所糟蹋的事实，朋友中却以客观原因，较容易解释得清楚一点罢了。女子怕做错事，男子却并不在已做过的错事上有所遁避，所以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生命一样长久的。

我愿意你的理知处置你永远在幸福中。

沈从文(让这名字带来的不快
即刻你就忘记了。)
十九年七月九日

这封信仍然是九号写的,据说先由胡先生转,胡先生不知我的地址,又请王转的,王抄给我胡给他的信:

从文兄:

张女士前天来过了。她说的话和你所知道的大致相同。我对她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勉强她的意思。

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我看你给她的信中有"把我当成'他们'一群"的话。此话使我感慨。那天我劝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说,"若对个个人都这样办,我一天还有功夫读书吗?"我听了怃然。

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个个人"之一个而已。

暑期校事,你已允许凌先生,不要使他太为难,最好能把这六星期教完了。

有别的机会时,我当代为留意。

给她的信,我不知她的住址,故仍还你。

你若知道她的住址,请告我,我也许写一封信给她。

有什么困苦,请告我。新月款我当代转知。

适之
十九,七,十夜

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胡先生未见到这一点（也许利害的观点与我们不同），以为沈是个天才，蔑视了一个天才的纯挚的爱，那这小女子当然是年纪太轻，生活太无经验无疑了。但如果此话能叫沈相信我是一个永久不能了解他的愚顽女子，不再苦苦追求，因此而使他在这上面少感到些痛苦，使我少感些麻烦，无论胡先生写此信是有意无意，我也是万分感谢他的。

如果沈光只寄了九号写的那两封半讥讽半强硬的信来，即使以后也还常常写些鄙视我的信来，我也没什么说的，因为他这样的态度，适足以消去我的同情，适足以磨灭掉我因他之为我而苦恼消沉的内心负疚，我可以在这些上面多得一些人生经验，更能安心的读我的书了……谁知啊，这最后的一封六纸长函，是如何的影响到我！看了他这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顽固的我说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究竟是个好心肠人，我是永远为他祝福着的。我想我这样写一封信给他，至少能叫他负伤的心，早一些痊愈起来。但再一想，自己是永久不会爱他的（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而他又说过永是爱着自己，这两个极端的固执，到头来终会演成一场悲剧，与其到那时再来叫他或自己受更大的罪，还是此刻硬着一点心，由他去悲苦，不写信去安慰他，不叫再扩大这不幸好些。这是我们女子的弱点，富于同情而不敢表示。也不怪，女子在这世界上是最软弱可怜的，她们的一切行动思想均在苛刻的批评下压伏着，她们偶一不慎，生命上刻上了永世不消的人们的口印，便永久留着一个洗不脱的污迹……为人人

所唾弃为人人所鄙视的污迹,这样,女子的欲进又止的怯弱行为的养成也是当然的事了。这里的我,也是如此的,我知道他爱我的一片苦心,纵不愿接受,也不当去禁止。爱人原不是罪恶,在人情的最低限度中,我很可以把不爱他的情形告诉他,希望他不要在我身上做些什么荒唐的梦,明白了这些,然后同他做一个好朋友。但这最低限度我仍然不能这样做。做一个人,为自己打算处总比为人打算处为多,而尤其是在我们女子难处的地位中,走错一步便留下千古的痕迹,所以虽明知道同他做朋友不是什么错事,也因怕人之非议而胆怯不前了。何况人的心又是得寸进尺的,他虽说能够同我做一个常见面的熟人便很满足了,但谁保得住他不因我之不退避,便也停止向前进攻呢?……想到这一点,我不得不谨慎,不得不制止着自己去写一些隔靴搔痒无补于事的同情信了。眼见得人家向井底落,我自己软弱无力,心怯胆小,只有张着一双手看着了。

究竟在这些事上,我仍然是一个小孩,懂得不多,一有点为难便令我束手。胡先生以为不应拒人诚挚的爱而自喜(其实我又喜些什么!),沈则虽顽固如初,最后一信却说,在人事上别的可以博爱,而爱情上自私倒许可以存在,沈在这种情形之下,说出前后矛盾的话,当然是不足为奇的……可是,这里却又叫我糊涂了。小说上常常有许多女子,为了一个不相识的人,能用不顾死活的爱去爱她,为他这无所求的爱(如《茶花女》中的亚芒),便也爱了他。这样的情形除了被爱者因自身的关系,有时或不能这样做而外,但在旁观者眼光看来,统都以为非如此才对。假如我是此事的旁观者,我自始至末明白清楚了这事,我见到我对付此事的态度,我也会深深地同情他而不免谴责我自己了。可是我终怀疑到那只是小说戏剧中文人的捏造,我怀疑人情中真会有这样的事……但眼前这一件热情的悲剧,又明明呈露在眼前,在这无可解答中,我也就不得不自认我是太年轻太无生活经验了。

一天只是管些闲事,也没有功夫来写日记,其实我是一件事也没有做。陆续地写了这一点,明天写吧。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15 日

节录　沈从文复张兆和　1930 年 7 月 12 日左右　吴淞

昨日今日连刮了两天大风，可以记在日记上的事：

(1)我们楼前遮太阳的芦席棚刮倒了。

(2)今天弟弟们的九如社开了一个小小的成绩展览会，成绩有字、画、动物植物标本，还陈列着古钱，和九如社附设皖山图书室的藏书。我们水社的人们正忙着在装订二期的《水》，他们硬要请我们去参观，参观后还拿着刻了红“九如”印的纸，逼着每个人批评，而且要批评短处，我看了又高兴，又急。

(3)昨日五爹爹游公园，在毛厕里把一支拐杖丢了，今天在公园一带高高地贴起了寻杖悬赏的招贴。

但是我总不能忘怀那件事，他爱我爱得太深切了。他仍然没有放松他的想头，不过知道不成后在表面上舍弃了罢了。唉，这一场孽债，哪里是他的前因，将生怎样的后果，何日才得偿清！不管它吧，让我把他此次的信抄写几节下来。

他说他接到我的信，很懂我的意思，此后再不来为难我了；以前他自己也知道，他有一个年龄同我相仿的妹妹，他妹妹不欢喜同人家谈这些事，他知道我也是一样的不欢喜。但是，他说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敏一点，除了那爱是不诚实。他说这事他已给三个人知道了，这三个人便是王华莲，胡适之，徐志摩。胡用科学的言语叫他等待，王叫他安心教书，而徐只劝他：“这事不能得到结果，你只看你自己，受不了苦恼时，走了也好。”他觉得胡的话不能存在，他信了徐的而否认了王的。他决定不教书了，走了既可以使他无机会做那自谴深责的孩

气行为,又可以使我读书安静一点。他说他到另外生活上去,当努力做个人,把一切弄好一点,单只是为了想到留一点机会使我爱他,他总是要好好的在做人的。他说我将来明白了爱,知道爱人时仍不爱他,这是他预料中事。因为他说他所爱的太完全太理想化,而自己却又照例的极看不出自己的好处。他说:

> 我是只要单是这片面的倾心,不至于侮辱到你这完全的人中模型,我在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一天的。本来不能振作的我,为了这一点点爬进神坛磕头的乡下人可怜心情,我不能不在此后生活上奋斗了。

> 我要请你放心,不要以为我还在执迷中,做出使你不安的行为,或者在失意中,做出使你更不安的堕落行为。我在这事上并不为失败而伤心,诚如莫泊桑所说,爱不到人并不是失败,因为爱人并不因人的态度而有所变更方向,顽固的执著,不算失败的。

他说王把我的信送给他看时,他不免伤感的哭了半天,至后王走了,他就悔恨将来若果她同我谈到此事时,她一定要偏袒他一点,将使我不安。他说:

> 其实,那是一时的事,我今天就好了,我不在那打击上玩味。

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我给他信上说:"一个有伟大前程的人,是不值得为一个不明白爱的蒙昧女子牺牲什么的。"他却说:

> 我并不是要人明白我为谁牺牲了什么的。……我现在还并不缺少一种愚蠢想像,以为我将把自己来牺牲在爱你上面,永久单方面的

倾心，还是很值得的。只要是爱你，应当牺牲的我总不辞，若是我发现我死去也是爱你，我用不着劝驾就死去了。或者你现在对这点只能感到男子的愚蠢可悯，但你到另一时，爱了谁，你就明白你也需要男子的蠢处，而且自己也不免去做那“不值得”牺牲的牺牲了。“日子”使你长成，“书本”使你聪敏，我想“自然”不会独吝惜对你这一点点人生神秘启示的机会。

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是一种痛苦，却也极珍视这痛苦来源。我所谓“顽固”，也就是这无法解脱的宿命的黏恋。一个病人在窗边见到日光与虹，想保留它而不可能，却在窗上刻画一些记号，这愚笨而又可怜的行为，若能体会得出，则一个在你面前的人，写不出一封措辞恰当的信，也是自然的道理。我留到这里，在我眼中如虹如日的你，使我无从禁止自己倾心是当然的。我害怕我的不能节制的唠叨，以及别人的蜚语，会损害你的心境和平，所以我的离开这里，也仍然是我爱你，极力求这爱成为善意的设计。若果你觉得我这话是真实，我离开这里虽是痛苦，也学到要去快乐了。

你不要向我抱歉，也不必有所负疚，因为若果你觉得这是要你道歉的事，我爱你而你不爱我，影响到一切，那恐怕在你死去或我死去以前，你这道歉的一笔债是永远记在帐上的。在人事上别的可以博爱，而爱情上自私或许可以存在。不要说现在不懂爱你才不爱我，也不要我爱，就是懂了爱的将来，你也还应当去爱你那所需要的或竟至伸手而得不到的人，才算是你尽了做人的权利。我现在是打算到你将来也不会要我爱的，不过这并不动摇我对你的倾心，所以我还是因这点点片面的倾心，去活着下来，且为着记到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读了这几节,这接信者不由衷心感到一种悲凉意味。她惊异到自己有如许的魔力,影响一个男子到这步田地,她不免微微的感到一点满足的快意,但同时又恨自己既有陷人于不幸的魔力,而无力量去解救人家,她是太软弱了!她现在也难过得要哭。

信的最后,他告诉她一大些做人、向上的道理,她觉得这都是真话,所以也珍重地抄了下来:

> 至于你,我希望你不为这些空事扰乱自己读书的向上计划,我愿意你好好的读书,莫仅仅以为在功课上对付得下出人头地就满意,你不妨想得远一点。一颗悬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会长一点。我们已经知道的太少,而应当知道的又太多,学校方面是不能使我们伟大的,所以你的英文标准莫放在功课上,想法子跃进才行。一个聪明的人,得天所赋既多,就莫放弃这特别权利,用一切前人做足下石头,爬过前面去才是应当的行为。书本使我们多智慧,却不能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所以有时知道一切多一点也不是坏事,这是我劝你有功夫看别的各样书时也莫随便放过的意思。为了要知道多一点,所谓智慧的贪婪,学校一点点书是不够的,平常时间也不够的,平常心情也不济事的,好像要有一点不大安分的妄想,用力量去证实,这才是社会上有特殊天才、特殊学者的理由。依我想,且依我所见,如朱湘、陈通伯、胡先生,这几个使我敬重的人,都发愤得不近人情。我很恨我自己是从小就很放荡,又生长在特殊习惯的环境中,走的路不是中国在大学校安分念书学生所想像得到的麻烦,对于学问这一套,是永远门外汉了。可是处置自己生活的经验,且解释大家所说的"天才"意义,还是"不近人情"的努力。把自己在平凡中举起,靠"自己"比靠"时代"为多,在成绩上莫重视自己,在希望上莫轻视自己。我想再过几年,我当可以有机会坐在卑微的可笑的地位上,看你向上腾举,为一切人所敬视的完人!我不是什么可尊敬的人,所以不教书于我实在也很有益,我是怕人尊敬的。可是不是一个好先生的我,因为生活教训得的多一点,很晓得要怎样来

生活才是正当，且知道年轻一点的，应当如何来向上，把气力管束到学问上那些理由，有些地方又还可以做个榜样看，所以除了过去那件事很糊涂，其余时节，其余事情，我想我的偏见你都承认一点也好。被人爱实在是麻烦，有时我也感觉到，因为那随了爱而来的真是一串吓人头昏的字眼同事情，可是若果被爱的理由，不仅是一点青春动人的丰姿，却是品德智力一切的超越与完美，依我打算，却不会因怕被更多人的倾心，就把自己位置在一个平庸流俗人中生活，不去求至高完美的。我愿意你存一点不大安分的妄想去读书，使这时看不起你的人也爱敬你，若果要我做先生，我是只能说这个话的。我是明知道把一切使人敬重的机会完全失去以后，譬如爱你，到明知道你嫁给别人以后，还将为一点无所依据的妄想，按到我自己所能尽的力量到社会里去爬，想爬得比一切人都高的。解释人生，这点比较恰当。

庞杂繁乱的人生中，无处不显出它的矛盾冲突，如果没有了这许多矛盾冲突，任人生如何庞杂，如何繁乱，各人在自己的轨道中，或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中，走着他和平合拍的道路，世界虽大，便永远是安静的，没有出轨的事情发生了。在这里我不能断定这出轨是人生的幸呢还是不幸，一切是这样安排着，谁个能变更它呢？从文是这样一个有热血心肠的人，他呈了全副的心去爱一个女子，这女子知道他是好人，知道他爱的热诚，知道他在失恋后将会怎样的苦闷，知道……她实在是比什么人都知道得清楚，但是她不爱他，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实在她心目中也并没有个理想的人物，恋爱也真奇怪，活像一副机关，碰巧一下子碰上机关，你就被关在恋爱的圈笼里面，你没有碰在机关上，便走进去也会走出来的。就是单只恋爱一件事上，这世界上也不知布了几多机网，年轻的人们随时有落网之虞；不过这个落网却被人认为幸福的就是，不幸的却是进去了又走出来的人。我要寄语退出网外的人，世界上这样的网罗正多着，你拣着你欢喜的碰上去就是，终不能这样凑巧，个个都凑不上机关。这样说起来似乎太近于滑稽了，然而确乎是如此。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16 日

我写了一封信给莲，告诉她这几日来我所想的事。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17 日

早晚为四妹三弟四弟补英文，似乎减少了一些心境的不宁，但一空闲下来，便会想到一些难堪的事。

兆和日记

1930 年 7 月 18 日

胡先生说恋爱是人生中的一件事，说恋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妄人之言；我却以为恋爱虽非人生唯一的事，却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一件事，它能影响到人生其他的事，甚而至于整个人生，所以便有人说这是人生唯一的事。

这回，我在这件恋爱事件上窥得到一点我以前所未知道的人生。

昨日韦布[1]被捕。

……

---

① 韦布，张兆和的小舅舅。

由达园给张兆和[1]

1931 年 6 月　北平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

你们想一定很快要放假了。我要玖到××来看看你，我说："玖，你去为我看看××，等于我自己见到了她。去时高兴一点，因为哥哥是以见到××为幸福的。"不知道玖来过没有？玖大约秋天要到北平女子大学学音乐，我预备秋天到青岛去。这两个地方都不像上海，你们将来有机会时，很可以到各处去看看。北平地方是非常好的，历史上为保留下一些有意义极美丽的东西，物质生活极低，人极和平，春天各处可放风筝，夏天多花，秋天有云，冬天刮风落雪，气候使人严肃，同时也使人平静。××毕了业若还要读几年书，倒是来北平读书好。

你的戏不知已演过了没有？北平倒好，许多大教授也演戏，还有从女大毕业的，到各处台上去唱昆曲，也不为人笑话。使戏子身分提高，北平是和上海稍稍不同的。

听说××到过你们学校演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我是同她顶熟的一个人，我想她也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除了红脸不会有再好的印象留给学生。这真是无办法的，我即或写了一百本书，把世界上一切人的言语都能写到文章上去，写得极其生动，也不会作一次体面的讲话。说话一

---

① 此信曾以《废邮存底(一)》为篇名，1931 年 6 月 31 日发表于《文艺月刊》二卷第五至六期。收入《沈从文全集》时，为区别于其他分散发表的《废邮存底》，采用《由达园给张兆和》篇名。本书取全集篇名。

定有什么天才，×××是大家明白的一个人，说话嗓子洪亮，使人倾倒，不管他说的是什么空话废话，天才还是存在的。

我给你那本书，《××》同《丈夫》都是我自己欢喜的，其中《丈夫》更保留到一个最好的记忆，因为那时我正在吴淞，因爱你到要发狂的情形下，一面给你写信，一面却在苦恼中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我照例是这样子，做得出很傻的事，也写得出很多的文章，一面糊涂处到使别人生气，一面清明处，却似乎比平时更适宜于做我自己的事。××，这时我来同你说这个，是当一个故事说到的，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难受。这是过去的事情，这些过去的事，等于我们那些死亡了最好的朋友，值得保留在记忆里，虽想到这些，使人也仍然十分惆怅，可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这些随了岁月而消失的东西，都不能再在同样情形下再现了的，所以说，现在只有那一篇文章，代替我保留到一些生活的意义。这文章得到许多好评，我反而十分难过，任什么人皆不知道我为了什么原因，写出一篇这样文章，使一些下等人皆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出现。

我近日来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到似乎下面的话："每人都有一种奴隶的德性，故世界上才有首领这东西出现，给人尊敬崇拜。因这奴隶的德性，为每一人不可少的东西，所以不崇拜首领的人，也总得选择一种机会低头到另一种事上去。"××，我在你面前，这德性也显然存在的。为了尊敬你，使我看轻了我自己一切事业。我先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无用，所以还只想自己应当有用一点。到后看到那篇文章才明白，这奴隶的德性，原来是先天的。我们若都相信崇拜首领是一种人类自然行为，便不会再觉得崇拜女子有什么稀奇难懂了。

你注意一下，不要让我这个话又伤害到你的心情，因为我不是在窘你做什么你所做不到的事情，我只在告诉你，一个爱你的人，如何不能忘你的理由。我希望说到这些时，我们都能够快乐一点，如同读一本书一样，仿佛与当前的你我都没有多少关系，却同时是一本很好的书。

我还要说，你那个奴隶，为了他自己，为了别人起见，也努力想脱离羁绊过。当然这事做不到，因为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为了使你感到窘迫，使你觉得负疚，我以为很不好。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

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却愿意自己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的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我求你,以后许可我做我要做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一种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这点点是你容易办到的。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你那打算是小孩子的打算,到事实上却毫无用处的。有些人对天成日成夜说:"我赞美你,上帝!"有些人又成日成夜对人世的皇帝说:"我赞美你,有权力的人!"你听到被称赞的"天"同"皇帝",以及常常被称赞的日头同月亮,好的花,精致的艺术回答说"我偏不赞美你"的话没有?一切可称赞的,使人倾心的,都像天生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们管领一切,统治一切,都看得极其自然,毫不勉强。一个好人当然也就有权力使人倾倒,使人移易哀乐,变更性情,而自己却生存到一个高高的王座上,不必做任何声明。凡是能用自己各方面的美攫住别的人灵魂的,他就有无限威权,处置这些东西,他可以永远沉默,日头,云,花,这些例举不胜举。除了一只莺,他被人崇拜处,原是他的歌曲,不应当哑口外,其余被称赞的,大都是沉默的。××,你并不是一只莺。一个皇帝,吃任何阔气东西他都觉得不够,总得臣子恭维,用恭维作为营养,他才适意,因为恭维不甚得体,所以他有时还发气骂人,让人充军流血。××,你不会像皇帝。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你不觉得这也是生存里一件有趣味的事吗?

"人生"原是一个宽泛的题目,但这上面说到的,也就是人生。

为帝王作颂的人,他用口舌"娱乐"到帝王,同时他也就"希望"到帝王。为月亮写诗的人,他从它照耀到身上的光明里,已就得到他所要的一

切东西了。他是在感谢情形中而说话的，他感谢他能在某一时望到蓝天满月的一轮。××，我看你同月亮一样。……是的，我感谢我的幸运，仍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我想到这个时，我不能说我写这个信时还快乐）。因为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们头上的，还是那个月亮。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至于你，“人事”的云翳，却阻拦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觉，我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仿佛有些方面是一个透明了人事的我，反而时时为这人生现象所苦，这无办法处，也是使我只想说明却反而窘了你的理由。

××，我希望这个信不是窘你的信。我把你当成我的神，敬重你，同时也要在一些方便上，诉说到即或是真神也很糊涂的心情，你高兴，你注意听一下，不高兴，不要那么注意吧。天下原有许多稀奇事情，我××××十年，都缺少能力解释到它，也不能用任何方法说明，譬如想到所爱的一个人的时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全身就发热作寒，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就似乎又十分害怕，又十分快乐。究竟为什么原因，任何书上提到的都说不清楚，然而任何书上也总时常提到。“爱”解作一种病的名称，是一个法国心理学者的发明，那病的现象，大致就是上述所及的。

你是还没有害过这种病的人，所以你不知道它如何厉害。有些人永远不害这种病，正如有些人永远不患麻疹伤寒，所以还不大相信伤寒病使

人发狂的事情。××,你能不害这种病,同时不理解别人这种病,也真是一种幸福。因为这病是与童心成为仇敌的,我愿意你是一个小孩子,真不必明白这些事。不过你却可以明白另一个爱你而害着这难受的病的痛苦的人,在任何情形下,却总想不到是要窘你的。我现在,并且也没有什么痛苦了,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故只想怎么样好好的来生活。假使当真时间一晃就是十年,你那时或者还是眼前一样,或者已做了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或者自己不再是小孩子,倒已成了许多小孩子的母亲,我们见到时,那真是有意思的事。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许多诗是专为这点热情的指使而写出的,许多动人的诗,所写的就是这些事,我们能欣赏那些东西,为那些东西而感动,却照例轻视到自己,以及别人因受自己所影响而发生传奇的行为,这个事好像不大公平。因为这个理由,天将不许你长是小孩子。"自然"使苹果由青而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里,转成一个"大人"。××,到你觉得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愿意做大人时,我倒极希望知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感想。"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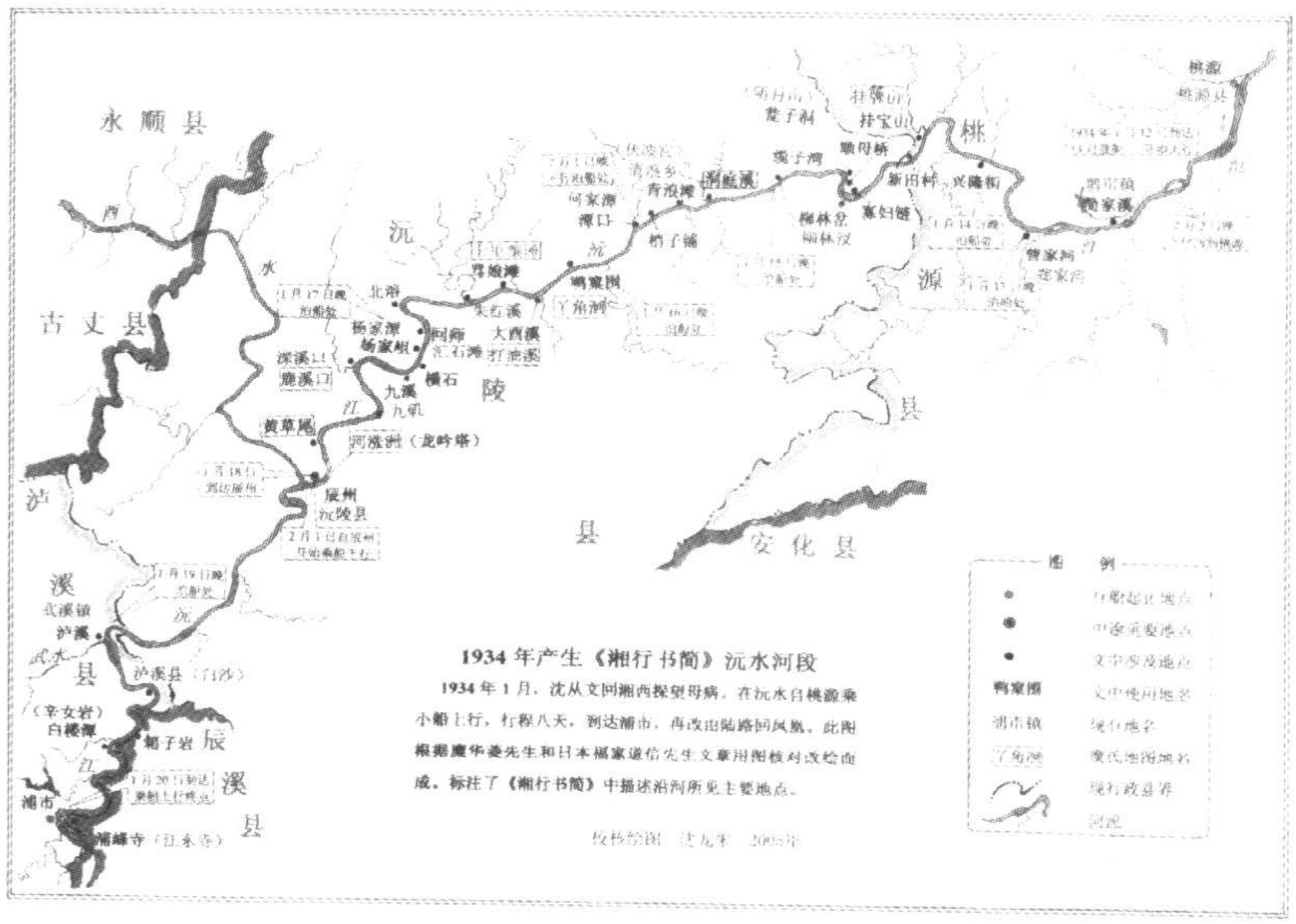
我念到我自己所写到"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做立起的希望。

1931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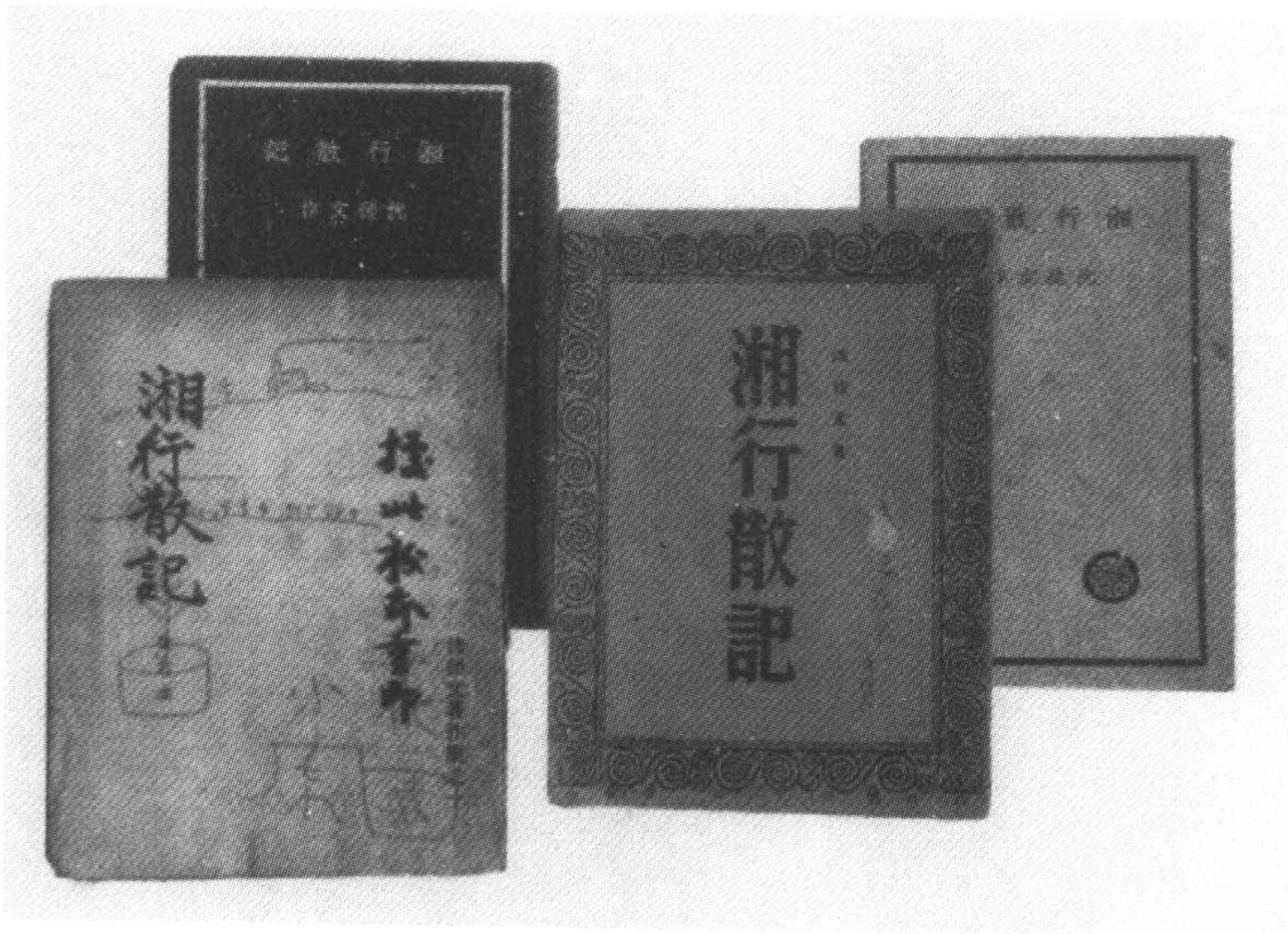
湘行书简

沈从文当年远别新婚妻子，在返乡途中写出大量家信，画了许多速写，靠这些素材创作出散文名篇《湘行散记》。幸存至今的部分信和画，组成《湘行书简》。完整的《湘行书简》共含三十八封书信。

当年湖南远非太平盛世，长沙刚打过仗，他回到老家凤凰的三天里，百里外铜仁正在打仗，湘西王陈渠珍调来的三千援兵集结凤凰，随即投入这场厮杀。作者在书简中故意用轻松笔调写景写情，安慰远方亲人。而在《湘行散记》里，细心的读者当可看出更多的东西。



沈从文湘行路线及日程。



《湘行散记》各种版本。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4 年 1 月 9 日　第二信　北平

亲爱的二哥：

你走了两天，便像过了许多日子似的。天气不好。你走后，大风也刮起来了，像是欺负人，发了狂似的到处粗暴地吼。这时候，夜间十点钟，听着树枝干间的怪声，想到你也许正下车，也许正过江，也许正紧随着一个挑行李的脚夫，默默地走那必须走的三里路。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我告诉你我很发愁，那一点也不假，白日里，因为念着你，我用心用意地看了一堆稿子。到晚来，刮了这鬼风，就什么也做不下去了。有时想着十天以后，十天以后你到了家，想像着一家人的欢乐，也像沾了一些温暖，但那已是十天以后的事了，目前的十个日子真难捱！这样想来，不预先打电回家，倒是顶好的办法了。路那么长，交通那么不便，写一个信也要十天半月才得到，写信时同收信时的情形早不同了。比如说，你接到这信的时候，一定早到家了，也许正同哥哥弟弟在屋檐下晒太阳，也许正陪妈坐在房里，多半是陪着妈。房里有一盆红红的炭火，且照例老人家的炉火边正煨着一罐桂圆红枣，发出温甜的香味。你同妈说着白话，说东说西，有时还伸手摸摸妈衣服是不是穿得太薄。忽然，你三弟走进房来，送给你这个信。接到信，无疑地，你会快乐，但拆开信一看，愁呀冷呀的那么一大套，不是全然同你们的调子不谐和了吗？我很想写："二哥，我快乐极了，同九丫头跳呀蹦呀的闹了半天，因为算着你今天准可到家，晚上我们各人吃了三碗饭。"使你们更快乐。但那个信留到十天以后再写吧，你接到此信时，只想到我们当你看信也正在为你们高兴，就行了。

希望一家人快乐康健！

三三

九日晚

沈从文致张兆和

沅水途中

在桃源 1934 年 1 月 12 日

三三：

我已到了桃源，车子很舒服。曾姓朋友送我到了地，我们便一同住在一个卖酒曲子的人家，且到河边去看船，见到一些船，选定了一只新的，言定十五块钱，晚上就要上船的。我现在还留在卖酒曲人家，看朋友同人说野话。我明天就可上行。我很放心，因为路上并无什么事情。很感谢那个朋友，一切得他照料，使这次旅行又方便又有趣。

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1]，也许还得九天方到家，这份日子未免使我发愁。我恐怕因此住在家中就少了些日子。但我又无办法把日子弄快一点。

我路上不带书，可是有一套彩色蜡笔，故可以作不少好画。照片预备留在家乡给熟人照相，给苗老咪照相，不能在路上糟蹋，故路上不照相。

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我到这里还碰到一个老同学，这老同学还是我廿年前在一处读书的。

二哥

十二日下午五时

---

① 辰州即沅陵。

在路上我看到个贴子很有趣：

立招字人钟汉福，家住白洋河文昌阁大松树下右边，今因走失贤媳一枚，年十三岁，名曰金翠，短脸大口，一齿凸出，去向不明。若有人寻找弄回者，赏光洋二元，大树为证，绝不吃言。谨白。

三三：我一个字不改写下来给你瞧瞧，这人若多读些书，一定是个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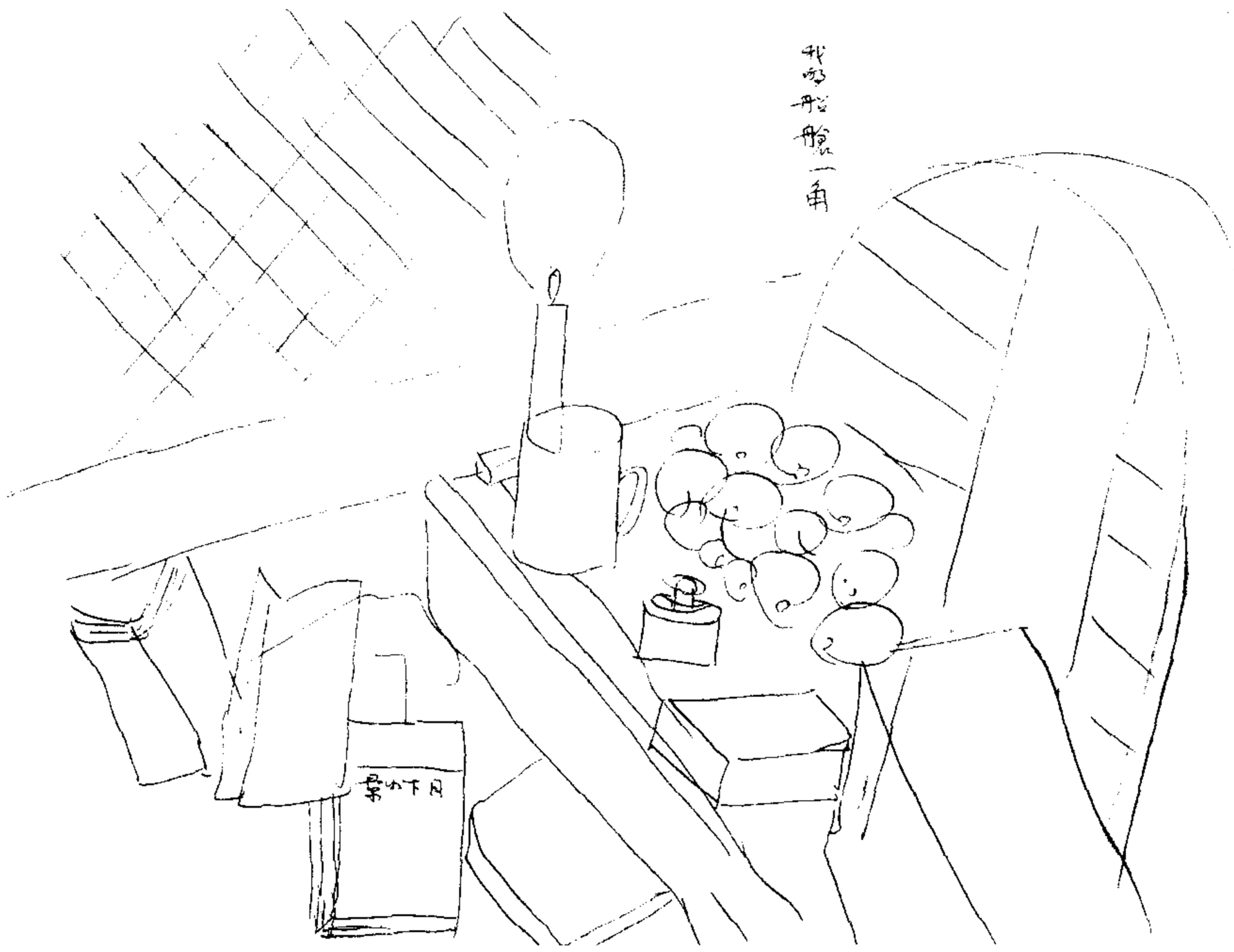
这是桃源上面简家溪的楼子，全是吊脚楼！这里可惜写不出声音，多好听的声音！这时有摇橹人唱歌声音，有水声，有吊脚楼人语声……还有我喊叫你的声音，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我的人！

二哥

十三早十一点

小船上的信 1934年1月13日 第一信

船在慢慢的上滩,我背船坐在被盖里,用自来水笔来给你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这时已经三点钟,还可以走两个钟头,应停泊在什么地方,照俗谚说:"行船莫算,打架莫看",我不过问。大约可再走廿里,应歇下时,船就泊到小村边去,可保平安无事。船泊定后我必可上岸去画张画。你不知见到了我常德长堤那张画不?那张窄的长的。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你实在应来这小河里看看,你看过一次,所得的也许比我还多,就因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一到这船上,便无不朗然入目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两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舵手抿起个嘴唇微笑,我问他:"姓什么?""姓刘。""在这条河里划了几年船?""我今年五十三,十六岁就划船。"来,三三,请你为我算算这个数目。这人厉害得很,四百里的河道,涨水干涸河道的变迁,他无不明明白白。他知道这河里有多少滩,多少潭。看那样子,若许我来形容形容,他还可以说知道这河中有多少石头!是的,凡是较大的,知名的石头,他无一不知!水手一共是三个,除了舵手在后面管舵管篷管纤索的伸缩,前面舱板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大人。两个人的职务是船在滩上时,就撑急水篙,左边右边下篙,把钢钻打得水中石头作出好听的声音。到长潭时则荡桨,躬起个腰推扳长桨,把水弄得哗哗的,声音也很幽静温柔。到急水滩时,则两人背了纤索,把船拉去,水急了些,吃力时就伏在石滩上,手足并用的爬行上去。船是只新船,油得黄黄的,干净得可以作为教堂的神龛。我卧的地方较低一些,可听得出水在船底流过的细碎声音。前舱用板隔断,故我可以不被风吹。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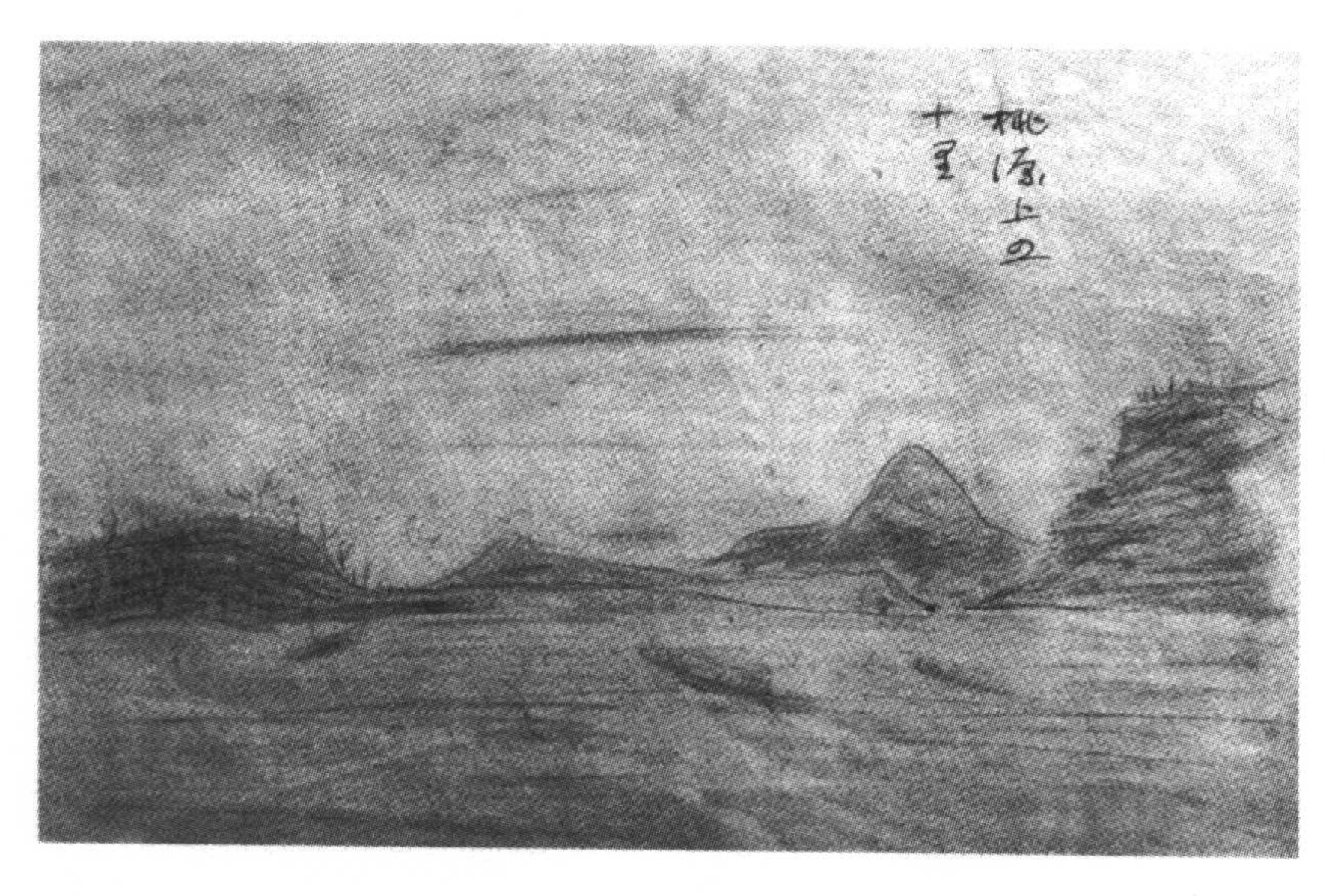
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七个日子，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你说，这七个日子我怎么办？天气又不很好，并无太阳，天是灰灰的，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皆裹在一层轻雾里，我又不能照相，也不宜画画。看看船走动时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不过我离得你那么远，文章如何写得下去。“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我这么打算，我一定做到。我每天可以写四张，若写完四张事情还不说完，我再写。这只手既然离开了你，也只有那么来折磨它了。

我来再说点船上事情吧。船现在正在上滩，有白浪在船旁奔驰，我不怕，船上除了寂寞，别的是无可怕的。我只怕寂寞。但这也正可训练一下我自己。我知道对我这人不宜太好，到你身边，我有时真会使你皱眉，我疏忽了你，使我疏忽的原因便只是你待我太好，纵容了我。但你一生气，

我即刻就不同了。现在则用一件人事把两人分开,用别离来训练我,我明白你如何在支配我管领我!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幽雅!你听,船那么轧轧响着,它在说话!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轧轧的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

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船主名字叫做"童松柏",桃源县人。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所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沿河的船虽万万千千,我的船你自然会认识的。这里地方狗并不咬人,不必在梦里为狗吓醒!

你们为我预备的铺盖,下面太薄了点,上面太硬了点,故我很不暖和,



在这种光景下听橹歌,你说使人怎么办。听了橹歌可无法告给你,你说怎么办。三三,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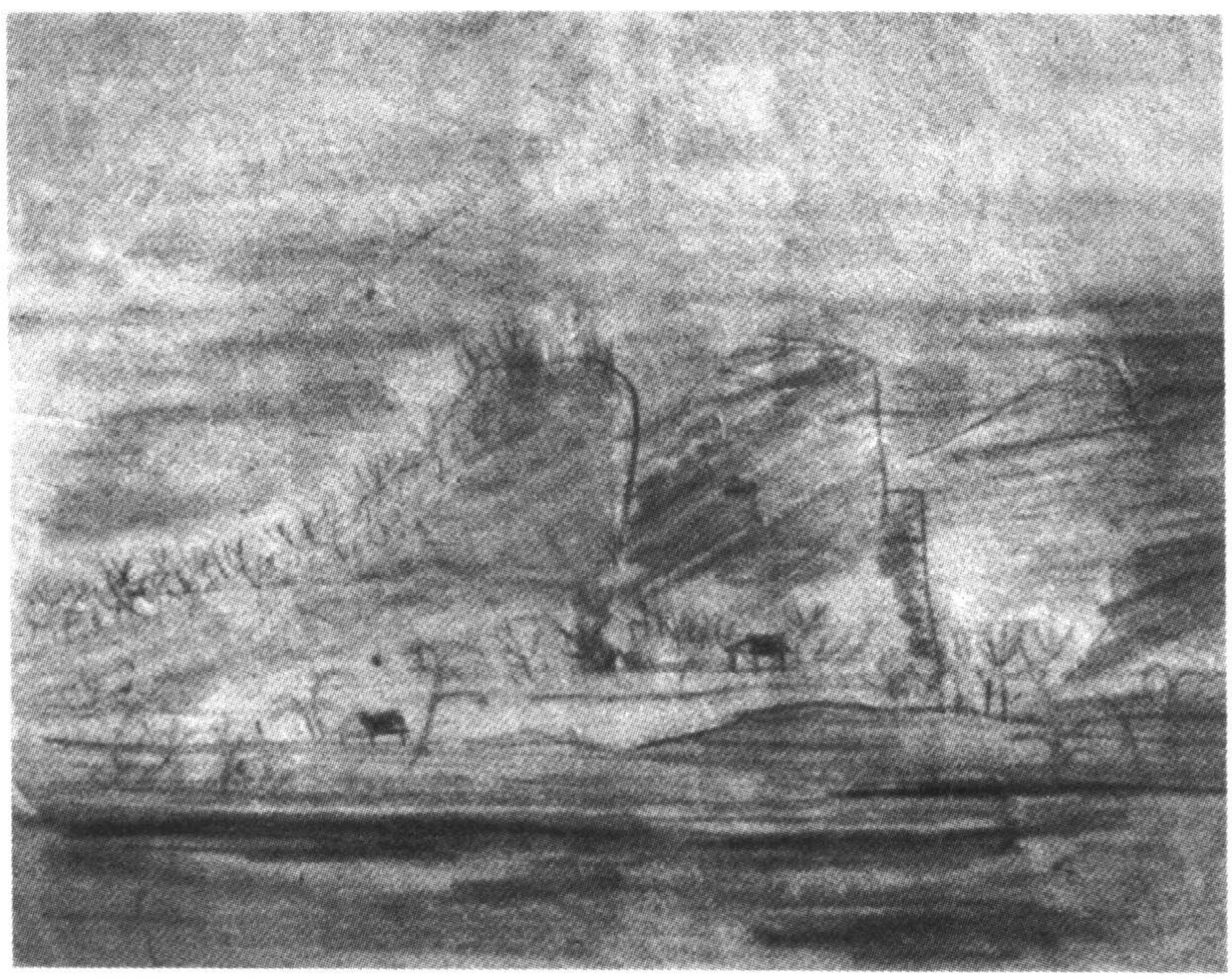
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

十三下午四点

在旅馆已嫌不够,到了船上可更糟了。盖的那床被大而不暖,不知为什么独选着它陪我旅行。我在常德买了一斤腊肝,半斤腊肉,在船上吃饭很合适……莫说吃的吧,因为摇船歌又在我耳边响着了,多美丽的声音!

我们的船在煮饭了，烟味儿不讨人嫌。我们吃的饭是粗米饭，很香很好吃。可惜我们忘了带点豆腐乳，忘了带点北京酱菜。想不到的是路上那么方便，早知道那么方便，我们还可带许多北京宝贝来上面，当“真宝贝”去送人！

你这时节应当在桌边做事的。



曾家河下游。

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

十三日下午五时

夜泊鸭窠围 1934年1月16日 第四信

下午六点五十分

我小船停了,停到鸭窠围。中时候写信提到的“小阜平冈”应当名为“洞庭溪”。鸭窠围是个深潭,两山翠色逼人,恰如我写到翠翠的家乡。吊脚楼尤其使人惊讶,高矗两岸,真是奇迹。两山深翠,惟吊脚楼屋瓦为白色,河中长潭则湾泊木筏廿来个,颜色浅黄。地方有小羊叫,有妇女锐声喊“二老”,“小牛子”,且听到远处有鞭炮声,与小锣声。到这样地方,使人太感动了。四丫头若见到一次,一生也忘不了。你若见到一次,你饭也不想吃了。

我这时已吃过了晚饭,点了两支蜡烛给你写报告。我吃了太多的鱼肉。还不停泊时,我们买鱼,九角钱买了一尾重六斤十两的鱼,还是顶小的!样子同飞艇一样,煮了四分之一,我又吃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已吃得饱饱的了。我生平还不曾吃过那么新鲜那么嫩的鱼,我并且第一次把鱼吃个饱。味道比鲥鱼还美,比豆腐还嫩,古怪的东西!我似乎吃得太多了点,还不知道怎么办。

可惜天气太冷了,船停泊时我总无法上岸去看看。我欢喜那些在半天上的楼房。这里木料不值钱,水涨落时距离又太大,故楼房无不离岸卅丈以上,从河边望去,使人神往之至。我还听到了唱小曲声音,我估计得出,那些声音同灯光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艄头在取乐,就是有副爷们船主在喝酒。妇人手上必定还戴得有镀金戒子。多动人的画图!提到这些时我是很忧郁的,因为我认识他们的哀乐,看他们也依然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我不知道怎么样总有点忧郁。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方面农人的作品一样,看到那些文章,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我如今不止看到这些人生活的表面,还用过去一分经验接触这种人的灵魂。真是可哀的事!我想我写到这些人生活的作品,还应当更多一些!我这次旅行,所

得的很不少。从这次旅行上，我一定还可以写出很多动人的文章！

三三，木筏上火光真不可不看。这里河面已不很宽，加之两面山岸很高（比崂山高得远），夜又静了，说话皆可听到。羊还在叫。我不知怎么的，心这时特别柔和。我悲伤得很。远处狗又在叫了，且有人说“再来，过了年再来！”一定是在送客，一定是那些吊脚楼人家送水手下河。

风大得很，我手脚皆冷透了，我的心却很暖和。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原因，心里总柔软得很。我要傍近你，方不至于难过。我仿佛还是十多年前的我，孤孤单单，一身以外别无长物，搭坐一只装载军服的船只上行，对于自己前途毫无把握，我希望的只是一个四元一月的录事职务，但别人不让我有这种机会。我想看点书，身边无一本书。想上岸，又无一个钱。到了岸必须上岸去玩玩时，就只好穿了别人的军服，空手上岸去，看看街上一切，欣赏一下那些小街上的片糖，以及一个铜元一大堆的花生。灯光下坐着扯得眉毛极细的妇人。回船时，就糊糊涂涂在岸边烂泥里乱走，且沿了别人的船边“阳桥”渡过自己船上去，两脚全是泥，刚一落舱还不及脱鞋，就被船主大喊：“伙计副爷们，脱鞋呀。”到了船上后，无事可做，夜又太长，水手们爱玩牌的，皆蹲坐在舱板上小油灯下玩牌，便也镶拢去看他们。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三三，一个人一生最美丽的日子，十五岁到廿岁，便恰好全是在那么情形中过去了，你想想看，是怎么活下来的！万想不到的是，今天我又居然到这条河里，这样小船上，来回想温习一切的过去！更想不到的是我今天却在这样小船上，想着远远的一个温和美丽的脸儿，且这个黑脸的人儿，在另一处又如何悬念着我！我的命运真太可玩味了。

我问过了划船的，若顺风，明天我们可以到辰州了。我希望顺风。船若到得早，我就当晚在辰州把应做的事做完，后天就可以再坐船上行。我还得到辰州问问，是不是云六[1]已下了辰。若他在辰州，我上行也方便多了。

现在已八点半了，各处还可听到人说话，这河中好像热闹得很。我还

---

① 即作者的大哥沈云麓，常简写为云六。

听到远远的有鼓声,也许是人还愿。风很猛,船中也冰冷的。但一个人心中倘若有个爱人,心中暖得很,全身就冻得结冰也不碍事的!这风吹得厉害,明天恐要大雪。羊还在叫,我觉得稀奇,好好的一听,原来对河也有一只羊叫着,它们是相互应和叫着的。我还听到唱曲子的声音,一个年纪极轻的女子喉咙,使我感动得很。我极力想去听明白那个曲子,却始终听不明白。我懂许多曲子。想起这些人的哀乐,我有点忧郁。因这曲子我还记起了我独自到锦州,住在一个旅馆中的情形,在那旅馆中我听到一个女人唱大鼓书,给赶骡车的客人过夜,唱了半夜。我一个人便躺在一个大炕上听窗外唱曲子的声音,同别人笑语声。这也是二哥!那时节你大概在暨南[1]读书,每天早上还得起床来做晨操!命运真使人惘然。爱我,因为只有你使我能够快乐!

二哥

十六下八点五十

我想睡了。希望你也睡得好。

横石和九溪 1934年1月18日 第一信

上午九时

我七点前就醒了,可是却在船上不起身。我不写信,担心这堆信你看不完。起来时船已开动,我洗过了脸,吃过了饭,就仍然做了一会儿痴事……今天我小船无论如何也应当到一个大码头了。我有点慌张,只那么一点点。我晚上也许就可以同三弟从电话中谈话的。我一定想法同他

① 指暨南大学女子部(中学),在南京。

们谈话。我还得拍发给你的电报，且希望这电报送到家中时，你不至于吃惊，同时也不至于为难。你接到那电报时若在十九，我的船必在从辰州到泸溪路上，晚上可歇泸溪。这地方不很使我高兴，因为好些次数从这地方过身皆得不到好印象。风景不好，街道不好，水也不好。但廿日到的浦市，可是个大地方，数十年前极有名，在市镇对河的一个大庙，比北京碧云寺还好看。地方山峰同人家皆雅致得很。那地方出肥人，出大猪，出纸，出鞭炮。造船厂规模很像个样子。大油坊长年有油可打，打油人皆摇曳长歌，河岸晒油篓时必百千个排列成一片。河中且长年有大木筏停泊，有大而明黄的船只停泊，这些大船船尾皆高到两丈左右，渡船从下面过身时，仰头看去恰如一间大屋。那上面一定还用金漆写得有一个“福”字或“顺”字！地方又出鱼，鱼行也大得很。但这个码头却据说在数十年前更兴旺，十几年前我到那里时已衰落了的。衰落的原因为的是河边长了沙滩，不便停船，水道改了方向，商业也随之而萧条了。正因为那点“旧家子”的神气，大屋、大庙、大船、大地方，商业却已不相称，故看起来尤其动人。我还驻扎在那个庙里半个月到廿天，属于守备队第一团，那庙里墙上的诗好像也很多，花也多得很，还有个“大藏”[1]，样子如塔，高至五丈，在一个大殿堂里，上面用木砌成，全是菩萨。合几个人力量转动它时，就听到一种吓人的声音，如龙吟太空。这东西中国的庙里似乎不多，非敕建大庙好像还不作兴有它的。

我船又在上一个大滩了，名为“横石”，船下行时便必须进点水，上行时若果是只大船，也极费事，但小船倒还方便，不到廿分钟就可以完事的。这时船已到了大浪里，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

三三，这滩上就正有只大船碎在急浪里，我小船挨着它过去，我还看得明明白白那只船中的一切。我的船已过了危险处，你只瞧我的字就明白了。船在浪里时是两面乱摆的。如今又在上第二段滩水，拉船人得在

---

① 即转轮藏，一般称转经筒，原设于浦峰寺内。

水中弄船,支持一船的又只是手指大一根竹缆,你真不能想像这件事。可是你放心,这滩又拉上了……

我想印个选集了[1],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你已为我抄了好些篇文章,我预备选的仅照我记忆到的,有下面几篇:

柏子、丈夫、夫妇、会明(全是以乡村平凡人物为主格的,写他们最人性的一面的作品)。

龙朱、月下小景(全是以异族青年恋爱为主格,写他们生活中的一片,全篇贯串以透明的智慧,交织了诗情与画意的作品)。

都市一妇人、虎雏(以一个性格强的人物为主格,有毒的放光的人格描写)。

黑夜(写革命者的一片段生活)。

爱欲(写故事,用天方夜谭风格写成的作品)。

应当还有不少文章还可用的,但我却想至多只许选十五篇。也许我新写些,请你来选一次。我还打量作个《我为何创作》,写我如何看别人生活以及自己如何生活,如何看别人作品以及自己又如何写作品的经过。你若觉得这计划还好,就请你为我抄写《爱欲》那篇故事。这故事抄时仍然用那种绿格纸,同《柏子》差不多的。这书我估计应当有购者,同时有十万读者。

船去辰州已只有三十里路,山势也大不同了,水已较和平,山已成为一堆一堆黛色浅绿色相间的东西。两岸人家渐多,竹子也较多,且时时刻刻可以听到河边有人做船补船,敲打木头的声音。山头无雪,虽无太阳,十分寒冷,天气却明明朗朗。我还常常听到两岸小孩子哭声,同牛叫声。

---

① 这是作者第一次提到印选集的想法。两年后《从文小说习作选》才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小船行将上个大滩，已泊近一个木筏，筏上人很多。上了这个滩后，就只差一个长长的急水，于是就到辰州了。这时已将近十二点，有鸡叫！这时正是你们吃饭的时候，我还记得到，吃饭时必有送信的来，你们一定等着我的信。可是这一面呢，积存的信可太多了。到辰州为止，似乎已有了卅张以上的信。这是一包，不是一封。你接到这一大包信时，必定不明白先从什么看起。你应得全部裁开，把它秩序弄顺，再订成个小册子来看。你不怕麻烦，就得那么做。有些专利的痴话，我以为也不妨让四妹同九妹看看，若绝对不许她们见到，就用另一纸条黏好，不宜裁剪……

船又在上一个大滩了，名为“九溪”。等等我再告你一切。

……

好厉害的水！吉人天佑，上了一半。船头全是水，白浪在船边如奔马，似乎只想攫你们的相片去，你瞧我字斜到什么样子。但我还是一手拿着你的相片，一手写字。好了，第一段已平安无事了。

小船上滩不足道，大船可太动人了。现在就有四只大船正预备上滩，所有水手皆上了岸，船后掌梢的派头如将军，拦头的赤着个膊子，船揹[1]到水中不动了，一下子就跃到水中去了。我小船又在急水中了，还有些时候方可到第二段缓水处。大船有些一整天只上这样一个滩，有些到滩上弄碎了，就收拾船板到石滩上搭棚子住下。三三，这争斗，这和水的争斗，在这条河里，至少是有廿万人的！三三，我小船第二段危险又过了，等等还有第三段得上。这个滩共有九段麻烦处，故上去还需些时间。我船里已上了浪，但不妨的，这不是要远人担心的……

我昨晚上睡不着时，曾经想到了许多好像很聪明的话……今天被浪一打，现在要写却忘掉了。这时浪真大，水太急了点，船倒上得很好。今天天明朗一点，但毫无风，不能挂帆。船又上了一个滩，到一段较平和的急流中了。还有三五段。小船因拦头的不得力，已加了个临时纤手，一个老头子，白须满腮，牙齿已脱，却如古罗马人那么健壮。先时蹲到滩头大

---

① 揹(Kèn)，湘西方言，表示卡住。

青石上,同船主讲价钱,一个要一千,一个出九百,相差的只是一分多钱,并且这钱全归我出,那船主仍然不允许多出这一百钱。但船开行后,这老头子却赶上前去自动加入拉纤了。这时船已到了第四段。

小船已完全上滩了,老头子又到船边来取钱,简直是个托尔斯太[1]!眉毛那么浓,脸那么长,鼻子那么大,胡子那么长,一切皆同画上的托尔斯太相同。这人秀气一些,因为生长在水边,也许比那一个同时还干净些。他如今又蹲在一个石头上了。看他那数钱神气,人那么老了,还那么出力气,为一百钱大声的嚷了许久,我有个疑问在心:

"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

不止这人不想起,我这十天来所见到的人,似乎皆并不想起这种事情的。城市中读书人也似乎不大想到过。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稀奇的。三三,一切生存皆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得把自己凝聚起来!

三三,我相信你比我还好些,可是你也应得有这种自信,来思索这生存得如何去好好发展!

我小船已到了一个安静的长潭中了。我看到了用鸬鹚咬鱼的渔船了,这渔船是下河少见的,这种船同这种黑色怪鸟,皆是我小时节极欢喜的东西,见了它们同见老友一样。我为它们照了个相,希望这相还可看出个大略。我的相片已照了四张,到辰州我还想把最初出门时,军队驻扎的地方照来,时间恐不大方便。我的小船正在一个长潭中滑走,天气极明朗,水静得很,且起了些风,船走得很好。只是我手却冻坏了,如果这样子再过五天,一定更不成事了的。在北方手不肿冻,到南方来却冻手,这是件可笑的事情。

---

① 今译托尔斯泰。下同。

我的小船已到了一个小小水村边，有母鸡生蛋的声音，有人隔河喊人的声音，两山不大而翠色迎人，有许多待修理的小船皆斜卧在岸上，有人正在一只船边敲敲打打，我知道他们是在用麻头同桐油石灰嵌进船缝里去的，一个木筏上面还有小船，正在平潭中溜着，有趣得很！我快到柏子停船的岸边了，那里小船多得很，我一定还可以看到上千的真正柏子！

我烤烤手再写。这信快可以付邮了，我希望多写些，我知道你要许多，要许多。你只看看我的信，就知道我们离开后，我的心如何还在你的身边！

手一烤就好多了。这边山头已染上了浅绿色，透露了点春天的消息，说不出它的秀。我小船只差上一个长滩，就可以用桨划到辰州了。这时已有点风，船走得更快一些。到了辰州，你的相片可以上岸玩玩，四丫头的大相却只好在箱子里了。我愿意在辰州碰到几个必须见面的人，上去时就方便些。辰州到我县里只二百八十里，或二百六或二百廿里，若坐轿三天可到，我改坐轿子。一到家，我希望就有你的信，信中有我们所照的相片！

船已在上我所说最后一个滩了，我想再休息一会会，上了这长滩，我再告你一切。我一离开你，就只想给你写信，也许你当时还应当苛刻一点，残忍一点，尽挤我写几年信，你觉得更有意思！

……

二哥

一月十八十二时卅分

历史是一条河 1934年1月18日 第二信

下午二时卅分

我小船已把主要滩水全上完了，这时已到了一个如同一面镜子的潭里，山水秀丽如西湖，日头已出，两岸小山皆浅绿色。到辰州只差十里，故今天到地必很早。我照了个相，为一群拉纤人照的。现在太阳正照到我的小船舱中，光景明媚，正同你有些相似处。我因为在外边站久了一点，手已发了木，故写字也不成了。我一定得戴那双手套的，可是这同写信恰好是鱼同熊掌，不能同时得到。我不要熊掌，还是做近于吃鱼的写信吧。这信再过三四点钟就可发出，我高兴得很。记得从前为你寄快信时，那时心情真有说不出的紧处，可怜的事，这已成为过去了。现在我不怕你从我这种信中挑眼儿了，我需要你从这些无头无绪的信上，找出些我不必说的话……

我已快到地了，假若这时节是我们两个人，一同上岸去，一同进街且一同去找人，那多有趣味！我一到地见到了有点亲戚关系的人，他们第一句话，必问及你！我真想凡是有人问到你，就答复他们“在口袋里”！

沅江沿岸景色。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

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份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三三，船已到关上了，我半点钟就会上岸的。今晚上我恐怕无时间写信了，我们当说声再见！三三，请把这信用你那体面温和眼睛多吻几次！我明天若上行，会把信留到浦市发出的。

二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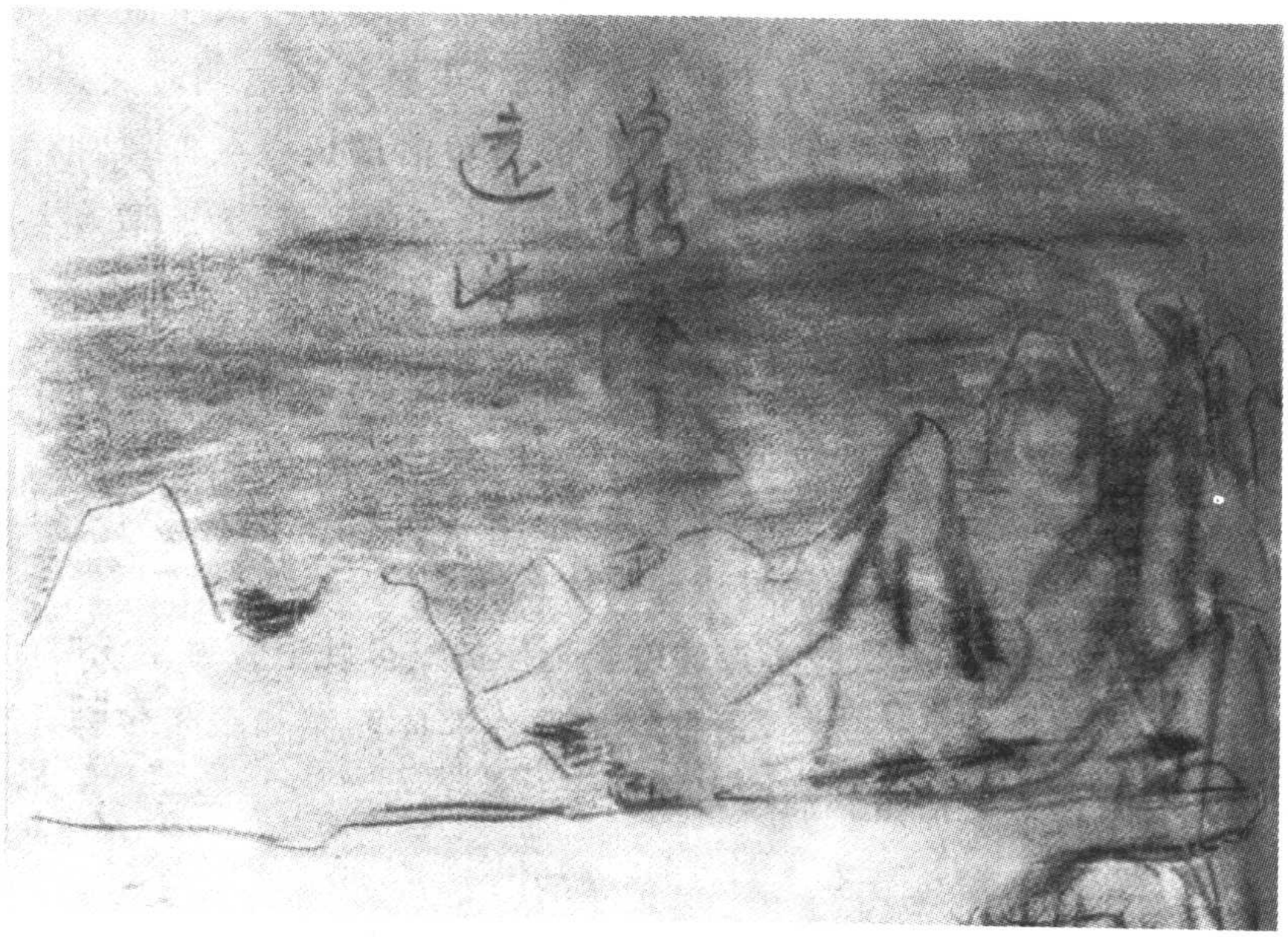
一月十八下午四点半

这里全是船了！

泸溪黄昏 1934年1月19日 第四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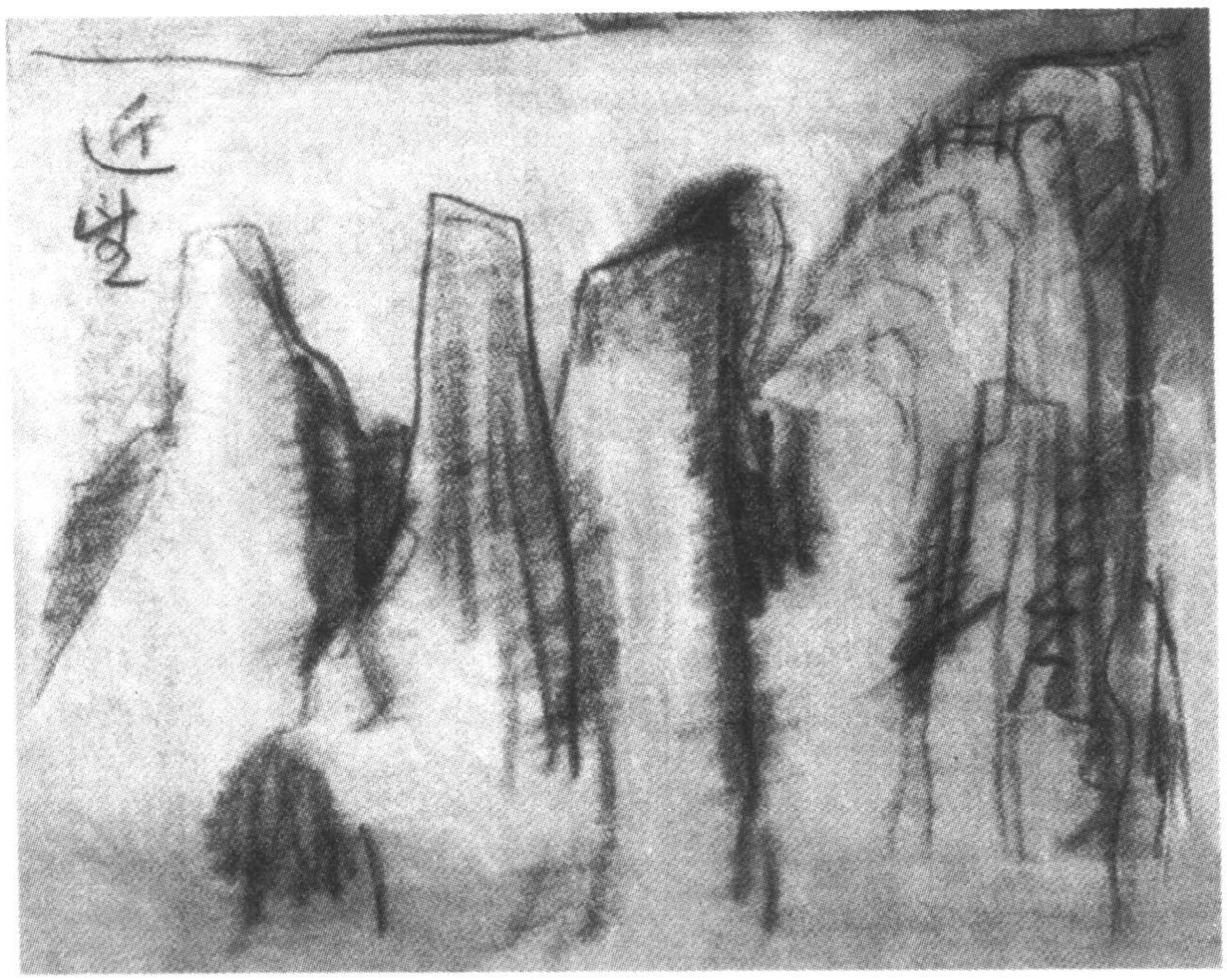
下午七时

我似乎说过泸溪的坏话,泸溪自己却将为三三说句好话了。这黄昏,真是动人的黄昏!我的小船停泊处,是离城还有一里三分之一地方,这城恰当日落处,故这时城墙同城楼明明朗朗的轮廓,为夕阳落处的黄天衬出。满河是橹歌浮着!沿岸全是人说话的声音,黄昏里人皆只剩下一个影子,船只也只剩个影子,长堤岸上只见一堆一堆人影子移动,炒菜落锅的声音与小孩哭声杂然并陈,城中忽然哨的一声小锣,唉,好一个圣境!



白楼潭远望。

我明天这时,必已早抵浦市了的。我还得在小船上睡那么一夜,廿一则在小客店过夜,如《月下小景》一书中所写的小旅店,廿二就在家中过夜了……



白楼潭近望。

明天就到廿了，日子说快也快，说慢又慢。我今天同昨天在路上已看到许多白塔，许多就河边石上捶衣的妇人，而且还看到河边悬崖洞中的房屋，以及架空的碾子。三三，我已到了“柏子”的小河，而且快要走到“翠翠”的家乡了！日中太阳既好，景致又复柔和不少，我念你的心也由热情而变成温柔的爱。我心中尽喊着你，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儿，一大堆微笑，一大堆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我到家中见到一切人时，我一定因为想念着你，问答之间将有些痴话使人不能了解。也许别人问我：“你在北京好！”我会说：“我三三脸黑黑的，所以北京也很好！”不是这么说也还会有别的话可说，总而言之则免不了授人一点点开玩笑的机会。母亲年老了，这老人家看到我有那么一个乖而温柔的三三，同时若让这老人家知道我们如何要好，她还会更高兴的。我在辰州时，云六说：“妈还说‘晓得从文怎么样就会选到一个屋里人？同他一样的既不成，同他两样

的,更不好。'可是如今可来了,好了,原来也还有既不同样也不异样的人!"家中人看到我们很好,他们的快乐是你想不出的。他们皆很爱你,你却还不曾见过他们!

三三,昨天晚上同今晚上星子新月皆很美,在船上看天空尤可观,我不管冻到什么样子,还是看了许久星子。你若今夜或每夜皆看到天上那颗大星子,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粒星子的微光上,仿佛更近了一些。因为每夜这一粒星子,必有一时同你眼睛一样,被我瞅着不旁瞬的。三三,在你那方面,这星子也将成为我的眼睛的!

你的二哥

十九下九时

飘零书简

1937 年 8 月 12 日，沈从文和一批知识分子结伴，化装逃出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北平，辗转飘零，最后到达昆明。张兆和的信里说："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最富有的人了。"然而这笔巨大财富和另外许多"太美丽"的家书，在张兆和带两个幼子逃难的时候，却不得不舍弃。现存《飘零书简》中，沈从文的信没有张兆和的多。这里所选仅是其中一部分。

张兆和与龙朱、虎雏在沦陷的北平。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9 月 9 日　北平

孟实[1]已接四川大学聘，现已兼程赴川了。徽因已去天津。二弟四弟及姜国芬王树藏[2]均返国，姜现住萧处。

二哥：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在仆仆风尘中，不知还记得这个日子否。[3] 早晨下了极大的雨，雷击震耳惊人，我哄着小弟弟，看到外面廊下积水成湖，猛的想到九月九日，心里转觉凄凉。自你走后，日子过得像慢又像快，不知不觉已经快一个月了。自从接到你廿七日南京来信后，三日未得书，计算日程，当已过武汉到长沙了。沿途各地寄来信件，约廿五封以上，按月日视之，似未有遗失，惟次第略有颠倒而已。天津我曾发去五信，因你们住处再三迁移，致前四信均落于不可知中，只末一信由陶太太寄回。你天津来信，需时三日，烟台五六日，济南一星期以上，南京十日，武昌的信尚未得，你一天比一天离得我们远，此后长沙来信，当在半月以上了。长沙之行，不知杨先生[4]仍同阵否？你们工作，一时恐难进行，若一时无事可做，你回沅陵住一阵也好。你走以后，叔华、萧乾、健吾各有信来问及我们的平安，颇以我们的安危为虑，各处我已一一作复。健

---

① 孟实，即朱光潜先生。

② 王树藏，萧乾前夫人。

③ 1933 年 9 月 9 日是沈从文、张兆和结婚的日子。

④ 指教育家杨振声先生。杨 1933 年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编写北方中小学教科书，参加此工作的有朱自清、沈从文等。

吾新搬了住处,在法界巨赖达路大兴里十七号,夏云亦有电来,住衡阳仙姬巷廿二号,你当各为他们去一信。真一[1]处我亦去了信,沪平通信,需时一月半月不等,常常后发的先到,先发的反后到。我们苏州全家俱已返肥,如此可以免去我一头挂虑。如寄信给大姊或爸爸,可写合肥龙门巷张公馆,二姊全家似亦在肥。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储米可吃到年底。现在我们已实行节食俭用,若能长此节省,余款亦可以支持过旧历年。生活版税卅九元已寄到,你不必写信去要,昨天常风又送来你评小树叶稿费十五元,还有祖春、长荣、老四稿费均在我处。祖春、长荣俱于上月离平,说是先到济南再定行止。长荣临行时来借去十元,戴七兄亦借去十元,他们身边只有限的几个钱。他们走后钱倒来了,这钱我无法寄出,只有暂时代为保存。我们在家平常深居简出,北平市面比一月以前更形萧条,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刘先生父女极爱听戏,他们同杨小姐去听过两次。杨先生来信,至今未提及家中人与物的安置,杨弟弟不日去燕大,杨小姐可以与我同住三叔家,困难的是书画家具无处存放,杨小姐因此层困难,又舍不得这院落,想请刘先生父女与她同住厢房,上房找熟人来住,今天就由郑先生带来某先生,惜乎这位先生娶的是位友邦的太太,我们觉得这件事得待考虑。事实上刘先生若艺专不开学,即刻就想回蓬莱的,最多只能在此住一二月。若一二月以后他们仍旧得回去,倒不如一劳永逸,此时就有个决定的好。刘先生建议杨小姐同他回去,杨小姐因感家乡匪多不愿回。事实上此时路上比你们走时更难,天津不好走,女眷尤甚。又想找几间房子叫翟明德看东西,她自己同我住,又怕长此下去费用太多,想来想去累在这些傢傢伙伙上面,因为杨先生临行时没有吩咐,杨小姐不知应如何处置,杨先生若与你同在,请你问一声回个信。有个你的同乡叫杨沛芸(又叫秀钧)的,来信问及熊秉公地址,此人亦在宣城。

---

① 真一,指田真逸,简写为真一,沈从文的大姐夫。

万孚的弟弟朱[1]亦有信给你，问你可曾看见他在晨报上对你文章的批评。家中可不必惦念，小龙瘦而精神，问及爸爸时，总说："爸爸到上海替我买大汽车，买可可糖。"虎雏十分壮健，驯白爱人。"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他们哥儿俩你不必挂念了。有信望寄三叔家，搬不搬寄到那里总收得到。望你保重。

三妹

九月九日

整整四年了

---

① 朱，即程朱溪，笔名朱溪。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7 年 9 月 24 日　北平

寄武昌第三信

二哥：

生日同秋节都过去了。已经是两个小孩的母亲，每到这种节日，还不免像小孩样有所感触。今年这边中秋节过得真热闹，大街小市，到处张灯结彩，盛况空前。我同九妹、龙朱到三叔家拜节，吃过饭回来，西单鼓楼人山人海。有如过年时厂甸情形。晚间在廊前赏月，杨起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兔二爷也搬出来了。小龙本来早就嚷着要睡觉，后来听到月饼二字，忽然精神抖擞，唱歌，跳舞，操操，亲热人，做小脚走路，样样都来，供完兔二爷，尝了一点点月饼，也就心满意足，临去睡时，还对着剩下的月饼告诉人：明天吃。我们在阶前坐了很久，大家有一份惋惜的心情，光景太美，就越叫人难舍。现在好了，杨小姐已于昨日搬去刘先生家同住，我们亦拟于一星期后搬回西城，庭院空寂，光景十分凄凉。

本来抱定决心在北平住下，最近听听大家你言我语，觉得也颇有考虑之必要。一来为来源断绝担着心，二来看北平熟人陆续走尽。徽因、钱太太、张太太已走，朱太太也有回川的意思，前天来问我们能同行否。我们三人情形不同，杨小姐能走而不愿走，九妹愿走而不能走，我呢，有着乡下老太婆死守家园的固执，情愿把孙儿媳妇一齐打发走了，独自一个人看家。前两天整理书信，觉得更不愿意走了，我们有许多太美丽太可爱的信件，这时候带着麻烦，弃之可惜，这还只书信而言，另外还有你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文稿，若我此时空身南下，此后这些东西无人清理，也就只有

永远丢弃了。北京十余天不闻炮声，真像是天下太平，住在这里比什么地方都安全，想着广州南京正炸得不成样子，上海、平绥、平汉、津浦各线一天不知有多少年轻人的死亡，对于这种安全实在心有所愧。有人劝我们，在留下尽够南下路费时，应即南下，但我们若留此，至少有四个月安定，而四个月以后两个小孩也就长大不少。若此时动身，无论到安徽、湖南，生活即刻就发生困难，我不愿意南来累赘你，到合肥住也许将来还是必经的阶段。我不知道你余款尚能支持多久，工作只你一个人如何进行，文章还写不写？我顶惦记着你那个中篇[1]，这时候，接下去好呢，还是就任它停止了？你要什么东西望来信时一一注明，乘这时津浦线还能通行尽可能多寄点给你，若战事延长一年半载，则此唯一孔道，势必亦将断绝，到音书完全断绝时，那真有点急人了。前次寄包裹内有被面、被单、衬绒袍各一，家制布衬衫两件，你喜欢穿的也给寄来了。你写字的宣纸同好图章要不要？我还想寄一两个瓷盘子给你。那块花缎不日即寄，问邮局，说包裹虽寄，何日可到不得而知，路上一定耽搁极久，久一点不要紧，我真怕它丢掉了。

小孩你可全不用担心，你走后数日，小龙即能自己吃饭，用银勺，坐着吃，吃时极认真，绝不东走西跑，吃的东西与我们相同，所多者牛奶、黄油、馒头、毛豆每天必食而已。小弟弟尤其可喜，整日整夜的睡，自己的奶已足够他吃，已有一个月不添奶粉了。现在小脸、两腿、两胳膊俱见丰满圆润，醒时有人招他玩便咯咯大笑，人走了便自言自语玩手，乖极了，一点也不麻烦人，我现在是真欢喜他。龙的相片是你带他到公园照的。龙早已不吃桔子，北京今年白梨鸭梨都丰收，因无出路，特别便宜（二十枚一斤），现在就给龙吃梨。小弟是什么养人补品都不吃，长得胖得很。徐妈及厨子工钱加了甫及两月，暂时不好减去，拟迟迟再说。家里钱若省俭用，可以支持到旧历年后，但若买煤，给小孩们添置点冬衣，就不行了，还有九妹没有一件厚大衣（两件皮大衣都不知去向），那怎么行？若用钱不多，到时

---

① 指《小砦》。

有富裕,打算为她做一件。

龙画的毛三爷寄你看看。他告诉我,哪是手,哪是耳朵。眼睛、鼻子、嘴,甚而至于毛三爷的三根毛都画出来了,小龙的进步真惊人。我在家里闲着做点什么事呢,又闲,又不定心,真的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问候叔华他们。

三

廿四日

廿六年九月

所要讲义汪和宗整理好后即寄来。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10 月 5 日　北平

武昌　六

二哥：

一星期未见你信，今天才得你寄西城两信，廿二日平快和廿四日平信同时得到。这两封信算是你九月十五以来第一次来信，我猜想还有许多信存在鼓楼邮局，不久就会转来的。萧乾、之琳、曹禺他们全都到武昌，武汉的骤形热闹而成为朋友们聚会的中心，真是不可思议的。听说徽因一家人已到长沙，不知你们见过否？为什么你又得搬家？先住的房子是借住的吗？现在同萧乾夫妇同住外还有谁？为什么这时候还租那么大的房子？年内还有四个月，你想不想过怎么支持下去？就算年内挨过，明年你们的事情还能继续么？我想着你那性格便十分担忧，你是到赤手空拳的时候还是十分爱好要面子的，不到最后一个铜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希望你现在生活能从简，一切无谓虚糜应酬更可省略，你无妨告诉人家，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你的面子糊好了，我的面子丢掉了，面子丢掉不要紧，反正里外不讨好，大家都难过。所要钱我已写信给大姊，她当会如数寄二百元给你，这边所剩无多不能寄你。在南边朋友多熟人多，有的是办法，我们这里朋友都走空了，不走的自己都顾不全，一旦经济断绝，叫我们怎么办？——信写至此，接到你十七、十八、十九、廿各信，全是由国祥胡同转

来,三婶在院子里嚷:“沈先生一天来六封信,真不得了!”朱干干[1]连连为你快信、平快信的邮票可惜。按道理说,快信平快全然毫无用处,不比平常,现在反而比平信慢,每次如此。你要的小学课本已在两星期前分别包了三包用挂号寄来,封皮上写的是陈通伯收,此时想已收到,收不到你去陈家问问。我现在专等你收到包裹的回信到平,即刻为你寄丝棉袍厚呢裤,还有钢笔尖、袖扣、窗纱、写字的墨,不都是你要的?邮件全由陈小莹家转是不是太麻烦人家?可否直接寄三八三号,我怕你又搬了新住处,故此信仍由叔华转。小龙仍然瘦,精神可好。鱼肝油不是这非常时期的必需品,饮食间注意点就行了。小虎越发长得可爱,有小拜拜的样子。小龙太懂事,像个小大人,聪明但不如小虎好玩。徐妈厨子工钱才加了两个月,不便又减。你不在家,其实厨子此时可以不用,可是厨子人老实,徐妈主意多,然徐妈又最得用。将来到南边住家绝对自己操作,少用人少烦些。

又接到你寄中和[2]明片同九妹的信。

兆

---

① 干干,方言,指带孩子而不喂奶的长者。下文“朱干”为“朱干干”之略写。

② 中和,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

1937 年 10 月 25 日　北平

武昌　十三

二哥：

昨晚得你快信，今天上午接杨先生由石坦安转来一信，仍有希望我们南来的话。梁先生梁太太已不打算南下，樊先生已到，今天杨小姐向我商量，是否应同他一起走。前几天只听到这里炸那里炸，好像随便走到哪里，随时都会有炸弹从头上掉来，因此大家已决定不走。这几天仿佛情形又转好一点，虽说樊先生是由广东来的，但此去听说拟由济南走。我仍然不打算走。我好像算定这场战事不久就会了结，非常乐观，我希望到明年春暖以后，再从从容容的上路，或者欢迎你们北来。杨小姐也不想走，但要等杨起决定，因为他读书问题在首要。他们若走，为时一定很匆忙，他们不走，汪也会把杨先生的衣物送到珞珈山来。我捡了一下箱子，也想请他为你带点衣服来，捡来捡去，你实在没有什么衣服。一件衬绒，一件驼绒，一条厚呢裤，若不付邮，此时由他带来，或者还可以赶得及穿。家里只剩下一件丝棉袍、一件厚驼绒袍了，而且脏的脏，破的破，实在见不得人。我本想给你换过面子的，一来舍不得钱，二来时间来不及，送到时你自己换吧。汪同樊先生同行，大概是什么书也带不了的，你要的《小砦》与《神巫之爱》我怕遗失，暂时不寄。教科书已托正仪请人由天津寄出，不知能否收到。包裹第一次九月十五寄出，第二次十月八日，若不能得到，实在可惜，因里面有你心爱的那块缎子。听卓先生说，他们寄上海的包裹，居然可以收到，但为时亦在两月，也许你不久也就可以收到。大姊寄的钱既

收到,应先还给之琳,我在这里收了他百二十元。另外由八姊处取五十,你置一点衣服吧。家里钱连之琳祖春等稿费足可以支持到阴历年后,煤已买了三吨,预备只生两个炉子,九妹同朱干对调,我房烟筒通过去就行了。厨子我预备过了阴历年再辞,可是看到他近来做事极负责,处处小心的样子,心里不忍,存了心要不用他,见了他总觉得有点抱歉;但若用下去实在是浪费。将来我们若不住北平,在别处安家,一定力求简单,不多用人,什么事自己动动手,顶多用两个女工,一个看孩子,一个烧饭打杂足了。黄先生钱已还来,她一定要还我,我把杨先生的一半已交给杨小姐,我这一半暂存这里,等她需用时再借给她,我知道她收到钱不多,一时又走不掉,将来仍然很窘的。我并没有写信家去要爸爸寄钱来。你晓得我家那位令堂的脾气的,为什么给爸爸找气受?再说,自己能挨总想挨过去不求人好,我平常未雨绸缪原因即在此,我最怕开口求人,即或是自己的父亲,但现在不似从前了。你平常总怪我太刻苦自己,因小失大,现在该知道我不错了。家里谁都不懂节俭,事情要我问,我不省怎么办?就以现在说,再省再省也迟了。你那边能自己供应,能办到不借钱更好,万不得已也只能以极小度借贷,杨先生钱亦不多,而况他用处较广,由他给杨小姐信可知。你万万不可再向他借了。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一分开,你就完全变了,由你信上看来,你是个爱清洁,讲卫生,耐劳苦,能节俭的人,可是一到我一起便全不同了,脸也不洗了,澡也不洗了,衣服上全是油污墨迹,但吃东西买东西越讲究越贵越好,就你这些习惯说来,完全不是我所喜爱的。我不喜欢打肿了脸装胖子外面光辉,你有你的本色,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总不免勉强,就我们情形能过怎样日子就过怎样日子。我情愿躬持井臼,自己操作不以为苦,只要我们能够适应自己的环境就好了。这一战以后,更不许可我们在不必要的上面有所奢求有所浪费。我们的精力,一面要节省,一面要对新中国尽量贡献,应一扫以前的习惯,切实从内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他归于无用才好。我希望我们能从这方面努力。一

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琐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式。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式的花样给 Spoil[1] 了，这只是就一点而言，以后我们还得谈，还有许多浪费精神的事，是我所深知的，也是你所深知的，可是说过多少遍你不听，我还得说，不管你嫌烦不嫌烦，还得说。你看，我一写起信来，总是絮絮不休，你一定不喜欢这样的信，为什么我就那么不会写，我原想同你亲亲热热说点体已话的，不知不觉就来了这一套，像说教的老太婆，带住了，下次谈好一点的，原谅我。

三妹

十月廿五晚

① Spoil，损坏、糟蹋、搞糟。

复张兆和

1937 年 11 月 6 日　武昌

三姊：

今天你来的电说拟缓来，不知为什么原因不上路。我猜想总有原因。若果这个信还可到你手边，我希望你对来不来好好打算一番。我到长沙时和杨先生商量到你们来好还是不来好，结果觉得能来还是来好。因为来到这里，大家即或过点困难日子，吃碗稀饭，也必比两地分开牵牵挂挂为妙。就目前情形，通信动不动即得半月，若两地交通一阻隔，我们心里不安，你们生活也不安，这种情形你可以想像得出。天气渐渐寒冷，十二月里海河一封冻，想来就不能再由天津坐船，到时必须坐车到塘沽，其不方便处不用提也明白。若不动身，则至少就得等到明年四月方可希望南行，战事到时如更恶化，如何走？走不动，信也难通，一年半载，说不定我还得向内地跑，这么办我恐怕你在北方日子过不了。纵生活无问题，精神上你受不了。你和孩子虽十分平安，还是不能安心，要做事，总有所牵绊，不便做。要写文章，不能写，要教书，心不安，教不下去。并且我自己知道你同时也知道，就是我离开你，便容易把生活转入一种病态，终日像飘飘荡荡，大有不知所归之慨。表面上生活即或还能保持常态，精神生活上实不大妥当。过日子不免露出萎靡不振神气，脑子且有点乱。你同我在一处时，就什么都好多了。可是如果你与我恰恰相反，在一处时为操心家事，为我种种麻烦，实在不大受用，离开我后，反而觉得一切简单得多，生活也就快乐得多。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就从长计划，你决定不即南行，依然和孩子留在北平不动，到得钱时，我即将钱寄来（如能照八月得千五，必寄一千来。恐怕只有一千左右，有一千我也寄六百来。你想让九妹南行好，就让她过上海大姊处去）。不过这样办得先料到几件事，一是南北间隔，也许有半年音讯不通。二是我因事故会走入内地，离你更远。三

是你在北方日子过得当真会好，且能安心过下去，又还对我放得下心，你自己又不会出什么不快乐不开心的事。你算算看，什么好就照你以为好的去做，我不强迫你做不乐意的行动。你不来事实上对我也未尝无好处，因为这时节住什么地方多久总难说定，要走动，一个人当然比一家人容易方便，有事变，一个人当然比一家人容易处置，要做事也还是独自一人好。可是这是“原则”，与“事实”相去稍远。事实是我们都得承认，如此时代，能在一处，不管过的是什么日子，总比离开好！你尽管说我不好，我在你身边时，麻烦你太多，共同过日子又毫无快乐可言，去你所理想太远，说不定留在北平，凡我所能给你的好处瑞菡或三婶就能代替，此外也正因为我不在你身边，还有更多想像不到的人给你的尊敬和友谊，使你觉得愉快。不过由我看来，两人的幸福，还是同在一处，方能得到。为孩子计，也是如此。为你计，也是如此。

你是不是仅仅为的怕孩子上路不便，所以不能下决心动身？还是在北方，离我远一点，你当真反而感觉快乐一点，所以不想来？不拘哪一种理由我都能了解而原谅，因为我爱孩子也愿意让你快乐。只是请告我一声，说明白了，免得我在这边发了电报写了信老盼望着，且总以为你已动身了，白着急，为你们路上经过而着急。我还得一本正经的同你说，不要以为我不明白你，或是埋怨你，疑心你，对你不肯南行就生气。我不生气。你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妒忌，不生气。我这些地方顶明白道理，顶明白个人的分际。我近来因为读了些书，读了些关于生理学和人生哲学的书籍，反省自己，忽然产生了些谦卑情绪，对于我们的关系，增加了些义务感觉，减少了些权利感觉。这谦卑到极端时且流于自卑，好像觉得自己一切已过去了，只有责任在身。至于你，人既年轻，还有许多权利可得，虽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不为得是报复，只为得是享受，有些人对于你的特殊友谊，能引起你的兴味时，还不妨去注意注意！我不是说笑话，不拘谁爱你或你爱谁，只要是使你得到幸福，我不滥用任何名分妨碍你的幸福。我觉得爱你，但不必须因此拘束你。正因为爱你，若不能够在共同生活上给你幸福，别的方面我的牺牲能成全你幸福时，我准备牺牲。有痛苦，我忍受

痛苦。

为什么我说这些话？不是疑心你会如此如彼，只是我记起你某一时的感触，以及你的年龄，以为人事不可料者甚多，一个好端端的人也会发疟疾，害伤寒病，何况被人爱或爱人？我说真话，假若当真凑巧有这样事情到你生活上时，你完全不用顾虑到我，不用可怜我，更不用怕我，尽管做你以为是的好了。我这个人也许命运里注定要有那么一次担负的。我好像看到了这种幻景，而且俨然从这种痛苦幻景中，得到另外一种暮年孤寂生活的启示。我这人原来就是悲剧性格的人物，近人情时极近人情，天真时透底天真，糊涂时无可救药的糊涂，悲观时莫名其妙的悲观。想到的事情，所有的观念，有时实在不可解。分析起来大致有数点原因：一是遗传上或许有疯狂的因子；二是年纪小时就过度生活在幻想里；三是看书太杂，生活变动太大；四是鼻破血出，失血过多，用脑太过。综合结果，似乎竟成了一种周期的郁结，到某一时自己振作不起来，就好像什么也不成功，你同我分裂是必然的，同别人要好是自然的。我到头还是我，一无所能，一无所得，与社会一切都离得远远的，与你也离得远远的。真糟糕。救济它只有一法，在你面前就什么都转好了，一切颜色，气味，声音，都感觉很满意，人仿佛就站住了。你一时不来呢，活该受罪，受自卑到无以复加的罪。

这种周期性的自加惩罚，也许还是体力的缺陷，睡眠不足，营养不足的影响，也许竟只是写这种长信的影响。一次好好的睡眠和一顿好好的饮食，少写点信，多晒晒太阳，就会减轻许多，不过要它断根，可真不容易。你一定记得，就是我们在一起时，有时也会发生这种症候，情形怪糟的。

你放心，我说虽说得那么可怜，总还是想法自救，正如同溺水的人，虽然沉溺了，两手总还是捞着草根树枝，不让他下沉。日常生活照样打起精神干下去，而且极力找寻自己的优点，壮自己的气，想像世界明日的光明，以为个人值得努力生存。

给孩子和你自己照半打小相来，并来信告我，是不是当真觉得留在大城住下，对孩子好些，对你也觉得好些？不要为我设想，正因为只要你们过日子觉得好，我就受点苦也不碍事的。我极希望用我的痛苦换给你一

点幸福快乐(我应当如此,必须如此)。几年来由于我的粗心,我的糊涂,给你太多不愉快,我愿意照你意思安排,得到我能得的种种。

二弟

十一月六晚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7 年 11 月 9 日　北平

晚

你写的字已分大小两卷挂号寄出。

碧[1]：

把蔚、起[2]送上火车，回来心里轻松不少。其实谁住在这里也不要我负什么责任，因为北平与其不能久留，走一个我总觉得轻松许多。他们乘十三号的船，本来打算走青岛，临上车忽然又听樊太太说走广东，也许还要坐一段飞机，这一来可麻烦了，路上的耽搁一定不少，什么时候到长沙就不得而知了。这次我的坚留不走，真可算不错，不然路上二十来天的颠簸，大大小小六口人，就说路费他们借给我，孩子们同我到地后一定都得生一场大病。他们的走我觉得很对，因为这件事迟早得办，解决了总比悬着的好。并且他们走了同时也解决了我不走的决心。他们不走我虽也打算不走，但总有一个走的机会，现在是非到明年才能打走的主意了。不能与他们同行我觉得对杨先生很抱歉，因杨先生曾叫他们借路费给我们同行，种种情形望你写信同杨先生说说。蔚走时留下一百元给我，这个钱她本来预备九妹与她同行做路费的，九妹不走，这钱她一定要留下给我，她说路上不敢多带，我就收下了。下午关先生又送来健吾百元，健吾怕我们在此受窘，虽然我写信去说你暂时不能有款还他，不敢收用，他仍然要关先生送来给我。我还没有收到李先生给我的复信，此款暂时代收，如若他要，随时可以汇给他。我不知道明年你的工作是否还可以继续，即能继

---

① 沈从文曾用“上官碧”作为笔名。

② 指杨蔚、杨起姐弟，杨振声的儿女。

续，除维持生活外，是否还有力量还债，所以各方面虽然都愿意接济我，我却不敢收受。关于李先生的钱事为什么你总没有回我？我好像在几封信中都提过了。杨小姐来，我托她带一部楷帖，一个枕套（枕瓤由汪带来），一条皮带，另外还有两个盘子，一个是你今年花二元在厂甸买的那个五彩鸳鸯戏荷大盘子，一个是西番莲边有小孔眼的小盘子，两个都很厚实，塞在他们行李囊内绝不会碰坏。只是他们走粤汉路，这东西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带到了。我们住这里你可以放心又放心，不要看到他们到后又着急。九妹先虽愿意南来，后来也觉得单独南来不妥，大家都安分的过日子，总不做到使你难过的地步。愿意你也特别谨慎小心，这年头谁也不忍对自己将来怀多大奢望，慢慢刻苦的过着说罢。午后我为你抄了几节晨报副刊上的小诗小文，三本副刊是松坡图书馆的，抄完了我打算送给蹇先生。对你文章中所记以前饿肚子情况我很难过，碧是受过这样苦日子来着吗？

二二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12 月 11 日　北平

晨

二哥：

接到你廿三日的信，得知三哥病了的消息[1]，我们真非常难过，九妹流了许多眼泪，不过这也没有法子，幸而生的是这种病，我们除难过而外，对三哥却有无限敬意，写信时请告诉他，住在北方的我们，连同两个孩子在内，对他致深切的慰问和无上的敬礼。现在我们亟于要知道的，他的症状碍不碍事，有无完全复原的希望，希望上天同一切的神灵保佑他，使他得归于平安。

信写至此，报来了，看到报纸上鲜明的几行红字，南京完了！真快，这使我们不解。这里预备南京陷落，早已筹备庆祝大会，今天九时将放炮庆祝，明天将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大举游行，热闹盛况，较之保定太原陷落时当更过之，无不及也。

算算日子，杨小姐等早该到了，我这里已接得她廿三号由香港来的信，由香港到长沙，有樊先生等同行，途中安危当早顾虑到，只是我卅号拍一电至长沙，至今未得复，不知何故。

来信说钱又完了，杨先生也窘。幸而我们未冒险上路，这一大家人到了武汉，路费还不够，你说怎么办！难道全累倒杨先生吗？说不过去。完全仰仗爸爸给寄钱，你那位丈母娘大人的脾气你难道还不知道，人情冷暖，我们非至万不得已时，勿遭人白眼才是。现在健吾既三番四次把钱给我们用，暂时日子有得过，只要大家苦苦的把难关度过，精神好，身体好，

---

① 三哥即沈从文的弟弟沈荃（字叠余），陆军团长。三哥病了的消息，指沈荃在浙江嘉善狙击日军血战中负伤的消息。

一切都好办。希望你懂事一点，勿以暂时别离为意，我的坚持不动原早顾虑及此，留在这里也硬着头皮捏一把汗，因为责任太大，一家人的担子全在我身上，我为什么不落得把这担子卸到你身上，你到这时自可以明白，你当时来信责备得我好凶，你完全凭着一时的冲动，殊不知我的不合作到后来反而是同你合作了。

今天礼拜六也许可以见到王正仪，他不来，我拟去找他。钱拟付给他一百元。接到电报后即可去八姊处取钱。望省俭着用！

余不赘，颂安。

三妹

十二月十一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12 月 14 日　北平

晨一时三十五分

碧：

这几天天气太好，太阳照人温暖如小春时分，天气好得简直叫人生气。夜来一片月色，照在西窗上清辉适人。十二点，我起来给小弟弟吃一遍奶，吃完奶又把他身底下湿片换了。小东西像是懂得舒服似的，睁大了一双黑眼憨憨的笑，过后又把一只大拇指插进口中，呓呓唔唔入于半眠状态中了。小龙现在白天不睡，身上既不痒，晚间睡得沉熟，开灯轻易不会醒来。睡得红红的小脸，下部较你在时丰腴得多，头发三个月未剪，已过耳齐眉，闭着眼，蜷着身子，两只膀子总是放在被外边，身上放散着孩子特有的温香。我捏熄了灯，可是想到你白天来的两封挂号信，想这样，想那样，许久不能成寐。这几天我想的可太多了。种种不容人只图眼前安逸，不把眼光放射得远一点。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错误，太舒服了，不是中国人的境遇所许可的。一次战争，一回淘汰，一种实验，死的整千整万的死去，活着的却与灾难和厄运同在，你所说的“怎样才配活下去”，正是我想了又想的。我脑筋十分清晰，可是心难免有点乱。我不知道你此时是否在武昌，抑或已同那一群不同姓氏却同患难的亲友，经过若干风涛险滩，到了你故乡那个小乡城了。我觉得故乡虽好，却不能久待，暂时避难则可，欲图谋个人事业发展，故乡往往是最能陷人的。杨先生事情多，恐怕也不能隐身到内地去。杨家姊弟若无处可住，你把他们安插到辰州倒好。小五弟若能回家，顶好是让他同家里人在一起；家乡不能去，你就带着他跑吧。至于我这里，你可以完全放心，不论你走多远，我同孩子总贴着你极近。前一礼拜挂号寄出孩子相片多张，不知你是否可以得到。希望你常常想念着我们。苏州家屋毁于炮火，正是千万人同遭命运，

无话可说。我可惜的是爸爸祖传下的许多书籍，此后购置齐备不可能了。至于我们的东西，衣物瓷器不足惜，有两件东西毁了是叫我非常难过的。一是大大的相片，一是婚前你给我的信札，包括第一封你亲手交给我的到住在北京公寓为止的全部，即所谓的情书也者，那些信是我俩生活最有意义的记载，也是将来数百年后人家研究你最好的史料，多美丽，多精采，多凄凉，多丰富的情感生活记录，一下子全完了，全沦为灰烬！多么无可挽救的损失啊！我唯一的希望是大姊回乡时会收检一下我的东西，看是否有重要的应当带走，因而我们的信件由此得救，可是你来信却说大姊他们走时连衣物都未及带，我的东西当然更顾不到了。我现在的唯一希望是我们的房子能幸免于难，即或房子毁了，东西不至于全部烧毁，如有好事的窃贼，在破砖碎瓦中发现这些宝贝，马上保存起来，将来庶几可以同它们见面，我希望如此。为这些东西的毁去我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不可再得的，我们的青春，哀乐，统统在里面，不能第二次再来的！我懊悔前年不该无缘无故跑苏州那么一趟，当时以为可以带了它们到苏州避难，临回北方来时又以为苏州比北京安全，又不曾带来，又不曾交把大姊或一个别人，就只一包一包扎好放在那个大铁箱子里，铁箱既无锁匙留下，她们绝不会打开看看，真是命运！

杨家姊弟到底到了没有？我挂念得很！

你那边来的信件十有九被检查，此去信件不知也被检否？请你注意一下，我的信是否按次能收到？复我。

信得后，无论你在哪里，可写信请八姊寄一百元给你，因前天已付王正仪百元。如已得，就不必提了。

祝安好

叔文[1]

---

① 叔文，张兆和之笔名。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7 年 12 月 17 日　北平

九月十九日信，抄出未见寄来。

从文：

几件事情使我连日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第一，不知道你行止如何，是向家乡走，还是上成都，还是留下不动？每一条路都似有问题；第二，杨小姐姊弟至今不得消息，发电至长沙，不见作复，昨又寄去一快信；第三，我们此后的生活问题。来信说，等杨小姐等到时，就同他们到沅陵家中住下，这在减轻杨先生担负上讲，自是合理的，但你是否顾虑到两点：一、历次据大姊来信谈，沅陵宅中居住外客颇多，前此九妹欲还乡，你们犹言不可，此次你带大批人马前去，是否应先写信通知一下大哥同三哥，勿给他们太多不便，不致事到临头，你把这一批人无处安插！二、你现经济来源完全枯绝，虽然杨家众人日常食用不需你筹办，但你手头无一钱，做主人实非易易，难道回去累着哥哥、兄弟么？这也许是我的过虑，你也许全已想过，但我看你平时计划什么，往往所见不远，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常会轻诺寡信，不但事无结果，往往招致罪尤，这在你过去生活，正不乏这样的例，我不能不为你担忧。只是你那边如何决定，如何行事，应早已有定规，我信到时，殆已事过境迁，本属无用，不过我所见如此，不能不略向你一述罢了。杨小姐一行人至今不到，即令中途无险厄，久住香港，进退两难，也是非常讨厌的事。起弟南来，原为杨先生来信有“就父读书”之言，若到了武汉又得逃难，倒不如留此不动，在这里至少读书不会有妨碍，在生活方面也可减轻杨先生许多负担，若在香港久留，耗费必多，何时能到，犹不可言。总之他们此次走得太不凑巧，你也不必责这个怪那个，前些信你担心他们走胶济遇险，怪我单让他们上路，以为走香港较好，此来既得

他们到港电报，又知道走胶济的人已安到，而他们仍无到达的消息，又怪樊先生人大胆小，不该走粤汉，其实身历其境的人，每一举一动，都是经过考虑的，正不同你高踞山中，单只运用脑子，以为这样好，那样不好，翻来复去，复去又翻来，别人把事情办好了，你无话可说，一遇蹩扭，就有你责难的了。我是同你在一起受你责难最多的一个人，我希望你凡看一件事情，也应替人想想，用一张口，开阖之间多容易啊，这是说你对日常事物而言，惟其你有这样缺点，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看来，都觉不妥之处太多。以前你还听我的建议，略加修改，近一二年你写小文章简直不叫我看了，你觉得我是“不可与谈”的人，我还有什么可说！不过我觉得你的长处，不在这方面，你放弃了你可以美丽动人小说的精力，把来支离破碎，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把来撕得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我说得太直了，希望你不要见怪。说到我们此后生活问题，你所见较大较远方面，我都一一同意，但就较近较切身的眼前生活而言，虽然暂时可无问题，但若果真你的工作明年不能继续，我希望你要早一点想办法才好。固然，凌晏池答应你可以有你一年的饭吃，我这里要合肥家里接济总也不会遭拒绝，但我们就能安于此么？我希望的是能不求人最好，即或是自家爸，你应该知道我的苦衷，假如我自己母亲活着，想想看，现在还待我开口求助吗？你懂得我这点心情，你写信到合肥时，无论是给大姊或宗弟，请不要提到要爸爸帮助我的话，到不得已时，等我自己写信，这话由你口中说出去，我不愿意。这不大妥当，你知道的。

曾到邮局问过，所寄包裹，据云不致遗失，因车皮缺乏，包裹至少要三个月始能到。我第一次寄包裹的日期是九月十五号，寄交陈通伯；第二次十月八号，交凌叔华；一大包书亦交通伯，为十一月五日寄，如你稍缓时日再他适，包裹当可收到。如必得他去，请一妥当人代收或请邮局一一为你转去。写信时应该把你所有的名字都写给邮局，因为我的信不一定写哪个名字。

葡萄架旁那一方地，夏天种茄子的，冬天泼水成冰，便成了家中大小

孩子的溜冰场,你的冰鞋大妹妹穿得,四妹的小二妹穿正好,小龙穿着双棉鞋也到冰上去溜冰,大家常被三婶妈大嚷大骂叫回来。

三

十二月十七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 年 12 月 29 日　北平

二哥：

接到你七日来信，一礼拜过去，昨天又才收到你十日的信，我也许久不曾给你写信，这期间我曾病了几天，发一天烧，睡了一天，现在已全好了，孩子们都好，你可以放心。

杨家姊弟平安到了，真是谢天谢地！我真为他们捏一把汗。

十日信言月底以后你的住址应有变动，此信到时，你人应已不在山中，这个信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我希望不久可以得到你信，告诉我一定行止，也好叫我定心一点。

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你又不同得余[1]，脑筋里想那些，完全由于太优裕的缘故，此后再写那样话我不回你信了。

我现在焦灼的是我们以后的生活问题，我们已经负下了债，再下去还要负得更多，你好像有人能够给钱给我们用就很好了，我想起来却非常着急。“假如平时每月可以留下五十元，在这时候不会不无小补吧。”这样的话，你以前听着会嗤之以鼻的，现在也是，将来也还是。本来嘛，谁知道将来是个什么世界，这正是给大家一个反省的机会。我还恨我们的生活不够窘迫，不能身经目击那许多变乱，彻底改造我们的生活，扫除一切虚伪的绅士小姐习性！我们都自己觉得太聪明一点，觉得比人超过一等，因此平时总觉得这件事别人能做，我不能做，不屑做。这以后，不做，看大家怎么办！我希望战事不久可以告一段落，容我有机会用我自己的手来养我

---

① 沈叠余常简写为得余。

自己,养我孩子。我希望有这样训练的机会。你说译书,现在还说译书,完全是梦话。一来我自己无时间无闲情,再说译那东西给谁看?谁还看那个?文学也者,尤其是经过一道翻译的别人家的东里,这时候还是收敛了吧。

三

十二月廿九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 年 1 月 20 日　北平

飘零第一　下午三时

甲辰[1]：

前昨两日接连收到紫一、紫八、紫九及卅日信四件，紫二、紫三则在月初即得。初以为济南发生变化，此后信由香港绕道北来，必在一月左右，不想最近一信，二十日即到，虽则次序排列颠倒得太厉害，有的还不曾送到，虽然如此，消息还不致完全断绝，亦云幸矣。此后你作万里云南之行，书信每一往复，逾一月二月就不可知了。云南号称蛮夷之邦，地多瘴疠，不知你可能服那方的水土？现在公路既通，一切应当不同一点。那边熟人除徽因一家外还有谁？同行还有何人？到那地方想仍继续以前编书工作，汪和宗当亦同行，如此，杨小姐一家人做何打算？盼一一见告。你说夏云行将北来，听了真叫我高兴，这边熟朋友全走了，住下来实在乏味，夏云来我们多个熟人热闹热闹，况且他是从你身边来的，是半年来第一个从你身边走来的人，我是多么热切的盼望他快来啊。我盼望他能告诉我你的近况以及你未来的打算，还有你对于我们的种种，我愿意听听你的意见。前天黄先生来此，她半月内即南下，由香港返湘。她劝我们最好能早行，因战事扩大，这地方难免不被波及，且长此下去，生活无着，越陷越深，更不可拔。我因种种问题，仍未断然决定，一因路费不足，二因天气尚寒，三则你的居处无定，跑到长沙，还得往你身边跑，这么长的路程是不是孩

---

① 甲辰，沈从文笔名之一。

子们所能受得了的,种种都待考虑。我想迟一两月再看情形,也许先到上海,到上海虽不是好办法,但总算走了几分之几的路程,离你们近一点,有落脚的地方,休息一月半月再往南走。我这计划能否实现,要看彼时局势及自己经济情形如何决定。来信说已得了钱,如果可以寄来,我们有了路费,随时可以上路,我也胆壮多了。不知道你领的是不是如以前的数目?这边已领过健吾三个月的钱,计三百元,希望你从那边寄还他,此后他的钱就请基金会径寄上海,我不再领了。之琳款寄不去,我为代收,每月八十,自二月份起由我取用(十月百二十元交我手,十一月寄川,十二月、一月由念生太太取去),他若需用你寄点把他。此外你借用杨先生二姊的钱,希望你尽可能的还清他。我们个人生活清苦一点无妨,现在谈不到享受,能以不饥不寒就很好了,举债过多不还,将来越积越多,添增累赘,希望这一点你能听我的话。上月十四日王正仪曾拍一电给八姊,请她由家里付你百元,现在知道电报在路上也得走个十天半月,所以你离武汉若在廿日前后,此款必不能得,究竟如何,来信盼一提及。如已不需,告诉我,我将仍从正仪处把钱取回。一星期前曾寄一信至沅陵,当时因多日不得你信,不知详情,颇觉纳闷,信寄家中由你大哥转,当可送到你手边,在那信中我曾说到想谋一小事做做,现在则似不必须了,我们在此既不能久留,一切不谈。

来信说,不管我们离得多远,你将为我好好的做人,将为孩子做个好父亲,使他们将来以有你这样一个父亲为荣,听这个话,我心里熨贴极了,我希望你真能做到,我希望这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时拿来安慰我的空话。我现在身体很好,精神有时振作,有时又十分萎靡。我不知道你现在置身何所,想到你有那样一个艰苦的旅途,想到你越走越远,我们不知要经过若干时日若干困难始能会面,心中自不免难过。孩子在我身边,身体不会坏(不乱吃东西),习惯不会坏,只是妈妈是个性情太收敛的人,只担心孩子们个性不发扬,怯弱,无能,如同妈妈一样。不过小龙就比我泼辣,嘴也比妈妈强。小龙常常想念你,要到爸爸家去。我说:"我们一同回合肥,爸爸在湖南,不带爸爸去。"他就哭,眼泪真挤出来了。已认识不少字,吃饭时,必在垫桌子的报纸上找他认得的字,一面吃一面看,那种对吃饭

无兴味漫不在乎的神气，活像小从文。公公婆婆最疼他，每天除吃饭睡觉外，多半时间跟着婆婆，谈这样，问那样，琐琐碎碎的，但却清清楚楚，颇为三婶解闷不少。公公境况不好，常常发大脾气骂人，见到龙总是喜笑颜开，认为奇货，赞不绝口。小龙要常同他在一起，听他言说，窥他行动，才看得出他的趣处。小虎则第一面就给人好印象，瑞菡、邓三小姐、王家姨父，一来便抱不释手，连医学生的姨父都说这样健康的孩子是他见所未见，由此你可以知他的壮实。其实这孩子自生以后就不大采用最新科学卫生的养育方法，现在更甚。桔子水，鱼肝油，奶粉，种种高贵的滋补食品，向来与彼无缘，连做母亲的也不特别为他喝什么汤汤水水，却长得那么好。不见得美，却自有他蛮憨可爱处，第一在头发，越长越黑，越曲；第二在眼睛，大而亮，睫毛长，蓝芬芬的颜色。我总疑心种因于某一次青岛海天的清明美妙，一定是有一次那海上的天空太美了，给我们印象过深，无意中就移植于孩子的眼睛里。孩子们累我，却也消散去我心上漫漫的迷雾，孩子们究竟是好的。

又得你紫六、紫七两信，写的是由武汉至长沙情形。你现在在哪里？我有许多话要说，那说不出的，我用眼睛轻轻的全写在这纸上了，你看得出的，我要你保重自己，爱我们，爱一切的人！

兆

一月廿日夜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 年 1 月 31 日　北平

侵晨五时

我本来想守夜通宵不睡的，因为爆竹声音繁复震耳，同另一时枪炮声音相仿佛，不易入眠。信写至十二时许，有打门声甚急，听是送快信的。后门已被三爷从里门加上一把锁，我从门缝里接了快信条子，打了戳子，再从门缝中递出去，换来你十一日发的紫十四。我欢喜听你说到芸庐的种种，庐内主客的种种，以及庐外云山的种种。我又欣喜你有爱写信的习惯，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我因你行止无定，半月来只写过两次信，一次寄辰州由你大哥转，一次寄圣经学校装在杨小姐信中，两封都是挂号，应该可以得到。

此时我独坐灯下为你写信，市内通宵不断的爆竹声至天明更烈，以致我不时停下笔来谛听。在乱世之下，人如惊弓之鸟，况且外面谣诼众多，令人将信将疑，不知所之。远处有擂鼓声音，如电影中土人跳舞时的音乐，声音短促而粗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沉重的敲在人心上，很不舒服。

小虎醒了，吃奶以后我就接连忙不开交了，等等再写。

晚十时

今天新年，乱哄哄的一天，两家的孩子各穿了新衣，忙出忙进，景况仍然十分热闹。中午我们在三叔家吃的饭，下午卓君庸、王正仪来，晚饭王正仪三叔婶在我家吃的。晚间舅舅大姨翻出许多旧衣大帽子，围巾，腰带，六个孩子，连同小龙小拴在内，打扮得怪模怪样，跑到我房里来演戏，小龙头包红围巾，擦得一脸白粉，身上莫名其妙的捆了一些绳子带子，解开扣子，两只手掀起大襟，同带着黑胡子的舅舅乱蹦乱嚷一气，这是他们

的戏。最能欣赏他们这一套的仿佛还是小虎。婆婆抱着他，你能想像他的眼睛睁得有多大，简直看愣了，一动也不动。小孩子是仍然有他们的世界的，可怜是生在这种时代，一切只有从简了。你要他们的相片，天气还冷，小虎不敢抱到院子里去，缓日照了寄来，此次只得旧照寄来三张。

夏云说来，至今未见到，想是不来了。

我不记得你那内外都是绿色兰花的大盘子带给你没有，已不在这里了。家里盘了多半是残破的，已没有什么顶好的了。你要我送王正仪，他欢喜那浅黄色内有兰菊的大盘子，我已送了他。你说什么都不要了，不会舍不得吧。旧锦同衣服收不到不能怪我，是你叫我寄的，等到你再来信叫我莫寄时，早已付邮了。我们若一离北平，丢的东西就更多了，算了吧，你说有什么法子。

杨小姐已订婚，我真为她欢喜。但是我更愿意知道张先生是个怎样的人，因为我欢喜杨小姐，也就十分关心她的事。

三嫂在不在家？你们一行人不宜太累大嫂。

两个孩子身体都好。小龙自你走后，又乖又好，没有“下床气”了。夜间被小弟吵醒，翘起头来望望，说“龙龙乖，你睡，你睡”，便避开灯光把脸转向床里睡去。成天不要人带，有伴玩也会闹，无伴玩一个人也能静，要不就同公公婆婆聊天，一去就是半天。公公婆婆给他迷得心花怒放，一有客来，公公必在饭桌上夸奖小龙的智慧，且细述他的所说所为。大姨同舅舅常说：“小龙又来迷婆婆了。”小龙迷人用一张嘴，小虎迷人则用一双眼，外来客人一眼就欢喜小虎，家中熟人则多疼小龙。其实两个孩子各有长处，都极惹疼。三婶常说：“三姊的两个孩子真是没得褒贬的了。”这不应当是假话。小虎长得胖，但不痴肥，杨小姐走时比你在家时好玩，现在比杨小姐走时更好玩了。

关于我们起程的事，希望你考虑一下，是不是应等你到了昆明或重庆后再走？据卓先生同王正仪说，上海一般状况比北平坏，但我又怕越迟下去不容易走。我所谓“迟”，是指两月以后还不走的话。老伯伯若二三月准移九龙，我们索性等她搬定后再去，到香港上下可以有人照料，但不知彼时情形何似。据一班人推测，三四月间必更糟，那时候粤汉路能不能走

还说不定。也许到后来仍然是留此不动,事情真难说。

问你们一批难民的好,特别向大嫂问候。

三哥无恙?

三

一件事值得报告,小虎在昨天(除夕)忽然发现他能坐得住了。小五弟应该还记得,大前年在苏州,小龙在除夕那天忽然会走路的,两兄弟不约而同都挑上这个日子。

1938 年 3 月 22 日　北平

沅陵　十五

二哥：

这张纸在桌上摆了一整天了，早上就预备写——不，前天就预备写的信，这时候才来动笔，两孩子已睡定，鼾声停匀，神态舒适，今晚这封信大概可以完成，可是信寄到时，你应已作万里云南之行了。

两孩子都种了痘，小的情形好，痘已发，连第一次种痘例有的烧热都未见有，身体算好。大的可糟，又像去年一样，冻病了。本来可以不用脱衣的，因为我已特地为他换了一件袖子宽大的毛线衣，讨厌的人人医院的护士，一定要脱，把衣服脱掉露出光膀子种，种完了又得等干，干了以后才包扎穿衣，这样就冻着了，烧热两日，情形可怜，瞧着怪难过。幸而现在已好，成天喊肚子饿，淘气得很。小虎的毛衣同内衣因我已预先改制过，故未着凉，他身体原来好，也经事些。

连日接上月廿二、廿四、廿五、廿九及三月一日各信，知萧乾已行，你们不出十天也得上路。我寄沅陵信你才收到两信，不明白这边情形，难怪你着急。家里大小，除了小龙种痘出了上述的毛病外，其余人个个身体不错。九妹一切都好，只是处在目前情形下，日子似过得更无聊。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吃饭，谈着别人家的闲话，她忽然哭了，我不知道什么缘故，第二天饭也不吃了，只吃了些面。那天她曾有一封信寄给你，我猜她一定是太寂寞，遇事便不如意。那两天正赶着小龙发烧，小虎第一次种痘，我也伤风，又得喂奶。我不会说话，不能像你在家那样哄哄说说，骂骂又笑笑，

心里揪作一团,一点办法没有。她又像是不高兴我,又说全然不干我事,只是她自己想着难过罢了。所幸过了两日,暗云即过,脸上又见了笑容,现在到躬姊家去了,今天已住了第三日。以前她老说要走,说就是做叫花子到自己的地方总高兴些。前一阵,那个一见飞机来就吓得脸色发白两腿直打哆嗦的邓小姐来,商量同九妹去南方,她们觉得住在这里无聊,闲着又惭愧,要走,要找工作做,说是任什么苦都得忍受。对这意见我不敢赞同,因为我知道她们俩都不是能吃苦的人,无非唱唱高调罢了。可是若当真有一天她不愿住到这里,一定要走,你又不在这里,我想到我身上的责任,我极烦恼。我自己呢,日夜为两个孩子绊着,用的人,一个太老,一个太娇,自己又不能干,因此就显得更忙更累。你屡次来信说要我译书,是你不明白我的情形。说起来心痛,这样下去,我也完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俭俭省省的过,大家能相安,帮助我把这难关度过,因为要俭省,就不得不自己多添忙累,因为要俭省,就使得家里人心里不愉快,这是必然的结果。可是这个家在我手里,我不省怎么办?你向来是大来大去惯了的,你常常怪我太省,白费精神,平日不知节俭,这时候却老写信要我俭省,你不是把恶人同难题都给我做吗?事情看来容易,说来容易,临到自己做来就全然不同了。我不会说话,不愿说话,我心里种种,你明白,你明白的。你们难民团有人不守秩序,给你的烦恼,你觉得难受,又说不出,而我,一向就是过得你那样生活的。

前两天又得杨先生自长沙金城银行汇来二百元,打算全部还给健吾,就同他清帐了。另寄一百五十也交健吾,一百是之琳预备寄回家的,五十之琳还芦焚,这一还,我这边就不欠什么帐了(只用过之琳一百六十,二月三月的钱)。

今天小龙收到大伯伯的信,我念给他听,听后他抿着嘴笑,他有一张放大的相,王家姨父放的,将送给大伯与大妈。

"其"字你常用错,如"王树藏还好,萧乾每日逼其写字读英文",这就错了,因为"其"字一向作"他的"解,如"杨大少爷与其新妇"就对了。我怕你写信给别人也会写错,故而相告,你莫又讥笑我是文法大家啊!

接之琳信,合肥我们一家人已上行到了汉口,一部分人且已入川,四妹

尚拟留汉口找事做。你们若得知他们确实地址，见告为要。

这边又有了谣言，都说四月里不妥当。瑞菡一家人劝我们去上海，我想同夏老表、常风、正仪诸人商量商量。夏云到平后只来过一次，至今未来。若不走，在下月中旬就得搬进那小而破的房子去。

九妹回来了，她说想去上海，又想回沅陵。回家太危险，无伴怎能去？到上海又将累大姊，奈何！

三

复张兆和

1938 年 4 月 3 日　沅陵

十一时

三姊：

十二、十三、十四号信都收到，孩子大小相片见到五张。放大相顶美，神气可爱。有同乡老前辈见到，说小虎简直与其祖父幼小时完全一样。祖父成人时壮美少见，小虎长大一定也极好看。小龙样子聪明，只是缺少男子雄猛气氛。

家中紫荆已开花。铁脚海棠已开花。笋子蕨菜全都上市，蒜苗也上市。河鱼上浮，渔船开始活动，吃鱼极便利。

院前老树吐芽，嫩绿而细碎。常有不知名雀鸟，成群结队来树上跳跳闹闹。雀鸟声音颜色都很美丽。小园角芭蕉树叶如一面新展开的旗子，明绿照眼。虽细雨连日，橘树中画眉鸟犹整日歌唱不休。杨柳叶已如人眉毛。全个调子够得上“清疏”两字。人不到南方，对于这两个字的意义不易明白。家中房子是土黄色，屋瓦是黑色，栏杆新近油漆成朱红色，在廊下望去，美秀少见。耳中只闻许多鸟雀声音，令人感动异常。黄鸟声尤其动人。

今天星期，这时节刚吃过饭。我坐在写字桌边，收音机中正播送最好听音乐，一个女子的独唱。声音清而婉，单纯中见出生命洋溢。如一湾溪水，极明莹透澈，涓涓而流，流过草地，绿草上开遍白花。且有杏花李花，压枝欲折。接着是个哑喉咙夏里亚宾式短歌，与廊前远望长河，河水微浊，大小木筏乘流而下，弄筏人举桡激水情境正相合。接着是萧邦的曲子，清怨如不可及，有一丘一壑之美，与当地风景倒有相似处。只是派头不足，比当地风景似乎还不如。尤其是不及现前这种情景。

你十三号信上说写了个长信，不曾发出，又似乎想起什么事十分难

受。我觉得不要这样子为一些感觉苦恼自己。这是什么时代？这时代人应当有点改变，在空想上受苦不十分相宜。我知道你一定极累，我知道孩子累你，亲人、佣人都累你，得你操心。远人也累你，累你担心一切，尤其是担心到一些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我看你信上说的“你是不是真对我好”，我真不能不笑，同时也不能不……你又说似乎什么都无兴味了，人老了。什么都无兴味，这种胡思乱想却有兴味。人老了，人若真已衰老，哪里还会想到不真对你好。我知道，这些信一定都是你烦极累极时写的。说不定还是遇到什么特别不如意时写的。更说不定，还是遇到什么“老朋友”来信或看过你后使你受了点刺激而写的。总而言之便是你心不安定。我住定后你能早来也许会好一点。你说想回合肥真是做梦，你竟似乎全不知道这半年来产生了些什么事，不知道多少逃难者过的是什么日子，经验的是什么人生。我希望你注意一下自己，不要累倒，也不要为想像所苦恼。

希望你译书，不拘译本什么书都好，就因为我比你还更知道你，过去你读书用心，养成一种细致头脑，孩子只能消磨你的精力，却无从消磨你的幻想或思想。这个不曾消耗，积堆过久，就不免转入变态。或郁结成病，或喜怒无常。事后救济和事先预防，别无东西，只有工作。工作本身即无意义，无结果，可是最大好处却……①

---

① 现存原信缺尾。

致张兆和

1938 年 4 月 12 日　第一信　沅陵

午

三姊：

小院子已绿成一片。老树也绿了，终日有八哥在树上叫，黄昏前尚叫个不止。居常天明以前落雨，白天不落雨。便在雨中，也有雀鸟叫。我们定明天上路，看情形，在这里恐不容易得到你来信了。这时节你一定以为我们业已上路，殊不知还是坐在廊下听鸟声。

路上至少得十天。试想想，上西山只是一点钟汽车，这里却得整整十天！爬的山至少比西山高二十倍，有些地方百里内无住户人家，无避雨处，无烧火处。路上情形，可以想见。可是一切有数，不用担心。这信到得你手边时，我或者已到昆明和熟人全见面了。也许半路出了意外（这是乱世极平常的），你记着一件事，不必难受，好好的做个人为是。国家需要你这样，孩子需要你这样，尤其是二哥，盼望你这样。死者完事，生者好好的活。使孩子健康长大，受良好的教育，不堕落，有父亲之刻苦做事，厚道待人，有母亲之明大体，爱清洁，守秩序，这就是成功，也就是做人。忘了我的小毛病，数年来对你的许多麻烦，且忘了我的弱点。应当忘掉的都得忘掉，莫为徒然痛苦所压倒。正因为未来日子甚长，可做事还多。你还年纪很轻，我知道说到这点会使你难过起来，可是不能不说说。我倒什么都不怕，遇什么都受得了，只是想念及你和孩子，好像胆量也小了，心也弱了。本来定今天上路，就因为担心心弱，腰部不大舒服，便休息了一天。小五哥已于前天上路，他的通信可由晏池先生转。

很想念小虎，半年来不见他，已想不出是个什么样子。头发眼睛想不出，神气也想不出。九妹若想过上海，有伴上路，让她上路。大姊三嫂同住，到了那里，日子也许可以变变。不想走，即需好好过日子。这世界，万

千人都欲活不能活，我们能吃、喝、住，毫无困难，应当知道已不容易。再不好好过日子，等等不知自重，自己向自己捣乱。回沅陵住是妄想，房子虽好，生活如何支持？大哥因三哥困难，不寄钱来，生活并不从容，性情认真而天真，九来恐过不惯。将来也许可望你们都来住，你们一同来住。这地是为小虎小龙准备的。在我住楼房右手，现在只有一匹马，三五株竹子，两堆芭蕉，一片草。房子约四五百元可以成就。花钱极少，弄得极好看合用。我希望到八九月你们当真便可来这里住。小虎到这里来，必十分快乐，因为鸟雀之多，不可形容。小龙来时一定只想上城，屋后不远即

沈从文在沅陵。

可上城,在城上可看的很多。鱼很新鲜,美观之至,在河边可看人打鱼。河边虽不如青岛海边好看,并且不如海边干净,可是船只极多,木筏也好,颜色气味都令人感动。负柴担草妇人过渡时,尤其好看。半渡时两岸如画,四围是山,房子俨然全在山上。房子颜色很美,对河即可看到。走近北门时,高石墙如城,藤萝缭绕,上不少阶石才到大门,进门青翠扑人。如你当时同杨小姐一路,这时住这里,必觉得比上昆明好。在廊下看山,新绿照眼,无法形容。鸟声之多而巧,也无可形容。近日来常有一八哥,老老实实稳当当坐在新发叶子的老树枝上,叫了一会又休息休息,听别的鸟叫,休息过后又接着叫。

杜鹃还不曾开口。

四弟焕顿首[1]

四月十二

---

① 沈从文在沈家男性中行二,故给张兆和的信中常自称"二哥"或"二弟"。若包括已夭亡的姊姊,他在沈家又行四。"焕"是原名岳焕的简写。此处自称"四弟焕",可能是在家乡勾起种种记忆之故,是一种即兴抒情。

致张兆和

1938 年 4 月 12 日　第二信　沅陵

黄昏

三姊：

昨天黄昏感觉疲倦，腰部大不舒服，因此上了床，决定停一天再走，因此今天不走。白天写信时觉得很好，到下午有点不妥，尚以为信写得太多了的原因。吃过饭，便觉得又有点和昨天差不多情形，肚子咕噜噜作响，人很疲倦，又想睡。骨节作痛。情形与昨天一样，与小五哥杨小姐数日前所患也一样。应当休息再说。可是行李已打了包，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是决定明天上路，一切交之于天：不上路我也不成。钱已快用光了。不上路什么都得重新想法。也许在边境上我可休息两天，因等车而休息。

这时节已将近黄昏，尚可听到八哥和画眉叫声。城头上有人吹号角。我有点痛苦——不，我有的是忧愁——不，我只是疲倦而已。我应当休息，需要休息。

想起你每日为孩子累倒的情形，我心中充满同情。若两人在一处，这疲倦便抵消了，会很平静的坐在廊下，看黄昏中小山城炊烟如何慢慢上浮，拉成一片白雾，一切鸟声市声犹如浮在白雾里。

×小姐同刘家父女同大哥正在楼下小房中玩牌，大家都欢喜大哥。

过一会儿我也许还可听听音乐，想它会能恢复我一点力量，一点生气。如明天可以上车，明天这时节，我一定住在一个小小旅馆里，地方比这里小得多，可是风景却美丽得多。住的地方是黔湘边境，说不定入夜即可听狼嗥，听豹子吼。

头有点闷重，应当休息。又似乎吃错了冷茶，我记起了我不宜于吃冷茶，一吃即出毛病。多久以来即注意到这件事。不凑巧今天又这么来了一下。

这里黄昏实在令人心地柔弱。对河一带,半山一条白烟,太美丽了也就十分愁人。家中大厨子病霍乱一天,即在医院去世,今天其父亲赶来,人已葬了,父亲即住在那厨子住的门房里,吃晚饭时看到那老头子畏怯怯的从廊子下边走到厨房去,那种畏怯可怜印象,使我异常悲悯。那么一个父亲,远远的跑来,收拾儿子一点遗物,心中凄凉可知。尤其是悲哀痛苦不能用痛哭表现,只是沉默默的坐在那门房里,到吃饭时始下厨房去吃饭。同住的是个马夫,也一句话不说,终日把他的烟管剥剥剥敲房枋。小五哥一走,天又下雨,马像是不大习惯,只听到在园中槽口上打喷嚏。园中草地已绿成一片。

小虎小龙和你若这时在我身边,我一定强多了。

窗间还亮,想睡又觉太早。

孩子使你累得很,到累倒时,想想我的情形,会好一点。我不会忘记你们的。黄昏,半夜时听隔屋孩子哭声,心里也很动念,仿佛哭的是小虎。

小龙一定不常哭了。天气转暖,孩子一定已可穿薄夹衣看花了,这里我又穿上了棉袍,也许还得一直穿上昆明。被盖留下大丝棉被,换了一床蓝色绸纱的,比较小,比较轻。箱子只带两个小的,大的不带。将来要带也方便,邮局寄运行李较公路自带还稍贱。

黄昏已来,只听到远远的有鸟雀唤侣回巢,声音特别。有孩子笑嚷。我想给你们寄点印花布,做孩子被单,这里印花布太美,来不及了,将来或要大哥寄,当信寄可收到。

手边有一本选集,一本《湘行散记》,一本《边城》,一本《新与旧》,一本《废邮存底》,象征卅年生命之沉淀。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到昆明必可着手。

健吾有信来,奇怪……据说是爱国女学的学生。想来很有意思,因料不到有那么一个人同看电影,同过日子的。

大姊无信来,想已回上海,又以为我们上了路。若彼尚在汉口,必可见小五哥。

听到杜鹃叫了,第一次听它,似在隔河。声音悲得很。无怪乎古人说杜鹃悲啼,神话中有杜鹃泣血故事。几个北来朋友还是一生第一次听到

它。声音单纯而反复，常在黄昏夜半啼，也怪。

吻你和孩子。

四弟

四月十二下七时

致张兆和

1938 年 4 月 13 日　沅陵

早四点

三姊：

天尚未亮，隐约中可见到一些山树的轮廓，和一片白雾。不知何处人家，丧事经营，敲打了一整夜锣鼓，声音单调而疲乏。一定当真疲乏了。和尚同孝子，守夜客人和打杂帮工，在摇摇欲坠的烛光中，用鼓声唱呗声振奋自己，耳朵中也听到鸡声，且估计到厨房中八宝饭早点莲子羹，热腾腾的在蒸笼里等待着。这鼓声大约一千年前就那么响着，千年来一成不变。

杜鹃各处叫得很急促，很悲，清而悲。这鸟也古怪，必半夜黄昏方呼朋唤侣。就其声音之大，可知同伴相距之远，与数量之稀。北方也有，不过叫声不同罢了。形体颜色都不怎么好看，麻麻的，飞时急而乱，如逃亡，姿势顶不雅观。就只声音清远悲酸。

我们准备五点半就过江，还得叫城门，叫渡船，叫……所谓内地旅行便如此。“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写的就正是这种早发见闻。渡江时水上光景异常动人。竹雀八哥尚在睡梦中——在睡梦中闻城里鼓角，说不定还做梦，梦到被大鸟所逐，恶犬所捕，或和黄鸟要好！一切鸟都成双，就只黄鸟常常单身从林端飞出。叫声也表示它的孤单。啄木鸟也孤单，这孤单却正说明立场在各自工作求食，与黄鸟孤芳自赏性格不同。

大家都起床了，只待上路。得下山，从一个出窑子的街（尤家巷）过身，说不得过路时还有狗叫，那些无顾客姑娘们，尚以为是别的主顾出门！出了尤家巷到大街，门照例是掩上的。城门边有个卖豆腐的人，照例已在推磨打豆腐了。出城时即可见到一片江水，流了多久的江水！稍迟一点过渡，还可看到由对河回来的年轻女子，陪了过往客人睡了一晚，客人准

备上路，女人准备回家。好几次在渡船上见到这种女子，默默的站在船中，不知想些什么，生活是不是在行为以外还有感想，有梦想。谁待得她最好？谁负了心？谁欺她骗她？过去是什么？未来是什么？唉，人生。每个女子就是一个大海，深度宽泛，无边无岸。这小地方据说就有五百正规女子，经营这种事业。这些人倘若能写，会有多少可写的！

鸡叫得较促，夫役来了，过廿分钟我就在渡船边了。小虎这时节也许已经醒了，你小房中灯已亮，小龙也许正在叫姆妈，翻了个身。这纸上应当有杜鹃声，鼓角声，鸡声，以及楼下大哥大嫂安排物件话语声。同时且应当有另外一种声音，宝贝。

吻两个孩子。

四弟

五时过十分

致张兆和

1938 年 7 月 30 日　第一信　昆明

廿九晚十一点

三姊：

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我很想念小虎小龙，更想念起他们的叔叔[1]，因为叔叔是很爱他们，把他们小相片放在衣袋中的。一年来大家所过的日子，是什么一种情形！我们隔得那么远，然而又好像那么近。这一年来孩子固然会说话了，可是试想想，另外一个地方，有多少同样为父母所疼爱的小孩子，为了某种原因，已不再会说话，有多少孩子，再也无人来注意他！

我看了许多书，正好像一切书都不能使一个人在这时节更有用一点，因为所有书差不多都是人在平时写的。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到——我让她到沅陵还是洪江？桃源还是芷江？等你来决定她的去处吧。

近来极力管理自己的结果，每日睡六小时，中时还不必睡，精神极好。

---

① 作者的弟弟沈荃，自 1937 年在浙江嘉善保卫战负伤后，1938 年在九江沽塘与日军血战中又一次负伤。

吃饭时照书上说的细嚼主义，尤有好处，吃后即做事，亦不觉累。已能固定吃两碗饭。坐在桌边，早到晚，不打哈欠。

孩子应多睡一点，因为正在发育，大人应当少睡，方能做出一点事情！

卅早七点

一家人都上西山玩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桌边。白天天气极好，已可换薄夹衣。但依然还不至于到要吃汽水程度。所以这里汽水从不用冰冰过。看看大家都能够安心乐意的玩，发展手足四肢之力，也羡慕，也稀奇。羡慕兴致甚好，稀奇生活毫无建树，哪有心情能玩！据我个人意思，不管又学什么，一天到晚都不会够，永远不离开工作，也不会倦。可是我倒反而成为病态了，正因为大家不觉得必须如此，我就成为反常行为。翟明德视为有神经病，你有时也觉得麻烦，尤其是在做事时不想吃饭，不想洗脸，不想换衣，这一类琐事真够麻烦。你可忘了生命若缺少这点东西，万千一律，有什么趣味可言。世界就是这种“发狂”的人造成的，一切最高的记录，没有它都不会产生。你觉得这是在“忍受”，我需要的却是“了解”。你近来似乎稍稍了解得多一点了，再多一点就更好了。再多一点，你对于我就不至于觉得凡事要忍受了。

近来看一本变态心理学，明白凡笔下能在自己以外写出另一人另一社会种种，就必然得把神经系统效率重造重安排，做到适于那个人那个社会的反应——自己呢，完全是“神经病”。是笑话也是真话，有时也应当为这种人为的神经病状态自悼，因为人不能永远写作，总还得有平常人与人往来生活等等，可是我把这一套必须方式也改变了。表面上我还不至于为人称为“怪物”，事实上我却从不能在泛泛往来上得到快乐。也不能在荣誉、衣物或社会地位上得到快乐。爱情呢，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你倒像是极乐于延长我这种命运。为我吻孩子。

四弟上

复张兆和

1938年8月2日　昆明

下午

三姊，得孩子们相片，并七月十六日信。小虎简直太像洋娃娃了，大家都觉得好看得可笑，都愿意他早来受众人欢迎。他不来很耽搁我事务，因为望着他那睁得极大对一切俨然惊奇的眼睛，我就好笑，什么也不用做了。文件已办，日内寄港。

真一来信说你想由上海转船。我看还是香港好，因为那里有萧三哥和你二弟照料一切，省事而方便。来时记着，为你和九和孩子，到港“白塔”那么一个外国名铺子，各买胶底麻麻的织成材料的鞋子一双，徐植婉说大人的只一元八一双，这里可买不着。但鞋子到这里穿它可顶合用。我也需要，只是不便带，就不带。

树藏款算来应已拨到。各书各物不必吝惜，丢的丢，不要紧。我那些宝盘子尽可能带来存老伯伯处好，带来也好，全寄存瑞菡处更好。这里不需要它，因为走动时磕磕撞撞不便。这里有四个。最可惜的是在家打破那个小的，旁边有小眼儿的，只剩下些碎片，非常可惜。我们若当真在北方住上十年，我的收藏倒真可成一格，能印出书来必成为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现在已不可能了。我拟在无事时写一本忆盘录，用顶新方法来写它，每个盘子成为一个故事。

但愿路上平安。

熟人统问好。

四弟

致张兆和

1938 年 8 月 19 日　昆明

三姊：

这信是托一个人带来的。我为给你写信，脑子全搅乱了，不知要如何写下去好。我很希望依然能够从从容容同你谈点人事天气，我写来快乐点，你看来也舒服点，但是办不到。一写总像同你生气似的。我为你前一来信工作又搁了一礼拜。心里很乱，头很乱，信写来写去老是换纸。写到后来总不知不觉要问到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打算来，打算不来？是要我，是不要我？因为到了应当上路时节还不上路，你不能不使人惑疑有点别的原因。你从前说的对我已“无所谓”，即或是一句“牢骚”，但事实上你对于上路的态度，却证明真有点无所谓。我所有来信说的话，在你看来都无所谓。

你的迁延游移，对我这里所有的影响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纵做也不会好。这样下去自然受不了。

所以我现在同你来商量，你想来，就上路，不愿意来，就说“不来”（不必说什么理由，我明白理由）。从你信上说准了不来，我心定了，不必老担着一份心，我就要他们把护照寄回缴销，了一件事，如此一来，你不会再接我这种无理催促的信，过日子或安静一点，我不会巴巴白盼望，脑子会好一点。

决定不来后，这半年还要多少钱，可来信告我一声，当为筹措拨来。我这里一切情形，你无兴味，我将不至于再来连篇累牍烦你了（你只说是为孩子，爱他，怕他们上路受苦所以不来，不以为是变相分离，这一切都由你）。我这里得到你决定不来信息后，心一定，将重新起始好好的过日子下去。再不做等待的梦，会从实际上另外找出点工作去做。

我们这里事务年底结束一部分，明年从新另作。你们来，我自然留下

不动,若不来,或到那时我就换个地方。有好些地方我都可去,同小龙三叔一处,就是种很好的生活。虽危险点,意义也好点。

给我来信时说老实话,不要用什么不必要的理由,表示你"预备来,只是得等等",如此等下去。这么等下去是毫无意义的,费钱,费事,费精神的。时移世变,人寿几何?共同过日子,若不能令你满意,感到麻烦和委屈,我为爱你,自然不应当迫促你来受麻烦受委屈。只要你住下来心安理得,我为忏悔数年来共同生活种种对不起你处,应尽的责任必尽。为了种种不得已原因,我此后的信或者不能照往常那么多了,还望你明白这时是战争,话不好说,也无什么可说,加以原谅。你只好好照料孩子,不必以远人为念。我自己会保重,因为物质上接济,对孩子们责任,我不至于因你任何情形,我就不肯负责。凡是我对你们应尽的责任,永远不会推辞。

我心乱也只是很短期间的事,痛苦也不久长,过不多久就会为"职务"或"责任"上的各种工作,来代替转移了。我很愿意你和孩子幸福而快乐。很愿意你觉得所有的打算,的确使你少些麻烦,忘掉委屈。单独住下来比同我在一处,有意思些,安静些,合乎理想些。

我写到这里时心很静,不生气,不失望。我依然爱你和孩子,虽然你们对于我即或可有可无,我也不在意。这里天气热时,可以穿夹衣,今天天气又冷一点,我的厚驼绒袍又上身了。桌上有两个孩子的相片,很乖很可爱。我看了许多书,看书的结果,使我好像明白了些过去不明白的事情。看苏格拉底,那种做人的派头,很有意思。看……写这个信时,竟似乎把六七年写信的情绪完全恢复过来了。你还年轻,不大明白我,我也不需要你明白。你尽管照你打算去生活吧。

我很想用最公平的态度,最温和的态度,向你说,倘若你真认为我们的共同生活,很委屈了你,对你毫无好处,同在一处只麻烦,无趣味,你无妨住下不动。倘若你认为过去生活是一种错误,要改正,你有你的前途,同我在一处毁了你的前途,要重造生活,要离开我重新取得另外一份生活,只为的是恐社会不谅,社会将事实颠倒,不责备我却反而责备你,因此两难,那么,我们来想方设法,造成我一种过失(故意造成我一种过失),好让你得到一个理由取得你的自由,你的幸福。总之在共同生活上若不能

给你以幸福，就用一别的方法换你所需要幸福，凡事好办。我在小问题上也许好像是个难说话的人，在这些大处却从无损人利己企图，还知所以成人之美，还能忍受，还会做人。我很希望你处置这类事，能用理智，不用情感。不必为我设想，我到底是一个男子，如果受点打击为的是不善待你而起，这打击是应当忍受的。我已经是个从世界上各种生活里生活过来的人，过去的生活上的变动太大，使我精神在某方面总好像有点未老先衰的神气，在某方面又不大合乎常态，在某方面总不会使近在身边的人感到满意，都是很自然的，不足为奇的。我也可以说已经老了。你呢，几年来同我在一处过日子，虽事事委屈你受挫折麻烦，一言难尽。孩子更牵绊身边，拘束累赘消磨了少年飞扬之气不少。但终究还年轻得很，前途无限。在情感上我不绊着你，在行为上孩子不绊住你，你的生活还可以同许多女孩子一样，正可在社会上享受各种的殷勤，自由选择未来的生活。要变更生活，重造生活，只要你愿意，大致是非常便利的！不用为我设想，去做你所要做的事情罢。倘若我们生活在委屈你外一无所得，我绝不用过去拘束你的未来行为。你即或同我在一处，你还有权利去选择你认为是好的生活。你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我把住处已整理得很好了，窄而小，可是来个客坐下时很舒适。两个长篇已开始载出，一个八月十三起始，一个八月七号起始。我想想，我这个人在生活上恐怕得永远失败了，弄不出什么好成绩了，对家人，朋友，都不容易令人如何满意（即或我对此十分努力也是徒然），我的唯一成就，或者还是一些篇幅不大的小册子。我的理想，我的友谊，我的热情，我的智慧，也只能用在这一堆小册子上。即如这些作品，所谓最好的读者，也不会对之有多少认识，不过见着它在社会上存在，俨然特殊的存在，就发生一点兴味罢了。真正说来倒是孑然孤立存在到这个世界上，倏然而来悠然而去，对这个流俗趣味支配一切的世界是不生多大影响的。想到这里，我毫无悲伤情绪。我正在学习古来所谓哲人，虽活在世界上，却如何将精神加以培养，爱憎与世俗分离，独立阅世处世的态度。学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为的是便于观察人生，了解人生。自己做到不忧，不乐，不惧，不私地步，看一切就清楚许多。目前还不免常有所蔽，学养不到家，因此易为

物囿。在作品上能表现“明察”,还不能表现“伟大”,再经过一些试炼——一些痛苦的教训,一种努力,会不同点。间或也不免为一些人事上的幻念所苦,似乎忍受不来,驾驭不住,可是一切慢慢的都会弄好的。譬如你即或要离我他去,我也会用理性管制自己,依然好好的做事做人,且继续我对孩子应负的责任。在任何情绪下我将学习“不责人”的生活观。不轻于责人,却严以律己,将自己生活情感合理化,如此活在这个社会中,对于个人虽很容易吃亏,对于人类说不定可望有一点不大不小的贡献。

不要以为我说的是气话,我无理由生你的气,我告你的是你应当明白的。至于你自己呢,你似乎还不大明白你自己,因此对我竟好像仅仅为迁就事实,所以支吾游移。对共同过日子似乎并无多大兴味,因此正当兵荒马乱年头,他人求在一处生活还不可得,你却在能够聚首机会中,轻轻的放过许多机会。说老实话,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总乐于离得远远的,宁让我着急,生气,不受用,可不大愿意同来过一点平静的生活。你认为平静是对你的疏忽,全不料到平静等于我的休息,可以准备精力做一点永久事业。你有时说不定真也会感到对我“无所谓”,以为许多远近生熟他人,对你的尊敬与爱重,都比我高过许多,而你假若同其中一个生活,全会比同我在一处更合宜,更容易发展所长。换言之,就是假若和这些人过日子,一定不至于有遇人不淑之感。可是你却无勇气去试验,去改造。这有感想难实现的种种,很显然只能更增加你对事实上的我日觉得平凡,而对于抽象中的他人觉得完美。我很盼望你有机会证实一下你的想像,不必为我设想,去试验另一种人生。如果能得到幸福,那是你应当得到的幸福,如果结果失望,那你还不妨回头,去掉那点遇人不淑之感,我们还可把生活过得上好!你既不能如此,也不肯如彼,所以弄得成现在情形。你要怎么办(爱我或不爱我),我就不大明白,你自己也仿佛不十分明白(正因为如果自己很明白,就不至于对行止游移,且在游移中迁延时日了)。不相信试去想想,分析一下自己,追究一下自己,看看这种游移是不是恰恰表现你主意不定的情状(表示你不愿来,不能去,以如此分开权为得计的情状)。这么分开两地,原来只是不得已而如此,你却转以为好,有办法和机会带孩子来,尚不自觉见出你乐于分居的态度。

我说的不自知，正即谓此。你还不大知道这么办对目前为得计，对长久如何失计。因为如此下去，在你感觉中对我的遇人不淑之感，即或因“眼不见心不烦”可以减少一些，对人的证实幻想机会却极多，又永不去完全证实一下，情形就很容易成为对我的好意的忽略，对自己无决断无判断力的继续，你想想，这于你有什么好处？孩子有什么好处？你对南行的态度就恰恰看出你对生活的态度。你若自己知道的多一点时，行或止都会有更确定的主张，拿得出这种主张。

在来信上我老爱问你：“究竟意思是怎么样？”因为你处处见出模糊。我还要说“一切由你”，免得你觉得我对你有所拘束，行动不能自由，无从自主。我很需要你在一切自由情形下说明你的意思。要甘苦与共的同过患难日子？要生活重造不再受我的委屈？要不即不离维持当前形势？不妨在来信中说个明白。我可以告你的是：我绝不利用我的地位，我的别的拘束你，限制你，缠缚你。你过去当前未来永远是个自由人。你倘若有什么理想，我乐于受点损害完成你的理想。你要飞，尽可飞。你如果一面要迁就事实，一面又要违反事实，只想两人生活照常分得远远的，用读读来信打发日子，我只怕在短期中你会失望，这种信写得来也寄不来，因为这时代是“战争时代”！看看这一天又过去了，什么事也不能做，写了那么多“老话”。斜阳在窗间划出一条长线，想起自己的命运，转觉好笑。我自己原来处处还是一个“乡下人”，所有意见与计算，说来都充满呆气，行不通的。家庭生活不能令你发生兴趣，如此时代，还认为在一处只有麻烦，离得远远的反而受用，你自然是有理由的。我的生活表面上好像已经很安定了，精神上总是老江湖飘飘荡荡。情绪上充满了悲剧性，都是我自己编排成的，他人无须负责也不必给予同情的。我觉得好笑，为什么当时不做警察，倒使我现在还愿意做一警察。

四弟兆顿首

八月十九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 年 8 月 25 日　北平

昆云卅七

二哥：

得萧三哥转来你八月五日的信，知道文件已办好寄香港，你一定日日盼望我们来，在车站接我们，一定有许多信寄过香港了。可是我们还安然不动，要在下月底动身，为时尚有一月，我知道你得到这消息一定很生气，责怪我不要紧，希望你自己莫生气，我要你不生气。

写信托小陆买船票那天（十九日），正是我们指定要坐的“德生”轮离开天津的日子，就是邓先生不叫我们等他，这趟“德生”也是赶不及的。我们一定要坐这个船，听八姊说只有这只船完备而有房舱。我们坐房舱，让孩子可以有个较舒服的房舱。邓先生又说七八月间正是海上风浪大的时候，秋凉时当较好，我们不一定要叶先生带我们走，可是邓先生却希望我们等他。邓先生身体又坏，又小心，是个老人家，同他一块走也好，本来我们已注射了霍乱针，现在又注射伤寒。听说叶先生已到天津，现在当已到平。我们不想同他一块，他的太太又说要走，不知道究竟怎样。张子高九月底也走，可是他有个多病的太太，我们也不想麻烦人家。倒是瑞菡的大姊，也许能同我们打伴走，她已经有信去问姊夫，姊夫在蒙自，若他赞成他们南来，她会把相片寄给你，请你为他们办一办护照，她自己的大女孩不带，丢在外婆家，只带一个同小虎同岁的小男孩和前头太太的三个男女孩子，若他们请你办照，详细情形会有信给你。照办好也请寄香港。邓先生照托杨先生办，也望早寄。

我很想从从容容写封信给你，无奈总没有那种悠闲。昨天我到前门

邮局寄了两个包裹，里面装的是书，每个五公斤。一个是《太平广记》一部（也许你又要说我不该寄这种书），一个是西文书同《湘行散记》、《边城》各一册。寄过书我到协和教授住宅去看八姊，她泻肚子，我在她住处玩了三小时，算是我的休息，一到家，任何人都不容我有五分钟的休息的。昨晚替杨先生整理日记（被我弄湿了），抹平后重新换一个封面，小虎睡眠中尿了一泡尿，后来我去看看，因为睡得好，我不曾惊动他，只拿一块尿片把湿裤子衬着，夜里天热，又未盖被，不想今天就发烧，真是命运！前一封信我还正说他太胖我快抱不动了，糟糕得很。

很对不起你，我不能赶来帮忙你抄文章。

三

雾清轩书简

雾清轩，颐和园东北偏僻处的园中之园，曾划归当时北平市长何思源做消夏别墅。何无暇，让他的老友杨振声去，杨先生又邀请几位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和几位年轻朋友，充分利用园内各处空房，自带简单行李，共度暑假。因此有作者一家雾清轩之行。张兆和为照料其弟媳的病而返城，便有雾清轩书简一束。原信似不止五封。

作者在此期间写了《雾清轩杂记》长文，稍后为悼念朱自清先生，在这里又写了《不毁灭的背影》一文。

沈从文、张兆和与友人在霁清轩。前排左起依次为：杨振声、张奚若之夫人、林徽因、梁思成。

致张兆和

1948 年 7 月 29 日　颐和园

三姊：

回来好累，睡了大半天才回复。事情都照吩咐办好，只是把小钥匙也带回来了，一面龙龙又想来看看学校，所以派他回城送钥匙。更重要的还是将以瑞[1]信送上，看看你就知道，这一月恐怕是重头戏！是不是我进城看卷子时，就听他来和孩子们住，反而经济省事？这待你斟酌，或许那么也好。他信是今天晚上才得到的，信上说一号来，你还得事先过中老胡同安排一番！如果他一来金隄[2]不肯再住，还得将住下一切事传授以瑞。尤其是有关门禁事，得记住。

今天上午孟实在我们这里吃饭……晚上他们都在魏晋[3]处吃包子……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你懂得这个“倦”是什么。不知为什么总不满意，似乎是一个象征！我想，如果你还要在城中住半月，我又要看卷子半月，如果这么着，似乎还以提前返回城中（听龙龙住清华瑞芝[4]或王忠处），省事，省费，省精神。不然住下来有轻松也有担负，尤以情绪上负重不受用，而这负重又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近来竟感觉到，霁清轩是个“风雅”地方，我们生活都实际了点，我想不得已就“收兵回营”也好！若你不用在城住得太久，我又只看卷子一礼拜或三五天，可能只看五天，那我们一同在乡下，气概似乎也就壮了一点。这事已到应商讨一下情形。

---

① 以瑞，张兆和堂兄张璋（张鼎和）之子，天津北洋大学学生。

② 金隄，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认识的年轻朋友，此时任北大英语讲师，后来曾将沈从文著作译成英文《中国土地》。

③ 魏晋，指风雅。下同。

④ 瑞芝，吴瑞芝，沈从文苗族同乡，当时在清华大学任职。

如想回,即作为经济上有困难藉口要回,也无关系。今天晚上大家上山"魏晋"一番时,我本来已拟去,忽然烦心起来,竟抽回了。回了就和虎虎写信,预备龙龙带给你。可要希望不把倦和烦心也带给你,因为这也只是说玩的意思,一会儿即过去。我和你有些天生相同弱点,性格无用,脾气最怕使人不快,自己却至多只一小会会不受用。这信到时,应当想到我腹中已不泻,今天很好,早早即起身与孟实上青龙桥买菜,而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虽然我知道是一种爱,但在需要上量似乎稍多了一点,结果反而把头脑变钝了许多。(教育学上早提到这一点!)至于写信呢,你向例却太简单。如果当面说的话能按数量改作信,在一处时,却把写信方法用作生活法则,你过不多久,一定会觉得更多幸福,也能给一家人分享。

我回到中老胡同,半夜睡不着,想起许多事情:第一是你太使我感动,一切都如此,我这一生怎么来谢谢你呢?第二是我们工作得要重新安排一番,别的金钱名位我不会经营,可是两人生命精力要在工作上有点计划来处理处理了。我不仅要恢复在青岛时工作能力和兴趣,且必须为你而如此做,加倍做了。更重要还是我想你生命保留了更多优厚秉赋,比谁都多,都近于搁置不用,如一个未开发的矿一般,再不能继续荒弃下去,要真正来计划一下如何使用了。第三是孩子,龙龙的教育方法和虎虎的体力,需要用一较新观点注意。龙龙要凡事从鼓励引兴趣,虎虎要从医生问计。今天龙龙得小平信,说因心脏病得休养,还可能得停一年学。小平从表面看精力实极好,还有问题。虎虎的骨骼在发育上怕得多给一分注意。几回大胖忽烧而下瘦,一面是病后疏忽,一面那个烧有问题,可能比疟,比蛔虫,比失调还稍微重一点。目下总不离贫血现象,而出汗又多,这事要在开学前去儿童医院看看。最好是努力使他恢复"小胖子"名号。胖而聪明比"瘦机伶"容易照料。关于龙龙,我认为不妨事,功课赶得上,他因为体力活动发展而像是不大读书,不妨事。英文作文可能是我们教的方式有问题。他性格头脑有些成熟处,从感化入手易见功。至于你那个最大的

顽童呢？更容易有办法，我下回劝你看三本书，即可完全见功。罚他有个穿黄褂褂的夫人，事情既办不到，沉默的忍受和唠叨的“洗脸！”“刮脸！”又都不见效，就换一个方式来看看。这最好方式是要好，不当他是顽童，即当他是一个很可爱的朋友。信托，不太繁琐，一点儿谦退的客气，却不是媚疼，一种以道相勖的商酌，一点鼓励，却不做批评家。秘诀到此为止，再传授下去，我的手脚会有三百处被蚊子叮住了。我还是搁下了这个情书的抒情，来叙叙事吧。

韩先生说一号发薪一部分（似乎有五六千[1]）。你斟酌看，把应买的买买。照我想物价还要上去，比银价快。糖油可以办一些，煤也要些。此外笔我还要买些，孩子也要，这里的很好。也许什么都不宜买，因为要用钱多。要带点款来。菜钱只够一天用了。幸好这些日子鱼不来，鱼钱还可调动。

如果可能，我要好好配一副眼镜，让它像一副和“沈从文”相称的眼镜！不过数目一定可观，这也许要等等看。有特别减价皮鞋得准备一双。

得余处已去信，你也去个信问问三嫂[2]。

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真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和到一切人的行动与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但是一个“黄衫客”（我们就叫那一位作黄衫客好），即或是真正圣母，也不会有什么神性，倒真是一片“人性”！让我们把“圣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护下去，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倦”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罢。我从镜子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轻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精神体力也都如此。

我想这个信有大半段空白，让你从这个补足我写不完的唠叨。

---

① 指五六千万元。

② 三嫂，此处指作者的弟媳。下文的三嫂，指收信人的弟媳。

我正想起从中央饭店离开,坐了个洋车到了车站后,坐在那小箱子上为你写信情形,以及把时间再倒回去,你在学校楼梯口边拿了个牙刷神气。小妈妈,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更感动的是在云南乡下八年,你充满勇气和精力来接受生活的情形,世界上哪还有更动人的电影或小说,如此一场一景都是光彩鲜丽,而背景又如何朴素!小妈妈,我近来更幸福的是从你脸上看到了真正开心的笑,对我完全理解的一致。这是一种新的起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写一本《主妇》来纪念这种更新的起始!

你试想想多有趣。捎这种信,按小说上习惯说来,必是什么"绿衣人",我们的却是一条"紫豇豆"。你看看小龙,可不真是一条紫豇豆!不必揪他的耳朵,让他多吃一个大馒头吧。他们的消化力在家庭中真已成"问题",我赞成回城以后恢复窝窝头制。隔天半顿,可能把"天才女"胃病也医好!

不必为我的"倦"担心。我总能用幽默自解的!如可以和龙龙去西单办办家务,买点牛肉来也好,经得起上桌子。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轻年轻,每天为你写个信……你好好陪三嫂住下,要她安心入医院,这时大家都说坐不得飞机,莫这时还冒险坐飞机。你也不要为霁清轩一切事操心,能那么办,就可以每天得到那么一个信。

我说是这信得有半页空白,不想半行也不剩下!凡魏晋都已入黑甜乡,大致已夜深了。

从文

七月卅[1]霁清轩

---

① 根据前后信内容,此信实写于7月29日夜。

致张兆和

1948 年 7 月 30 日　颐和园

晚八时

三姊：

今早龙龙来，想必八点前后即可到城。杨先生来时，因为忘记把虎虎信附入信中，所以托老胥又带上。我早上即和孟实去青龙桥走走，看看乡村早市。带了点菜返回。鸡蛋一枚已到八万，半月中加四倍。

好些日子都无鱼吃，今天凑巧来了十一斤，如一小猪大，是公的。作价百九十万。冯杨二家既不在，我们就独享了它。大家动手处理，计“天才女”割洗烹鱼头，“北大文学院长”伐髓洗肠（到后由天才女炒鱼肺，鱼油多而苦，放弃），我批鳞处理整段，切分成六大件。这个报告若在历史上倒还动人！午后小虎虎一个人把大砖大石砌了个地灶，拾了松球松枝数袋，我举火熏鱼，两人一面谈笑一面动手，计用二小时熏成鱼约六斤。这回手续已弄对。香料不足不能单吃，如果味道还好，将来即可照办。因活动分子服务极敏捷，一会会即把松枝找来备用也。熏鱼还待烹调，未上桌子。饭后他们上山“魏晋”。我和虎虎坐在水边谈天说地，俨然恢复桃源小院子生活。这种谈天比上课好，因为从银河谈到地质。有一件新事可告，我已失去上山“魏晋”能力，脚被湿气弄肿了，恐得有一二天不便行动。已托人带灰锰氧，你也可为便中买点捎来。腹泻倒已止住，惟胃口未回复，不大想吃东西。这实小事，不足念。也不“倦”了，我早说过，只是一时一会儿事，不多久即过去的。我这时只为你有点儿发愁，以瑞这一月住下，我们暑假便算是完了。不得已时，也许还是我一人住城中“省”。精力经济都省。因为我会照料自己，而你和孩子们还可玩玩。

这时已近十点，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红烛下，他一面看《湘行散记》，一面喝柠檬水，间或哈哈一笑，为的是“水獭皮帽子”好笑！哪想到家里也

还有那么一个小读者！傅先生明天进城，所以托他捎这个信。有关于家中要什么带什么，如果不能由龙龙办时，望交他办办。这里侉奶奶说要带一块碱，还要半袋面，一包盐，你斟酌看，面可由这里买，或省事些！米还多，不用带。盐碱都不妨在这里买，免繁琐。这里贵不多的。

院子中除了少几个人，其实凡事照常，可是不知为什么，空气竟像是不大一样！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中人物故事，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耳朵边听着水声秋蛩声，水面间或有鱼泼刺，小虎虎即唉哟一喊，好像是在他心上跳跃。又问《史记》是谁作的，且把从报纸上看到的罗马史故事复述。因为日长无事，读了许多报上问题。一切如此真实，一切又真像做梦！人生真是奇异。我接触的一份尤其离奇。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采：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写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一分钟后，于是，小小呼鼾从帐中传出。一定睡得怪甜的，因为白天活动了一整天。先是上午玩自己钓来的鱼，换水，在水中还加了些石卵，水藻，十分美观的。随即参加破鱼工作，拿家伙，研究内部组织。下午一个人做灶，拾松果枝子，参加熏鱼，并从旁享受创造快乐。饭后谈天，就听我说小时竹林树林溪边种种，以及熏狗獾、猎野鸡、捉鹌鹑诸事，不胜神驰之至！夜来拉了一泡大屎，回到炕上时说了许多笑话，听我说到"为妈妈

写的信就成《湘行散记》底本”时，就插口说：“想不到我画的也成书封面！”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轻，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轻！”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小妈妈，你想想小顽童和我交换意见时神气，除了你习惯了他会相信，别的人一定都不会相信的！他单独和我在一处时，似乎独立得多，老成得多，既无机会可“嗲”，也不再说“爸爸可笑”。好像还宜于做我的群众。但一到和你和龙同在一处，就大大不同了。和龙龙的阋墙战是手口并用，永不疲倦的（照我想可能是从学校习惯养成的，也是生理年龄上不可免的），在你身边呢，常常是把三四岁情感与“老油子”精神混成一片。我觉得如果间或有一阵子让他们如此分开三五天，一年中有那么几次，对他们都极好，可以纠正疏理他们情绪生活，也能补助人格教育甚多。我还想试试让龙龙去清华小住一阵，将来且可至农学院挹和处去，从教育观点上看，有好处。一切不同对于孩子都有意义，刺激耳目，并学习适应，对他们且不是目前有好处，将来还有作用！凡魏晋又都已酣眠了，只蚊子和我十分精神。脚掌不大受用，我还是得休息了。

二哥从文

致张兆和

1948 年 7 月 31 日　颐和园

早

三三：

我还是在烛光下来报告一下未尽事情，先叙事，后抒情。

脚已好，是照昨天不知谁说的擦白药好，试用点点，果然一夜即好，走路已经轻松松不费事。不过如此一来，买菜事大致就派定我了。庄子文章中有才与不才之喻，正与眼前事合，若走不动，大致到午时还是可吃饭，不会无菜的。

晚上做了个梦，一家人在什么一个小店半途中候车，每家大门都关得严严的，且不见一个人。到后许久才找到旅馆、车站……比真实还烦心，就醒了。落了小雨，知了也刚醒，黄鹂还待醒，还像在做梦。记起廿三年末在湘水中游扁舟一叶大清早在烛光下为你写信情形，如果有机会两人同坐那么一回小船，你一定也会终生不忘记，且保留下无数动人豁目印象，尤其是背景，有色有声的背景，那才真是画，是诗，是梦！我得重写一本书。

花裤人上午进城，恐怕因落雨而延缓。果然落了雨，声音逐渐加大，如打在船篷上。小妈妈，我真像是还只和你新婚不到三个月！城里可落了雨？我担心小龙是早早出城，会成小落水鸡。从城中带回的胡萝卜红大头都十分得用，糟豆腐更得用。佛手头还不曾吃。

雨声环境虽如画如诗，我应当记数的，还是今天得办煤油半斤，菜油一斤，酱油半斤或一斤……家里的“小京油”可不得用做替代。从这里我悟出一点真理，做魏晋人物得要个“经济”条件，以及比经济更重要的“不

关心”条件。我不在竹林君子数内，极有理由，且必然完全放弃这个。还是让我们从梁鸿孟光做起，比较合理。雨越落越大，这个信得结束，不然也会同样延长下去。

从文

致张兆和

1948年8月1日　颐和园

三姊：

另一信是托“花裤人”带城的，忽然大雨，至午犹未止，进城时已过，就打消了。我们因此吃了一顿好鱼羹！

傍晚龙龙来，知一切，最好是三弟已返。我看你还是赶来一下，因为可享受二三天静。我要到三四号才入城，至多看一星期卷子再回郊外。你因看照三嫂，月中有的是陆续上城机会，在此和我们同住，或同去看龙虎人水表演却机会不多。既花那么大笔钱下乡，能来还是早来，我希望你今天下午四点钟即来，我们到时在车站上迎接。能带些你以为要带的东西固然好，不能带便不用带，一切东西在此还可买！昨说要带面粉半袋，方便即带好，不方便即在此买买！

我脚还不完全好，已得灰锰氧，不要带了。我们都等待你来过三五天家庭的生活！我真是有一点远忧，闻客人又可能是肺上毛病。孩子太小了。我知道你有困难处。今天下来吧。我以为不问我进城如何过日子，你还是和孩子同住好（我可到孟实家吃饭的）。在此有些事你来比我住还好。我要做事，一做事，不拘什么地方都可住下，在这园子里反而等于白可惜山色湖光了。因为事一做得起劲，哪能从容上山于一木一石间、一云一水间，魏晋下去！

我大致要发下财了，因为听人说梦踹屎的得黄金，做梦还可以如此，若当真脚下有此，岂不是加倍恭喜？昨天上山陪他们魏晋时，走路不便，于是果然一脚。若不洗去，可能有财喜，不幸回来即已洗去，这一来，财喜也掉了。

今天来好。

从

一日早

致张兆和

1948 年 8 月上旬　颐和园

三姊：

四妹来带款已得到。几天来素食主义，所以还不窘。我从那天起每天大稀泻一次。似肠胃洗尽后现象，精神好，不妨事。孩子们还好。几天来城中必相当热，这里正好，早晚都甚好，早晚都和孩子们去排云殿前看人钓鱼，从长廊前散步，不曾“雅”过。孩子们最怕从山上散雅步，因实在与年龄不合，若从水边看看荷花鱼水，爬爬排云殿，有意思得多，所以我和他们同去。今天还将监视去游泳，带馒头西红柿去，好消化。以他们做主体，似乎还近理些。眼花过又一次，恐还是上次头部问题，这两天已知不妨事矣。

有谢冰昭稿费一笔，要他来去对于他对于我均极费事，所以托冯先生将款带至家中，存金隄处，信附在你信中，若你以为要他来理路胡同取妥当些，即将致彼信付邮，他来时你即将款付付。若以为让他到金隄处取，致彼信要改改，望改一下。

二哥从文

问候三嫂好。

呓语狂言

1949年，正准备“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文学作品的沈从文，终止了文学事业，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讲台。由于内外原因交互作用，1月起，陷入精神失常。消息传到刚刚解放的清华园朋友中，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等马上请他去清华调养。朋友的真挚关怀未能缓解其病情……他病了很久，很久……

四十多年来，关注他命运的人们，对这一阶段了解很少。《呓语狂言》汇集了目前尚存的作者病前、病中，直到病情逐步减轻过程所留下的各种文字材料，书信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题《绿魇》文旁[1]

1949 年 1 月初

这个应低排二格，是当偈与赞，总拢全文而作结用的。读者不明白，所以说古怪不通。[2]

这也是偈式总题用的。由于形式新，大家不懂。这是感想总括。[3]

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4]

---

① 这三段文字，题于作者自存的《绿魇》校正文本中。1949 年 1 月 2 日作者为《七色魇》集拟目中，选有《绿魇》等作品。上述文字题写时间估计与《七色魇》集拟目时间相近。

② 题于第一节末段上方。

③ 题于第二节末段上方。

④ 题于文末。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49 年 1 月 28 日　北平

二哥：

你可知道你走以后家里来了些什么人？上午清华有一位胡先生，带来〔梁〕思成和〔程〕应铨给你的信，下午来了王逊，谈起南开解放以后的一片太平气象，甚为兴奋，已不复是上回那份疑虑神色了。他还替南开转来之琳划我们的十五块美元，当时我没有留下，我想既然之琳快回来，他一定需要钱用，可是我觉得对南开方面面子有点难堪，不知道这么办是不是合理，王逊说，他们不懂道理也该让他们难堪一次。

午饭后不多久挹和便来，一坐下便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怨天尤人，几次提到刘××，想邀来吃年饭，我没有搭碴儿，你想我哪有心情招待外人！后来中和来了，说起你一路情形，说起见到思成一家人，你们一同吃饭情形，我想到你在那样朋友环境中精神兴致都会比较好，我也高兴了。这一阵我为你情绪不安宁心情也异常紧张，你能兴致勃勃的回来，则对我也正是一种解放。接着小老爷①也到了，他一个人耐不住寂寞，赶来城中过年，最后来的你道是谁？原来是以瑞，于是十八号暂时喧宾夺主成了张氏天下了。以瑞还带来一个可喜的消息，以瑛②已到天津，在天津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以前即到天津，现在《天津日报》(即前《民国日报》)资料室工作，忙得很，苦得很，但精神好，人也胖了，以瑞说她一礼拜以后要来北平看我们。你缺少什么托便人带信来，多休息，多同老金〔岳霖〕思成夫妇谈话，

---

① 小老爷，方言，小叔叔。

② 以瑛，张以瑞的姐姐，参加革命后改名张小璋。

多同从诫[1]姊弟玩，学一学徐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

三　除夕

① 从诫，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

复张兆和

1949 年 1 月 29 日左右　清华园

小妈妈：

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我需要一切从新学习，可等待机会。

从　一月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49 年 1 月 30 日　北平

暨　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

1949 年 1 月 31 日左右　清华园

二哥：

清华园住下还不坏吧？毓棠、梦家、广田想必都已见到，多听人家谈谈也好，免得流于空想。

我头脑已完全不用了，有什么空想。

今天盛澄华先生来看你，知道你已在清华，问我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去，我一时却来不及。虽然很想带点黄油来。傍晚瑞芝来，信同黄油都托他带了。朋友们都关切你的健康，为了不使人失望，你应该多照料一点你自己，

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你值得为朋友，为更多的人活得更健康一些！这种身心两方面健康的恢复，别人无能为力，只有你自己的意志力才能恢复它。这应该不太难，你试试看吧。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

徽因这一阵身体还好罢？你们过年想必很热闹，这里昨天照例人来人往拜一天年，今天平安了。昨天小老爷带的信可曾收到？有什么事你写下来，等有便人便带给我，临时写信怕来不及。家里一切如常，有中弟以瑞陪伴我，你可以放心。

天气好，清华园住下来想极舒适。城里略觉沉闷，孩子们都不让

出门。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你应该理一次发,洗一个澡,问问瑞芝看。

这有什么用?

有信也可交瑞芝托便人带城,我极希望能知道你这三天来的心情和对事事物物的看法。希望你能有一个乐观的看法。

三

一月卅日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蜘蛛蜘蛛网》是××的文章。

这也参加一个团体来讽刺,来骂,来诬毁,这就是你们的大工作。

棉毛内衣一件是你的,中和弟二三日内回校,你换了衣服托他带城来洗。

衣洗不洗有什么关系?再清洁一点,对我就相宜了?我应当离婚了,免得累她和孩子。

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待我,如活祭,各按情分领受,真应了佛家所谓因果缘法。其实真有人肯帮助我是给我足量的一点儿。我很需要休息,这对大家都不是坏事。一个柔和结尾,有什么坏。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开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

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49 年 2 月 1 日　北平

二哥：

王逊来，带来你的信和梁氏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后来王逊提起另一个人，你一向认为是朋友而不把你当朋友的，想到这正是叫你心伤的地方，说到你人太老实，我忍不住就淌下眼泪来了。我第一次在客人面前落了泪，过后想想很难为情。王逊走后我哭了一阵，但心里很舒畅。

听说徽因自己也犯气喘，很希望你能够振作起精神，别把自己的忧虑再去增加朋友的忧虑，你的身体同神经能在她们家里恢复健康，欢喜的当不止她一人。想想有许多朋友为你的病担一份心，多么希望你忽然心胸开朗，如同经过一个梦魇，修正自己，调整自己，又复愉快地来好好使用你这副好头脑子的！真正有许多朋友，担心你会萎悴在自己幻想的困境中。如像老金、奚若先生、老杨、王逊，小朋友如金隄曾祺李瑛，怎么才叫大家如释重负啊，你信上给我说的话，你要兑现的。

小老爷坐了学校卡车来，吃一餐饭就要原车回校，我信也来不及写，东西先交他带去，明天中弟回校，再由他带这个信和安眠药。城内已安定勿念。

兆

二月一日

多散散步好。要中弟陪你理一次发洗一个澡吧，换了衣服交中弟带来。

复张兆和

1949 年 2 月 2 日　清华园

小妈妈：

已苦了你十五年，现在还要来度这个大关，我心中实在不安。这是我个人的事，与你无关！我们吃的亏是活该的，不是别人派的。我们既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不免有这么一天，这么一次，以及明天更大的灾难。这就是“人生”！这也是“道”！一切齐齐全全，接受为必然。我在重造自己。

莫再提不把我们当朋友的人，我们应当明白城市中人的规矩，这有规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闻今天××还来看你，我想得到你无话可说情形。这个人走后，想起来看你恰恰是侦察你，可能又哭了。

“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

从　二日

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的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做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题《沈从文子集》书内

1949 年 3 月

幻念结集，即成这种体制，能善用当然可结佳果，不能善用，即只做成一个真正悲剧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虹桥被新的阵雨击毁，只留下幻光反映于荷珠间。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

从[1]

我应当和这些人生命在一处，移植入人事复杂之大都市，当然毁碎于一种病的发展中。[2]

这应当是举例用最合长处一例。可惜不知善用所长，转成下坠，终沉覆于世故围困中。阴阳兵技儒法，同击毁一别墨，即真正历史也。

从[3]

这是十八年作，恰廿足年，也正是当时主人岁数。

灯息了，罡风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

三月　从[4]

当时最熟习的本是这些事，一入学校，即失方向，从另一方式发展，越走越离本，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见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沉了。无可停顿，在行进中逐渐下沉。[5]

---

① 题于《龙朱》篇后。

② 写于《丈夫》题下。

③ 题于《丈夫》篇后。

④ 题于《灯》篇后。

⑤ 题于《建设》篇后。

丈夫

我在写和这些人生有关系的一篇，题目叫做《丈夫》。

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在一种病的状态中，河中涨了水，平常时停泊在河滩的烟船放船，离岸极近，船背紧在吊脚楼下的支柱上。

沈从文题于《丈夫》题下。

当时家乡的事是这样的：

一人学校印发方向，往另一方式装饰，越走越远，陷入困境。结返本心，处处见彼岸道之灯火，船已悬悟沉了。要有信心，在自己的下面。

沈从文题于《建设》篇后。

题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合影

1949 年 3 月 26 日

十八年兆和在吴淞学校球队(执球)

从文三十八年北平

三十八年三月廿六[1]在北平重阅仿佛有杜鹃在耳边鸣唤。[2]

从文

照片背面题记。

---

① 两天后,作者在病中寻求解脱,获救后,被送入精神病院。这是目前所存那次自杀前最后的文字。

② 作者 1938 年 4 月 13 日致张兆和信,曾云:“杜鹃各处叫得很急促,很悲,清而悲……声音清远悲酸。”

照片正面。

从文日记[1]

1949 年 4 月 6 日

四月六日晨七时

清明节已过去了。又是一天新的开始。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以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这个选择力，又似乎根本还对于自己和环境缺少认识。过年以前，我是什么，能作什么，对于一个新的时代还可有点贡献，仿佛都还清清楚楚。置身于目前情况中，似乎什么都混乱了。一面头脑犹若保持对工作的正常与清明信念，相信在任何新社会中，犹可为下一代将知识经验和热情贡献出来。然而另一面，应付由于头脑混乱发展而成的无条理的现实，却如一团乱丝，毫无头绪。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这个错综是由戏剧式排成的，非我应得的。即为惩罚我这个矛盾的错综，这时节与其住到这么一个地方，还不如被送入狱，在劳役与学习中，心地还比较容易清明。这么一种继续，对我改造即了无实益。我也许应停止了思索，因为无当实际。

昨杨刚[2]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尤动人。李秀真也极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

---

① 这篇日记写于作者在精神病院住院时期。

② 杨刚，女作家，记者。与作者相熟多年。中共地下党员。

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

从这几篇文章中，让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国家的长成，作家应当用一个什么态度来服务。这一点证明了延安文艺座谈记录实在是一个历史文件，因为它不仅确定了作家的位置和责任，还决定了作家在这个位置上必然完成的任务。这一个历史文件，将决定近五十年作家与国家新的关系的。上期有萧参著《坚决执行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一文，可惜没有见到。从推想说，一定是对当前和未来能完全配合得极密切的。

从报上看，知道南京投降代表已来。投降是极合理的结论。用和平方式，如北平情形，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给我一个新生的机会，我要从泥沼中爬出，我要从四月五日《进步日报》辛群一文中的认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种种过失，从悔罪方法上通过任何困难，留下余生为新的国家服务。

我需要这点机会。衡量全生命过程，我应当还可要求在一切试验和斗争中，即在狱中苦役，看这个国家发展，也心悦诚服。

六日上八时

在每个笔录上，我应当先写上我生活工作方式的错误和忏悔。

到目下我似乎已没有权利向新的社会自择职业工作的事实。我只有接受，羞辱和更大更多责难。即或是有部分出于我惩罚以外，我还是得接受。为的是三十年工作，除了在个人工作方面，还见得性格上的坚韧，和克服困难、抵抗挫折的勇气与强持，使之达到一个相当水准。至于生活意识形态，实于社会进步无助无益。也可说正代表旧社会一种病的形态。从群的观点言，如仅看病的一面，我在任何方式下都可以毁灭。从国家另一观点言，得许我在任何一种严格教育下，来求新生。我必须为一个新国家作一点事！我要新生，为的是我还能在新的时代中作一点事。

我的笔似乎得停顿了,因为接触的全是幻念。社会容或在幻念中有个轮廓,而一切动与变,却在个人幻念以外。我应得沉静等待我能得的一份。这时节最相宜的,不是头脑思想继续思索,应当是手足劳动,为一件带生产性工作而劳动。劳动收得成果,两顿简单窝窝头下咽后,如普通乡下人一样,一睡到明。天明以后,再来劳动。在手足劳动中,如在一个牢狱工厂参加木器家具生产,或小玩具生产,一面还可提出较新设计,我的生命也即得到了正常的用途。至于什么文化或其他工作,那已不是我能有份参加,得让更多体力健康头脑清醒的人去从事,我能有机会于小小天地中看看这一切进步,已为幸运中幸运了。

我的生命似乎在转变了。我理会到这个过程。我的教育已浸入生命深处。我有了新的信心,对当前的主宰有了深的信心。生命似乎得到了调和与清明。看事明白多了。我得接受他人给我的死亡或新生。我的幻念即依然尚保存于一个活活的头脑里,我将用到另一方面去,不在个人问题上缠绕了。

我应当看看,因为生命已回复正常,有勇气和他们谈谈,听他们谈谈将来计划和发展了。

我似乎已得回了我,用这个我来接受牺牲,或接受新生,都坦然泰然的。一个人的生命教育有如此一个复杂过程,是任何人想不到的。宋儒言"明理",由禅附儒,作成一种书生气的人生哲学,说来说去一篇胡涂账,比废名诗还不易理解,因为少一个条理明白的解说。惟属于自省,可能有些发展情绪经验是由一个过程,由胡涂,自蔽,以及一切性格上的矛盾,经验上的矛盾,理欲上的取舍,经过个人一个相当长时期清算和挣扎,终于明澈单一,得回一种新生。这过程是相当复杂辛苦的。

到这种明澈为我所有时,我觉得我对一切,只有接受,别无要求了。

我应得从一个人起始,不是从个特殊人起始。我应放弃了一切既得权利,将余生来生产点对人有益工作,即劳役终生,在一个永远失去自由的环境中,苦役终生,接受时已毫无不平了。因为为实现一个新社会,已有万千人死亡牺牲!在这么一个社会中,我只是一个平常人,活得才有意义的。

我生命似乎已回复正常,再不想自己必怎么怎么选择业务或其他。

只在希望中能用余生作点什么于人民有益的事。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我谢谢一切教育我改造我的人，虽然付出的学费可能是死亡，我觉得付出也是应分了。总算是读了书，虽然一切实在神经错乱中继续。

我心中这时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从此以后，对人再无防御机心了。生活虽犹在旧方式中，生命已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

这种“神经再生”教育，到今天为止，已告一个段落。新的教育方起始。或更严酷，或稍柔和，总之，是一个起始。这是必然的。

红楼梦已醒了。宝玉在少数熟人印象中，和国内万千陌生读者印象中，犹留下个旧朝代的种种风光场面，事实上，在新的估价中，已成为一块顽石，随时可以扔去的顽石，随时可以粉碎的顽石。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

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

在阳光下，一切人都那么得到正常的发展，劳心或劳力，都若有希望在前引向上。让我生存来讴歌这个新的时代的秩序，岂不是比促我毁灭为合理？但想想，促我毁灭的岂不是我自己疯狂？

在这一点上，我深深理会了“希望”和“绝望”两个名词的意义。生命存在，总还把希望保存。有希望，也就有一切改造的新生。如绝望，那就什么新生都为不可能了。对于人，我的希望已不知应寄托于什么，方能实

证;对于神,又仅仅是一种抽象,在当前时代实已毫无边际可达岸上。奇迹从何产生?我将等待下去。我明白了"等待"二字具有什么意义。因为过去生命过于飘忽,浮浮于人事表面,对于这些字真可说不曾认识,到目前,可真正明白了。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

听到隔院笑语和哭泣,哭泣声似从一留声机片上放出,所以反复相同,而在旁放送者笑语即由之而起。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

上十点

阳光如此美好,给一切以活力和新生希望。凡有生似乎都还可以在希望中新生。那个片子似乎即我疯狂时的呼嚎。奇怪。

我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

我如还可以希望一种自愿的处罚,应当请求去颐和园作一名工人,打扫园子,看守什物,在一种卑微工薪中接受唯有自己觉得是应受的侮辱和鄙视,直至于死。这才是真正完成了一个人离群应受的惩罚!这惩罚比起死亡实在还重,为的是让受罚者明白过失由生命离群而起。一离群,什么都可能或必然。倒是这种自贬,反而为不可望!因为这似乎还是离群的心情,人无从离群。

看看院中明朗温润阳光,想起在阳光下一切人的欢乐与活动,心中柔和之至。正和二十七年前北来时住在会馆中相差不多。那时等待新生,还充满了青年人纯洁向上心情,生活即陷于完全绝望中,犹能忍受一切挫折和寂寞,等待下去。那时节北平百万市民,对我是完全陌生的,一切门都若关闭着,一切心都各自为其生活上的问题而作计,和我全不相干。二十七年过去了,面临到一个当前现实。一切关系那么熟习,熟人那么多,相熟问题又那么复杂,相互有关为不可分。事情本为莫须有,可是从戏剧导演上,又把一个神经病患者引入更深神经混乱,不知如何自处,而对于我,却同样只能等待。我应当有机会一面去颐和园作工人,一面将剩余时间来把它全部写出,唯有从这个记录来裁判方为公平。

在任何情形下我总是善良的。这从二十年每一个接近我的人也能保

证的，为什么会陷入到这么一个发展和结论中？

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魔》真有道理，提到自己由想象发展，常常扮作一个恶棍和一个先知，总之都并不是真的。真的过失只是想象过于复杂。而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从病的发展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从《绿魔》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综合联想处理于文字上，已不大为他人所能理解，到作人事说明时，那能条理分明？

十一点过

院中格外静。我头脑也清楚多了。我还在被摒斥的发展中。似乎随时可以死去，还听人说要杀我一百刀，奇怪，我不怎么害怕。

我想去想来，实在没有自杀或被杀的需要或必要。恐怖因子不是个人过失，还是其他方面人事不叶，游离于群以外过久所致。现在方明白离群形成的效果和自读书受的暗示。半年前还正和朋友提到，十余年前后门住处旁边，是一神经病院院长住宅，这人因研究神经病，竟成神经病而卧轨自杀，引为受暗示混乱一例。家乡说迷信，少女落洞而死，中年女人成巫，老年女人作蛊，我也能解释得极清楚[1]，知道这是一个地方性的神经病。自高与自卑心理相互纠缠不清时，即必然会有这个发展。我如今恰恰就在一种神经混乱中，演出巫蛊兼少女落洞三种心理过程的悲剧。我明白了。但是究竟明白什么，还是想不明白。

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我有什么理由今天被人捉去杀头？这不是我应得的。

从文

六日上午十二时将近

计四页

---

① 见作者的散文《湘西·凤凰》。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1949 年 5 月 11 日　第一信　华北大学

暨　沈从文批语　1949 年 5 月 12 日

爸爸、大弟、小弟：

我已经吃过华北大学两餐饭了，昨天我吃的很少，小半碗小米饭，一小撮小白菜，今天早晨八点钟吃饭，饭是昨天剩下的，有点馊味。我们十个人一小组，一天有几次在一块讨论学校指定研究的小册子，吃饭也在一起，用一个洋铁桶盛白菜汤。我们这组有三个女同学，七个男同学，男同学中有一个胖子，会说笑话，颇不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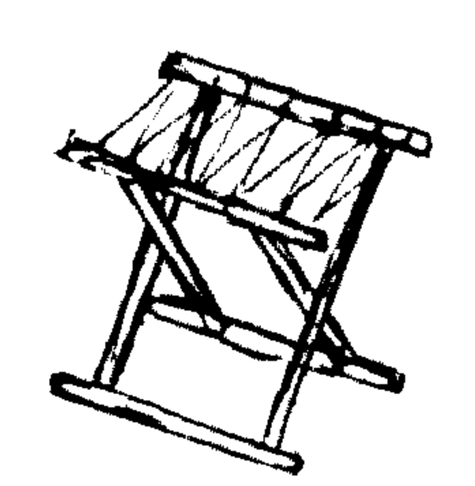
下了雨，天气变的太快，我衣服是够的，但头有点疼，方才各组一同学歌，我们唱的全是大弟小弟早已唱会的，《你是灯塔》，《国民党，一团糟》，我礼拜六回家还要跟你们学着唱。还学一个华北大学校歌，很好听的。唱唱歌，我头也不疼了，一会四点钟，我们就吃晚饭。天凉，我希望你们都记得加添衣服。

学校如果发薪，爸爸记着要石妈买鸡子（三十个），我要带一点到学校来。图章也许在五斗柜上面当中小抽屉的方铁匣子里，如果不在，书箱或桌子抽斗里找找。

我们明天起始就正式学习时事，明后天有二部教务科科长来讲话，后天也有人讲话，我盼望礼拜六快到，又听说礼拜六晚有个联欢会，糟糕得很。我一定要回来，管理员同志如果知道我想念你们，她一定放我回来的。

我们初到，管理员便发给我们一个粗碗一双竹筷一个小凳子。不是小板凳，像这个样子，上面穿麻绳的，我们开小组会吃饭唱歌随时都带着小凳子走。

我现在已吃过饭，这次是高粱米饭加绿豆，比小米饭好吃，仍然是白



菜汤，我吃小半碗，太结实。五点到七点自由活动，可以出门，我一定要上大街买点花生米，预备明天饿的时候吃。

妈妈

十一日

三十八年五月十二

这是一家人最重要的一天，兆和入学第二天的信。从学校寄中老胡同宿舍。

从文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1949 年 5 月 11 日　第二信　华北大学

暨　沈从文批语　1949 年 5 月 12 日

我的地址：国子监大街华大二部后门第四小组

爸爸，大弟小弟：

刚才我去给你们寄信，寄信回来时，想去雍和宫走走，里面驻着兵，我一个人不敢进去。雍和宫是北平城里顶大的喇嘛庙，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法器和古怪的佛像，二月里打鬼热闹得很。我走进国子监，国子监就是孔庙，红墙黄瓦和琉璃牌坊，在晚晴的色调中又寂静又富丽。正殿都封闭着，两廊的木栅里面有许多石碑，我一个人巡行浏览一番。里面玩的人很少，静得很，如果二十年前，在我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在这样孤寂情形下，我一定又要伤感了，现在我虽然也还是一个人玩，因为有你们，我从来不感到孤独或伤感。[1]

三三，你太伟大了，你太好了，我怎么说呢？还有日子要挣扎，不能伤感！

从

我的房里住五个人，五个铺位一顺的铺在席子上。我右邻是个聋子，耳朵孔里塞一个小小的白铜扩音器，别人说话她还是不容易听见，左邻是今天新搬来的一位四十二岁的女教员。夜里我睡不着，果然正如我所预料，有人很清脆的在丢脸。幸好她仅丢一次脸，否则我要笑出声来了。

---

① 信中重点号为沈从文所加。

我入学以来，我的感觉很奇特，因为我究竟不是女学生时代了。我这种感觉，在我同许多同学一块学唱歌的时候，在我同大家在大院子排队听报告的时候，在我在夜间从睡眠醒来的时候，时时都有。是不是我比别的人多了你们，我的感觉便和别人不同？

盼望你爱工作和家中人一样永远热忱不变。

从

我对我这个环境感到生疏，

总要慢慢习惯，世界已变了！

从

但我一点也不怕它不讨厌它。

都是人，不能讨厌！

从

我不知道有一天我穿了八路制服回中老胡同的时候是怎样情形，我想我一定很难为情的。

大家欢迎你！

从

爸爸要有适当的休息，

我只希望不要用头脑思索！多作点事！

从

大弟小弟要好好做功课，做完功课才能玩。在你们每在荒唐到忘形，想想妈妈，就像妈妈在身边一样了，妈妈在身边一定要你们不要玩得把功课忘记的。

如果爸爸领到薪水，大弟替我买一把马蹄锁，我下次要骑车到学校。如果不太贵，你们各人也买一把，要好的才行。

妈妈

五月十一日下午六时

从文日记

1949 年 5 月 30 日

五月三十日下十点北平宿舍

很静，不过十点钟。忽然一切都静下来了，十分奇怪。第一回闻窗下灶马振翅声。试从听觉搜寻远处，北平似乎全静下来了，十分奇怪。不大和平时相近。远处似闻有鼓声连续。我难道又起始疯狂？

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绿色的灯光如旧，桌上稿件零乱如旧，靠身的写字桌已跟随了我十八年，桌上一个相片，十九年前照的，丁玲还像是极熟习，那时是她丈夫死去二月，为送她遗孤回到湖南去，在武昌城头上和〔凌〕叔华一家人照的。抱在叔华手中的小莹，这时已入大学，还有那个遗孤韦护，可能已成为一个青年壮士——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

十分钟前从收音机中听过《卡门》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涟漪与坡谷，把我生命带到许多似熟习又陌生过程中，我总想喊一声，却没有作声，想哭哭，没有眼泪，想说一句话，不知向谁去说。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我希望继续有音乐在耳边回旋，事实上只是一群小灶马悉悉叫着。我似乎要呜咽一番，我似乎并这个已不必需。我活在一种可怕孤立中，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〇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

致张兆和

1949 年 9 月 20 日　北平

三姊：

你和巴金昨天说的话，在这时（半夜里）从一片音乐声中重新浸到我生命里，它起了作用。你说："你若能参军，我这里和孩子在一起，再困难也会支持下去。"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做调头努力，扭过来了。音乐帮助了我。说这个，也只有你明白而且相信的！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也从那一切学习了更深的人生，要有个新的决定，待和你来商量了。我要照你所希望去为"人"做点事情。目下说来也许还近于一时兴奋，但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回复。正如久在高热狂乱中的病人，要求过分的工作，和拒绝一切的善意提议，都因为是还在病中，才如此，这时节却忽然心中十分柔和，十分柔和，看什么都极柔和。这里正有你一切过去印象的回复。三姊，我想我在逐渐变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

我看了看我写的《湘西》，上面批评到家乡人弱点，都恰恰如批评自己。想起昨天巴金萧乾说的，我过去在他们痛苦时，劝他们的话语，怎么自己倒不会享用？许多朋友都得到过我的鼓励，怎么自己反而不能自励？我似乎第一次新发现了自己。写了个分行小感想[1]，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我已觉得走了好一段路，得停停了。我常告你的话，你不相信，这么一来，你会明白我说的意义了。一只直航而前的船，太旧了，掉头是

---

① 指 9 月中旬所写的抒情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该诗未发表过。

相当吃力的！

有个十分离奇情形，即一切书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满明知和善意的语言，总不容易直接浸入我头脑中。压迫和冷漠，也不能完全征服我。我曾十分严格的自我检讨分析，有进有退，终难把自己忘掉，尤其是不能把自己意见或成见忘掉。可是真正弱点是一和好音乐对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一到音乐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们一样，整个变了。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当前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的。

我一定要使你愉快，如果是可能的，我要请求南下或向东北走走。

人不易知人，我从半年中身受即可见出。但我却从这个现实教育中，知道了更多“人”。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看，我似乎是个唯一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唯一在从人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相似。你若不信，大致到我笔能回复时，即可一一写出来。我实在应当迎接现实，从群的向前中而上前。因为认识他们，也即可在另一时保留下一些在发展中的人和社会，一一重现到文字中，保留到文字中。这工作必然比清理工艺史还对我更相宜，因为是目下活人所需，也是明天活人要知道的。就通泛看法说，或反而以为是自己已站立不住，方如此靠拢人群。我站得住，我曾清算了我自己，孤立下去，直至于僵仆，也还站得住。可是我已明白当前不是自己要做英雄或糊涂汉时代。我乐意学一学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再来就个人理解到的叙述出来。我在学做人，从在生长中的社会人群学习，要跑出午门灰扑扑的仓库，向人多处走了。我已起始在动，一种完全自发的动。这第一步路自然还是并不容易迈步，因为我心实在受了伤，你不明白，致我于此的社会因子也不会明白。我的动，是在成全一些人，成全一种久在误解中存在和发展的情绪，而加以解除的努力。

我要从动中将一切关系重造。人并不容易知人。十余年来我即和你提到音乐对我施行的教育极离奇，你明白，你理解。明白和理解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可不知更深意义，即提示我的单纯，统一我复杂矛盾而归于单

纯,谧静而回复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或许它做成的,还是一种疯狂,提高自大和自卑作成暂时的综合或调和,得到的一种状态。但是,它有用处,因为它是自我检讨与分析所永远得不到的总结,而音乐却为清理出了个头绪。

三三,你理解到这一点时,我们就一同新生了。

我需要有这种理解。它是支持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

二哥从文

卅八年九月廿午夜

从文日记四则

1949 年 11 月 13—22 日

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

下午五时，兆和去学校，孩子参加劳动服务未回，萧离夫妇[1]吃过茶后离开不久。头脑似乎极清凉。

极离奇，心中充满谦虚和惭愧，深觉对国家不起。为什么？并不明白。只觉得过去工作通无意义，因为和人的共通要求与希望，全不相合，只作成自大自恃和固步自封。一切隔离增加了这个错误的发展，直至于神经崩毁。

深觉愧对时代，愧对国家。且不知如何补过。也更愧对中共。个人痛苦已不是个人所难受，只是游离于时代以外，和一切进步发展隔绝。我应当多为国家作点事。应当把精力解放出来交给国家。

我怎么会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新生的我十分衰弱。只想哭一哭。我好像和一切隔离，事实上却和一个时代多少人的悲喜混同而为一。我似乎已觉醒，或已新生。人十分善良。

我可能会要变了。头极清凉，为三年来从未经验过的清静。什么负气和由之而形成的障蔽全除去了，什么滞塞全通了。我很需要用用笔了。

桌上一堆混乱，在清理中。正如由于清理几个房间和一天生活过程，人忽如触机，连环全解。这时能见见张同志[2]，一定可以和他谈许多许多。一定可以得到他许多鼓励。极离奇，我怎么变得这么渺小？让我分析一下看看。昨天在开会时看过《新华日报》副刊一六二《黄维军团的歼灭》，看过《学习》上李森科一文……

---

① 萧离夫妇，指记者萧离和萧凤。萧离原名向远宜。

② 张同志，指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张文敬同志。

极离奇,头脑会那么清静。我的病或许已快好了。脑伤已有了转机。也许病有了变化,可能要恶化。也许还是一种回复。什么事都如做梦,即当前的清静和头脑清凉处,完全如梦。完全如久病新瘥情况,只想向人民伸出手去,向一切为追求合理社会的实现而死去的,在各种困难中挣扎的,在一切热情中工作的,在反复学习的。要他们对我原谅。

我正在悄然归队。我仿佛已入队中。

心似乎被什么弄柔和了。一生中仅有的柔和。

兆过去一切勉励一切好意回复到生命中来。我什么防线都失去了。只觉得自己在时空中如微尘糠秕。四周极静。这时不过八点钟,怎么一切都如已经休息,惟我心在节律中跳跃?

战争犹在继续,每日有大规模死亡,到处有呼喊和呻吟。我作什么好?我难道就那么下去?

冻结中的生命,似乎有了春天的日光照晒,在起始融解。我失去了我,剩下的是一个无知而愚,愚而自恃的破碎的生命。虽有了新生,实十分软弱。

重理一些旧稿,方知一部分无用的廿年前小说史稿犹存在,另一部分七年前的却毁去了大部分。

我会疯到这种状况下,毁到这个状况下,极可怪。

看看十年前的《昆明冬景》,极离奇,在一切作品上我的社会预言大都说中,而一些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弱点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在新的发展社会中的种种,我什么都想到说到过,可是自己不意却成了一个冻着了生命活泼性、发展性的知识分子。

这个矛盾的综合,形成极离奇的现象。什么都冻着了。有时从音乐或美术作品中似乎得到了一种启示,见出春草春花光景,只是不多久事。事实上还是长期冻着在可怕荒寒中。一切存在均如幕的另一面,而个人却游离于社会与个人共同安排的错误继续中。头异常沉重。对于世事反应永远是表面的,没有一事触住心中深处。

人会那么受损害,肉体精神上受损害后会有那么大影响,都不是他人能想象的。医生是什么?不过是……一部分而已。

我怎么会这样？极离奇。那么爱这个国家，爱熟与不熟的人，爱事业，爱知识，爱一切抽象原则，爱真理，爱年青一代，毫不自私的工作了那么久，怎么会在这个时代过程中，竟把脑子毁去？把和社会应有关系与自己应有地位毁去？肉体精神两受损害到什么情形，谁也不明白。

人不能离群。一切由离群而起。

我成于思复毁于思。思索能力亦因之而毁，真是一种奇事。能够好好的来真正为人民工作多好！能够作的因头受伤而失去思索和用笔能力，根本无什么思想的，在技术上还不能毕业的……各以因缘在那里浪费纸张篇幅，能作最高宣传的笔在手上冻着，什么都无法写。这就是人生。

十一月十八

和孩子们谈了些话。恰如一幕新式《父与子》。两人躺在床上，和我争立场，龙龙还一面哭一面说。

很可爱，初生之犊照例气盛，对事无知而有信，国家如能合理发展，必可为一好公民，替人民作许多事！

廿

星期天。客人来去。有有为而来的，有为又各不同。读了一章用客人作的辩证法。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期时，或者还是有用。我个人，可能即在这个时代过程中，永远碎了心。无可望神经再生，对历史已无望作出本可作成的一份小事。过去或未来我的小友或读者，会有二三人从身受的得到一点力量。再生长些力量。

唉，人生就是如此，你对人生、对国家，尽管无私热爱，只由于游离于群的××以外，你即可能因偶然或必然而毁去。

廿二早

写了一整天说明[1],晚上再写至上一点才休息。从兵士苦斗所起联想所得教育极有意义,因可为个人所能完成事只是一小部分,唯人民能共同完成社会理想。想想近三十年来多少人都为这个合理而牺牲了,我个人在城市二十年,一脑子幻念,不切实际,有什么了不起处?即由于自大和自卑矛盾,终于毁去,成于思复毁于思。"可惋惜"亦只是相熟人而言,相熟不明过程的,即不会理解到,只是照人安排而已。学"忘我"的确是一件大事,忘我的学,亦可知相当困难。忘成就易,忘痛苦难。看看相片上万千人为国家社会而牺牲,我看出我自己渺小到不足道。然一蚁一蝇,其物固小,从错误中牺牲时,其为痛苦固与虎豹相同也。

学向大处看,大处想,个人已牺牲处也能忘掉,只看成个人不幸,无所谓。唯如何用生命从新学,从新作,为多数人有益,为新社会有益,实茫然不知从何作去。看看个人会到这个情况下,觉得人生离奇。因可看出人不易知人。我自己尚不知自己如何即可对新社会有益,也对自己有用,他人那会能作安排?

---

① 说明,作者当时工作任务之一,为博物馆陈列的时事宣传照片抄写说明文字。

从文日记

1950 年 8 月 8 日

向日葵在雨里太阳里长得绿油油的。叶片如蒲扇大，枝干已高过了屋檐。低下头好像在看脚前的——天冬草，茑萝，和薄荷叶，无花果。

天门冬草开了一串小白花。茑萝因无可攀援，只是盘散在平地上，小小红花带点羞羞怯怯神情，从叶片间举起。薄荷叶香气极浓，但必需摘下用手揉碎，这些香味方能从叶子组织中解放出来。无花果还没有果子。一切存在都似乎共通说明一件事实，今年雨水格外好。

可是，报上说，今年雨过了量，各处河流都在溃堤。有百万亩千万亩待成熟的庄稼会因此毁去。有百万千万人民，都为这个绵绵不绝如泼如倾的雨水发愁。

雨已止息。天空如汝窑淡青。我一个一个房间走去，每个房间窗口都有向日葵绿色的光影浸入，情景很离奇。这房子光景似乎和我已极熟习，因为有些家具是十八年前分别从各处买来的，有些又是三年前为这个房子需要特别找来的。每一件木器都和自己生活分不开，且为我保留了许多记忆，有些还极鲜明生动。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视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视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的。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书架上那些书我都十分熟习，这时节也若和我全不相干。即如架上一格那个豆彩碗，十五年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形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稚弱中见健康。有制器绘彩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经过了十五年，世界上在战争中，在炮火和饥饿、恐怖、疲劳中，毁灭了几千万人

活生生的生命。然而那么一个小碗,却由此到彼,由北而南,在昆明过了八年,又由南而东,过苏州住了三年,又由苏转京,搁到这个鸡翅木书架上,相对无言。不由不令人对于一切存在的偶然性感到惊奇。

依然是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

一切在生长中的都由幼稚而达到成熟,小小的茑萝的花和一些栽花的生命。但是这些成熟或迟或早又趋于衰老,随同秋天来时,草木枯槁,生命耗竭。草木枯槁犹未甚可怕,生命耗竭却令人深思。十五年来许多生命作成的鲜明印象,有节制的友情,有机心的取予,因爱而怨的沉默,因爱而爱的疏隔……还是十分鲜明。这些活泼生命却已陆续消失于虚无中,再不在这个人间存在。这个豆彩碗却依然如故,象征了生命一种形式,稚弱中有健康,成熟,完整,不求人知的独立存在,随时却又会毁于什么人的小小疏忽,而失去一切存在的意义。也可能还会因种种偶然,转来转去,到一些意想不及的人手中去……"这是一个碗,是××送人的碗!"然而它的阅历,是谁也不会能想象的!一个碗,再没有谁能明白这个碗的历史,包含了些什么意义。

正如故宫那些精美瓷器,宋或明代到乾隆手中摩挲情形,我们已无从想象。但是却必然有些历史,比一个人更复杂更动人的历史。可是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保留给后来者。一切生命存在都如此隔离又如此息息相关,如此息息相关还是十分隔离。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免有一点儿乱,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

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

午门博物馆仓库多了三百个彩陶,朝鲜有大规模炮战,在医院的一位生了第四个千金,另外一个在医院的,每日又得注射盘尼西林维持生命……这些在我面前存在的事实,一定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可联系得上,且有助于一个人学习理论的进步,但是对于我,都若毫无意义。正犹如和我的桌子碗盏没有意义一样。

极离奇,倒是五一的大雨中,有个印象黏附在生命上,在支配我。还

有另一个印象，也黏附在生命上，在支配我。而仿佛在提示我，在我生命中先是成为一种势力，随后即成为我生命向上向前一部分动力，而末后，还将转化到一组文字上，如同千百年前过去那些制瓷绘画的工人一样，充满柔情和热爱，转移到一个小碗上去，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形那种敷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

川行书简

《川行书简》，是作者1951年至1952年赴四川参加土改时期的通信。这里仅选出部分给家人的信件。

走出尘封的历史博物馆库房，置身土地制度剧变的乡村一隅，作者对自然、对土地、对农人本质上的爱和理解，强烈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我的生命如有机会和这些印象结合起来，和这些肥沃美丽自然背景中的山村和人事变动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些新的庄稼，一些特别的庄稼。"

但是沈从文也担心："到明天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

致张兆和

1951 年 10 月 25 日　北京

二姊，孩子们上学了，灯还亮着。我在小房间桌子边来写个信给你，不免稍微有点儿感伤。我们今天下五时集中，七时上车。闻约有一礼拜方可到重庆。像是三十年前第一次出门，和十四年前离京上云南一样，心相当衰弱。到群里，会健康起来的，你放心。昨天二姊来坐了坐。常风、占元等来坐坐。我还为学校写了点锦绢说明。等等还得去博物馆看看。许多事还做不了，走得太急。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希望能好好的在领导下完成任务。并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补一补廿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你放心，我一定要凡事好好做去。和龙龙虎虎也做了保证，要来为国家做几年事情，不至于使他们失望的。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体力，莫拖倒，可以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

如过清华去，见到王逊，可以告他，午门办事处存有甲一副，锁子金锦——一个全份，相当好，约价五十万，值得留下。我来不及告他了，他如去常家，可以看看，要即带去，给西湖营同顺利号曲子猷一信，告说已要即成，款系本月或下月付，不妨事。只要说明即成。

望你好好保重，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要从乡村生活中使健康回复

过来的。刚得宰平[1]先生电话,声音中如同廿多年前和我说话一样。我一定要为国家,为人民,为你们而健康起来,把事情好好做下去的!回来时,希望你和我一样,都健康得多!

二哥

十月廿五

上午九时

---

① 宰平,指哲学教授林志均,字宰平。1925年5月,曾以唯刚笔名在《晨报副刊》五四专刊发表《大学与学生》,赞扬沈从文散文《遥夜》的文采,误以为是某大学生反映"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之作。到明白作者是只身离开土著军队,来到北京,求学求职无门,过着穷困潦倒生活后,立即邀请他去自己家,给了他极大同情和勉励。

林志均是作者以"师"相称的极少数前辈之一。

致沈龙朱、沈虎雏

1951 年 10 月 28 日　华源轮·汉口

龙虎：

我那天在车站上等候你们很久，见不着。上车人多到一千左右，相当热闹的。我们是排起队伍来进站的。上车后分别住，我是卧铺，末了还是大家住。廿六下午五点过黄河桥，浊浪滚滚，很令人感动。过了河，气候热了点。廿七下二时到武汉，停在汉口站上，分两伙，一留车上，廿八上船，上船即开行。我们廿七即上船，可是廿八下十二时以后才开行。我们在船上的三层甲板上，上有个篷，四围是敞的，夜晚再放下帆布帏。甲板上人住得满满的，各人约占三脚宽地。杨起和王岷源伯伯即同在一处。这时节是下午一点左右，附近各处有工人抬东西的吆喝声，铁条子搬动声，大小汽笛呼叫声，附近并且全是大小中外船只。江水还是黄浊浊的。船一边是大江，江水很急，因江水入冬已下落，武昌即显得比较近。大家还正预备去看黄鹤楼，说不定还要提一只黄鹤回来玩玩的！

汉口江边景象实在动人，因为种种劳动种种船只形成一份空气，不是别处所有的。汉口早上情景极离奇，街上到处有卖油条的和别的吃食的。我六点多在大街上走了半天，到处找熟人，后来找到文协，居然见着了。汉口市面相当热闹，物资丰富，大是惊人。看看那些来自各地的小船，我十分感动，因为我坐过许多次这种船，离开了家乡也是这种船把我送走的。廿三年回湘西时，一个人坐了廿多天这种小船，在一条沅水中上下，情景实在奇异，你那时节可还不曾出生！现在又都是半大人了。

洞庭湖中景象也极动人。我身边万千小船，其中有一部分即是从洞庭湖那边漂来的。船上水手有我极熟的口音，想和他们说说话，可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我相熟的只是口音，熟的人大致都已经很老很老了。这些

口音是极有情感的。

这时节正是下午三点钟,大家都玩黄鹤楼去了,我就独自在甲板上看小船和种种色色的货物起运。我很想念你们,希望回来时见到你们都很健康进步。江面风很温和。一切还如北京八月间。妈妈方面我寄了个明信片,这信也可转去。

我们过一两天就可以见到巫峡了。船只小,可以直上重庆,不必从宜昌转载,但是要有几天方到重庆,却不知道。大致会要六七天。

我在车上大大的摔了一跤,颈脖磕在扶手椅的木扶手边上,如果磕的是喉管,就不免有点不妙。到了船上还痛,擦过碘酒和松节油,希望不要紧。膝部也撞破了,不妨事,过三五天会好的。已在汉口买了些药物,足敷用。我还带得有点三七。

这回下乡去是我一生极大事件,因为可以补正过去和人民群众脱离过误。二十多年来只知道这样那样的写,写了许多文章,全不得用。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对学校课目要多注点意,莫疏忽。多学些,学得好些,就可以多为国家作许多事。国家是十分需要人来好好作事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会一天一天进步的。是有个十分辉煌的远景,要你们去一一证实的。要准备更多的有用知识为人民服务,不可不努力的!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太可爱了,多少年来大家都期望国家转好起来,一切主张一切理想一切办法都不济事。共产党一来,什么都有了办法。了不起处是没有贪污而一切为人民,国家是会一天比一天好转的。是比任何时代都伟大而光明的。你们要多多把现代科学知识学好些,一个人做五个或七八个人的事,还恐怕来不及!

我在乡下一定要好好的从村干学习,生活可能不甚习惯,有些事情也办不了,但是得学好它。我们可能分到川南地方去,还不知何县何村。不能帮老百姓耕田,总得凡事动动手,学习为人民服务!这次上路各种人都有,许多人还不曾到过南方,下乡去必然不易习惯的。许多人还是初初见到长江。

中国太伟大了，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好多为国家作点事！

爸爸

十月廿八下四时

华源船甲板上

告一告石妈，我带的菜还请了客。

致张兆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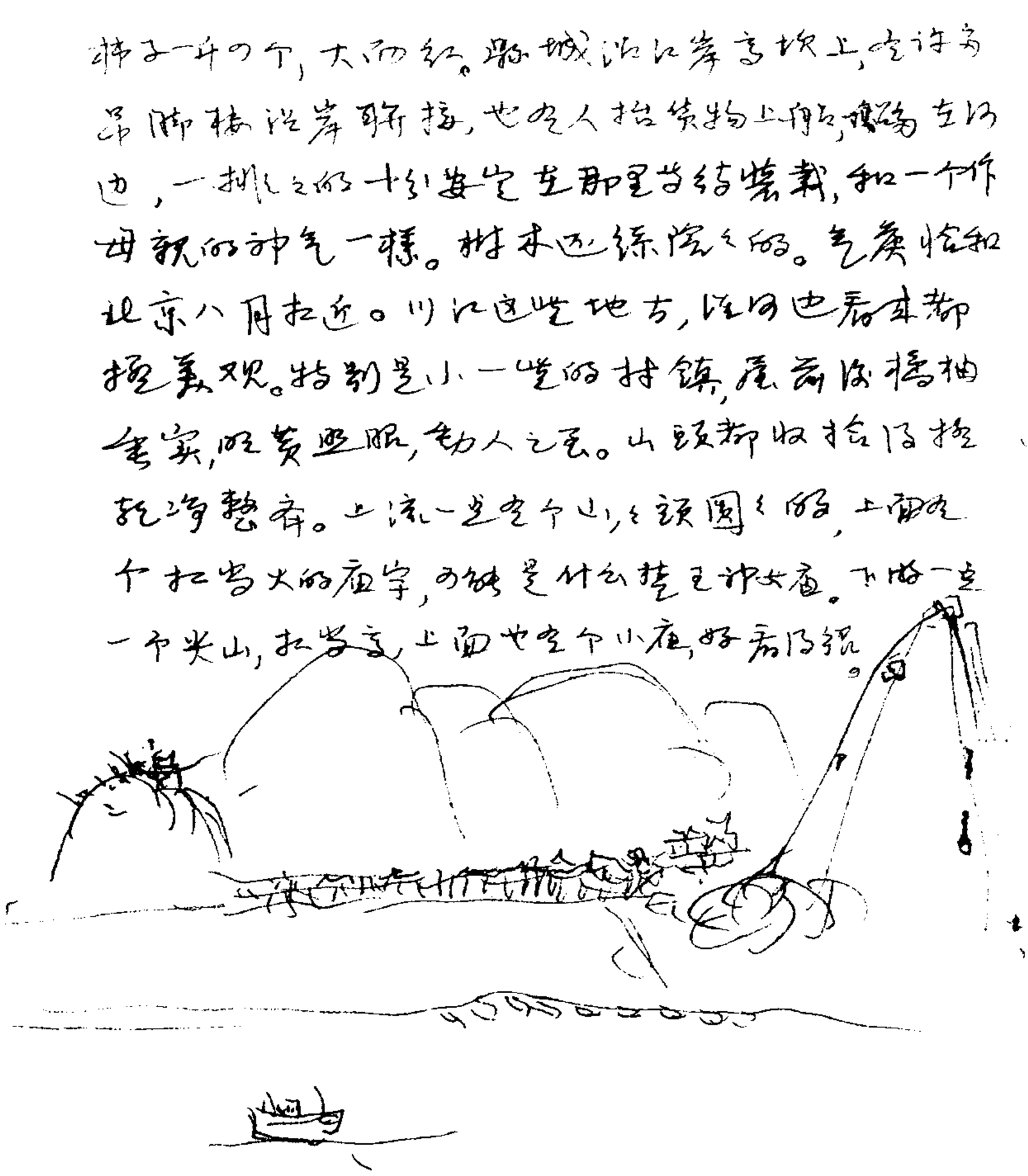
1951 年 11 月 1 日　华源轮·巫山

下六时　巫山县船上

三姊，船今天已入峡，一切使人应接不暇，动人之至。孩子们实在都应当来看看的，真是一种爱国教育！这时约二点钟，过不多久即要到一个重要峡内。已过清冷峡，兵书宝剑峡，新滩，秭归，巴东。昭君村和屈原宅也过了，屈庙可和历史的应有情形不大相称，不过如一个普通龙王庙矗立于半山岨而已。江水到此已不宽，前后统是山，水在山中转，有些地方似乎不到廿丈。水急而深。船一面行进一面呼唤，声音相当惨急。两山多陡绝。特别好看是山城山村，高高吊脚楼，到处有橘柚挂枝，明黄照眼。小湾流停船无数，孩子们在船板上船棚上打闹。一切都如十分熟悉又崭新陌生。因看峡景大家即停止学习一天。水窄处还不如沅水，两山有些地方也不如沅水山之秀峭。特别是水流黄浊浊的，壮而犷悍，和沅水清绝透明不同。过神女峰，秀拔直上天际，阳光强烈，因之斑驳白赭相间，特别美观。下五点左右泊巫山县，小船卖橘柚的，多拢船边，用小兜网揽生意。柚子一千两个，橘子一千四个，柿子一千四个，大而红。县城沿江岸高坎上，有许多吊脚楼沿岸联接，也有人抬货物上船，船多在河边，一排排的十分安定在那里等待装载，和一个做母亲的神气一样。树木还绿阴阴的。气候恰和北京八月相近。川江这些地方，从河边看来都极美观。特别是小一些的村镇，屋前后橘柚垂实，明黄照眼，动人之至。山头都收拾得极干净整齐。上流一点有个山，山头圆圆的，上面有个相当大的庙宇，可能是什么楚王神女庙。下游一点一个尖山，相当高，上面也有个小庙，好看得很。

同行的大家都靠船边玩，看江景。也有在甲板上说笑话的，吃东西的，写信的。船上约定不许上岸，因此大家不上岸。其实能上岸看看，是有好处的，有教育意义的。照我理想说来，沿江各地，特别是一些小到二

百或不过三十户的村镇，能各住一二月，对我能用笔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上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可惜不易得那么一个机会。四川人自己呢，又日日生活在此山中，却从不料想到理解到这是了不得的好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



1951年11月1日信附图。

过三天可以到重庆,闻将分发泸州附近,也是长江边,我希望可以到那么一个江边小村中去工作。但是也希望不要因为自然景物太好,即忘了工作的重要性。

在船上文件学习,越学越感个人渺小而无知。必须要十分谨慎的从领导上学习处理工作,方可少犯错误。一面从工作的方式中,也看出国家必然在此谨严步骤中逐渐推进,得到异常迅速进步,三五年后社会将完全改观的。川江给人印象极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在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像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

江上在这时已起了薄雾,动人得很。可是船上学画的,作曲子的,似乎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都似乎无从和他待进行的工作有个联系,很奇怪。其实这个江城这个时节的全面,一和历史感兴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如会作曲,在心中泛滥的情感,即必然在不甚费事组织中,可以完成一支曲子。

这里也有另外一种曲子在进行,即甲板上的种种谈话,玩乐笑语,和江面小船上的人声嘈杂,江边货船上的装货呼唤,弄船人的桨橹咿呀声,船板撞磕声。另外还有黑苍苍的大鹰就江面捕鱼。一切都综合成为一个整体,融合于迫近薄暮的空气中。

我似乎十分单独却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

这时节船尾有上煤小船挨过,船上水手杂乱歌呼,简直是一片音乐,雄与秀并,而与环境又如此调和,伟大之至,感人之至。

天渐入暮,山一一转成浅黛蓝,有些部分又如透明,有些部分却紫白相互映照,如有生命,离奇得很。更离奇处即活在这个环境中人都如自然

一部分，毫不惊讶，毫不离奇，各自在本分上尽其性命之理。

船又来了，蓬蓬蓬蓬的由远而近。

二哥

致张兆和

1951 年 11 月 8 日　内江

下四时　内江县

三：

今天下午二时半到了内江县，是川南大地方，出糖和橘子，有文化，多知识分子。大地主可能也格外多。地方有文化，也有文物。为了文物，我可能要在土改后看些东东西西！水名沱江，大如沅水，清而急，两岸肥沃无可比拟，蔗园橘子园都一山一山连接。这几天橘子还未下，一片一片金星。土地之厚，除山东胶东所见，实在无可比拟。工作大致即在此县或邻县。一出来，心中即只有一件事，放下包袱，去掉感伤，要好好的来为国家拼命做事下去，来真正做一个毛泽东小学生！因为国家实在太伟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现的潜力，无一处不可以见出。共产党在为人民做事工作上，也实在是无所不至。许多地方减租反霸中已把封建武力和土豪特权打垮。许多地方人民都站起来做了主人。年轻人更加可爱。到路上，有些穷人听说我们从北京来，都说是“毛主席关心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这句话不仅表示人民信赖，实在还是无可比拟的力量！我们活在北京圈子里的人，见闻实在太小了，对于爱国主义的爱字，如不到这里地方来看看，也是不会深深明白国家人民如何可爱的！三三，要努力工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还是要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要向工农干部更虚心的学习，对学生特别热心，国家实在要所有工作干部，都如此来进步！

从永昌隆昌过身，听小买卖老太太说，大户地主都看管起来不能动，孩子们在外讨吃，坏的都枪毙了。有田到三千亩的，穷人却十分正直，勤劳，而极端穷困。这一来，穷的都翻了身，不同了。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太，到永昌时来卖咸蛋，一天赚二千。是个村长的妻子，家中十一口人。

翻了身，分地主房子六间住。种棉八十斤称模范。和我说了二点钟，一面揩眼泪一面说，说毛主席关心她们，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也试做宣传一番，我们说话彼此都懂，昨晚谈得她把生意也忘做了，今早又来谈，还一定要知道我名姓。我欢喜她得很，因为说到许多话都极动人，特别是身子小小的，瘦瘦的，和我外祖母神气一样。头上戴的绒帽是从地主家买来的，衣也是得来的。她还说："我把四个孩子盘大，两个做干部，做什么都成。过去送东西到地主家时，地主说'你臭，站远点！赶快走！'我就赶快走！这一来，毛主席关心我们穷人，我们不怕那些地主了，官司也不用打了。不久要分地，我让儿子媳妇种，我在家煮饭养猪。"可爱得很，因为说话神气同意见，都是我挺熟的。三三，只要我支持得下去，我一定会要为这些苦难人民再用几年笔的。我还不下乡，只一点滴已教育了我，再不能不改变自己，来为这个新时代拼命努力了。

我们住处名什么大厦，住二楼，两人一房间，很静。过三天，可能即得迁到一个贫农家去住的。我如到一个老太太家住，一定极容易合得来。我试了试用她们能理解的意思语言和她们谈话，还有办法。在中站又和几个年轻的铁路服务员谈天，其中还有些女的十六七岁的，还带得有《工农儿子》小说，谈得也满好。换句话说，我在群中很可以做个宣传员，或文化教员。我一定要努力做去，把工作做好。

体力支持得住，心情却有时回复不易支持。五天来天气都阴沉沉的，到了内江忽然晴朗起来，心情也开朗多了。但是我知道，一定要到村子里去工作，才算是工作起始。要从乡村工作锻炼，自己也才能够在思想上真正提高。目下说来，处处还是小资的自私自利思想，个人打算，而且是幻想多而不切实际，受不住考验的，我要从工作实际中改造自己。能将工作完成，所得必然多。因为可以眼见一个阶级的抬头翻身，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变化！

这地方出糖，所以蜜饯甜得少见。一来招待即是这种甜蜜饯。

这里正有几千解放军在建新房子，一所所极好看的房子在平地生长，动人之至。成渝铁路也是他们修的，已到内江，每天有工程车，也附带卖票，三四个月后，可能即已可全程通车。服务员多年轻人，精神很好。汽

车路大部分是和火车路平行的。这里是重庆和成都之间一个大县,去自流井也极近,只四十里,我想如分到自流井工作也好,因为背景都是有文学性的。自然景物很美,特别是土地生产力之厚,实在感动人。如此一个好地方,四十年来都被官僚地主支持的军阀弄得乱糟糟的,这一来自然什么都不同了。汽车多用酒精,这里酒精是造糖副产物,所以沿路汽车也多得很。

我离开北京十五天了,看到的人事和景物都是一生未见也未能想像的。一定要离开北京,才能够明白我们国家,是在一个如何空前变化中!是一个如何伟大发展中!

孩子们和石妈好。大家好。

从文　十一月八日下五时

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

我一定要来做个鼓动员,在乡村中是这样向人民学习,写出来也只是交还人民。

这里竹椅子都是宋代款式,低坐高后靠,如明清版画常见的,这里还一律保存。到处都有竹子,都用竹子,惟将来有可能还会把它的效果提高些,致用也更广大些。这是天生一种比任何材料还经济而轻便结实的东西!回来如方便,我可能想办法为石妈和革大那个老同志各带一张竹椅来。这几天总想起革大那个老同志,手似乎在解冻,有个半天空,也许就可以把他用三千字画出来了。我许了过愿心,要为他写个短篇的。一写保还生动,因我看了他十个月,且每天都和他在一块蹲蹲或站站的。他的速写相在大厨房和斯大林画同列在墙上,合式得很。素朴的伟大,性格很动人的。但是也正是中国农民最常见的!

致张兆和

1951 年 11 月 19 日　内江

川南内江县四区烈士乡寄

三姊：

寄的信应当可以收到，但是总得廿来天日子了。昨托寄《老同志》[1]一小文，抄过了五次，不怎么完整，还落实而已。在事的行进中，言语中，还要多一点，解释还要删节点，就对了。这是我的工作学习的起始，也测验得出，素朴深入，我能写，粗犷泼辣，还待学习。写土地人事关联，配上景物画，使人事在有背景中动，我有些些特长，也即是如加里宁说的，从土地环境中引起人对祖国深厚情感。至于处理人事复杂机心种种，我无可为力。今天已十九，我离开北京三个星期天了。这三星期和新事物的接触教育，只有一种感想，即终身来为人民的种种在生长的方面而服务。少拿点钱，多做点事，用作多久以来和人民脱节的自赎。看看这里干部的生活俭朴和工作勤苦，三姊，我们在都市中生活，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把国家给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如北大不即要我们搬[2]，务必去和张文教同志商量商量，拿一半薪已很多。余捐献给抗美援朝去好，还公家好。我相信你是能理解，能做到的。比起来，我实无资格用国家这个钱！我们不配用国家那么多钱的。不配用，你来看看即明白了。

这里工作照一定程序进行。过几天秋征场面必可展开。也是最后一次秋征，因为土地一变公私关系，方式即大不同了。对于当地社会，我们能接触到的，还只是点点滴滴，但即点点滴滴，对于我教育意义，都是终生

---

① 这篇作品在作者生前未发表过。

② 实际上正在催促搬家。

有影响的。特别是日日同在一起的村中干部,在本质上,心情状态上,言语派头上,工作方式上,都给了我极深而好印象。特别是在这么一个有点突出的自然环境背景中,我的综合学习,得到的东西,已多过云南数年的。一定要反映到新的工作中去的。笔如还有机会能用,还有点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来用,会生长一点东西的。这正和我们过崂山那时一样,我给你一种预约,保证有些东西已在孕育中,生长中,看不见,摸不着,可是理解得到。因为生命中有了一种印象,一种在生长发展的,虽如朦朦胧胧,经验上却极具体的东西。我要的只是一样,即自由处理的时间。没有它,什么都完事,一切空话。有时间,这一切,在我生命中的东西,恰和粮食种子撒到这地方的土地中情形一样,生长成熟是常态,而抑郁萎悴倒是变质!同时也希望体力能支持得下去。特别是脑子和心脏,待回复本来,不能再恶化下去。我得支持。因为我明白,有些工作,对于人民还有益。对人民革命和社会向前,特别是保留历史过程中最生动一个环节,我还要好好工作几年,能够做点事情。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生命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绝不违反人民、不孤立、不自大。

昨天饭后,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壁上去,四野丘陵连亘,到处是褐土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各处山坡上都有人在点豌豆种。还处人小如米点,白布包头蓝长衫,远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山坳或悬崖间,照例都有几户人家在竹树林间扬起炊烟,田埂间有许多小孩子和家中小狗在一齐走动。山凹间冲里都是水田,一层层的,返着明光。有些田面淡绿,有些浅紫。四望无际情景全相同。一切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的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而通过一系列变动过程,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一面是淡紫色卷耳莲在山顶水坝中开得十分幽美,塘坝边小小蓝色雏菊和万点星的黄菊相映成趣。一面是即只五岁,满头疥癞的小孩子,挑了小小竹箕去捡狗屎。从这个水坝边走过时,见了我们也叫土改同志,知道是北京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你想想看这意义多深刻。一面是一些位置在山顶绝崖上的砦子,还完全是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

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贫农人家，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村干在为土地改革程序而工作。三姊，这对照太动人了，我不知为什么，独自在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哭。这一来，虽不曾去过四哥[1]过去工作的地方，得不到大圩子印象，但是把四嫂叙述和这个景象一结合，有些东西在成熟了，在生长了，从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我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大致回来如有半年时间可以自由使用，会生产一个新东西，也可能是我一生中仅有的成熟作品。即把这里背景移到四哥故事上去。这也是米丘林的做法，在文学，如求典型效果，且是唯一这样可得到特别成功的。你如记起《边城》的生产过程，一定会理解这个工作的必然性。我要的只是自由时间来完成。

我住处是个大糖房，在山顶上，属于地主高百万家产。门前即一冲水田，一级一级下去。房子四周全是慈竹，本地人名王竹，不许动笋子，因为用处多，生长容易，一切编物都用得到。也即是四川民族神话中的象征，竹王生于竹中，只有这种无所不用的竹子可以当之。这竹子其实即一般常见的洋竹，如呈贡李地主家门前的那个样子，不过这里普遍生长而已。

房子前的水田杂树，特别是小竹林，都和电影或戏剧背景一样，在透明潮润空气中萧疏疏的。房子中侧屋是糖房堆糖处，大方石柱，大门栏，还有秘室，墙中有孔藏金银，特别是大容一二百石的木糖桶，在戏剧布景中是天然的，非常突出显眼，而又有极强烈好效果的。

就在这个院子中，黄昏前，来了些看病的女人（新设一医疗处），两个老太太拄拐杖来，走得极慢，从大石板栏的后屋走进。一个女孩子，长得干小小的，成年而不成熟，从前门进。医生在吃饭，这女孩子即坐下来和我谈话。姓徐，无父母，傍姑母为生："大家做事大家吃，有什么吃什么。种了十二箩担的地，今年挖红薯六挑，只值八千文一挑。种了点牛皮菜。收粮食即拿去缴公粮。养了一只鸡，两只兔子，花二千五百文买来的（她用手比大小），小得很，养到了两斤重一个，抗美援朝捐献了一只，选大的

---

① 四哥，张兆和的堂兄张璋，原名张鼎和，革命烈士。作者从1948年起收集材料，打算创作一部以张鼎和为主人公原型的长篇小说。

捐。”说到这时笑了许久,很快乐。“要打倒美国鬼子才有好日子过。毛主席知道我们,要我们好好生产,选劳模。大家好好生产,吃一样饭,做一样事,过几年国家就好了。现在不同以往,往天乡保欺压人,不许讲道理。现在大家一样,讲道理,眉眼清楚,人好都说好。我过三天就要到甘蔗地做事,八斤米一天,一个月二百四十斤。也累,人多做起来好。要乘这个月做,糖房已开工。那边人多好热闹!……我住互助村,来耍喔!我要走了。”

天已快夜,拿过药,又说了一会,当真就走了。就是从那些梯田小径,甘蔗林长在悬崖边,和小房子依悬崖竹林边……弯弯曲曲小路走去。到家有三里路,一定黑了。理应还拾了些莴苣叶去,因为兔子欢喜吃莴苣叶。

三,一切都那么善良。生在那么一个寂寞平凡环境中,活在那么一种单纯工作方式中,却有一只亲手喂大的兔子,捐献给朝鲜的战士,为了打美国人!这是一种什么情感!为了国家!你想想看,我们应不应当自愧。这个人已活在我生命中,还要活在文字中。我一定要为她们来工作的,为她们终生工作,我的存在才有意义!天当真夜了下来,侧屋里有几个农干围到一盏灯唱小本词。一切极静,可是凡有人家处,都在动中,为土改进行程序而动,少年会,妇女会,老年会,知分会,富农会,地主训话会,自新坦白会……没有一个人闲着,一切脑子都在动——这就是历史,真的历史。一切在孕育,在生长。现实的人和抽象的原则,都从这个动中而发展,而进展。我的学习和其他同行似乎稍微不同,在工作上可能是个不及格的附员,但是把这个历史的点和面重现到文字中时,可能是一个相当好的工作者。为的是这一切都教育我,感动我,并支配了我。不过,这一点我无从向谁去说的,没有人理会的。大家一定以为我是个对事不关心的人,可不知一切事在如何空气下在动和变,我都一律关心,而且倾心。和我对面的一个村干,我和他话说得极少,他的报告内容,报告神气,报告中的特别长处和小小弱点,在戏剧中和在小说中是种什么情形,效果,我都熟习之至。但是,我什么都不说。我好像一点不亲热。

什么事都是生动的,新鲜的,而又可以用各种方式反映到文字绘画和

音乐中的。是一切创造的源泉。只要有时间，什么都可以重现出来，而必然得到极好效果。这个事只有你明白，生一点人不会懂的。

同行中也有作曲的，住在离三里路远一个小村子里。和我谈起，以为来到的地方没有音乐。如指歌唱，本地人真是奇怪，统不会唱歌，凡是云南湖南江西及华北人民开口有腔有调的长处，这里都如被历史传统压力束缚，无生长机会。言语多清越可听，只是不会唱。可是一个习乐曲的，如一般美术、哲学、文学、绘画文化兴致高，广泛有个理解，则在这里却必然由转移方式，得到极多的启发。特别是丘陵起伏中的自然背景，任何时看来都是大乐章的源泉，是乐章本身！任何时都近于音乐转成定型后的现象，只差得是作曲者来用乐章符号重新翻译！很奇怪，即这一切对于一个习作曲的反而视若无睹。这也可见中国更新的作曲家的训练，得换换方式，必从一般文化提高，方能从自然中启发那个创造的心。这是一种艰难工作，但也是唯一工作。不知从万象取法，从自然脉搏中取得节奏，不会有伟大乐章可得的！

早上鸟声也教育人极深，唐人诗说山鸟悟禅机，大有道理。从早上极静中闻鸟声，令人不敢堕落，只觉生命和时代脉搏一致时的单纯和谧静。人事的动和自然的静相互映照，人在其间实在离奇。尤其是创造心的逐渐回复，十分离奇。觉说为工作而忘我，稍稍有些理会。

附近糖房工作已开始，我估想得到，只要住上两天，即可从人事中得到一种极有价值印象，不甚费力转移到文字篇章上，也可给人一种非常动人印象的。本地人以为极平凡。这里包含了音乐、绘画、雕塑、戏剧各种元素的挹取综合，特别是工作者多为村干，工作的进展且联系到下一月的土改工作思想教育，生产和爱国教育，日夜分班动工，碾子日夜转动，糖锅日夜沸腾，原料如山堆积，成品如山堆积……而其中且贯串着阶级斗争，太动人了！我知道一切感动并不即是一切作品，但它却必然是一切作品的媒触剂。一切成长都得通过了它，才有可能鲜明而具体的成为文学和艺术的作品。文艺座谈的重要性，唯有从这个环境里能深入一层体会，能印证为正确而切实。一切理论都只有从这种现实环境中，才可能深入理解。

我们在这里,有三个人带毛选来,在一张桌子一盏清油灯下同读,也是一件极动人的事情,或极意外事情。各有所得,各有所体会,但又有某一点完全相同,即对于这个重要历史文件的深一层理解。三个人中一个是郑昕,北大哲学系,我们的团长。一个查汝强,北京市党部,我们的秘书长。和周小平一样,才廿六岁,十五岁即工作。一个是我,一点不懂政治,却深深懂文学如何和历史结合,和人民结合,和某一阶层结合,用何种方式来表现,即可得到极高政治效果的土改队中无固定职务的工作员。正和过去与思聪、宗岱[1]三人同听悲多汶等全套乐曲一样,各有所得。思聪从作曲者和指挥者和器乐独奏者,都可得到一些东西。宗岱得的是音乐史中的某种东西。我呢,在直接方面似乎毫无所得,但间接转化却影响到好几本书,特别是几个给人有印象的东西,其中即有乐曲中的过程节奏。也近于乐曲的转译成为形象的试验。但理会到这点的人是不多的。

这里土地给人印象实在离奇。不见到,即不易想像。更离奇是许多同来的人,都视为平常自然,有些人且一生从未到过南方,而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毫不惊异,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感到这是过去剥削压迫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些东西,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这个区域土改后的景象,也即缺少真正的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任务完毕,可能即一切完事。这种对于新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少感情,也很是特别。似乎这些情感被滞塞住,被郁积住。又似乎这些情感因过去适当年龄不曾好好培育过,即始终得不到好好发育机会。又似乎这种情感本来即近于一种病的变质,仅为文学作者所独具,而非一般人所应有,因此大家活在历史中,对历史却了无兴趣。活在比任何文学艺术更复杂生动过程中,背景中,节目中,却人与境合,人境两忘,然而闲暇时却又去看土改小说,看他人写的东西!真是不可说,不易说的一种现实。这现实也就动人之至!

天气如好些,体力也好些,我一天总有点时间可到山顶上去看看,大

---

① 指音乐家马思聪和诗人、文学翻译家梁宗岱。

家可能以为我是“自由主义”，游山玩水的看风景，不会想到原来是在那个悬崖顶上，从每个远近村子，每个丘陵的位置，每个在山地工作的人民，从过去，到当前，到未来，加以贯通，我生命即融化到这个现实万千种历史悲欢里，行动发展里，而有所综合，有所取舍，有所孕育酝酿。这种教育的深刻意义，也可说实在怕人，因为在摧毁我又重造我，比任何外来力量都来得严重而深刻。我就在这个环境中思索，学习，而放弃了旧我，变得十分渺小。奇怪得很，一到那个悬崖上看到脚下山村，和更远一点山顶悬崖砦子时，我眼睛总是湿蒙蒙的。因为我体会得到，我的生命如有机会和这些印象结合起来，和这些肥沃美丽自然背景中的山村人事变动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些新的庄稼，一些特别的庄稼，不必如其他作家那么多，只要有三万到八万字，即可得到一种不易设想的离奇效果。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的真正衰老，自然的限制和人为的挫折，都若无可奈何的在默然中接受。这在个人生命本身，也是一种奇异的存在。

我从一条顶小顶小的路走上山顶去，路即沿着崖边，泥土和蘸了油一样滋润，新拔的苕藤沿路摊着。一到顶上，即有天地悠悠感。表面上，我和同住的都如有点陌生，少接触，事实上生命却正和他们的行为在做紧密的契合，而寻觅那个触机而发的创造的机。给我一点时间，在我生命中投一点资，这点天地悠悠感就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似乎荒谬十分的设想，谁能理解，能相信？世界在动中，一切存在皆在动中，人的机心和种种由于隔离，生分，相争相左，得失积累，在长长时间中，在不同情感愿望中而生长存在，彼此俨若无关而又彼此密切联系，相激相宕形成的不同发展，到明天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做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生可悯处，也即在此。人太脆弱渺小。体力比较回复时，我理会得到，新的人事印象的复合，我还能组织起来，成为一些有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成品。因为文字的节奏感和时代的脉搏有个一致性，我意识得到。如果过去的工作，曾经得到一定的成就，这新的工作，必然还可望更加成熟，而具有一定深度，且不会失去普遍性。为的是生命因种种内外变迁，已达到了一个成熟点

上。特别是一种哀悯感,从文学史上看过去的人成就,总是和它形成一种动人的结合。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情形相异而又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生存有了理会。但是到身心衰弱时,三姊,什么都说不上了,只有一点,即脆弱。只不过如一个小火,一吹即熄。我已尽了极大努力来把工作能力和信心恢复,要它和人民历史发展结合。总要尽能力所及做去。我爱国家!我要把工作和国家明天结合起来!我已深深明白工作应当是什么,而能做到什么。也得承认自然的限制,体力用到某一程度下的必然结果。

我到这里什么都是学习。从看牛的学,村农会中学,从极琐琐生活生计里学理解他们,也从他们新的觉醒意识理解,但是,从表面看,我只是一个不管部的属员而已。

在这里看到十一月某一天报纸,有陈波儿追悼会消息。使我记起在吴淞时见她穿着一件长绸曳地袍子上课神气,在北京从没见到,廿多年了,印象还极新。可惜。

致张兆和

1951 年 11 月 29 日　内江

下五时

天气明朗了一会会，又被灰云罩住，阴阴郁郁的，不怎么冷。开了整天的会，吃过饭，从泥滑滑小路大伙儿都到了场上，从孤立村子转到龙街子似的大村中。我一来即和三个同志坐在一个旧戏台上，村子里陆续有人民代表来到，在下面集中，有背孩子的，挑烧柴的，挑红苕的，还有扛了一个老柳树根来的。三四天大会中，多各自携带吃、喝、烧的来，有的还挟了一大捆稻草，当做卧具。我们住戏台上，一切如卅年前所见戏台，也是在稻草里睡。街上橘子八百一斤。小面馆照例有卤得黄黄的猪头肉、猪耳朵和尾巴，等待主顾下酒。面五百文一碗，一口气可吃四到六碗，作料可相当多，面特别细。点的是满堂红油灯。卖面的娘子，在摊子旁包饺饵，头包白布，小小的，十分善良，一切和四十年前所见一样。

北来的人正在为明天会场做布置，点的还是油蜡烛。戏台建筑还是穹窿顶，在建筑术上是古典的，涂金雕花都相当讲究，特别是设计，很像个样子，比一般新式舞台合乎观众要求。天已黑，满院子有人声，都在参与历史中一件大事，也创造新的历史，但是谈的却是秋征捐献和大会种种。人都活在历史中。我这时即在牛油烛前，人人都为明日的大会而忙着。身边是各个村子中的男女贫农代表走动。随后即分组到贫农住处去（下用稻草，上用谷簟铺好，纵横住了两百人），十六个大组，漫谈生世，从八岁起说下去，各组完毕，已到十一点。再一汇报，已十二点，就蜷在戏台后楼上一角稻草堆中睡去。半夜中听打更锣，情境特别。到五更，各处有鸡叫。天未明楼下说话声音喁喁咿咿，低而沉。天明后，听到磨坊打筛声音，可以知道这个小小村镇已在动中。街口铁匠铺的炉火，也一定已有熊熊火光扬起，且有叮叮哨哨响声。今天赶场，七百人口的场中忽然增加到

三千人上下,可知日用物品的交换,必然相当热闹。八点左右街上场面已展开,官药铺柜台抹得干干净净,卖肉的占了街上主要地位,一大块大块肉挂在黄铜钩子上,打扫得白濛濛的,等待主顾。清油价到六千(有的竟要八千),肉价不过三千,有的卖二千八,所以肥猪肉是乡下人主要兴趣。但能吃的人还是比较少数人。这几天正值下甘蔗熬糖时,有劳动力的收入都增加,且值秋收,秋征,交换物资也比较频繁。场子上也还有人用破洋瓷脸盆,装了五寸长大鲫鱼,上盖菜叶,搁在街边屋檐下出卖的。也有卖兔子卤肉的。有卖霉豆豉的。有抱了绿头公鸭(和抱孩子一样,用布包着)上场出售的。有挑了豆壳一大担,在街上撞撞磕磕的。杂货铺的老板,屠户老板,面馆老板,大都如大匠琢轮,不慌不忙的,知道有生意待做。生意特别好,桌面案板特别整齐丰富的,应让街头街尾的饭铺。白米饭已上蒸笼,鸡鱼肉菜都收拾得很好,葱蒜辣椒也准备得十分齐全。地下照例湿滑滑的,因为有卅里内外泥浆带来。

天气转晴,一切都明明朗朗的。看看这里街子,和呈贡街子,和卅年前各种各式街子,使我对中国农村的市集有种奇异的情感,因为极可能从这个情况中可以看出古代村市的情形。大都市在变,小村市如果生产物资交换方式不怎么变,则千年前的村市和当前村市,大体是相同的。也由此可以体会到写古代农村比古典都市容易把握问题。

头总是不大好,心脏影响或由之而来。上坡不好受。吃的已够好,萝卜青菜还有油,但是终日把饭吞下去,加上辣子酱,已起始有些难于消化。有时一吃过即得上路,年轻少壮不在乎,我有些当不住。体力受了限制,无可如何。但是要支持下去。

树叶还未尽落。山上各处是绿的。每个山坳上总有个水塘,水极清冽,有卷耳莲生长得极好。竹子在山上生长,都似乎不是为致用而是为装饰效果的。

农村在动中,自然景物那么静,我置身其间,由此动静总似乎在孕育一种东西,只要有时间,即可生长成熟。

这次到乡下来,最得用是棉衣和虎虎的一枝笔。衣服很合式。笔可以写极细笔记,且不必为墨水担心。同来的看到这枝针尖似的笔都发生

兴趣，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这么细的。虎虎这枝笔真有用。我只担心这种信如受水潮湿，会影响到信里。

致沈虎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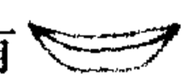
1951 年 12 月 16 日　内江

十二月十六

虎虎：

我每天用到手中的笔纪录这里事情时，就想到你的进步处和细心处。你送我的笔极得用，很多农民兄弟看到这么小的笔，都要拿到手上看看，研究一番，因为他们衣襟上有些也插支笔，可是都相当大。这支笔特别得用，还是经写，可以写极小字，在毛选上我写的字比五号字体还小，也极清楚。只可惜当时你还忘了送我几个小本本。如有它，就更方便了。如同时记得起我还要画一点风景画，有几支小蜡笔，一定可以保留好多有意思的速写。特别是这里野外颜色，值得用极好色彩画下。特别是糖房中一切，空气动人得很。大圆亭子有三丈高，用石柱子撑起，中间一个榨，两个大石碾子如方桌大，竖立起来，把一簇簇甘蔗从孔口送进去，甘蔗汁就流到沟里，泄到另外一处去。三个水牛拉动碾辕，长到二丈多，一共两件，和大梁柱一样，悬空挂起。牛走动时，后面喝牛的就吹口哨跟在后面，一天分五班换动，白天也点着一盏小油灯，光线黯黯的，一天要榨一万多公斤甘蔗，熬糖二百来公斤。熬糖锅是用大石头凿就，再安大铁锅七八口，是一长列锅子，整天各个锅子都有糖汁在沸腾的。一个熬糖技师，就在锅边桶边转动，且指挥四五个助手作事，把长柄瓢舀糖汁倒来倒去。随后才倒进一列大钵子里去，每钵约三十多斤，每天熬四十五六钵。稍冷冻，再移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照例有大几百钵子坛子），加上一层稀泥，泥水滤过去，经过七天，糖就白了。这种糖刮出来晒，一面晒还一面碾细，方法如下，一个人踹在个大木槌上，手拿把手，慢慢移动，从糖簟上过去，来往移动，糖即成细粉。他的脚大致有点儿湿湿的，大脚叉上还长了些毛，后跟也有点儿什么，虽

不直接和糖碰着，相差不多远。如果有点病，吃糖的就沾光了。到晒干，就可打成大包运出四川了。你们吃的灰白糖，就是那么作成的，方法太旧了。可是还应当明白，从二月半下种到十一月拔出土送到糖厂，一万斤甘蔗可得要百多劳动才做得出，他们自己种糖，家中人可得不到糖吃，想吃也得不到！你们要爱国家，要少耗点糖才合理。

北京一定很冷了，你们上学大致都用得着手套骑车。还有什么会出席没有？大[1]忙不忙？妈妈学习到了什么情形？你为我作好小凳子没有？这里用竹编的方凳子，实在合用，好看，可惜不容易带回。一般用方桌长板凳，开会时大家都扛板凳去。有时在牛栏里稻草中，格外好。地主院子多如云南呈贡杨家院子，水缸照例是大方石凿成的，猪圈也是石板砌的，院子是石板铺的。有磨无碓。有石臼极少见到用。还有  药碾式大石碾，不知如何使用。竹子多，每个小孩子到十岁左右，大致都会破篾编小箩箩。开会时，小孩子斗争心特别强。平时还站岗放哨。都很聪敏，会玩，可是极少见到放牛吃草，因为一般说来是没有草可以随便吃，各处土地都已开垦种了菜蔬或庄稼。长江边或别的地方常见的小牧童伏在牛背上的景象，这里见不到。见到的是每人一个小烘笼，烘手烘脚。开会时用它，下田时也见人用到它。有些女人跟在牛耕后面点豆子，就带着烘笼烤手。小猪要乱吃菜，就各戴上一个小竹箩箩，很滑稽。没有发现过秋千。没有卵石。水田里有人罩鱼，罩下来总上斤。几天前，到一个山顶砦子里去，在一个孤立的四围是绝壁悬崖的山顶上，且见到一个老头子在小水塘中钓鱼，钓竿还和陈达伯伯用的差不多，细而讲究，可见多年来都用到它。我看那人坐在太阳下土坎边，神气稳稳的，土坎上蚕豆苗长得极绿，水塘中的水也极绿。这个砦子只十多户人家，也有许多会在开，男女日夜都开会，这个老人却像是和这个动荡的社会完全不相关，在山顶上钓鱼，多奇怪！我想用一个短篇小说写它，写出来一定动人。没有见到这个砦子和这个人，绝不会想到会有这种事情的。这个山顶堡垒上面有个庙，

---

① 大，方言，意为哥哥。这里指沈龙朱。

两栋大房子间还有个戏台,过去唱过戏,现在间或还用来开会。我们站到石头城垛间看远近山村,十分动人。童话上提到的古城堡,照例不是极荒凉,就是极堂皇富丽,这里的堡垒,却是十分荒凉。但极端贫困荒凉中,却有生长的进步社会理想,在十几户人家中发生作用,为中国明天工业化奠基。因为农村如不把封建性剥削地主打垮,生产力不解放,多数农民生活不改善,不改变,工业化无个底子。

这些小村子,废堡垒,都有了抗美援朝的活动,一村开会募捐打美国鬼子,老婆婆起来讲话,都说得极有道理的。孩子们不认字,演说时也很好。这些在生长中的力量,是极快的。比城市中来得快得多的。

致张兆和

1951 年 12 月末　内江

叔文：

看十二月廿二报纸，说寒流到了华北，我正估想北京受它影响后的情形，不意这种寒潮也波及了这里，手足已发木，人人都嚷冷。严重的是若干区域甘蔗尚未收获，一上冻，梢端冻坏明年做种即不得用，要影响到农产、糖业、税收、经济作物农贷，以至于国内若干区域的白糖分配量。不是小事！记得以瑛曾说："参加过土改，此后一落雨必想到农村。"我们当时若理解，其实不能有较深理解。必到了农村，必熟悉雨量对于农作物关系，必更多些明白农作物对于农民生产如何有关，才会从天晴落雨中念念到农村！甘蔗生产最严重问题即冰雪和六月旱，所以这几天的寒潮和明春荒旱，是领导上忧心的。希望不要大冻，久冻。为的是生产忙不过来。土地改革正是全面展开，每个村子中农民男女老幼都为斗争卷入一种不易描写行动中时候，是土地革命最紧张一阶段时，天气要好一点，一切工作也便利得多！这里已将北来信报日子测定，同是八天可以到达，是从西安过广元转成都的。成都离此二百里，信件得两天，现时有汽车，明年可乘火车。

上次来信说请萧离寄《光明日报》文章①，如不曾寄，望要龙龙（电告他一下）去买一份早日寄来，我有用处。你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在这里只能说事事在学习，向每个工作同志，向本地干部和村干，充满了情感去理解，从工作进展中，并向在教育启发中逐渐生长壮大的农民学习，学从本质上及变化上来理解认识，更主要还是从这种种来明白"从群

① 指作者 1951 年 11 月 11 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检讨性文章《我的学习》。

众来到群众去”的工作方法。我不是说过在工作中给人印象,易如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事的不关心吗,事实上这里接触到的大小事情,我却用得是一种严肃到极点的态度来理解,来认识。因为比任何文件书本对于我教育意义都深远得多!我且明白,这次工作,对于每个北来同志,都有终生影响,但一和农村离开时,即必然也和这里的将来荣枯失去联系。我倒稍稍不同,至少有一年工作要和这片土地这些人民的发展分不开。

这几天村子中正在斗争一个大地主,由全村农民把一二十年前一二斤甘蔗或相似小事,到拉壮丁家小死亡大事,一个一个的申诉,特别是老婆婆对于乡保长兼地主的申诉,事越琐碎越使人起严肃感。因为这即是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封建的彻底消灭,新国家基础的建立,都由之而来。也只有从这个严肃而残酷的斗争发展中,来读毛选之《实践论》和日来北京方面文艺工作者检讨文件,才更深一层明白个人提高学习政治认识的重要,以及文艺服从国家要求的重要性。萧离或其他说的,不要为收集材料而学,他人可能有这个打算,未免不大明白我学习的意义!因为从实践学习中最重要收获,是每一种现象都可证明领导上文件的重要性,特别是农民受阶级性限制,易发生的倾向,处处可证明土改只是为工业化打下个基础,即工业品市场基础,国家政治基础以外的经济基础。更重要还是工人阶级的人生观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来领导国家向前,中国才真正站得起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对世界和平才会有更大贡献!这些文件上常提及的话,你在城市中来读,还是不如在乡村工作实践后读来意味深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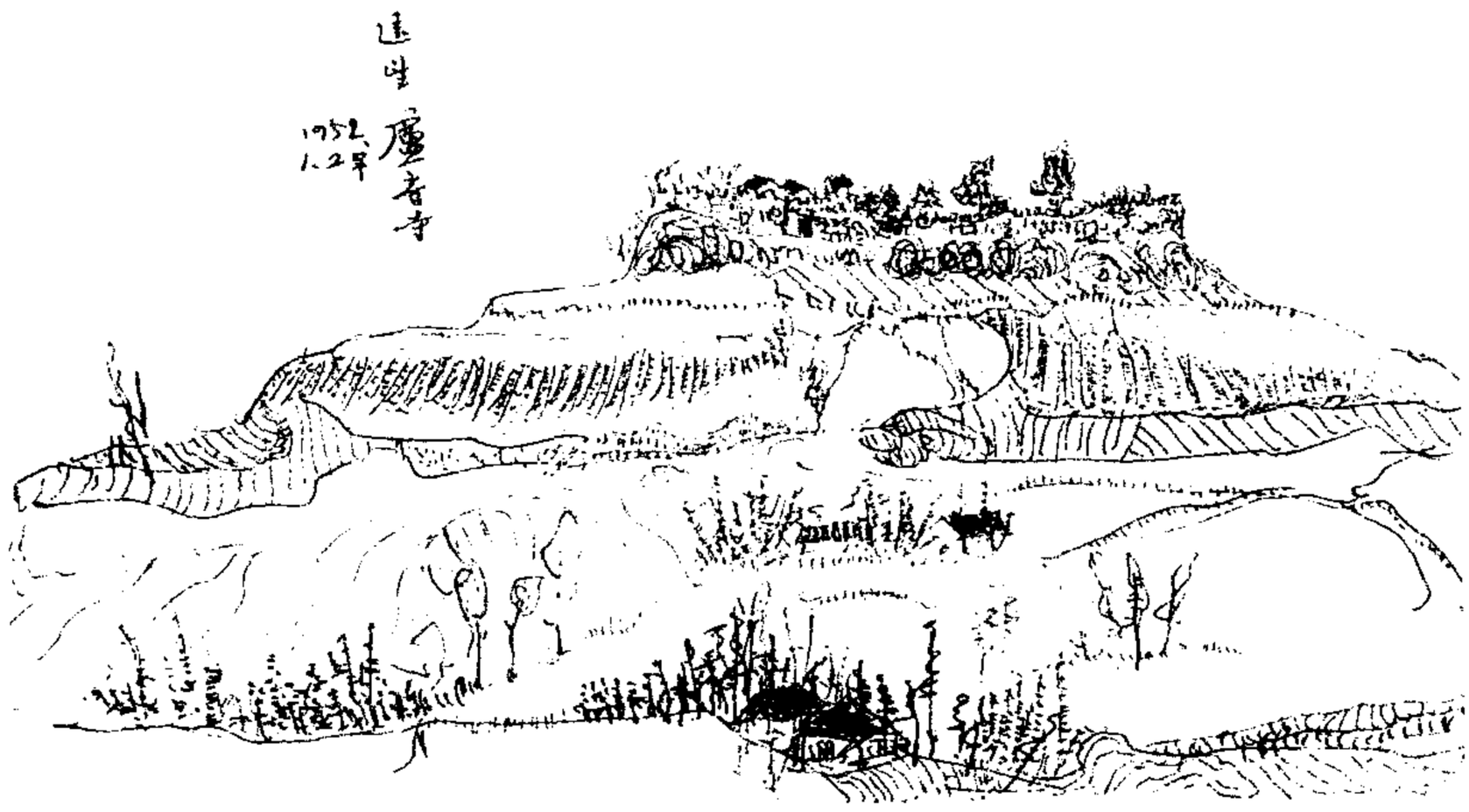
这次土改废名也参加,是在中南区,可能到湘西。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我见到他时,他说要写小说,大致会实现计划的。上四川的熟人中有杨起和王珉源、李一平,都过了川东。我们这里一队,文教中占百分之六七十(中学语文教师比较多),人民艺术戏院也来了不少人,布景、道具、灯光,无不有人,且有演员,有作曲家,只差一个写戏的。也许这种人即在工作同志中,我们并不知道!也许得由我来写,近一月来许许多多事情都比所见到戏文感动人,而且有几多惊人场面,从这个背景中看来,才格外生动!一切太严肃了,正如临来时柴才民在音乐堂报告说是“战争”,如一一说

来，由虎虎记下，记到某些段落时，虎虎也会捏一把汗的。仅就一小小村子已有那么多事件发生，那么多问题待处分，想想同时在进行的，是万万人民广大区域，用同一方式进行工作，有万千种斗争，有万千死亡与毁灭，也同时培养了万千新生种子，你就明白，身临其境的工作者，如不感到时代历史的严肃，倒怕是不大可能的！即因此，我不是消极感伤，心脏却有时不易支持。你说“为人民服务”是比较抽象的说，正如我过去和他们谈写作，真的如何教会一个人用笔，可并不简单！在这里，服务是多方的。如战争，集体分工，各有所司，号兵和机关枪手工作性质就全不相同！在这里做我们小饭团的炊事员的，是个村妇女部长，不识字，一天忙于做饭，从工作表面言，不如在斗争会中一妇女小组长，但如从服务另一意义言，可就作用大！在这里工作中，把服务也从各个不同需要上配合去看的。有些朋友完成任务是在这里和土改时间一致的，即是说土改一完任务也结束，我的任务完成，大致却要在回到北京以后三个月或半年。它的一切影响我处，却是终生。把这一回认识和过去卅年来从农村中得来的印象、知识（特别是老农和青年的）结合起来，实在有重要意义，如有机会能完成拟想的十城记中几个故事，会达到一个新水准的。

从文

远望卢音寺

1952 年 1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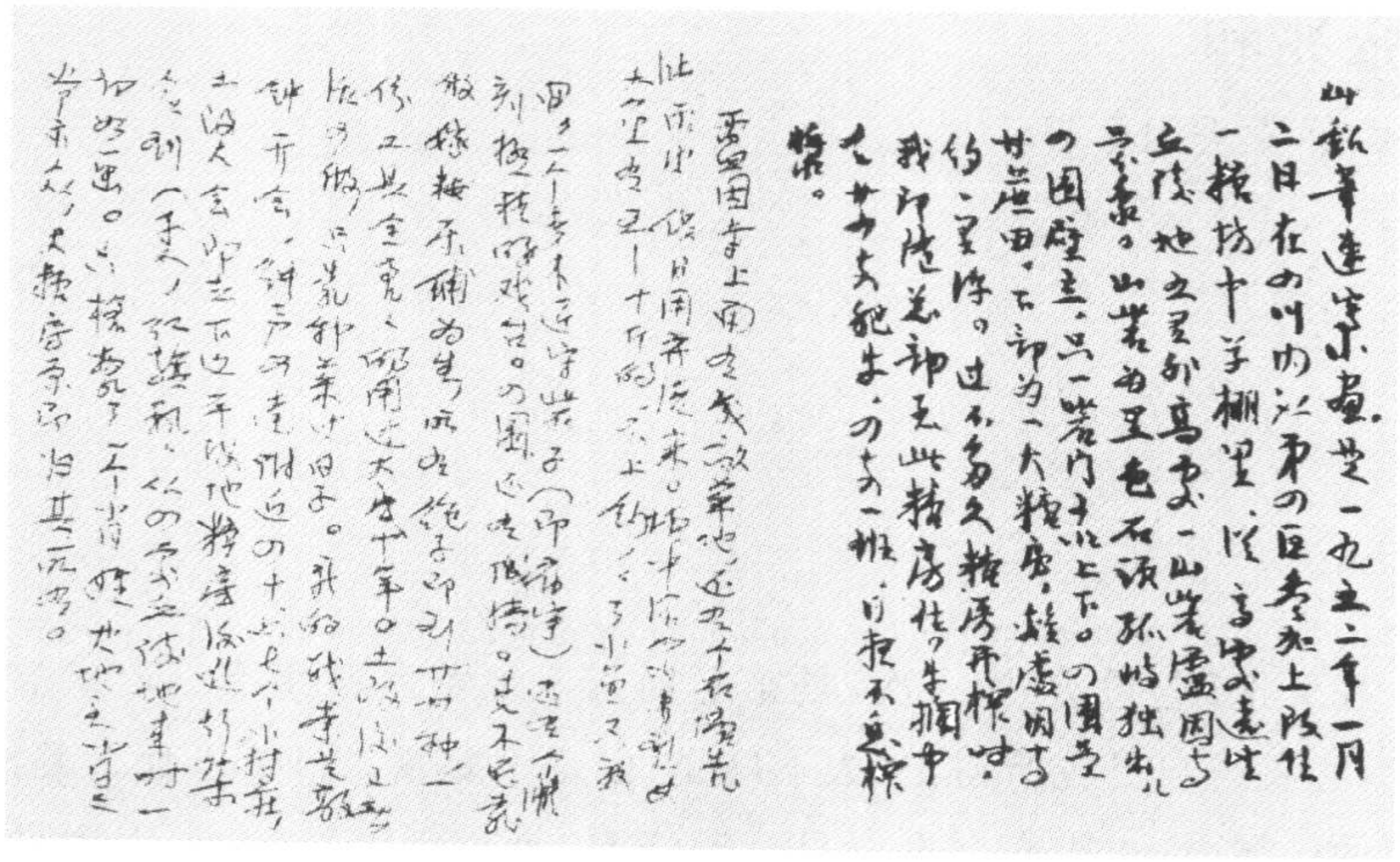


远望卢音寺　沈从文绘

此钢笔速写小画，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在四川内江第四区参加土改，住一糖房中草棚里，从高处远望丘陵地五里外高处一山砦卢因寺[1]景象。山砦为黑色石头孤峙独出，四周壁立，只一砦门可以上下。四围是甘蔗田，下部为一大糖房，离卢因寺约一里许。过不多久糖房开榨时，我即随总部至此糖房住。牛栏中有廿四只肥牛，四只一班，日夜不息榨浆。

---

① 卢因寺，即卢音寺。下同。



卢因寺上面有几亩菜地，还有个石塘靠储雨水，做日用并浇菜。塘中深处可到一丈，大鱼有五—十斤的，不上钩，钓了小鱼又放回。一个老木匠守砦子(即庙宇)，还有个雕刻极精的戏台。四围还有城墙。老木匠靠做嫁妆床铺为生，所有刨子即到廿卅种，一份工具全亮亮的用过大几十年。土改后已无活可做，只靠种菜过日子。新的职业是敲钟开会，钟声可达附近四十六七个小村庄。土改大会即在下边平坡地糖房后进行，集众到一千人，红旗飘飘，从四处丘陵地来时一切如画。只枪毙了一个肖姓大地主肖三爷示众，大糖房原即归其所有。

致张兆和

1952 年 1 月 15 日　内江

叔文：

我又把《老同志》抄一次，是第七回。毛地黄素已用完。夜里醒个十来次，心跳得自己也听得出，大不好受，但是不要紧。村子里什么都没有。出糖的区域，糖也没有。桌上只一罐烧酒，是我们团长的，一喝下恐就完事。记得在场上时，还看见有江米酒卖的，只二千一斤，预备些些晚上会就好多了。因为我们到龙街子时，记得吃它可得到睡眠的。从北京带来的蒜瓣也完了。只计算着，天一凉爬起来会好多了。其实还是病。你可把文章看看，如觉得还好，就给什么刊物发表，让丁玲处理也成。如要改，请他们改。毛病可能还是“太细”。但如果翻作英文，照例要细到这个样子，才够小说条件的。十分中有八分是写实（十分九分），特别是那猫儿的关系，工作神气，以及当事演说后大家的情形。这么一改，可能主题移到“知分改造”问题上去了。其中还恰好是反浪费，应节令。将来如有时间，其实一礼拜写一篇五千字左右短的，写国家各方面的有生长性的新人，用各种不同方法来表现，大致写一年，五十个事件中，会有一半以上得到成功，对于某部分人有点教育效果的。但先得可以自由走动，到农场，到工厂，到部队，到伤兵医院或被服厂，各处去看，去学，去挑人，比挑劳模又稍稍不同，才有可能全面些。因为比如说写伤兵医院，一面写伤兵，但是另一面也就得写看护，很可能还要专从看护写，来反映伤兵。学校中青年团员也可写，写品质，写他们对于一件事一个问题的处理接受过程，会写即可发生良好教育作用，比论文有普遍性。比讨论报告有长久性。过几天如好一点，我要试来写个干部，写个农村老大娘。从性格上写，可以突出纸上，动人，逼真。写抗美援朝，从人写……

我希望还可以有机会把《雪晴》写完，因为这次到的地方自然背景虽不如高岘，乡村配置和地主家庭与农民矛盾斗争，也不如满家情形鲜明激烈，但从糖房剥削上，认识了些地主通性，特别是乡村地主的通性，对于这个未完成的作品，极有帮助。因为一发展，就可把问题把握，修正前五节立场不妥处的。满家事写来一定成功，即平铺直叙不加修整，也是一个最具斗争性故事。依稀记得似乎一共有五节，可能是存在真一处的。如照过去那么写，必成屠格涅夫式《猎人日记》风格。扭转来写，会不同些。但浓厚的散文诗和自然景物结合部分，可能还得保留。正如《静静的顿河》，有些地方也还是要景物的。我个人意见且认为将来写生产，一定得将自然景物织入到事件中，不然看不出区域性。尽写人事不加背景，传递效果有问题，因读者将从自己所在区域自然背景来补充，可能全不对头。比如写四川乡村，不将自然背景写出，别的地方人难有正确印象。过去只知道语言中有方言方音，以为用点心即可将区域性显出。其实不济事，还要背景！写工厂，背景表现也比专门术语重要。背景和事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形成空气。正如纳鞋底，是农村妇女日常工作，有些是剩余劳动力的通常耗费方式，有些又不。同是一件工作，中老胡同石妈作的，和我们苗乡作的，以及这里庄院作的，气氛就大不相同。同是在这里，斗争会上妇女作的，和我们院子里四五个妇女在院中一角作的，又完全不同。这里院子中大白天太阳下几个妇女纳鞋底，还完全和静的农村气氛一致，孩子睡在竹摇篮里，放在身旁不断的摇。斗争会上妇女，一面背着个孩子摇荡，一面一针一针戳，到某一时，却会忽然走过去吧的打了地主一鞋底——情形相差太远了。如只会说纳鞋底，看不出形象的。乡村之所以为乡村，当前和过去又如何不同，当前即如说斗争，斗争对象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形成的空气又如何与其他不同，一个作者如缺少理解，是不可能明确生动加以表现的。这也说明一点，即当前写短篇以农村作对象，表现上显得枯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大都是这个基本知识不充分。不会写实源于不好好的学，从人民群众学。把人孤立起来看，不知注意那个人是活到什么环境或背景里，写人难生动鲜明，是必然结果，即努力亦只会有一点收成也。人不能离开环境，知道注意这一点，学习写作文，作文也

大不相同了。

永玉[1]到了没有？如他来，不知可作了多少好木刻。

二哥

① 永玉，黄永玉，版画家，作者的表侄。时定居香港，正准备举家迁到北京工作。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1952年1月25日　内江

叔文、龙、虎：

这里工作队同人都因事出去了，我成了个“留守”，半夜中一面板壁后是个老妇人骂她的肺病痰咳丈夫，和廿多岁孩子，三句话中必夹入一句侯家兄弟常用话[1]，声音且十分高亢，越骂越精神。板壁另一面，又是一个患痰喘的少壮，长夜哮喘。在两夹攻情势中，为了珍重这种难得的教育，我自然不用睡了。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了会新书，情调和目力可不济事。正好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记》列传选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看过了李广、窦婴、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诸传，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记起三十三四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过一回相同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那个人家主人早不存在了，房子也烧掉多年了，可是家中种种和那次做客的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回复到生命里来。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

---

① 侯家兄弟常用话，作者在云南龙街时的四川邻居三个孩子，日常用语充满了骂街的词。

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重要处且常是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黏滞，而得到准确生动效果，所谓大手笔是也。《史记》这种长处，从来都以为近于奇迹，不可学，不可解。试为分析一下，也还是可作分别看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中国史官有一属于事功条件，即作史原则下笔要有分寸，必胸有成竹方能取舍，且得有一忠于封建制度中心思想，方有准则。《史记》作者掌握材料多，六国以来杂传记又特别重性格表现，西汉人行文习惯又不甚受文体文法拘束。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份量的，是成熟的。这份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因之用三五百字写一个人，反映的却是作者和传中人两种人格的契合与统一。不拘写的是帝王将相还是愚夫愚妇，情形却相同。近年来，常常有人说向优秀传统学习，这种话有时是教授专家说的，有时又是政治上领导人说的。由政治人说来，极容易转成公式化。良好效果得不到，却得到一个不求甚解的口头禅。因为说的既不甚明白优秀伟大传统为何事，应当如何学，则说来说去无结果，可想而知。到说的不过是说说即已了事，求将优秀传统的有情部分和新社会的事功结合，自然就更不可能了。这也就是近年来初中之语文教科书不选浅明古典叙事写人文章，倒只常常把无多用处文笔又极芜杂的白话文充填课内原因。编书人只是主观加上个缴卷意识成为中心思想，对于工作既少全面理解，对于文学更不甚乐意多学多知多注意。全中国的教师和学生，就只有如此学如

此教下〔去〕了。真的补救从何做起。即凡提出向优秀传统学习的，肯切切实实的多学习学习，更深刻广泛理解这个传统长处和弱点。必两面（或全面）理解名词的内容，和形成这种内容的本质是什么，再来决定如何取舍，就不至于如当前情形了。近来人总不会写人叙事，用许多文字，却写不出人的特点，写不出性情，叙事事不清楚。如仅仅用一些时文做范本，近二三年学生的文卷已可看出弱点，作议论，易头头是道，其实是抄袭教条少新意深知。作叙述，简直看不出一点真正情感。笔都呆呆的，极不自然。有些文章竟如只是写来专供有相似经验的人看，完全不是为真正多数读的。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1952 年 1 月 29 日　内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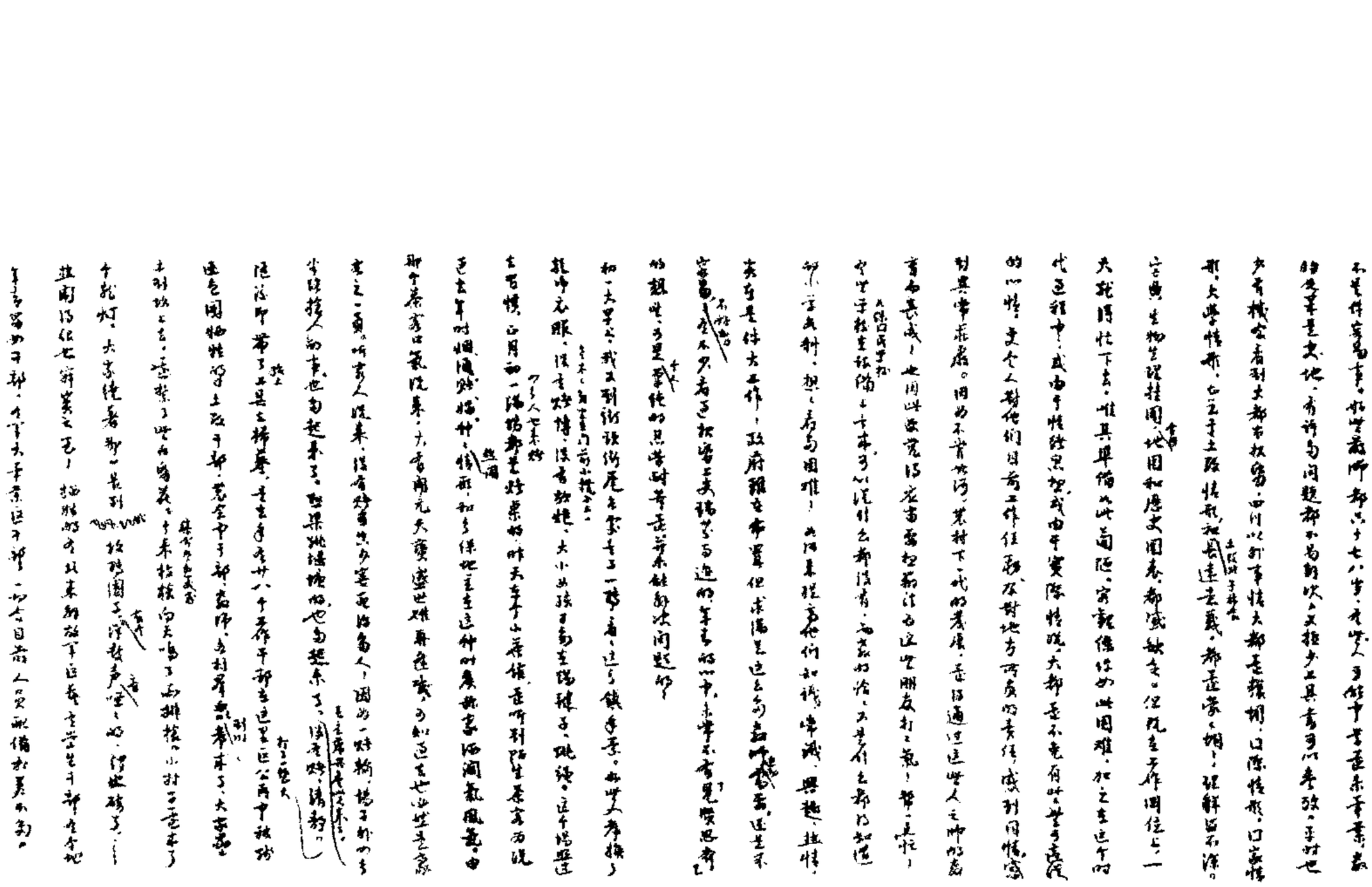
叔文，龙，虎：

在小乡场上区公所里，我和廿来位年轻工作干部把年过了，真是一个离奇的年！今天已初三，各村子里工作依旧进行，斗争的还是斗争下去，分别负责的自然都忙起来。这个年我本意是到砦子上一个农家去过的，一定更有意义。因为这几天喉痛咳嗽，砦子上用水极不方便，就只好放弃了。其实到砦子上去和那十几户农家住户谈几天话，是极有好处的。我什么都得学，学得越多越好。我住的是中队部，也即如军中的指挥部，不算是土改战斗前线，因之也可以说没有和土改战士一道，没有和农干一道，小组中种种是明白得不甚具体的。但三个月来，可把环境中人大都熟习了，不同的人和静止的土地背景，大都熟习了，理解这个是有用处的，特别是我的工作，谈理解，实离不了人和土地，更离不了两者依存关系，以及许多人因情形不同而动的不同问题。这些事文件上说得不具体的，即说也对于另一人无多用处的。文件上虽大体已提到，但是因地方情况不同，也随之而不尽相同的。也熟习了些还近乎在自然状态下的老幼，可以用来和在变动中的人事比较。中队部是独家村，所以大伙人赶到区里去过年，吃了顿有鱼有肉的饭，两顿面，负责的赶到县里作报告过年夜去了，天气还老早，区中年轻干部就在院子中下棋玩乒乓球。一切静静的。街上还有半天场，和龙街风俗一样。乡下人都赶来追办年货，这半场鱼的买卖格外多。似乎还包含了汉代以来“乐有余”意思。卖鱼的却换了些橘子、米糖回去。到了午后，百十户铺子都关上铺门，大街上就已冷清清的了。我一个人跑到场头场尾小茅棚去看看，和七八户贫家老太太谈了好一阵，每家都在办年夜饭，且有几户是军属，柴门边贴得有毛主席和总司令像。有个卖热豆腐的老太太，正在临街炒鸡杂，别家一个小女孩为破鱼，高兴

得很。这些人家多照老规矩，大都还照顾了一下香烛铺，烧了点香烛，盼望大小平安。乡场上有三分一铺子兼卖香烛，可知过去一时生意必相当好。试问问一个老板，就说“这怕是最后一回生意，过了年，得想办法改业了”。看看几个伙计还在用小铁月牙钉凿纸钱，承尘间架子上还挂了十来对半斤重大烛，可知主顾虽已不多，生意还像是有点欲罢不能。全场上只有三家茶馆和独家小理发馆生意，一直延长到晚上。

我到处坐坐谈谈，随时随地也就用“北京同志”身分宣传了下国家当前和明天。如走方郎中，什么都谈，谈得个不亦乐乎，最可惜是随身不曾带得几十个照片。由轮船、火车、天安门，到内江县便民场的甘蔗、白糖、蚕豆酱，一面教育一面学习，从这种谈话中，最大的发现，是我倒像个宣传员，真做到了“永无匮乏”地步。特别是对他们本质上的爱和理解，在沟通人我情感上，比起一个小学教员，和一个年轻政工人员，似乎要得用得多。如果区里能配上那么一个联络员，中央和人民之间，要举办点什么新事情，一定便利得多。但是要训练一批这种联络员，可就不免有些困难，怕不大好找！

场子上中心小学，也正集合了八十个教师，正准备在土改进行中办冬学，配合土改工作，不是件容易事。好些教师都只十七八岁，有些人可能中学还未毕业，教的如果是史地，有许多问题都不易解决，又极少工具书可以参考。平时也少有机会看到大都市报纸，四川以外事情大都还模糊，国际情形，国家情形，大学情形，甚至于土改情形，和土改对于社会长远意义，都还濛濛糊糊，理解得不深。字典、生物生理挂图、合用地图和历史图表，都感缺乏。但既在工作岗位上，一天就得忙下去。惟其准备如此简陋，客观条件如此困难，加之在这个时代过程中，或由于情绪思想，或由于实际情况，大都还不免有些无可适从的心情，更令人对他们目前工作任务，及对地方所负的责任，感到同情，感到异常庄严。因为不管如何，农村下一代的发展，还得通过这些人之师的教育而长成！也因此更觉得应当要想办法为这些朋友打打气！帮一点忙！有些学校在设备上言来，可以说什么都没有，而教的恰恰又是什么都得知道的小学各科，想想看多困难！如何来提高他们知识、常识、兴趣、热情，实在是件大工作！政府虽在



沈从文家书手稿。

[illegible]

布置,但求满足这么多教师迫切需要,还是不容易,不好办。有不少看过报纸上史瑞芬事迹的,年轻的心中,未尝不有“见贤思齐”的想望,可是个人单纯的忍劳耐苦,还并未能解决问题的!

初一大早上,我又到街头街尾各处走了一转,看看这乡镇年景。好些人都换了干净衣服,老太太多坐在门前小凳子上。没有赌博,没有放炮,大小女孩子多在踢毽子,跳绳。这个场照过去习惯,正月初一满场都是赌桌的,四乡人也来赌,昨天在个小茶馆,还听到陌生茶客为说过去年时烟、酒、赌、娼,种种热闹情形,和乡保地主在这种时候称豪洒阔气风气。由那个茶客口气说来,大有开元天宝盛世难再逢感,可知过去也必然是豪客之一员。听穷人说来,没有赌可真少害死许多人!因为一赌输,场子外四乡半路抢人的事,也多起来了。悬梁跳堰塘的,也多起来了。毛主席共产党来了,没有赌,清静。

随后即带了抬土工具去扫墓,是去年有廿八个工作干部在这里区公所中被残匪包围牺牲的,打了一整天。土改干部,农会中干部,教师,各村群众到时都来了,大家垒土到坟上去,还扎了些白纸花。集合各色武器,十来枝枪向天鸣了两排枪。小村子还来了个龙灯。大家绕着那一长列坟转圈子,有个洋鼓声音哑哑的,锣也破了……热闹得很,也寂寞之至!牺牲的有北来解放军区长,有学生干部,有本地年轻男女干部,有军大毕业区干部,一切和目前人员配备相差不多。

扫过墓,我们廿个人回到区所,一个副区长宣布再集合,把武器一集中,重新分配到干部身上,即出发到一个村子里去捉匪特,趁新年去来个凑手不及。不多久,果然就瓮中捉鳖,把个逃亡漏网二年的坏乡长,从一个人家楼上衣柜中清出来了。去捉人的有党团员,北来的中学教师,本地小学女校长,统战干部,副区长,区文教,法官,师范学校出身的女干部,脸庞红红的勤务员。这么一个队伍,把五个犯人捉回时,走的道路全是和我们住呈贡由乌龙浦到龙街子一带的田坎路,到处有油菜花黄成一片,有大青菜绿得出油,有穿换了毛蓝布衫子、包白头巾的农民,三三五五预备上

场看戏。场上小街也正是许多人拥挤时，忽然看到一群工作人员捉了一串回来，实在是太戏剧性活泼热闹了。但是乡村年景的静，还是统治了一切。因此一来，似乎反而还格外显得静。特别是把那些东西捉到了公所等待讯问时，院子中静极。

大约三点左右，我即独自先回了村子。一路上都是各村子里上乡场看戏的人，一路上都有相识的农干和孩子们打招呼。平时有些女武装，送信上路总还佩了把刀，今天已不带武器。老太太和孩子们对于看戏可格外兴奋，老的一生实看不到几回戏！沿路就有人拉我回去看戏！天气晴朗朗的，犹如北京四月中，一上路，且觉得有点燠热。一路上还可看到下田耕土的人，赶初一破破土（为土改，许多人把生产全搁下了！），我就沿路拜年一路问庄稼，或蹲在田坎边谈胡萝卜甘蔗，当成新年课学到了家。土地正盼雨水，已一个多月不见雨，有庄稼的都不免有无可奈何感。因为山上地土薄，下种晚的豆麦都已不大济事，冲田中虽贮有水，可不能救山旱。大家为春荒不免发愁。回到卢因寺脚下山村时，正有个老农扛了个长柄虾撮下田捞鱼，神气和夏圭山水画中的渔人一样，腰弯弯的，一月来田中鱼打得已差不多了，大致因闲在家中受不住，还是出来碰碰运气。我们自然又是一番知识交换，由打鱼到机器犁，事事不离明天好光景！还预猜二年后会有东北的豆饼肥料上到内江的甘蔗田中。回转住处时，约四点半。大院子中空幽幽的，阳光照在院中几个晒干萝卜的大簸箕上，给人印象极离奇。完全和三十多年前在茶峒城里一个人家门前情景差不多，几只鸡的神气，也还像是十分熟习的。特别是一种静的寂寞空气，支配了全院。空气极离奇，即在面前的一切都极真实具体，一切又若并非确有其事，一切在当前若和个人生命离得极远，但以后却反而十分贴近。最特别是天气，日长如小年的沉静，我太熟习了。我就在如此天气，如此空气，如此地方，如此过了一个年！生命完全单独又如和一切十分亲切融和的同在。虽完全单独，却因为三个月的住下，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些人的哀乐得失和永远存在的农村寂寞，都一同浸透了我的生命。四月前，要理解这种种，几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这来后，即再过一年二年，要忘掉这一切也是不可能的！试从大门外小塘边望望，卢因寺古城堡，和堡子那几株大青

树,正浴沐在明朗温和阳光下,屹然耸立,似乎是个有生命的事物。远望成一片一线的黄色菜花田,和做成种种绿色行道的豆麦田,却装饰在堡子下一层一层山田间,和附近大片豆麦田做成的绿原相交错。就在那么一个锦绣原野下面竹林子中,一星期前即还有大小约六百地主,成串成堆的捆在那里等待过关,竹林子尽头处糖房背后,就进行过三千群众大会,把一个在本村霸道十年的保长萧四爷,当场结果了。这时节什么都不见了,似乎事情已过去了多年,大家都忘记了,我曾经监过工的大戏台,已经不知在何时早把布置撤去,只剩下几个柱子空零零的撑在空中。竹林子有个妇女和三个小孩子在扒竹叶做燃料,按规矩,大致是地主家中人,才在这个时候出门找燃料。到处还可见到些人在动,反而格外显得地方沉静。正犹如过去热闹过光景统统成为过去了,什么人都不想保留也不能保留,未来却尚在半路尚未来到。这是历史转折点一个唯一的元旦,到明年,就绝不会是这样的了!小路边青菜生长得十分茂盛,初来时却不过如一簇簇豆苗。这一百天我真正读了一册现代史,虽然记叙的不过是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一章,但是这一章可真是不平凡的一章!即零零散散叙写出来,也是历史!

一般农民心情,目下都等待落雨,分田,分果实,分住处。等待旧的时代结局和新的生活开始。从政治上看,对农村问题言,土改完成只是建政开始,有一大堆任务教育要布置下来,都得通过区里那十几个年轻干部和每个村子中的农干来推进,来完成的。土改工作同人一走,村子中是种什么情形,有些方面是可以想得到的。许多老太太和小孩子恐都不大习惯,有好些日子不习惯。可是不多久,也还是要成为过去了。年轻的将必然为一切新的工作而忙,然而广大地面却是沉静统治了白日,庄稼慢慢的成熟,"北京同志"渐渐成为一个名词,流传到大小本地人口中,孩子们长大了……

今天已初三,如果诸事能如预计安排,或照〔朱〕昭观报告说的,北京同人无论如何得在四个月内返京,那么,这个信寄到北京时,我们可能正在忙着打被包,办交代,要和这个可爱地方和一大群可爱的农民朋友道别,准备要回返县里总结工作了。本说十五左右,现在估计可能迟到廿左

右得到重庆。月底是否能赶到北京，要看领导布置！这四个月的工作学习，就知道的说来，似乎还少得很，也不深，不细，且不能作报告用。但是从人事的变动方面如何和土地的静止相结合，我认识的似乎还有用。对人民革命土地革命的历史言，能记载下问题来，就有用。对个人言，则是一种真正教育！因任何时节都没有和这次下乡一样，用的是一种极端严肃心情来接近每一件事，和注意到每一个人！

卢因寺山上有面大鼓，有口大钟，过去是为菩萨准备的。几天来每到村中开大会召集群众时，就鸣钟号召。我已听过多次钟声。这个钟的致用意义，过去可说是唯心的，现在可纯粹是唯物的了。

从文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1952年2月2日　内江

叔文和龙虎：

我们工作进入土改过程中高潮，我的学习也转入极严肃的一段。今天二月初二，照日程作“典型没收”。刚好雨后新晴，山地里庄稼都和新洗过一样，绿得新鲜出奇。深褐色土也显得格外滋润。田坎路边旁种的蚕豆，紫色花和一串串蝴蝶一样，贴在豆梗间。全村子人由一个年廿一岁农会主任带头（样子和一个南美洲虎一样硕大，身壮，厚实实的），一面横招，五六面胭脂红三角形纸旗（村中女组长掌旗），随后是儿童团，搬运、点验等等四组工作人员，由全乡农民组成，在弯弯曲曲田坎上拉长了约半里路，随同锣鼓走到商定了的第一户大地主家，去进行没收工作。那人家家长，即是十多天前在堡子下解决了的。是住在一个破糖房里，到时武装部队已先到，地主家中人大小十多口都跪在屋前菜园地里，农会主任到时，即先从地主家中一人手里接过家产清单，于是进行工作，将一切家财盘出，坛子、罐子、箩箩、菜篮……因经过一次退押减租复查，所有东东西西不是没收就是掉换，所以有上千石租、两个糖房、十多支枪的大地主，家私搬出时不免全是破烂，竟不大像是中农所应有，穿得更是破败。这一家大小只是搬，站在旁边的本村农民，即用各式各样的侯家三兄弟话语督促，到把东东西西全部移出，屋中已经只是遍地稻草。打了一些耗子，小孩子即剥了皮用草吊着，舍不得放手。还有许多人反复去屋瓦壁柱间寻觅发现。于是一一点交，办法是先收后留，全部没收后，留下些破箩箩破衣服。凡事完毕，东西陆续就搬走了，又到这家另外一所房子去清理。直到下午三点才听到锣鼓声从我们住处门外田道边过去，可知搬运点收工作才完毕。一切正象征旧时代结束，新社会开始，光景十分严肃。试看看每个农民的神气，都是兴奋喜悦，更令人感到历史严肃意义。因为人民全体行动

都卷入在这个历史行进中。但是到黄昏前走出院子去望望，丘陵地庄稼都沉静异常，卢音寺城堡在微阳光影中更加沉静得离奇，我知道，日里事又成为过去了。在一切人的生活中，一过去即没有多少意义，历史向前推移了。这种种却唯一尚活在我的生命中，留在我的生命中，形成一种奇异的存在。

这时夜已深静。村子中人大都已经睡去，明天将有更兴奋的事件，教育这村子里农民兄弟，成为他们翻身教育历史中一个大环节。全院中惟几个通讯员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唱歌，用三棒鼓腔唱下去，和挽歌声相近。正如为地主阶级而唱。我们这个工作区域，不过三千人左右，但是同时却有五千万人区域，在用同一方式进行这种工作，共同将旧时代宣告结束，而促成新时代开始。孩子们，你们应分明白时代的伟大，也十分严肃，才合道理。因为必须明白它的极端严肃性，你们此后的学习，此后的工作，此后的生活，也才能好好的和国家需要、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从土改学习，令人最深刻感到的即是这点严肃。极可惋惜的是我参加的时间过晚，如去年从京郊土改起始，即一直参加，北中国的，太湖区出米和丝茧的，洞庭湖区的，江西广西及湘黔苗夷区的，我如能够在不同区域不同问题上，来进行这种历史学习，特别是看到党的领导方法，这结果，一定还有意义多多。对本人，对国家，都有意义多多！因为说对人民革命认识，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特别是文艺为什么，和土改政策的重要……和其他理解，用这种学习作为基础，才可以从种种实际印证中，真正体会到一点时代或历史的变动和发展，生命也才会有一点点分量，工作可望切实得多。

大舅舅有信来，在重庆，他大约十五可从西南革大毕业，毕业后即得回贵阳。也想参加土改，我劝他参加。闻三舅舅已去广西，搞音乐，其实还得到更多边区去，从人民学得多一些，才有伟大东西产生。特别是不能仅仅从那个区域的音乐直接学习取法，还应分知道从那个区域的人民生活、自然背景，以及各方面能挹取东西，作为创作的源泉、动力，汇集一切人事的变动，生长斗争中的矛盾，本身的不同印象，具有种种认识，才会有真正丰富人民情感的作品。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对于这种种有情感。这倒

真正是不容易从学习而得来的一种东西！这竟不大像是可以学来的。一部分充满了生活经验、工作斗争锻炼，以及写作愿望的作家，写来写去总得不到什么特别成就，问题即在这里。对人，对事，对背景种种同异存在，对季候影响，都无感情。更大弱点是对文字性能、效率，也无情。学来学去总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发生意义的。对各种学识都无情，一律以一种极端片面无知的成见，拒斥这种知识的获得，把自己束缚到一种狭隘范围中——一种极不宜于写作的状况中，一种思想僵固的机械事务经验中，从事写作或从事文艺领导，当然都无望有何成就，更易妨碍其他方面成就。因为没有情感，即斗争知识再丰富，也无从反映到文字组织中成为作品。

对一切有情，也不是天生的，或可笼统称作所谓小资气氛。希腊几个大师也好，文艺复兴几个大师也好，十九世纪几个大师也好，即马克思、列宁、高尔基、鲁迅一齐在内，博学多通实为这些人共通长处，对一切有情，也即由之而来。对知识的可惊的广博兴味，可惊的消化力，可惊的深入融化，形成他对之综合拒斥，并新的创造。我们目下有些人，都说学马列鲁迅高尔基，却有一种对于知识恐怖和拒斥的现实精神浸润，而只说从一个极丰富生动的时代中学习，即可产生艺术。不大明白这个丰富生动伟大时代，要求反映于石头、颜色和音乐文字上，形成伟大强烈效果，总还得通过作者的手和心(一般所谓心)，必作者生命充沛情感洋溢和手中工具结合得极紧密，方有可能重现于种种器材上，形成所应有效果。目下训练作家，不从这一点出发着手，如只徒然说思想改造，是得不到要领的。因为明明白白，即有许许多多人，目前不是思想不好，也不是斗争经验不丰富，出版机构又掌握在手中，但是什么都做不出，其实言来，即不肯实事求是虚心学习的自然结果！虎虎文章若想要写得像样些，还应当多读些书。你们书还是读得太少了，不是太多，要多读些好书……有千百种好书都得读！

致张兆和

1952年2月9日　内江

叔文：

一切都在计划中而动。工作队同人，即从农民代表中种种矛盾里，寻觅、发现，将田土数字提高，从各个分子和彼此之间的思想斗争发展中，进行第一步的自报公议查田办法，准备下礼拜的分田工作基础。工作已入高潮期，全个院子楼上楼下，各处是争辩，各处是质问和责难。直实一点说来，即“个体利益”和“群众平均思想”在战斗。和斗争地主有截然不同的情绪，而比之且更见出不同“激烈”，因取舍间可充分看出农民性的特点，也形成农民型的意识形态。如没有参加这个工作，单纯从文件上学习，由农民调查报告到最近土改文章，可以说，全是看不懂，懂得也极不具体的！《实践论》知识三步骤为：相信——情感的，承认——理性的，实证——身预其事。三者合一，方为对于某一问题具有知识或认识。关于土改的意义，和它在明天将来发展中，对于国家所做成的历史重要意义，要理解它，的确是只有身预其事，才可说稍有理解的。这段工作一过，再过一礼拜左右，我们可能就得和这个村子、这一群人民离开了。照一般工作同志工作说来，时间已不为不多，不为不深入。比萧乾上次到湖南十倍多日子。若照我对于这工作和将来工作意义说来，和一切人事还未免接触得太粗浅。想就这回工作提出些问题，表现些问题，解释些问题，处理些问题，都还不够，需要更长些时间和更深入细致些，和这个在发展在生长的群众接近，才有可能把工作搞好！我们住呈贡乡下八年，虽在生活上和当地人近于完全打成一片，但是却如在一种不相关的自然状况下共同存在，彼此之间的荣枯哀乐，是不相通的，是在完全游离情形中过日子下去。虽前后将近八年，还不如这次三个月里相互熟习。在这里三个月，差不多每一次集会，每一个段落的工作，影响到村子中人是什么情形，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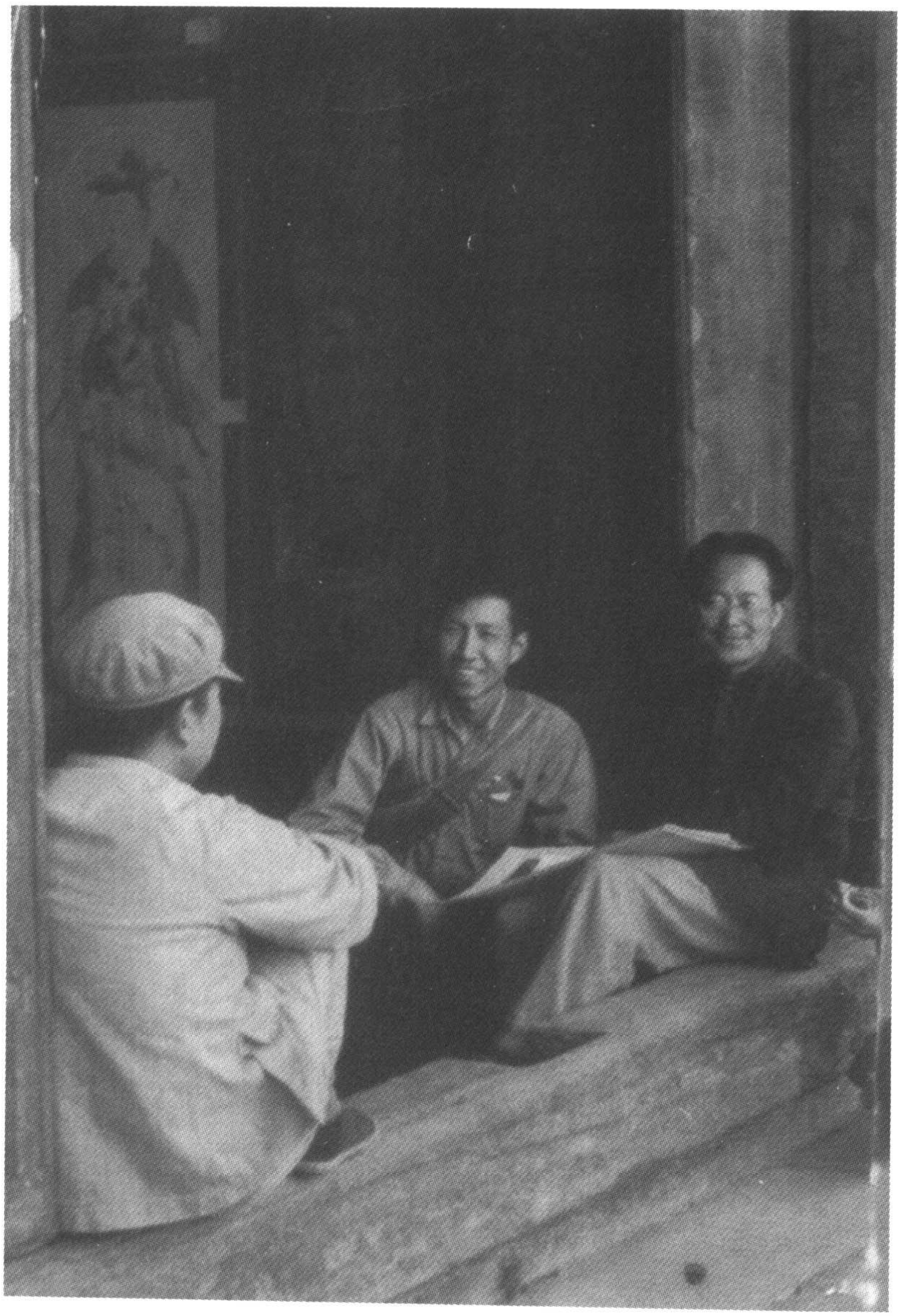
反应,又都要从这个群众意见反映中来布置下一回工作的。下小组的同志,且必须知道每一个人的问题,真不是简单的事情!我还应当综合知道许多人许多事,可是时间还是太短了。真的说知识,还要从一些新的学习上来注意,来补充。这三个月时间,只能说是初一步学习把自己稍稍稳住罢了。也是从这种学习中,才深一层明白文艺座谈所提"普及"和"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的重要性。我们有将近四万万人民,生活情况和知识水准,大致都还是和这里村子中的各阶层农民相差不多。特别是青年农民,都是从土改起始,在国家有计划教育下生长培育的,他们的当前和明天,显然是要影响到国家向前发展方式,和对于世界共同幸福的!一面是问题那么重要,一面是如何产生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还如此少,领导教育还处处在摸索中,我倒觉得有义务待尽,即来写几年在各方面生长的东西,而在工作中,且永远是从理解这个生长的东西,如何来重现的问题着手。实际上也是在工作过程中,我是个可有可无的工作人员,但如何认识问题,从一般性问题上抽出典型的人和事,好好的重现他,才真正对于国家有意义,而对于个人改造为必需!

今天已九号,得见一月廿八来信。我信写得稍长,因为除做工作笔录,不另记日记,这些信正可以见出在工作过程中一些印象,一些影响。这次到乡镇上开会已四天,今天下午才从场上返回村子里,这一礼拜是最多事的一阶段,大致已不能再写信。在这里有四份报可看,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泸州《川南日报》,都常先把北京三反消息和重大事件转载,所以知道的大事件还多。回京时,大致还可在内江、重庆、武汉看到三反中一些重要举动。这种事,是有极重要良好作用的,可说在历史上也是伟大空前的,特别是知道国内各方面的情形时,更会觉得国家这种措施,值得永远拥护。

说明员家书

沈从文转业到历史博物馆后，常下库房清理登记文物、撰写陈列说明或抄写说明卡、去陈列室为普通观众讲解。1956 年到故宫博物院兼职后仍乐此不疲。三种工作，特别是为观众讲解对他影响深远，常回忆曾在陈列室做了十年说明员，认为自己努力所求，只是为了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

这里选编一组他以文物工作者身份出差考察学习，以及去外地做说明员时的家信。虽然身份早已变了，他往往不自觉地思考文学方面的问题。



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经常到陈列室为普通观众讲解，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说明员。

致张兆和

1956 年 10 月 8 日　济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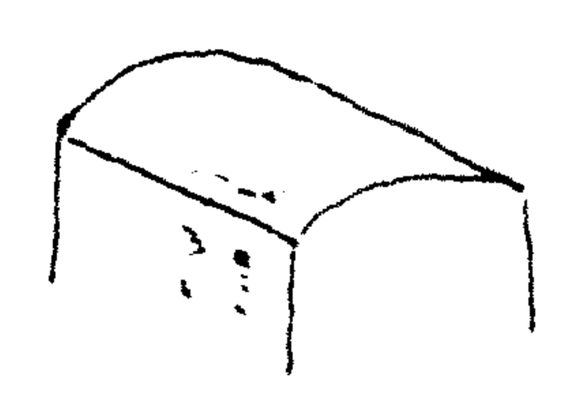
兆和三毛姊：

我们上车时幸有余庠同去，不至于为行李弄得拖拖沓沓。车厢黄黄的，一排共五人，分两段。座位不怎么挤，更难得的是没有人吸烟，也少有人“放炮”。八日上午二时到德州，车停下来不再动，本应当上六点到济南，挨到十一点左右才到。路上虽多挨了时间，可是由德州到济南一路天清气肃，可看到大清早庄稼地爬梳得整齐如画，许多人在田间用牛耙土，实在动人。过黄河也看得十分清楚，真是幸运！十一点到山东博物馆办事处，住在一座小楼上，窗子外是一座教会楼房，院子中树木萧疏。我们很像两个新来的修道士到了一个修道院，十分像！打量住五天再过南京。

中午到文管处拜访一张老先生。后来到一第几合作食堂吃饭，清清爽爽的。又到“人民公园”，虽然也有许多人围在一些年轻猴子住的栊子边，彼此互看，也有人推小娃车在树下，也有搞对象的在树下默默的排队散步，也有芍药花坛，就只是地方太小，容纳到三千人民时，大致就应当叫做饺子公园了。

济南给从北京来人印象极深的是清静。街道又干净，又清静。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似的慢慢走着，十分从容。房子似乎都经过日本人改造过，低矬矬的看不出旧风味。小小的，一排排，都用红砖砌成，许多房子都应当名之曰“小洋房”，住的却大都是中国人。在这种房子堆堆里，却有几座建筑格外显眼，一是电影院，似乎极力求人承认是“民族形式”，我们还是不承认。因为用红砖，形状和护国寺劳动剧场差不多，却大过一倍，前面有大红柱子四根，大致连建筑师也不大明白这柱子会红到这种不调和程度，是为什么！其次是山东剧院，前面如一大牌楼，威严堂皇，后面却如这么一个大圆棚，作深灰色，大致也是出于建筑师

意外不好看！第三是一个绿琉璃瓦顶庞大建筑群，有许多房子，前边还有大照壁一，高桅二，后楼一座则仿佛宋人画的仙山楼阁。四围长墙又高又结实，路是石板路，这才真是民族形式！就是博物馆现在地址。外表令人满意。这房子谁也猜不出是谁做的，为谁做的。问问才知原来是卍字总会机构，廿世纪道教的回光返照最后一座建筑！照过去一个熟人说来，他们的祖师是专说笑话的济公，信徒每日必默祷，默祷对象却是熊希龄。真正是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和搞近代史的人说，人还不相信的。



山东剧院

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做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莓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

现在已黄昏了，窗外树影逐渐模糊，对窗那座灰洋楼静静的，只有二三处小窗口灯光照亮，更加见得幽静。照理这里望到的应当是一些年轻白帽黑袍的女尼，或白衣白帽的女护士，总之，看到这些人从对面楼下走出，在院中幽幽的说点什么，窗中的一位充满了抑制不住的热爱，却抑制下来，是常情，是常态。如在此时此地，什么也没有见到，只能听到远处有不好听刺耳音乐连续……你说怎么办？没办法，听下去！不过最好还是听听别的音乐或女尼对话。天色虽黯下来，还有一片明蓝。月影子从疏疏树叶中透过，真是好情境。如有一点钟声代替音乐，我就更像修道士。

已经起始觉得累透一身了。我们只有如年轻修道士一样，看够了这一切时，躺下睡去。明天一早将去拜会几个老先生请教。大致住四五天就去南京。天气真美。凡事放心！

从文

十月八日下七时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10日，第二信　济南

晚　第四

兆三姊：

今天在风雨中上了山，不知什么山，只是慢慢的上到高台地罢了。到处是新建筑工程在进行。我们到了新师范学院，四个助教陪我们看了文物室两点钟。在风雨中回到趵突泉吃中饭。饭后二点起始看“山东博物馆”，在十来间大小房子中绕来绕去，经过三点半钟，才离开。看了许多也听了许多，还准备明天再看。如机会许可，后天再看库房。直到如今，还不曾玩“大明湖”找白妞黑妞说书处拜访一番！看情形，大明湖只修庙，不说书。还是得看看。其实带点三秋衰落光景作诗本不妨说说，但不作兴说，什么好诗也没有了，只有让一块红布做标语牌牌招展于码头边，代替一切。回到住处时已六点，才知道累到一个程度。楼下正有音乐齐鸣。附近医学校许多学生刚散学，许多着白衣的女孩子，快快乐乐的当真一队一队从我前面走过。记得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和她的同伴默默含情的走过，我估想在学校附近，也必然有这种未来诗人或第一流大医生，等着那些年轻女孩子走过，而这些女孩子对于那一位也全不在意。还有另外一种情景。今天上午到师范学院时，正值午课散学，千百学生挤着出门上饭堂，我们在这些年轻人中间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也极有意思。因为即“报上名来”，也还是没有人明白你沈某是谁，做什么事，正和传达门房差不多，望望不相识，一开口即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什么也不干”，他却笑了。必须遇到好事的，才问问“客从何处来”，听说从北京来，也只是怀着一点点好奇神情，望望上下。可能最引起注意的还是我脚下一双学生鞋，证明和他们大伙“是同道”，因为许多人也穿着这么一双布鞋子。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我

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在年轻学生丛中被推搡着时,我看看面前许多女孩子,都和你在中公时同学差不多,可没有发现什么"小黑猫",但是倒发现了……或证实了另外一件事情,长头发同学当真相当多!无怪乎乡下中学教员,总居多是头发长长的!有些人头发长而上竖,如戴胜一般,绝不是无心形成,还似乎有点时髦味道,大致平时必有什么名教授也这样,相当用功,所以弟子们不知不觉也受了点影响。这里有一种淳朴之风流注,很可爱。我说的是包括了戴胜冠式的头发和其他一切。

我们今天看了《流浪者》,上下两集,分别买票,看完了出门再买票,小孩子一定觉得有趣,因为刚从前门进去,旁门出来,又从前门进去。大人也有些因为反复而感到趣味,不然不会常作冗长报告!院中座位和灯光都还好,比大华像样一些。电影场面和末尾结果有点美国味,主要怕是向美国找主顾,要观众。殴打、跳舞、审判、结局都如美式。又是用刀!印度人相当聪敏,用到电影企业上,不走美国路线,将是奇迹!但无疑会突破这个限制,做出真正印度民族形式电影的。

回来时已九点,约有二里路,一路上全是医学院学生。只听他们谈文学,说小说作品技巧,说了许多,听来真有意思。这些年轻人大致和我们小龙小虎差不多,他如和他们同学也是这样子。我好像是这些人的父亲一样听下去,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享受。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城头上,穿了件新棉军服看年轻女人情形,我那时多爱那些女人!这些人这时也许都做祖母了,我却记得她们十五六岁时影子,十分清楚。现在这些女学生,我看过几回后,也常常好像对□□有兴趣,只想看她们怎么做爱,怎么斗气,怎么又和好。其中有肥嘟嘟如萧×太太的,有干瘪瘪如姜什么的,有长得极美丽,说广东话,我猜想她一定是学牙医,很愿意将来在什么牙医院再见面时告她,什么什么一天她们在瞎谈文学,我却一个人在瞎想。我一到写什么时,就似乎还和一个廿岁的人一样,想起在青岛小松林中时那一对小毛兔,好像还在等待着我们去看它们。其实那地方或者早已成新住宅区了。尽管成住宅区,那林子中一切我还布置得出。人的记

忆和想像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试到什么图书馆去看看，属于文学部分的作品，汗牛充栋的作品，差不多全都是“记忆”和“瞎想”结合产生的东西！也许除文学外还能产生别的什么，惟绝对不能产生睡眠，因为一“记忆”和“瞎想”，睡眠就被赶走了。

天气已转晴，相当冷，我的小棉袄已上身。

从文　下十点

致张兆和

1956 年 10 月 12 日　第二信　济南

第七，十二晚　济南广智院小楼上

兆和三姊：

气候晴朗，正是游山玩水的季节，千佛山正值什么庙会，我们还是在博物馆工作。今天我们又看了一天东西。从库房看到陈列，听库房中一同志（上午）和说明组另一女孩子（下午）说明内容。学了许多事事物物，特别是明白地志馆当前问题，房子问题和文物鉴定问题，说明员提高问题。明天这个时节，我们可能正坐在车上，沿着泰山山脚前进。明年如方便，再做登泰山打算。其实倒应当看看青岛一切设施，特别是历史国文教学和实物配备的设施，但是时间不敷用，也只好作为将来看去了。明天下午五点开车，后天上午可到南京，在南京大致得住五天左右。主要是看南博。拟在苏州二三天。上海或可多住几天。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可是我们却因为工作，每到一处至多可抽出一天半天看看社会光景。至于工厂等等根本不可能，因为没有特别介绍信件，是不可能看到这些的。上海或许可从某些熟人介绍看看别的东西，真的要看还是待政协视察时方便。不过那是大伙儿走动，也有另外一种好处，可多看。单独走则容易细看。我想明年如可过蒙古看看也有意义，名字似乎远，交通其实近。这次受时间限制，不然向四川走，一定可知道许多！一出门就明白必须多看看各方面的成就，和在进行的工作，待进行的工作，才是道理！

夜已深，一切静沉沉的，只远远的不知什么地方有鼓声遥遥传来。这些鼓声可能是从一些充满高兴的人手打出，可是在这小楼上听来，却总像是有点隔世之感。窗口恰恰是那一弯新月，鼓声繁密充满一种幼稚单纯情感，很奇怪，越响我似乎越和它离得极远。我想起在四川土改时，曾有个小胖子背了一面鼓，跟着为我扛枪的农会主席身后，我就那么单纯的打

着鼓，跟随他们一道去没收地主土地。走了一道田坎又一道田坎，终于到了那个人家前面，才大擂一阵完事。现在鼓声可能是另外一些人正在进行另外一些事情，就他个人说来，不过是打打鼓，就社会发展来说，也正不下于土地没收，是历史上一件大事情！

前几天到一个民众市场时，走了几转走到一些说书处，一共五六处，有的全场子不过坐下十来人，有一部分可能还是相熟人来捧场面的。在台子上有个中年妇女，憔悴面容，穿一件青布长袍，双手舞着在那里说故事，十来位听众就有打哈欠的，但是说书的因为见有外人在听，还更加精神的说下去。台上搁了个小笸箩，一定是到半场时敛钱的。今天又到个"大观园"，和东安市场差不多，纵横许多小街，还有四五个戏院分布在周围，好几十家馆子都干干净净。使我们发生兴趣引起注意的，还是一排五家贩卖出租小人书小铺子，有好几十位大小读者蹲到地下看小书，灯光黄黯黯的也不在意。还有母亲带孩子看的（图书馆主要读者大致也是看这类书的，因此曾另设儿童阅览部）。满墙满架子这种书，都翻得脏脏的，可知已过了多少人的手，许多人的文化知识，是从这些巴掌大连图带字的故事书中得来的！还有些军人在看！才明白火车上为什么每一座前都有一夹一夹的小人书，供乘客随意翻看，原来要它的还不止小孩，很多大人都要看看遣闷散心，很多人还从这书上受教育，取得做人勇气和信心！

我曾试翻翻看这些书，有画得极坏的。有各种不易设想的故事，也有许多旧小说故事。也有科学简说，图多乱乱的，画得不怎么好。英雄模范事情，也有画得还好的。总之，这是最有读者的著作，将来读者还要加多，销数如处置得法，销数不止是一百万，起码应当是五百万。不过写它的人也需要大勇气！因为会写文章的人，如不迁就习惯写法，是得不到成功的！

从文

致张兆和

1956 年 10 月 13 日　济南

第八，十三早　济南广智院

三三：

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总像是对某一些当前所见、所感、所……要向谁嚷叫："不成，不成，这样子下去可不成！"嚷的或许是面前具体事件，或许只是所见到的一种趋势，或许是属于目前业务部分，或许和业务不相干的一点什么。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我真羡慕傅聪，在他手下生命里有多少情感、愿望，都可变成声音，流注到全国年轻人心中，转成另外一种向前的力量！这种转移再也没有比音乐来得更直接、纯粹而便利了！定和不知为什么学了廿年音乐，却放下了这个使用工具的权利，来搞普通地方戏。这算是一种什么打算！他不知一个人一生能作三五个小曲子，就比搞一生戏剧还有作用得多。我总觉得目前"戏"只是一种娱乐，人家注意的是故事，局限性极大。而且一个十分成功的戏，也随时都可为一个极平常的新作所替代，正和一个名演员随时可被个后生小女孩所代替一样。至于一支好曲子，却从不闻因时地不同，而失去它的光彩。假若它真有光彩，就永远不会失去。只有把它的光彩和累代年轻生命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使一切年轻生命在遭受挫折抑压时，还是能够战胜这些挫折抑压，放出年轻生命应有的光辉。总之，它是力量和崇高愿望、纯洁热情一种混合物，它能把这一切混合或综合，成为一种崭新的东西，在青年生命中起良好作用，引起一切创造的冲动，或克服困难的雄心。在老年生命中也可唤回一切童年生命中所具有的新鲜清明。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

记得一九三一这么一个天气，我一个人走到青岛那个（福山路？）高处教堂门前，坐在石阶上看云、看海、看教堂石墙上挂的薜萝，耳听到附近一个什么人家一阵子钢琴声音。那曲子或许只是一个初学琴的女孩子所弹，或许又是个如“部长太太”那么“嗲”的女人弹的，都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一和当前情景结合，和我生命结合，我简直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只想为人、为国家、为别的什么做点事，我生命中有一种十分“谦虚”，又十分“自信”的情绪在生长。它在当时虽若十分抽象，但反映到另外一时却极具体。在学习中和写作中，都会发生极大的影响。也许因此越来越像不现实，或生命中总被“不现实”那一部分支配，生活永远陷于败北状态。可是不妨事，因为“谦虚”和“自信”还依旧存在。谦虚可以推进学习，产生不易设想的一种学习钻研热情，自信却可从一切工作中通过困难，见出工作的成果。也许始终是败北，可是败北的是人事生活上的一面，应当还有另一面和好音乐一样，永远能有光辉的！

我们下午又到馆中去看看。后来听说千佛山有庙会，因此赶到那边去，原来和赶街子一样，有万千人在登高！山路两旁，是各种各样的地摊，还有个马戏团在平坡地进行表演，喇叭嘶嘶懒懒的吹着，声音和卅年前一样！还有玩戏法的，为一件小事磨时间，磨得上百小观众心痒痒的。卖酒的特别多。此外还有卖篮子箩箩等日用品的，可知必有主顾。真正最有主顾的是成串柿子。山路转折处又还有好些大篮子的，篮中作扑鼻香，原来是卖烧鸡的，等待主顾登高饮酒吃用，一定也有主顾。只是作诗的怕已极少。路旁还有好些茶座酒座。学生还排队吹号击鼓来玩，一般都有小龙高大，看样子，还很兴奋！马路一直修到山脚边悬崖处，崖上石佛其实都不怎么好看，欣赏的还是万万千千。更多的是从小路爬上悬崖直到山顶，人在高处和小蚂蚁一样。我们因时间迫促，只在崖前下边一点看看游人已够了。只买回一件艺术品，最欣赏的大致只有小蛮父子，费钱五分。

致张兆和

1956 年 10 月 18 日　南京

白天大街上也静静的，给人印象相当奇怪，主要是街宽行人少。可是和济南静得大不相同。汽车上更容易看出，上车的多有些携带，或是三几个孩子，或是篮子提包，全是家务人样子。孩子坐车比北京不同，一般已成习惯，摇来摇去到了站，下车后大约还得走好一段路。保母作合肥、江北口音的不少。一般三四十岁的妇人多瘦瘦的，眼小小的，见出血气不足，血气枯竭的样子，手中必提个包包或篮子之类。廿到卅岁女子，面目也多呈营养不足或肺病特征，总像是骨肉发育不平均，肉少骨多，颧骨突出，耳根枯焦，眼目无光，发枯不润。吃东西必有关系。早晚吃的份量虽不少，营养却不多，这是主要原因。有些来自乡下的，脸宽宽的江北型姑娘，到廿四五后一生育孩子，即呈一种初期枯槁相。这现象在济南看不出，南京却明显。我估想和饮食方法种类必有极大关系。妇女多参加重劳动，如拉大板车，惟还未见到拉三轮车。可见求生之不易。

初从北方来的人，最容易得到一种印象，是一般人说话声音都极大，和吵架一样。到处都可听到相吵，其实是说话。不大习惯是在车上，说话声音有时如彼此竞赛。在博物院陈列室，也大小竞赛，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的情形。但如此一来，想要静静的看才理解好处的东西（例如字画），只有在百家争鸣情形下看去。特别不习惯的是一些观众在院外大屋子吃菱角，满地是菱壳！这些学生的教育，或有待改善，也能改善。只是大声的带着争吵情形说话的风气，怕不容易改善，因为似乎是一种风气——习惯，积累多年而成，且十分普遍。

南京的道路十分宽阔平直，道旁树多用法国梧桐，入秋叶子黄黄的，萧萧疏疏，相当好看。只是街道过阔，打扫成为问题。打扫不够，不免灰尘扑扑。大电影〔院〕门前总是有些糖果纸张或其他壳壳蒂蒂之类。

我们因为忙于谈话看材料，可来不及玩，特别是我，只是把去孙中山陵和明陵等放弃了。

衣洗得干净，托人洗，五分一件。这里盥洗设备比北京大饭店还强，毛房是“洋”式，整整齐齐。只是乳白漆门上拧纽附近多积垢，约一寸左右，我为悄悄的擦了两次，就弄得干干净净，和其他部分差不多了。年轻人都热心工作，可不甚明白爱护自己工作的各种东西。这也是不可免的，因为也得教育。南京和济南三轮车都组织得很好，分段计价，上车即行，不必讨价，到时一算付款。不过济南似比南京贵些，计人算钱，不是计车。因为三轮有单双座不同。南京只双人座，计车论钱，坐一人或两人不问。一般车身多相当新，行动敏捷。另外还有马车，多载运杂货。三轮货车用竹板作架载运货物如北京式三轮货车极少见。或许因为路有高低，竹板三轮不大相宜。或许好处还未为人发现，致未推广。一般由江边搬运入城货物，多用三人拉大板车，前用纤带，后作推式前进。还未见送小儿上学上托儿所之小儿车，还未见送牛奶之板车，还未见如北京那么多各种新式汽车。

街上除新搭过街牌楼，什么大机关商店也搭红彩牌楼，装饰多不大美观，只像是本单位事务员照例办公事而做，因此有些略显敝旧。到处都可见宫灯，以太平天国陈列室而言，上用浅绿麻布，下用国旗红布，另吊些黄色须须，试想想，挂在堂屋中心，能不能叫做好看？我想说它不大好看，比较切合事实。

致张兆和

1956 年 10 月 23 日　苏州

晚

看了一天陈列，在出土部分看到的东西，才知道不出门眼目之闭塞。许多东东西西过去都是看不见、想不到的。这里的工作同志，即或已把东西挖出来，也还不知道它丰富了文物历史知识多，对南中国文化知识具有何等重大意义！有百十种东西都是极重要的。

昨晚到五弟处和你妈妈高干干等谈笑了一二小时。东西已一一分送。你妈妈是纸一卷糕二盒。别针当时即佩上，两女孩用苏州话说，高兴哉。提篮小五哥说“正想要”，真是来得合时候。不过我们到百货铺时可看到极好看的，只一元多点点！送小五哥为糕二盒，另加苹果四斤。高干得到手巾时只是谢谢，最好礼物还是大家谈笑，用你和龙虎等为题，用宗和及其他，说得一众（或群众）哈哈大笑。他们都说你最好来住住，我却想住三五天或还有意思，住下去可当不住，地方小极了，见闻窄，报纸还和十六年前相似，一把园子看过，恐和小虎看电影一样，“要回家了”。地方尽管从各方面在努力，繁荣已成故事。因为再不会是二百年前或四十年前情形！地方一般文化程度是相当高的，尽管成千过万小市民，在观前各种小吃铺糖果铺吃、喝、嚼，有些人似乎每天那么办，名分上晚饭只吃稀粥，事实上却到观前来消化其他杂物，文化还是比北京小市民高。学什么总是极快就会，只是无什么可学，不免糟蹋。刺绣业大致还得大大发展。目前说来，食品消费业却比国内一般省会都市大得多！上街去望望，老的、中年的、青年的、小的都有一面走路一面在进行工作事情。到处是小吃店和糖果铺。观前不远另一条街且简直是专卖吃的街道，可是在那里的一切老幼官民人等，大致都长得瘦瘦的，好像饮食不足神气，很怪。许多人是吃瘦了的。我还不能想像这是从什么时候起始的一种历史习惯，总之

这习惯已不宜于继续下去，食品业——特别是副食品糖果点心类不必再做展览宣传，因为这对于本市市民健康营养有害无益。正常三餐的改善，倒值得负责方面和其他有心人加以注意。赫鲁晓夫虽称赞中国消夜小吃，认为在半夜会后还可得到一点生活上的享受。如果苏州市的小吃是专为工厂下班的工人，和其他开会干部而准备，保存和适当宣传都无害于事。如今仅像是为市面消费繁荣而鼓励，消费多，反映的只是市民好吃零食习惯在受鼓励，从整体说也并没有好处，而健康却显明得不到什么好处。

这里理发，小街上的二毛，手艺之精而且细，约抵北京六七毛以上的。铺子多主顾不多，有英雄无用武之叹。照情形应当受鼓励向其他地区转移，和支援各地工矿号召同时，则鼓励这种有手艺人转过西北东北，并加以物质帮助，可谓公私两利。

这里女人似乎也特别多，街上走路女人之多，在其他城市还少见。大多数都像是逛街而出门，充满了兴致看百货公司陈设，并选购可供消化的小点心，食品店五花八门，真是少见！这些美味鉴赏家有些或者就一家一处的尝去。必须参观过这种种，才明白他们晚上那一顿普遍吃稀饭的原因。如晚上那一顿是干饭，像我们一样，再出门，看到窗子里一切，就不易引起兴趣了。

市面繁荣主要靠消费，消费者收入，却不如过去那么能从土地和上海半殖民地商业中谋取暴利，只不过是小部分有钱人和大部分低薪成分家庭，照正当职业计，一百五十元以上薪水不会多，平均干部或只在八十元以下五十元以上水准，伙食费每人虽用不到十元，零食消费好些成年人恐不止十元，但是数目还是有限。本市闻有五十万人，消费数字在上涨中，主要是日常习惯所作成的消费繁荣，不是更正常的消费上升。街道上还是碎石块铺垫，电灯多黄黄的，很多小巷子和中等大街上都黑黢黢无灯可照，人家多呈破旧衰落景象，石灰剥落，门窗敝旧，过厅空落落的，不像廿年前所见。有些人家虽装上灯管子，却因厅子空落落的，映照着剥落白灰墙，反而显得新的惨戚，不怎么热闹。如果每家人把吃副食的消费转到收拾房子、街道，也许有一年时间，东方威尼斯会给人面目一新的印象。想

起“东方威尼斯”,我觉得苏州的水也应当提提。这水到深秋还是灰绿绿的,最适于浇花肥田,因为有机生物实在太多。站在小桥头看两旁人家,和小船来去,虽充满一种画意,只是在鉴赏细部分时,会发现两旁人家窗口多十分破旧,船只最多的是粪船和从水中捞取肥料的船,不免有点扫兴。

苏州花园事实上已修好了,到处还有工人在修补。事实上全个苏州还可变成一座大花园,专供外来人玩赏,可是如果要给人住下三五天后还爱苏州,大致还待把河水系统整个改善,说真话,河水实在太脏!其所以脏,又和一般市民生活习惯关系密切。苏州待改变的不仅是几座园子,更迫切需要是市民生活!

天气正好,早晚都极好,和北方四五月差不多,空气润而不潮,阳光强而不至于使人出汗,我们住的院子一树金桂花开得十分茂盛,全院子是桂花香味。石板地缝中长了几十株鸡冠花,花头如扇子,鲜红夺目,像是好玩似的临时插在石板缝中,给人印象极离奇。任何一种花草在小小钵头中也开得十分热闹。惟洋草花多于中国菊。树木叶子还未凋落,云物妍媚,一早上总是可听到鸟雀喧呼。

中学生来看展览的多成群结队,和南京学生一样,多欢喜大声叫嚷。有一二十个到休息室即竟玩扑克,嚷得更凶,可知是一种待改正的习惯,且是一般习惯,问问学校名称,是十二中学。如学校中先生也是一上街即注意吃什么的,学生习惯自然一时也不会改善。

我们拟星期三过虎丘,第三四页是星期三早上写的。

从文

致张兆和

1956 年 10 月 24 日　苏州

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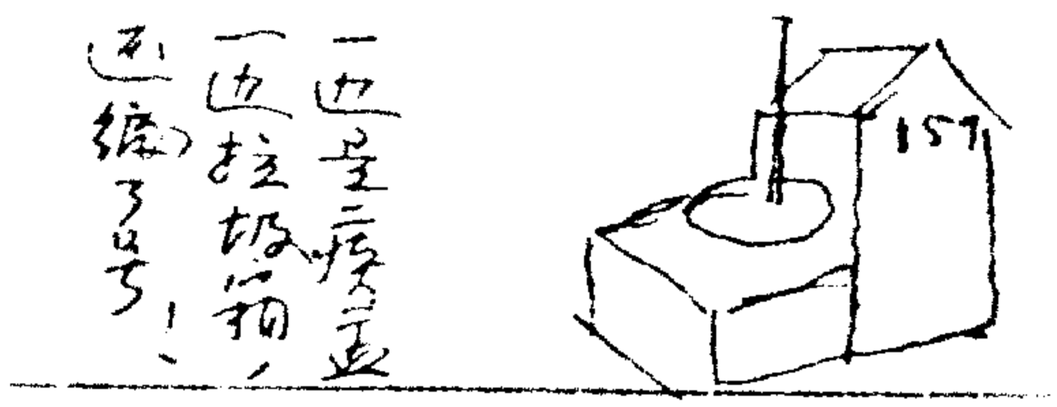
三三，夜已极静。

今天小五哥已和我到一苏州著名皮鞋店买成黑色皮鞋一双，价目是我有生以来所购最贵的一双鞋子。计十六元五角，一只已达八元二角五！又另买布毯二床，因选来挑去，还只此二种好看，是尊重他艺术眼光挑定的。已托他另寄北京。

我们约定今天看虎丘塔和园子。早上先到逸园，吃早上东西，再坐马车到虎丘。虎丘可看的是大塔，已歪斜，闻文管会正筹备保护工作。照我们看来，下部裂痕明显，基础已不稳固，塔已斜，又过重，再经二三雨季，恐怕会有问题，千年名迹将成瓦砾一堆。命运将和雷峰相似。塔各处都已太旧，惟红白斑驳耸立于蓝天白云背景中，非常美观。上面飞鹰盘旋，八哥鸟成群鸣噪，这种景象恐不易再得！虎丘房子经加修整，已成苏州新名胜区，小街上生意比呈贡还好得多，馆子且比北京一些馆子还好。闻星期日热闹如赶街子，学生结队到来总不易结队回去，可想见游人之多！虎丘附近五里全是花房，田地全是一盆盆木兰、玳玳和茉莉，河码头运花船只，可连数十大箩筐木兰花，每筐计四十斤，运到一茶厂去熏茶。我们就眼看到一大船木兰花运去。闻小五哥说，花盛开时全码头边都是花筐，等待运输，船来时争取时间以分秒计，来即过船，十分热闹。现在已是淡季，每天不过若干船而已。庙门边卖花三分一扎，还用个小小稻心草笼笼装定，极其有趣。到虎丘高处四望，只见一片平芜，远近十里全是一簇簇花房，白墙黑瓦，南向部分则满是玻窗，目下各种花草还在秋阳下郁郁青青如图案，入冬即迁入花房过冬。花农收入极好，从万千座新房子就反映得十分清楚，从河街各种做生意铺子的情况也可明白。这完全是一种新景致，可

惜永玉不来,来时必可用水彩或粉笔画收入画中。这是在一大片绿色平原上,加上各种黑白方块拼嵌入各处空间而成的。三个颜色的对照和完全和谐,真是一种稀有的奇迹!还有那条从太湖流出贯通绿原的河水,水中千百个风帆移动,真是奇迹!一切都好得很!天气又恰到好处,任何地方一点灰尘没有。小五哥说:"三姊能来住一星期多好!"这个话,随后到留园看竹林子时又说起,第三次是在西园新修理的水池旁说的。

就修整艺术说,留园最有匠心。同是用石头隔成,留园用石不多,因此一切见得舒畅,花树虽不如狮子林,却比狮子林有气魄。窗格子家具也比拙政园讲究。狮子林、拙政园、逸园各个厅室都放满了硬木家具,都是从近代新地主家弄来的,笨笨呆呆,和一般暴发户样子。并且到处有什么亭、轩雅名,一个二丈见方盒子式房子,只因为外边有一点竹子和梧桐,就名"凤栖碧梧之轩"。一个水塘塘养了三五只鸳鸯,就取名"三十六鸳鸯之馆"。总之雅得极其俗气,和《儒林外史》所讽的名士之流情形相差不多。门板上到处刻花鸟画,到处题诗,也不怎么高明。挂的字画屏条,都平平常常,只能满足作者本人,唬外人,可不能骗真正行家。好在行家也并不怎么多,所以还是好!留园各处匾额已失去,即未再补,家具也比较好,画也稍好,最好是一些玻璃宫灯,边上流苏穿浅绿淡蓝料珠做成,极其清雅。庭院中木石外总有点点空间,处理得有艺术。窗棂格子疏疏朗朗,不过于堆砌,视线开展不受石头限制。应当算是苏州目前较好的园子,空间多,新的中国花草可补进空隙,因此也是最有前途的花园。不幸是每到一处,还依旧有那个漆成绿色,又不得用又不好看的艺术设计垃圾箱,总在最当眼处出现。大致设计的还很满意自己的有创造性艺术,却不知那是最不艺术的创作!一边是痰盂一边垃圾箱,还编了号!西园大树很好看,只不过气候还未到降霜时,因此



枫木银杏叶子都还绿油油的,红不过来。在虎丘河街上铺子里我们吃了中饭,从留园入城时已断黑,因就观前一个什么经济食堂吃晚

饭。虽走了整整一天，行止支配得法，还不觉得怎么累。

你来信说的施蛰存处款待我回来为处理。再有三天我们将过上海，住处还未定。如有重要信可寄上海作协巴金收，我信附入内里，请他收下我去取，外不必写我姓名。这信寄到北京时，我们可能已到上海了。这次所学对编图谱极有用，对整个陈列和工艺史研究都得用。很多东西还从未发现，即这里发现的人也还不明白它的重要性。有些新出土的……如方格漆盒且完全如过去我所推测，证实了有些陶器实为仿漆器而作。又有些新东西可以证历史文献。又有些更为我们研究宋人绘画、服装等提供了崭新而十分重要材料。还有一片稀见大锦锻。照初步估计，将来恐还得用二月时间来照相，因为有二百三百器物恐非得照相不可也。

这几天气候正是下半年最好的，我们走了不少的路，也不觉得怎么热，更不感到累。我们明天还得看陈列，后天看库房，大后天看刺绣织绒，若一切能照时间安排，礼拜一大致即到上海了。苏州郊外比城中好。特别是虎丘的万千花农经营的绿原和花房，照晒在明朗朗秋阳下，真是一种稀有的好看景象！听说各花做成的香精，出国也极得好评。一切还在发展中。虎丘山门山塘街到处有生熟菱角出卖，还和龙街子云南乡下人出售慈菇一样，是蹲在路旁放在竹篮中出售的。买东西的人也得蹲下挑选。河中船只多极。入城交通工具计四种：马车、三轮、人力车、船。马车最快，船最好玩，我们却乘三轮，为了到西园方便。

致张兆和

1956 年 10 月 29 日　第一信　上海

星期天下三时上海站上——星期一上午七点住处

我们总算到了上海，一切真是乡下人，过马路人多如飞奔。走到三轮上，江北车夫精强力壮，眼光四注，手足灵活，转弯抹角都用李少春演《三岔口》手法，丝丝入扣，在汽车无轨电车间进退自如。一切却极其自然，全无名演员骄气，真了不得！他虽庖丁解牛，胸有成竹，从北京来坐在车上的客人，不免有点担心，而且明白不是在台下看《三岔口》，事实上是在车上参加表演！

找上博，承他们用电话联系各处三小时，才得到一个住处。照说各处都住满了人，到得住处时才知道一房七个床都空着，只有我一人住下。明天还可搬一房间。可知另外还有空处。我们住的是南京路中段最热闹处，但是七层楼上却极清静，没有人玩牌唱曲子。走向上博不多远。初到地一切生疏。打电话给陈蕴珍[1]。听明白是我来时，还依旧在电话中嚷了起来。过两天待把酸梅糕送去看孩子抽肩膀大笑。小巴金一定已相当大了。

晚上略走街，正值星期天；满街是廿到四十的人，分不清成分。穿旗袍的究竟不多，一般是短大衣西服裤，头发短而蓬松，额前如嘉宝演什么时留那么一小撮毛毛。大学生还是和北京济南相差不多，人高矮不一，却有一个共通性，三五成群总有五分之一以上戴眼镜。霞飞路许多大公司灯火煌煌，还有专为妇女用品而设的店铺，比北京百货大楼大得多。一切都近于资金积累而鼓励消费。极不美观的人也把头发烫成嘉宝式，在街

---

① 陈蕴珍，巴金夫人萧珊的原名。

上晃，不知道她自己以为如何，特别是望到电影广告上什么法国演员相同的头发时，是否多少有一点兴奋？车过某一处时，还看到一个新式庵堂，老少妇女挤着进门，里边钟磬嘹亮，还装满了月光灯，屋梁上纵横是那种灯光。还没有人考虑到仿佛光五色来布置，一定更加吸引群众！苏州也还有好些香烛铺，大小蜡烛倒悬空中，铺柜中坐定了两位长衫掌柜，可不知是否也是公私合营？这种纯消费的迷信，事实上还是应当禁止节制，不然，一放手，城隍庙又成倒退中心！我们看到的还只是个小庵堂，南京路那个红庙和城隍庙，可能还要热闹，或已热闹到如戏文一般！我对于穿洋服男士或烫发西装女士磕头行为充满好奇心，这种表面文明内中迷信也可代表许多人，这一阶层占全市人口或并不少。不同的是有些见菩萨即磕头，有些不磕，却同样只希望天保佑，不费什么力也得到幸运好处！上海人已变了，生产者得到了一定合理待遇，只是这都市是钱和物为主要支配的都市，还是一样。饭馆子必等待许久才可得一座位。小饭铺为竞争营业，窗口都把各种应市菜饭摆成样子，任人挑选，也并不贵。五毛一客的虾腰烩饭，我已吃不完，大致我们两人有一客也够了。

还有一个特点，即天明以前到处已是大小汽笛唱和。不过还夹杂有公鸡声，里弄房子多，这种鸡可能是笼养在小平台上的。早上从七层楼窗口望出去，一片烟雾中灯光点点，也是北方所没有的景致。今天礼拜一，博物馆休息，拟和馆方接接头，就往其他看看，天气不冷。陈蕴珍一见到一定要问三姊和龙虎，其实如果小龙忽然站到她面前，会不认识，到明白是他时，或许还要如过去那么团团转高兴。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可说是性格中的“阴丹士林[1]”！正和形象中的阴丹士林，可爱处是一样的。我应当上街看看街景和跑马场（新公园）早上风光了，这时已七点多……也许还过了八点。

从

---

① 阴丹士林，原为一种蓝色染料的音译名，也指用此染料染的蓝色布料。张兆和在云南任中学教员时，常穿蓝色旗袍，朴素而又显得年轻。此处指陈蕴珍像当年的张兆和。

复张兆和

1956 年 10 月 29 日　第二信　上海

三姊：

谢谢寄来的文章。读过后我觉得虽通俗到家，却没有什么意义。里边说的很多都是错的，有些且近于胡扯。一涉及文物，更是蜻蜓点水，不着边际！我在苏州车站已买了一本看看，觉得几个编辑部不大负责任。这种错误不下卅处的文章，是有趣还是有意教育读者？作者什么都不学，怎么能教育人？这种百家争鸣对作者有好处，即什么不懂也可乱说，可是对读者实在获益不多！如这么写文章，我每天也可天上地下写三五千字了。这种通信也可当成作品发表了。对读者无益，编辑应负责任的。我的文章已寄出给画报。画报上要求是不大合的。所要求的张恨水或其他许多人都可满足，因为随便抄抄故宫说明，还不容易？但另外说点中肯窍的话，他们却不大知道，以为多余，删去了。这也是我白热心的必然结果。因为“习惯”是只要些不着边际泛泛文字的。也无怪乎好些刊物都毫无有性格有生气的好文章，为的全是照例无一句错话，同时也照例无一点精采的文章。聪明有远见的编者得改进看稿作风，不要再错下去，才是办法！

今天这里已冷了些，可是我却总是出汗。大致有了点点累。不知是喝茶作用，还是各种声响怪，晚上易醒，醒即不能再睡，相当费事，因为白天还有事待做。如果存心做作家倒好，因为晚上一醒，起来写点什么极顺利。可是现在是个半公务员半专家身分，一去参观，就涉及物质文化史全部问题，也问人也要被人问。尽管是照老习惯，一见到坛坛罐罐即精神奋发，可是到末了总还是相当累！累而难睡，不免觉得有点点糟。白天也老是出虚汗。住处条件极好，比和平饭店强得多，出入还得拿个有号数的“临时出入证”。有好几百房间，住下三山五岳来人，有些或属于什么“拗令皮客”的什么员，年轻力壮，有些或是观光团，手上买东西一大堆可以知

道。也有不少“代表”，具有各省科级干部味，仿佛闻得出来，事实上是看得出一大半。上海地方我算算前后已住过几年，大路还记得方向，可是不拘到大街小胡同，总像和那些住家走路人十分生疏。仿佛他们怎么活下来永远不易理解。特别是那些大大的房子中在进行的事情，以及极小的弄堂，挤满了大小人，怎么过日子，怎么做梦，永远不易理解！还有那种随处可见的“摩登女”，进出商店带了一大包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多东西用得了？王畸姑母老太太用长沙话说得好，“上海女郎所有全在身上”。过去这样是可笑，现在却是必然，这是有严肃意味的。闻竞争生活，竞争婚姻、出路，都无形而相当激烈。一般有四五十元公务员，都必须打扮得干干净净，才有办法。到处有女职员，可能长得好的比较容易找职业。而许多人即或会打扮也还不容易有办法的。又有些事找得用的人，却不易找，博物院说明员即是一例。女郎还是乐意嫁首长，首长年纪却必然相当大，而且有了人。总之，有竞争，有悲剧，只是不成为新闻资料罢了。南京路红庙烧香人相当多，可见发财幸运并未能一时从人头脑中赶尽。但是走到任何一处，工作服务人员态度都极好，比北京也好。这是真正社会教育和个人觉悟的结合，车上船上大街上，无处不可以让人体会到这种新景象。特别是活过几十年，从旧社会而来的人，看看这种种，真想不到。这其实也是一种竞争，人人争好的表现。在工人则为真正有了觉悟，当家作主，对工作有了责任有了爱。北京好些合作社的售货员，医院的某一种人，服务态度不好的，其实都应当来学学。一切善得很，车子过桥时还有不相干的路人为推推，你可想到是上海事情！我如多住一个月，会发现更多好事情，好现象。处处都说明中国人在共产党教育下真是站了起来，谁也压不下去！

可是也自然还有另一灰色面，大小弄堂万千孩子成群看街，三几年大致远不可能有像样学校产生，能满足都市需要。孩子们生长太快太多了，不能不说是一种担负，因为再穷些总还是得从土地上取得营养，要吃的！邵力子劝人吃蝌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总得有办法来适当节制。

今天将去见笑眯眯充满好意的蕴珍女士了，听到说起龙虎时，一定要伸伸舌头，眼睛圆睁，头略偏着的说：“三姊开心！”我如老派一点，将要请

她作媒,如再新派一点,将要请她介绍对象,不老不新,于是只有笑笑,“女朋友,慢慢来,是他们的事,我们不着急!”也必然要问到树藏和萧乾,对萧乾有斗争,这是历来的态度! 也可能问到凤子,连类的说:“三姊可不老!”我也许会要她陪同去买袜子,到时却先请她买一支拐杖,问用处时即说是“为龙龙的老母亲买的”。笑得她个人仰马翻,我才不管!

她们孩子一定也长大了,昨天在电话中即听到说还要和阿什么去学琴。在父母一定希望要她赶上傅聪,事实上却不知道将来能否学钢琴。男孩子可能已和小迪子差不多,穿上小飞衣,脚着皮鞋和我的大小相近。如此一来,吃酸梅糕也必然是一大块半块向口中填塞,再不会如南京张以某指甲大那么一尝一缩肩,动作和欣赏一致反映到人印象中,“主题分明”。(不说主题分明说什么? 老师。)

看看近日《文汇报》,如范烟桥说苏州菜,都近于从不出门的人梦话。他是苏市文化局长,只说苏菜天下第一,也可谓说得满“天真”,因为年近七十,全不知中国有多大,有多少省出好菜也。如用你家中人投票,只有小迪子同意票,高干即不会同意,由于见事多! 那文章幸好还不曾正式介绍苏州“排骨”为有名菜。苏州人欢喜吃面,面馆也因此特别多。王畸吃过两次排骨面后,即坚决不再吃面。理论和实际结合,原来面汤清蹩淡,面细而碱重,下齿无筋骨,不加一丝素菜,排骨孤独游离于面上,照北京习惯,宜于正式宣布为“不好吃”也。我当真就不吃。不过得承认汤包很好,每早都用到,比上海大马路大铺子的还好。

苏州点心在你记忆中好,事实上你也吃勿消,甜得无是处。回来时我带一点点由虎虎考验,也考验虎虎对苏州的感情。玫瑰酱多不便带,上海如有或带点回来。我如果可从这里出发,就不便带。向南走,皮大衣是不必带的,向北则早已着皮大衣。

从文

致张兆和

1956 年 11 月 2 日　上海

礼拜五下午　上海大厦

三三：

今天报纸上已见到英法侵埃战事发生事件。这实在是一件大事情！我们今天上本市建设博物馆看看，第一回学习站在一个办公室等候人的课目，约等候半小时还多些，且一再问“有公事我们就改天来”。最后才见一个主任找我们进去，坐定后才空空洞洞的问“什么时候来的？……住何处？……”又说：“因为上海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这里筹备处，一个还未成立，怕是来找那一个，所以在研究……”说的稀奇而又不伦不类，真是值得上报的对谈！很奇怪，怎么现在还有这种人做领导工作？这个馆前不多久还才到我们馆中翻洗了好几百张照片，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却这样？必有个原因。

离开后王畸才说：“可能是到历博没有得到好好款待，所以报复一下。”如果真是这样，倒也是新闻。因为在工作中，我们总想像不到还有这种人，而且来领导业务。但是也由这个假定估想我们馆中情形，一定不可免有用“官僚”方式对待外来拜访的情形。由于领导业务的不摸业务，一个文件转来转去，到各部总不大接头。由于某些部门做主任的也不摸业务，客人来了于是把信看看，不知如何是好，又转下去。由于懂业务明材料的人不多，遇事总如此“泡”。总不免泡过一些外来人，给人印象相当糟，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于此也可见，每一馆总得有二三深刻透彻本馆业务全部的人来接待外来同志，才能帮助外来同志。如果领导的都像个今天所见到的一位“官官”，什么事也不用做了。因为什么事也不好做。我还料想不到现在社会还有这种办事作风的人物存在。

我们这三星期真走得有点累了，白天午饭后一倒下床，就像不大容易

爬起。今天下午实在不能再出去了,才不出门。气候好得很,惟出门换车上下,总永远像北京上下班情形,挤着推着的,车子走动时响声震耳,过马路时都用的是演三岔口姿势,敏捷准确到一个惊人程度。但同时也还可以见到托儿所主任带着一队小孩,口中一二一二的喊着,本人用倒退姿势慢慢走过十字路口。

戏院中正在会演昆曲,外来人找不到票子,报上却各处有文章在宣传。报上副刊文章,总还是一些琐碎杂文,得不到大处。有些过于地方性的争辩,大都看不懂。上海地方如按人口比例说,读书的人似乎远不如北京之多。书店不见什么人进出,报刊部分也不如北京同样地方热闹。街上不卖报(卖报人极少),必到邮局去买,不方便。在车上极少数有人看报读书。只有街头贴报处还有些人看报。很多人可能就不看书报的。作家大致也只是在学校一类地方起点作用,别的地方远不如机关首长处长科长之重要。地方另一特点是男性干部内中包括教授,穿衣远不如北京干部之整洁,总是脏脏皱皱的蓝布衣,做成"老干部"式,或许这么一来在群众中威信会高得多。女的则如上次听说的收入储蓄全在一身,但是也有即在一身还是脏脏皱皱的!这几天来唯一一位穿着摩登人物是章大胖夫人,真是个美人儿。大胖已过北京,将和几个作家去苏联,带队去那里玩两个月。女孩和蕴珍女孩一样,都在学钢琴,月另费三数十元。

晚上约好和流金过她家中去吃饭,见到了李宗蕖和从同一模子印出的四位小宗蕖,大的已过十岁,顶小的三岁,男士一,女士三,全是壮敦敦的,极好玩。家中有四位小朋友,上桌时热闹可想而知!母亲布菜时左顾右盼,得心应手,"大妹筷子……小妹你……小胖你不能吃了……"虽忙而不乱,比王令诲从容得多。每人半块酸梅糕拈到手上后,各自眼睛骨碌骨碌转,"好酸!"大致还是生平吃到最酸的东西,可是很显然好吃,一会儿小手统伸出来了,"还要一点点!"极小的也必须要再给点点才能解决问题,于是再吃点点,"好酸!"虽那么说,却都认为好吃。住处已完全是郊外,距我们住处有一点半钟路程,还是坐公共汽车,用上海式速度行动。来人不会太多,因此孩子总乐意有客人到来。我住在他们小书房中,小女孩一定要贴在身边听我们谈天。李宗蕖做了大半天的菜,可惜我正是最不舒服

的一阵子，只能吃荠菜虾仁，几几乎吃了一半，其余鱼肉都不敢下箸。住处如上海三层里弄，有卫生设备，工程比较草率，可是空气极新鲜。学校课堂入晚通明如昼，热闹得很。大清早放音乐也还像音乐。只看到许多小女孩在球场上玩球，大都是短短的干部服，梳双小辫，有些辫子似乎还黄焦焦的，即书上所谓“黄毛丫头”神气，我还以为是什么附中部分，教员家属子弟。问问才知原来统是大学生。年纪大都已及廿来岁。南方人给我一种共通印象，营养不足，成熟后还不成熟。有些人即做了祖母，在生理上某一部分某一意义也还是未成熟。正和某种“挂枝果”一样，长不到头，就完了。到处是糯米汤团和炸年糕，这些东西如到某一天都变成了北方水饺子应市，上海地方有上百万人会变样子！

小龙如到这里来，到车上时会有人侧目而视，“这么一个大个子，喔大块来哉！”说这个话的人可能就是个大三年纪女学生，比我还矮一个头。我始终对于南方吃的问题感到是一个问题。一般饭馆素菜使用的稀少程度也是少有的，或许有些蔬菜比肉食类还贵。

致张兆和[1]

1958年8月25日　杭州

八月廿五早五点三刻

三三：

你不易想象我现在情形。这时正五点半，我坐在博物馆门前一个石条子上，按着纸在小箱上写它。面前六尺即西湖一片碧波，一点风浪没有，只间或有鱼拨刺。附近已有二三人在捞鱼（可能应当叫做偷鱼），各处是鸟叫。天已放晴。远处云水在有无间。一切很好，把昨晚上在车站过夜的狼狈处也忘了。已有公共汽车通过，我就是花一角二分从车站上坐来的。

依旧不免有点乡巴佬处，即来得过早，还得和三顾茅庐一样，等在门边，到六点以后才会有"童子"开门！我已听到咳嗽声，守门童子像是七十来岁的人了。他还像明白有人在相候，有意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湖中已有人坐船游湖。三潭印月相去不多远（从这里过去比漪澜堂到五龙亭近好些），杨柳已有落叶，石堤上干净得很。到了你应当退休时，例如老到写回忆录时，我们到这里来找个房子住，你一定同意。沿湖马路我三十年前印象中是不大平顺的，当时似乎只有人力车可坐，由旗下来岳坟，一坐半天，倒不如坐船省事，可是船得一元左右。现在宽坦平敞，一切和画里一样。最特别处是干净、清静。我和《儒林外史》中的角色一样，手提一箱一囊来游湖，真正是一个人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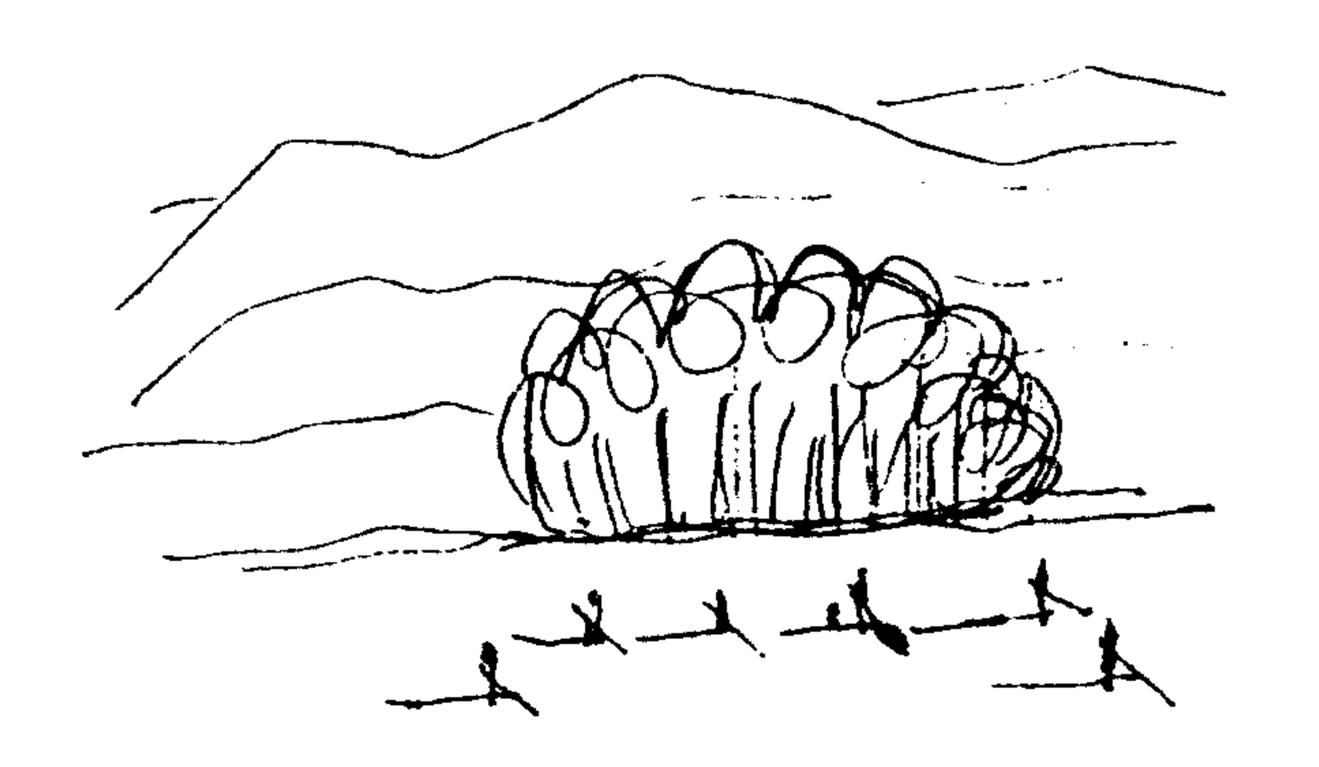
有一个人比我早，即一个白胡子钓鱼老头，从钓竿和鱼篓式样，知道他是内行，必常年大清早就来到了湖边。也知道是钓鱼

---

① 作者南行是带一批馆藏古代丝绸去江浙丝绸生产基地作巡回展出，以促进产品花色纹样的改进和提高。

不是偷鱼。这时正有六只船在三潭印月前通过，情形极别致。湖西极静，因此远远的说话都十分清楚。

还有更近乎乡巴佬处，即“博物馆”可能弄错了，来到的是西湖博物馆，不是浙江博物馆。等等那七十岁老童子起身时就明白了，好在公共汽车站就在面前。



致张兆和

1958 年 8 月 26 日　杭州

三姐：

已经九点钟了，好冷清。看博物馆的可能还不到廿个人。湖上游船也多空着在堤岸边，听湖水啮着船边，我们选的地方似乎太“雅”了，来湖中玩的，又多是看“西湖十景”而来的。我到岳庙时还看到一个中年老太太爬着磕头，心中说不定还许了个愿的！总之，调子特别，和展览会可不大适宜。如有五十人在这里作昆曲比赛，是有意义起作用的。搞展出，不大适合。要起作用得下工厂去。工厂恰在市区，将来也许得下厂。

湖面这时还不过三四只船来去。

在图书馆俞楼附近，还开了两家大馆子，一即“楼外楼”，一为“太和园”，规模都相当大，而且装扮得金漆煌煌的。可是生意怕不怎么好，也不可能好。玩的人实在都不大讲口味，因为成分全变了。来的干部居多数。岳坟前那个叫“西湖楼”。即办包饭生意也不会太好，因为住在附近人数究竟有限。

馆中有四十位工作人员，每天观众可能不到三百。内中东西倒不少。

划船的因无生意，有从后湖装载了大堆莲蓬过旗下的。这里莲蓬大而好。产地集中在后湖一带。至于“曲院风荷”，可并无一株荷花，只有一个石刻门额四字，让人知道这是旧西湖十景之一而已。

博物馆忽然唱起京戏播音，可是更加寂静，情调也大不相称。

交通倒方便，由车站直达，只一角二分。再过去岳坟，直到灵隐，来去车不少，车也极清洁。从一些小街过身时，小街小巷都特别干净，比苏州好得多。

许多干部模样的人多手抱小孩。也有像度蜜月样子的，走路特别慢，但是安知其中没有唐祈？也间或有个把三轮，因无主顾，就按着喇叭走

过。孤山后湖各地，园林培养很费了点心，也搞得比北京公园好。哈同花园本来是艺术学院，已改成了浙大宿舍，因此堤上到处是小孩子。在俞楼附近，又还有个儿童乐园。其实整个就是花园！

也还有人在苏小墓前指指点点，可是摇头摆脑会读那些亭子石柱上刻的对联诗句的已不多。字句已不容易懂，何况还是篆隶书！西泠印社还在那里，还有许多篆隶对联诗句，可是引人注意却是兼卖汽水冰棒。

图书馆还在原地，读旧书的人恐更少。外堤那一边有许多疗养所，住下来大致也会觉得寂寞，因为除了山水，别的什么也没有，许多人会受不了的。

科学院有个分院在断桥边上，倒比较合题。因为科学研究得思索问题。

许多人都长得和金隄差不多。工人也斯斯文文。水上工作用力不大，更见得从容。气候如北京九十月，据说在西湖夏天也不多是这样。北来的人沾了光。车站上办事的倒是大跃进，比北京好。

西湖将来最有希望，可能还是四山全种龙井茶，生产可供全国。

杭州穿衣不讲究，大致是活用钱不会如北京之多，因此世面看不出像北京的活泼，除了车站，其他都静静的。不过城市中人虽穿得不怎么突出，乡村中人却多干干净净。平均了。

中上到太和园吃青鱼划水，只三毛五一份，可抵北京一元量。只是饭粒和子弹差不多，只好换馒头，馒头黑胡胡的。到了馆子才知道已平民化，一般只三毛七一份。馒头一个三分，约比鸡蛋大一倍。

工作已商量好，用四天时间突击。柜子比北京的还好，房子也极好。就只是地方偏僻幽静，不容易招观众。将来如展出，也许得向百货公司想办法。一天保有大几千人观光。

这里虽是一个大花园，而且事实上堤路上比公园里好。可是大约因为习惯，汽车站恰恰停在中山公园门前，因此游人一下车必向园中走。每天可能有过千游客。门前有点和排云殿相似，从门里座椅上可望到门外那一片湖水。水比昆明池好些，或者因为对面有一片山绿芜照眼。山再向左才是南屏晚钟和雷峰夕照，远远的只见一堆堆树、一所所房屋而已。

公园是原来行宫一部分,所以规模还好。现在房子并不多,树木长得茂盛,顶即孤山,但放鹤亭可在另一小山头。里边也照例有照相的,有糖果摊子,糖果也大众化,无什么出奇引人的。约有卅个卧式糖果罐,和北京一样。不如采芝斋见地方性格。到处有绸伞,花花绿绿的,本地人决不会买。只偶一外来人买纪念品注意到,可是各旅行社也有卖的,可能还更好!

西湖好处大致是欲雨不雨澹烟模糊,十分柔和景象。我已看了半天,每天看可能就平常了。到这里玩的本地人,像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它的好处。

晚上许钦文邀至楼外楼吃了顿待外宾的醋溜鱼,只一条子似的八寸长青鱼,蒸后加料,名不虚传,可是大致得一元多。

晚上(廿六)睡不大好,因为太静,一过汽车即震天价响。有蚊子也有蝙蝠,房中有蝙蝠飞来飞去,你能想得出不免相当紧张!但无疑吃了不少蚊子。

工作箱子半天工夫已布置好,今天即着手布置材料,大致三天能赶出来的。房间极明亮。

致张兆和

1958 年 9 月 26 日　苏州

三三：

衣已收到，极得用。鞋已包好即寄来，究竟省事，落雨得用。空花鞋已不成。连日晴明，早晚已多秋意。全市在为钢铁生产日夜工作，孝华夫妇均日夜不休息，在带学生拆城作高炉出铁。你妈妈则为本地方博物馆事各处奔走，今天已预展，在孔庙。学校铁炉也在那边，今天当可全参观到。新的孔夫子学生却在大成殿旁搞炉子，火光熊熊！孩子们都极瘦，听高干[1]说“米不够吃”，大致油水过少，小家伙只十来岁，份上只廿斤，月卅斤粮食也不够。二人月共约百三十多元，房租有三十六元，合计约百六十多元，可是八个人吃饭，还得付奶妈工钱廿，二表姑的犹姨太十元，最小一个孩子又刚断奶，因此必然生活格外紧张。我可能把粮票给他们买廿斤粮食。

我们杭州东西未寄到，还不忙，不免令人着急，怕一搁十天八天！明后天可能即得赶工。但十月节日展出，恐已无望，因至少总得三五天布置也。昨过沧浪亭，是从乌鹊桥直向前走，再转右，沿小河走到的。记得我们十多年前在那小河边还照过些相片。那地方正值学生运砖，三四只船上全是中学生叫叫闹闹的传递砖石，延长将一里路。问问才知是十三中学女孩子。全市学生都为这一事件忙着，已不上课，大家正在拆城墙，日夜作。伟大之至。如会画，必可画成极感人景象。到沧浪亭正值另一处放悲多汶音乐，想起全国人力的在节奏的动，毛主席才真是伟大音乐家！面前一个小孩不过十一岁，搬了五斤来重砖，额上小汗直流，还是笑。小

---

① 高干，“高干干”的简称。

迪子等孩子们挑挑抬抬,还一面直嚷号子。

见报上有"干部劳动决议",我们将来一定也要参加生产,但不知到那部门去。北京这些日子学校工厂也一定搞得热火朝天,孩子们大致是更忙,学的事物完全对了。闻小平一号结婚,是不是?头巾衣料如寄到,正好送她一件。你们刊物如何?上海《萌芽》编辑工作已下乡,《北京文艺》大致以后也得在工厂中编辑。这里书店刊物销路似不到应有的好。学校机关可能都有文学刊物,个人怕极少买他。有个文联,不怎么热闹,因为美术工作即不注意到直接参加生产的艺人,还是少数画家,方法上大致也得改改了。画家一部分已参加扇子丝绣生产设计,却总不如单独作画有名声,习惯所成,不改不能适合新社会。事实上美联却应当以参加实用艺术生产的艺人作中心,才合新社会要求的。今天已廿六,北京方面必为这个大跃进节日而忙得可观。你妈妈正为招待我过节在买菜,荤菜不易得(其实有新鲜毛豆菱角已很不错了),可能会用罐头来请客的。这地方照规矩东西多先卖机关、食堂、店铺,最后才轮到市民。有的人家必半夜去等待三五小时,才得到一点点肉。街上还有不少乡下人卖毛豆和菱角的(玄妙观前也还有二三讨饭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都在搞炉子出铁。商店干部下田或转工作后,就用家庭妇女学管生意,也做得挺好。

二哥

廿六日午

致张兆和

1958 年 10 月 10 日　苏州

三三：

今天已十号，大致再过一礼拜，我若不返南京展出，即已回转北京了。前两天这里请我在拙政园吃了一顿饭，昨天又有人请到据说最好馆子吃了一回便饭。照我印象说来，一切也是甜甜的，似乎还不如王嫂艺术高明！买了一双廿三元皮鞋，很合式。为小五哥孩子们买六磅鱼肝油，“麦精”和清油各一半，孩子们每顿各灌一羹匙，极有趣。小迪子在这里也通夜运煤，精神倒挺好，只是太小了一点。孝华又去学习，有一礼拜不回来。你妈妈处将为买几个罐头或别的，她每天自作一顿饭，在楼上，精神还好（还似乎听到哼哼昆曲），只是孤零零的，只盼望宁和[1]一个信，且希望知道他通信处。这里全市大致都在搞钢铁，同你妈妈在文管会同事的老太太，年纪已过六十，也三天一班去炼铁作杂事，报纸上新闻，也只是彼此数字。每天都有一队队化装青年男女敲锣击鼓到玄妙观，一会会又走去，可能是演小戏的。

街上买包子面食多排长长队伍，糖果则不那么挤。人多极瘦。见来参观的人，总说刚不久下夜班或即将上夜班。天气不问阴晴，总是润润的，园子中草木特别清润，玩的人少极，荷叶还长得甚好，花已零落。学校多还不上课，各在争“卫星”。小迪子一家已吃公社饭，带回家吃。家中孩子们倒充满生气，从不打吵，说说即蹦蹦跳。

高干干母女日子过得还好，一家特别干净。

玄妙观前大街，卖吃食的铺子虽已不如前年之多，但比起其他店户还

---

① 宁和，张兆和最小的弟弟张宁和，音乐指挥，在比利时定居。

是占第一位。买了几把黄杨木小梳子可送人,这里这些日常用品,还是作得比北方精而且贱。

二哥

十日

我估计可能在十五返京上车。还得过上海,带一值六千瓷器,再由申上车。

致张兆和[1]

1958年11月1日　南京

三三：

丝绸已正式展出，开端情形良好，连搞数日工作，整天不息，好累！希望不至于倒下。这里师生协助甚多，布置比苏杭好，广告宣传也好，来的人不少，给观众印象也好。

拟作一星期到十天展出，开一二次座谈会。□□□校中，且在展览室附近，方便得□□□□水极周到，窗外空阔，空气□□□□房中且有日光灯。只是晚十□□□闻远处有播戏声，早上六点又即十分热闹，要多睡睡不可能耳。

吃东西还方便，得走半里路远。已吃了两顿好饭，一顿是校党委的，一顿是校长的。我也请纺织老师傅吉先生吃了一顿。大家帮忙热心比苏州多多矣。可能还要去上海三五天，正有人提出此意，因全国花布会评比在申举行。如需要去即去，不要，也不勉强去。

二哥

一日

---

① 此信为毛笔直书在横格纸上，因信纸破损有几处缺字。

致张兆和

1958 年 11 月 5 日　南京

三三：

天气极好，草木虽摇落加剧，日日满地黄叶，可是空气润泽清明，景物萧疏，到处如画。住处在一小楼上，楼前有六扇大玻窗，窗外隔一路是个大操坪，早六点除有人上操外，还有各式广播，声音宏大如室中听收音机。这时正是下午四点半，阳光从一丛法国梧桐树影中滤过，从大玻窗照入，满室透明。大操坪远处，正有人在试车。年青人喊天喊地。对着我窗口附近，还另外有六七十个女中学生在上操，成排立定，到教练呼唤某一姓名时，即有一人走出作五十米低栏表演，在旁的即笑着助兴，一切正和三十年前中公你们上操时相差不多。（很奇怪，我总是这么孤独的在一旁看人上操！）

这里展出陈列室情形甚好。比苏州热闹，有三个房间，就在住处附近不多远，也是大操坪边上。来的人除生产有关方面，还有军人不少，为他们作说明，听来甚感兴趣。三个月来我没有离开陈列室过一天，今天却不能不在住处房中睡睡了。可能即因为几月中没有休息，吃的东西也不大顺，今日去校医处看看，才知道血压已上升到一定程度，又必需吃利血平了。医生说已到二百，我倒不甚觉得重，只是眼涩腰不受用，还以为累了一些所致。目下同时胃也出了点毛病，禁止吃茶，已吃药。不是溃疡，说是消化不良的痉挛痛。本来出外吃东西，因此一来，还是只好打扰学校送面来吃了。面还烂，只是略咸一些，胃我估计一二天就会好。至于血压，大致回来再斟酌，一作事，事一作久作多，必然要上升。不作事又不成。只希望事情简单一些，或者可以多作几年。如能作半天，也许有转机，全天怕已不大成，因业务外还有一些学习，一些别的会，体力恐已不易支持。这几月出外虽累极，由于工作比较单纯，还支付得过去，但到一定时候，还

是不可免得躺下了。目前人并不怎么难过。

这里可以看隔天北京报。本市报地方新闻多。也有好些剧院，听说大会堂正在演无锡戏极好，没有时间去看。离住处约家中去“红星”远即有公共汽车。约半里远有一邮局，卖书处似不如东单邮局大，《人民文学》不曾见到。住处大操坪四周，有专校三四处，极少见到学生肘夹刊物的，可知文学气氛不厚。书报处人围着，多看画报。苏杭情形正相同。此后刊物可能将还要改成有些画才能引人兴趣。照一般水平说来，刊物还是深了些，和多数人要求不合。此后中学生将不会有过去那么多人读文学刊物的。

南京天气正好，平时中午还不必穿大衣，早晚穿夹大衣正合式。我还不曾上过热闹大街，也不曾去过夫子庙和中山陵，住处离玄武湖较近，去看过一次，很好。这里每早晚除了可听宏大声音广播，还可听到几次军号声，这是北京不易听到的。一听到军号声，极易引起一种少年时痛苦生活回想，一种四十年前穷病景象的回复，对目前存在不免感到惊奇。

我想一礼拜后回来。如不过上海，大致可以成行。回来后希望能休息休息。

孩子们想必忙得极兴奋。

二哥

五日

致张兆和

1958 年 11 月 18 日　南京

三三：

因为这里东西无人照料，我只有在廿结束后再作回来计了，可能在廿三左右能上路。这次展出约八九千人看到，一般印象还好，批评中特别满意“说明员”的热心细致工作态度。也有些外来观众大模大样的派头，我为说明，他像是感到是麻烦的。还居然有个穿着整齐科级人物，向我吹“到过北京。故宫什么都没有，原来通搬到颐和园去了。颐和园另有一个王宫”，我也只有笑笑的说是、是。这人料不到我就是从北京故宫来的。总之什么人都有，很多人问我要看僵尸，原来这里曾陈列过一具明代尸身，作为敛钱工具，是解放前的，前几年还陈列。正如许多人到故宫只看金銮宝殿一样，必然有的事。各生产单位的人已来过几次，我今天去看生产厂子，有二天各处走走。

茶叶已得到。天气日冷，衣通上了身，还不大济事，好在过三几天就得回来了。

泻过一回。心脏不大好，晚上蚊子太多，烧去香廿盘，另外还打滴滴涕，这个“四无区”蚊子还是不饶人不留情的来进攻。好在再过三几天总可免了。

二哥　十八

南行通信

这里选编了沈从文三次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考察活动的部分家书。

1956年去湖南，让沈从文在相隔22年后，有机会再度访问湘西的家乡。

1957年到江南考察时，正值“鸣放”高潮，他更关注文博事业，深感“是一种崭新的工作，走在前面的人却那么少”。

1960年武汉、丹江之行，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令他鼓舞振奋，加深了对青年建设者们的理解和感情。

1959 年作者一家与侄女沈朝慧。

致张兆和

1956 年 11 月 24 日　长沙

三三：

这次过长沙考察的，这回车人并不多，我一路咳着到达。

同行只三位，〔查〕阜西和一位李老先生，年六十七岁，在北京做度量衡局长的。

车到内丘，因前行车出事，误了五小时，因此到达武汉时已下午四点，到招待所时已五点。查先生二人过大桥工程处看建设，我却坐了车过协和医院让四个医生看，看了二小时，打了廿万单位盘尼西林，拿拿薰、吃、涂、漱药五六种，才回住处。原来喉痛咳嗽是“扁桃腺发了炎”。车已定八时过长沙，因此七点大家还是一道过江上车。约今早四点到了长沙，住省府招待处。人已不发烧，不怎么咳，只是喉部干痛而已。不碍事，大早起来洗了半点钟澡，好多了。长沙天气极明朗。空气湿润润的，许多树叶子还绿绿的，芭蕉叶也长得很好，叶子还未吹破。从这些可以推测一月来天气情形。白墙黑瓦市容给人一种清新愉快感。今天可能得拜会首长，同行有三人，凡事好多了，特别是两个年纪比我大。路上听阜西谈他的“琴经”，说到高兴时就大唱起来，极好。可惜他要在这里看歌舞约二星期，我怕不宜如此耽搁。我们俟到此二三天后，即决定行动。还有陆续到长的。如必须等齐才听省府报告，这几天我正好看文管会东西，并了解问题。长沙可看的自然还多。

阳光下一片片白墙黑瓦，给人印象很新。地方正在建设发展中，不像苏州那么老。老的全烧了，新的也有不怎么处，即不大见得出地方特征。洋房子和别的地方相同，大马路也相同，整齐干净也相同。菊花十分好，公园中当陈列的品种，这里到处可见。省中遭旱灾，报上日在喊救旱。

我也许还得过医院看看，吃东西不起劲。和往日情形不大相同，一动

动就流汗,或者人真有点老了,饮食一变,不易适应难吸收。

从文

十一月廿四日

致张兆和

1956 年 11 月 27 日　长沙

三姊：

今天廿六了。礼拜一，可能要拜会些人。我们大致得分散进行工作。十二月初，吉首有会约开三天，我拟参加，只不知在初几开。这里去吉首要三天公路车，过两天，也许就得动身（近拟二三号去）。事不大凑巧，上次过上海一咳五六天才好，这次又成了“病号”人物。到武汉看了看医院，今天或者还得到“湘雅”看看。别的不难过，只是咳而已。流了点鼻血，止住了。再有两天就好了。

长沙市面不大，却相当热闹人多。到处是新房子，一切在建设中。新公园大而好，菊花有若干万盆，玉兰花成行排队，一切布置都是以万人做对象。已看博物馆，可不怎么大，初办，待改善处多，在公园里边。这里正设立历史科学研究所，将来解决楚墓问题，不然写不出报告。地方事，人手更见重要，搞文物从全面下手的不多，因此陈列上不易见好。学校对这些东西也还不知如何使用到教学上。博物馆每天也有上千人到四五千人参观。正是秋高气爽，菊花盛开时，来人更加见得活泼。孩子们成队成群的在里边嚷嚷叫叫，十分兴奋（苏州馆中也如此）。湘绣醴陵瓷在博物馆看到一点点。瓷质好，做法待改良，一般说来此景德镇好，又相当价贱，将来有前途。湘绣似不如苏绣之精。主要在图稿差，水平不高，因之工人再好也无从着手。解决问题还是好图样。苗瑶族刺绣精美惊人，有从来未见到的。但也正是小时候所见到不易忘记的，花纹奇美，配色之好不可思议。可惜在这里并不怎么引人注意。将来会成为国内时髦装饰物。应成为新湘绣一个部门，到国际上也站得住。

廿七，昨天到医院半天。透视肺正常，心脏毛病未好，还是说“高血压

心脏病”。上到百七十,不算过高,低到百三十,稍高了些。带了点药回来即睡下了。晚上未吃什么,吃了不少橘子,吃了药。热些,卅八度多一点点。血压高到百七十八,低的落下了些(医不说)。晚上虽睡睡醒醒,可是到天明再出汗,人可轻松多了。今早一起来,几几乎全好了。今天大致即可看文管会。因为日子已排定。可惜这里正当全省会演,不能分身,只好割爱。会演中凤凰有一《文茶灯》,大家说不下于采茶舞,有的还说比那个好,看看果然不错。各省都来参观,说是挖金矿,可知多见所未见。如衣服改改,装扮改改,做作改改,一切恢复本来(他们年轻人不知道,我倒还知道),一定可以出国。你想想看,六七个做微笑态的年轻女孩子用一口凤凰腔说“那样……”唱着跑着,岂不有一定程度滑稽!戏中有很多极好的,好到惊人程度。有个八十岁瘪嘴老人唱小曲,简直和十三四岁女孩声音一样清脆。有个唱山歌的,和唢呐声音一样,唢呐是双管,动人得很。也有极丑的打扮得和北京玩魔术的差不多。气候好极,可惜的是一出门必用车送,反而把我们看街的权利取消了。市面只有三五十辆三轮,所以坐三轮不方便。此外即人力车,坐来太慢。公共汽车人又过于拥挤。交通工具是问题。地方小,多数人是两脚代步的,时间不经济。

致张兆和

1956 年 12 月 5 日　长沙

三三：

今天真算是十分〔之〕九好了。昨晚吃了二粒药，大大睡了一觉，睡中天上地下梦做得个不知所止。好像和你们到一个什么河滩上，还有几个洋人，有人奏乐放炮，在那河滩上可不知做些什么事。终于醒回，已整七点钟了。我照医院说的再休息一二天，大致就可上路了。近来奇怪是一动即大汗不止，或许是在医院中扎了那若干针的结果。据护士说，是每天廿万单〔位〕盘尼西林，分二次扎，另外名目不悉。照我自己说，在医院中不知吃的那些丸子（相当多）是什么，白天日里总是昏昏的睡，睡了好几天。至于咳，可能还是末后一天一个医生为我买的一瓶什么“川贝枇杷露”（广东货）治好的。为什么医生会为设法买这个？他说他家孩子咳，也是吃这个好。说时他笑笑我也笑笑，因为医生自己也乐意买中药吃，可是开方时还是照所学开去，可见内中有些矛盾。昨天到博物馆开了半天会，听了许多意见。包括文管会、研究所、博物馆、工作队，四个机构人不少，基础可不怎么好，新成立的只想另打基础，把旧有的抛开，可是知识底子太薄弱。旧有的终日陷于事务中，研究说不上。更新成立的“历史科学研究所”，因为不是内行，做法也拿不出一定主张，且毫无基础。所以挖出的东西在国内尽管十分重要，但在本地如何就他来研究，还有好一段路走，才走得到研究正轨上来。因为基本上都还不明白这些东西在历史文物制度上解决了多少问题，启发了多少问题也。一点不知，或所知皮毛，如何研究，研究出来又如何拿得出手？所以这究竟还是问题。他们自己也明白，不知如何解决。学校方面则落后一大截，还不知如何用出土材料教书。总之，全国注意的事，本省文教界对之却不怎么注视，文化局不知如何注意。是问题也。一到地方，人材真正是十分难得。最缺少是“全面”观点和“集体”观点的领导人，因为这是要学问又要心胸广阔的人，才会把

事情从工作出发,来布置工作,推进工作。不至于因布置人而耽误事。

昨天到一大庙看看,有百十尼姑在织帐罗!这倒是自古有之,讲红绸史,古代越罗婺罗都是女姑子织的,在历史上十分著名。现在这些尼姑在有组织情况下进行生产,每人月可得四十元,比许多小学教员好。庙极大,将来还要发展。也早上念念经,做做例行法事。还有生产模范。老的不必生产,也有吃的。年轻的也可自由还俗,因此将来年轻貌美的尼姑,到机会许可做"陈妙常"时,或者不必如廖静秋那么自我斗争,倒是和几个同师友开个小会商量一番,就把问题解决了。再进步些,也许还得方丈主婚!也因此倒可做新的戏剧题目:《尼姑结婚》。知客的一位约卅四五岁,穿得干干净净,充满了人情味,告我们生产情况,工作情况,极有兴味。这人将来如改做什么合作社交际处长,必是一个好手。这尼庵还有过万册佛经,搁到新柜子中,等待佛教协会招待外国和尚时看看。另有上万佛经搁在楼上无人看。至于尼姑念的经书,不过三几种。总而言之,是很有趣味的一个新型大庙。方丈室在楼上,从窗口望望,还有个极摩登的玻璃橱,内放日本印大正藏经一部。写字台上有新式桌灯,旁有个圈椅,热水壶……没有丝毫禅林味,却和一个局长办公室差不多。听说方丈是个大学生改业的。可惜人已到北京开会去了,见不着。

长沙街上别致处,是到处有一种似鸡非鸡、似鸭非鸭的家禽,一身乌黑满街跑。闻长得极快,可到八九斤,做腊肉极好。长沙一切在发展中,劳动者劳动力极强,板车多特制,比较北京轻便一半,一个人拉,可能到八百斤以上。全市只三轮五十六部,做得请究如汽车,拉车人总是先为你算好路程价值,开票等等手续做完后,才从容上车。车大小可坐我这样号码的人二位,如查阜西则只一位搭个小孩还勉强,两位可挤不下。尺寸可能是夏天定的,没有把冬天大衣占的地位计入。全市只五十多部,所以坐上去是件时髦事情,似乎国庆节才开办的。

汽车大致半点钟才过一部,挤得如腌酸菜,比煮饺子还紧一些。公园气派大,将来有发展。在所见许多公园中,算得是一个好公园。

从文　五号

致张兆和

1956年12月9日　长沙

三三：

昨天我们过江到了岳麓山，看师范学院历史教学材料，在那里吃饭。饭后和朋友上山到蔡锷墓、白鹤泉等处看了一下午，才走回江边，由山上到江边恐得有八九里路！风极大，起始穿新大衣。学校即湖南大学旧址，地方条件极好，一切都像在画中或梦中。学校在山腰，树木已极多，宿舍一所所在田野中，垂柳萧疏，景物清极。孩子们多长得极活泼。山上树木有三四人才抱住的，到处是鲜红如血的枫叶，这些枫树也多高到十丈以上，整个山中是这种大树，你想想看多好！如从教员住处到树木最好处，约等于从桃源住处到跑马山还近些，所以到处有如你吹口琴时那种学生，三三五五跑来跑去。我们吃饭处是旧岳麓书院，宋朱熹、张载曾在此讲学，毛主席在此读过书。山比云南西山小些，可是丘壑树木好，面临湘江，气象还开豁些。这里还有一个土木建筑大学，矿冶学院，师专，有过万学生，也照例有一套附属组织，中学，小学，托儿所，百货店……自成一个相当大的单位，包括好几万人的生活。不过一个学校和都市完全脱离，有些知识可能也就永远得不到了。教员生活关系简单如隐士，长久也不是个办法。

江边很动人，有过千帆船停泊，真可说是“帆樯如林”，扒船人都十分沉静。可是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大学男女生，却和你所知道的长沙学生差不多，在车上打打闹闹，大嚷大呼，不断的听女的说“鬼呀”，照例是被男的说了一句笑话时，女的不平，把“你这短命鬼”五字压缩，脱口而出。也是一种十分健康快乐的表现。一般体力都比江南强得多。过江必经轮渡，小汽轮能容三百人左右，上有卖脚气粉的一位，说话完全如教授讲学从容（许多名教授还不如他的口才），把剩余美货的脚气粉说得个神乎其

神,末了还说用完后可以把筒子做种种用途。可惜未说完船已到岸,只好结束。大致每天这么说若干次,可能有三几次说中,有人出钱二毛八分买去一瓶,拿回去就大试特试!不过天气正当冬令,那会有脚湿气病?因此也许一天只是白白讲演若干次。但人总得吃饭!可不知如何解决。其实这种人吸收到博物馆做说明员,必然是把好手。因为言语顿挫而富于节奏感,在一般叫卖中极少见也。许多有名人口才都比不上。

长沙街上多卖龟肉狗肉等等,还有古风或蛮风,街上满是人,铺中进出也是人,一般布店或其他铺子生意都相当好,全是干部照顾。彭俐侬等在此演出,每日上座闻相当好,只是票价限制在三毛内。梅兰芳一来到二元,还是满座。惟看戏的必比较少数人。大戏院座位闻多做沙发式。

今天见老毛父亲,才知大哥已回到家乡,我大致在凤凰可看到他。我们十二号上路,十四可到吉首。

致张兆和

1956 年 12 月 10 日　长沙

三三：

我们又看了一天文物，东西好，处理上问题多。许许多多东西都是国内少见的，许多东西并且是对世界也是一种重要发现，如公开出来将对各方面研究都有极大帮助。惟整理工作人员少，有些材料十分重要也不知道。有大堆汉漆器，就搁到那里，其实全是国内未见的。我们一看又是一天。看陈列，不能满人意，因为说明不了问题。宋以后东西太差。很多比我们家中用的还不如，统摆上了。说明员不济事，训练了几个月，说不出问题。馆中全是生手，如办文化馆方式来办博物馆，不合用。来看的上千人，可以说得不到应得知识。首先是教育人的还没有好好教育自己。比山东、南京、苏州、上海都不如。但库房中东东西西，特别是古文物，却丰富远过许多地方。

这几天虽相当累，体力还济事，已不咳，还在继续吃每天三片路丁，和八片什么维他命。天气还明明朗朗，拟用一天时间不外出，来写写意见印象，十二号一早即过江往吉首。大致在那边住三四天，到凤凰住三天，即回来，回后即过武昌，看看武大，即回北京。预计时间，也将在廿四五前后了。总之到京要过年了。我希望能把时间稍提早些。但各处看看，实在获益极多，对于各方面改进工作提意见，也比较全面，易有好作用。有很多人现在才来工作，其中不少熟人，在北京反而见不着面的。

长沙地方并不比南京大，可是似乎再住久些也不大容易认识，因为似乎另外是一套，住在交际处，能接触到的未免太窄。如用来和廿年旧的一切对照，则显然是两个时代，主要是人全换了。做事的人全换了，做事方法态度也全换了。学校因为我并北京的也不知道，旧的也不知道，不易得比较印象。在昆明时那个谭蔚，昨和他太太来看我，有了四个孩子，两人

都在教书,太太教女中。学生据说都争着看《春》《秋》《家》,排队领书。至于《三里湾》一类书,却不多。《铁水奔流》也不看,看后印象薄弱。女学生大致还是城中知分子弟多。我们孩子却已过了时期,也许不熟巴老伯,倒会是巴老伯读者。闻学生一"向科学进军",多只赶理、数,对历史最头痛。大致教历史的自己既读书不多,也是头痛,因为实在教不出什么名堂来也。国文已在教古文,谭蔚即教古文。

老毛也结了婚,太太在做助教,自己在江西做事,大致跳荡已不如十年前,不读书还是一切依旧也。他的妹妹反在山东大学教俄文,比他上进。这次会演中有几位微笑态的家乡女孩,一切似乎并不比中央的差,闻平时只在合作社做油纸伞。有个唱情歌一再得奖的,平时是个理发师。有几个唱歌极好的,是船上水手。正是我廿年前和他们一道在船上的人物。那一位做纸伞的女孩子大致将来会成为自治州的文工团演员。如系过去社会,必然将为什么军阀收做姨太太,如系更新社会,应当选过中央歌舞团学习,或可望成为大电影明星……至于现在社会,只好将将就就,做民族文工团演员,嫁个科长,了事。这里博物馆一个搞群众工作的女同志,也年纪轻轻的,比以瑞太太还小得多,闻从什么文工团退伍出来,放到博物馆工作。很奇怪,一切好处正宜在歌舞团中得到发展,却来搞博物馆繁琐事务。另一面文工团却又苦无人。大致系统不同,各自参商,这个团体找人,那个团体却在退人,不免形成如此情况也。不经济处当事的照例不易明白。

你的老师马宗霍还在师范学院教书,曾看看他,他已入城,见不着。大致也相当老了,闻已算是老教授,且是唯一国学教授。

不知是气候不适还是打针过多,又还是住处过于官样,精神似不如在山东、南京活泼。也许是过于疲劳,一天总是动,总是谈话,而又是一种做客心情,不免有及早归来"倦鸟投林"情绪。其实体力已回复,再不会有别的事了,总像是有点倦。十二上了车会一切眼目一新,因为算算时间,已经有廿三年了。人真奇怪,近代交通工具虽这么缩短了旅行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却不能如过去那么旅行便利,至于游山玩水更说不上了。人都为事缚住,失去了过去人应有的从容,即自由如陈蕴珍女士,我告她来北

京和三姊玩几天吧，她说我得送我家宝宝上学，学琴，一面说一面用小杯子浇花，也有点隐士太太规模了。巴金事就自然更多了。很奇怪，这么不从容，哪能写得出大小说？照我想，如再写小说，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才有希望。如目前那么到乡下去，也只是像视学员一般，哪能真正看得出学生平时嘻嘻哈哈情形？即到社里，见到的也不能上书，因为全是事务，任务，开会，报告，布置工作。再下去，虽和工作直接接触了，但一切和平日生活极生疏，住个十天半月，哪里能凑和成篇章？照情形看，要写，稍稍回头写五四以来事，抗日时事，专为学生及中级干部看，中学教员看，比《春》《秋》《家》相似而不同题材，写社会，会比较容易下笔，也比较容易成为百万读者发生兴趣的东西。因此我想写四嫂所谈故事，易成功，有十分之八成功。如照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累人得很！

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正犹如我们对曹子建一样，怀疑“怎么不多写几首好诗”一样，不大明白他当时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更重要还是社会情况。看看曹子建集传，还可以知道当时有许多人望风承旨，把他攻击得不成个样子，他就带着几个老弱残丁，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则干脆穷死。都只四十多岁！《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这里犹有人大大道及）！或者又必穷而后工，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另有他故。

梅兰芳六十岁犹上台装女孩子，有人在报上称赞宇宙疯装疯之妙，又说什么内心活动，出神入化，我一点不懂，今晚却有可能去看他的宇宙疯，岂不是奇闻巧事？我一看到他被人称赞的衣装就生气，宁愿称赞越剧《西厢记》，不肯同意他的洛神或任何一种戏剧服装，因为实在不美！但正如我不懂相声艺术一样，我实在不懂“艺术”，懂的是不知应当叫什么！这也真是一种无可如何的事情。《湘行散记》作者不能再〔写〕文章，情形也许相同。

致张兆和

1956 年 12 月 19 日　凤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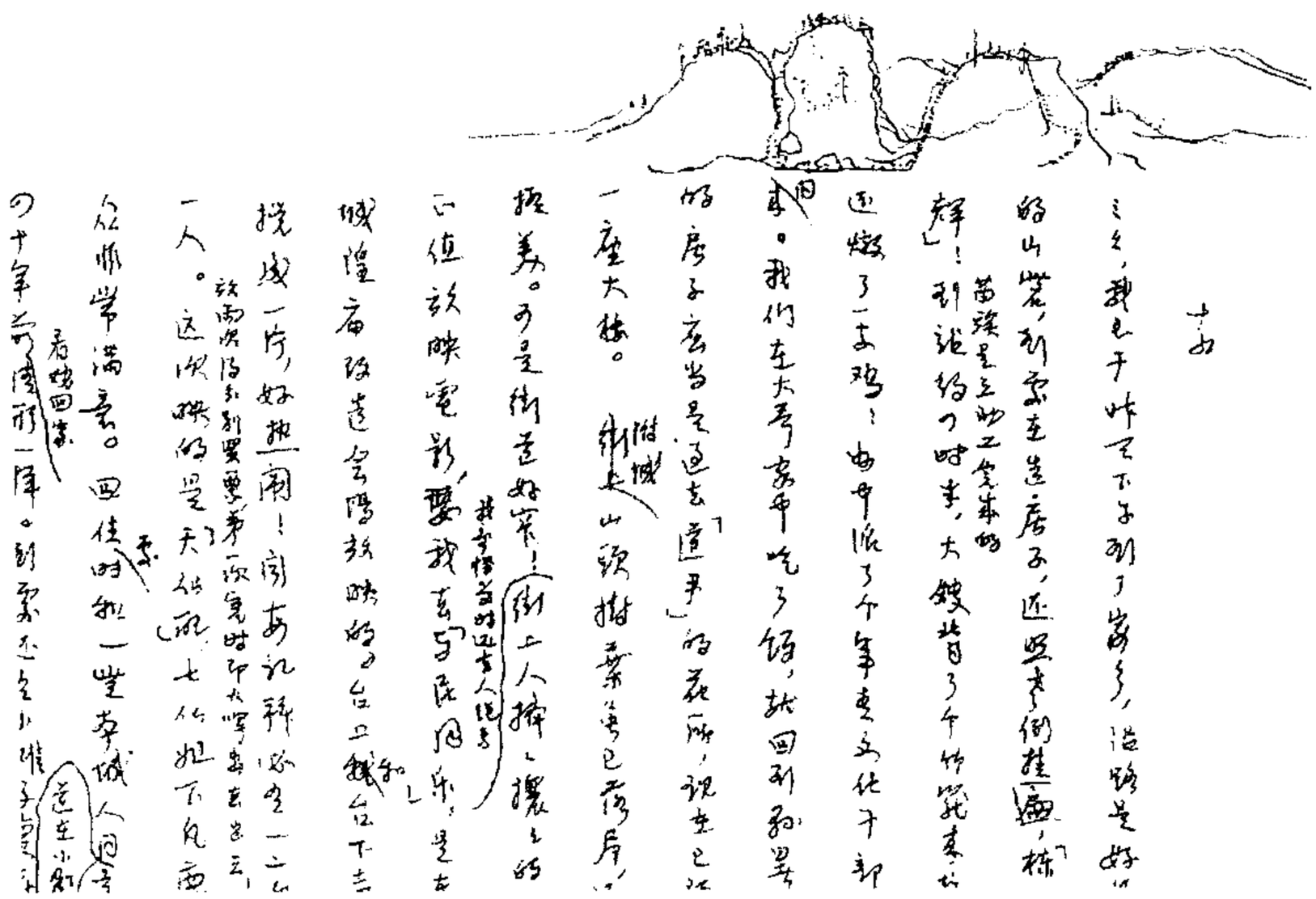
三三：

我已于昨天下午到了家乡，沿路是好得出奇的山砦，到处在造房子，还照老例挂匾，“栋宇光辉”！苗族是互助工完成的。到站约四时半，大嫂背了个竹笼来接我们，还炖了一只鸡！州中派了个年轻文化干部陪我同来。我们在大哥家中吃了饭，就回到县署住，住的房子应当是过去“道尹”的花厅，现在已改建了一座大楼。附城山头树叶虽已落尽，还是极美。可是街道好窄！我奇怪当时还有人跑马。街上人挤挤攘攘的。晚上正值放映电影，要我去“与民同乐”，是在过去城隍庙改造会场放映的。台上和台下声音搅成一片，好热闹！闻每礼拜必有一二次，一毛一人。放两次得分别买票，第一次完时即大喊出去出去！这次映的是《天仙配》，七仙姊下凡尘，观众非常满意。回住处时和一些本城人同道在小街上走，和三四十年前看戏回家情形一样。到处还有小摊子卖花生橘子，老太婆守在摊子边用烘笼向火。每月有六七元，生活得多长寿！一个单纯！朝慧[1]已长得和虎虎一样高，很好，就是一切还如孩子。人很纯，住学校中。我们拟廿二回吉，返长，归北京，算算日子，恐怕即早也得到年底才赶得回来了。

这三天看学校，听报告，参观一下建设。挂一天坟，并看二三老熟人，接大哥谈一天。他左手不大能活动，其余好，还撑住个杖子到处走，成为当地各事顾问。外来同志读书的对他都极尊重。真正是当地唯一“老文化人”，“文物保卫工作者”。大嫂体力也还好。生活好。房子临马路边，和新华书店对过，有意思。地方建设比较慢，学校却好，得好评。升高中

---

① 朝慧，沈从文已故三弟沈荃的女儿，1959 年底，作者将其接到北京抚养。



1956年12月19日凤凰家书(部分)。

极多。马路一直修到城边。城中破破烂烂处相当多,实在也太旧了。整个看来却非常富于画意,是北宋画。

今天就要得从我生长的小房子前和做顽童时一切地方走走了。好奇怪,城中认识我的人怕不会到十个人。有好几位小时在一处的,闻在背货种菜,即见到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地方在印象中极熟,如今真正看来倒反而十分生疏。

地方给人印象"奇怪",因为许多都像变了又像不变,许多小孩子骑着"高跷"在路上碰撞,正是我过去最欢喜玩的。酸萝卜小摊子还到处是。许多老太婆还是那么缩颈敛手的坐在小摊子边,十分亲切的和人谈天,穷虽穷,生命却十分自足。许多干部是外来的,却在生根。当地广播电可到各乡村,每天广播歌曲时事并传达命令、通知。办事的长是四乡转。城中轻工业品,销干部的全是外来物,印花布上百种,纸烟特别消费多。本地有三百多人织土布,二毛多一尺,好看之至,却无人过问。本地人不穿,干部不穿,苗人也不大爱穿,各处摊子都有的是。如送到北京商店,特别是

美术商店,三几天就可望销上千匹。有些花高级之至!真是货到地头死。人材也可能有相似情形。有个老画家,是近百年来湘西好手,教了廿年画,近在乡下种田。好银匠还有一手,做的围裙上东西,简直是"杰作"!唱歌的穿起来,到世界上任何一处去表演,也是第一等的服装!可惜没有人认为好看。文化干部总是说在发掘,当面的轻轻放过。朝慧也穿起和虎虎一样的衣服,你想想看影响好可怕。

我想带点点好料回来开开你们的眼。我看过一处织布厂,大堆年老年轻妇人在一处有说有笑的工作,高兴之至。她们如知道所织布匹拿到外国去也是第一流手工艺品时,还不知要如何高兴!这里年轻人富于创造热情和天赋的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还是一个富源,外来人不会明白的。没有出路,慢慢的自然也就耗尽了。是一待深入的问题。

二哥　十九

致张兆和

1956 年 12 月 26 日　长沙

晚上——长沙

三三：

我已从家乡回到了长沙，照预定迟了一天，因在吉首参加了一次州政协会议。还拟在此留一天，和这里同志谈谈问题。已定廿八上路，早六点车，可能是卅或廿九什么时候到达，得问问车站。在凤凰挂了挂祖父母、父母及诸亲故墓，大嫂背了个小竹笼，装了点腊肉橘子，同行的还有二青年干部，正值细毛毛雨，各戴上一个斗篷，一切很像是屠格涅夫传记小说上描写，因为在坟上远望，正看到新公路上汽车奔驰，大嫂在碑前叙述工人砍坟前树修桥事。

本地有个石莲阁，好风景外还有个好塑像白衣观音，含笑如活，现在主要建筑已全部拆去，被改建为新医院，本地人不忍观音打毁，因之抬到一个合作社牛栏中放下。如牛栏扩大，大致就保不住了。几个教员一定要陪我去看看，就去看看，正和耶稣圣母一样，画出来才有意思。永玉如回来，不可轻易放过！

向上走路上相当累，越去住处越小，小客店总是楼房如随时可以倒下，走动时必轧轧发响，薄板壁隔成小间小间，彼此虽隔断什么都可听到。被盖十来斤重，得用身体温热先把被弄暖和，才能保温。即使如此，冷风还是灌满一房，半夜醒来且无灯火。早上摇铃到处喊“客人起床”催客上路。好的是照古风有热水洗脸洗脚，毫不含糊。街上总是成群小狗、小鸭、小孩子。到了凤凰，即住县长大楼，楼上也是空空的，半夜火盆熄后，全房子冷飕飕的，被盖格外冷。早上也是摇铃，吹哨子，并叫人起床。有意思是天还黑黑的，又无灯火，起来做什么？还不知道。

最好还是河面种种，真动人。回来路到过泸溪渡时，正值十多个大木

筏浮江而下，十多只大船也摇橹下驶，江山如画，好美丽！车一过江即盘山而上，约二里路到顶，下视更是壮观。到处如宋人画卷卷成一圆筒。特别是过沅陵渡时，实在美丽。

到常德时，还过麻阳街探探乡亲，几个老麻阳婆守在一个狗肉专馆前摆烟酒小摊，那专馆却有四十三只狗腿挂在屋梁上，柜前陈列六七个酒坛，可惜看不见武松、浪里白条一流人来到铺中大宴。这两天正值大晴天，早上雾中山景，好到不可形容。车过桃花源时停了停，有个水溪合作社小铺子，三五张茶桌也还坐了好些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人物。铺前小摊子边却有个穿干部服外加围裙的中年人物，在和人买卖香烟。唯一有点古空气的是一坛酒，但也是从常德来的烧酒！桃花源已非世外，却有意外新事，即常长间有个地区出产金刚石，比苏还好，将来有可能是世界上名矿之一。已有好几十排工人住宅，早上电灯比常德的还亮，附近只是一片平田，中有宽约二丈一道泥沟，原来金刚石就出于沟中，距地丈许就可发现。地名丁家溪。凤凰附城也发现一矿，是磷矿，周围廿平方里闻全是这种矿，且多露头，将来可供全省有余。更有意思是还有丰富的文化矿藏，这次在县城里稍捞一下，就得到好些。本地人说我是“收荒货的”。他们想不到这些东西如早到北京二月，已可出国旅行供十多个国家开眼！苗族或土〔家〕族编织物之精美更是动人，本地人却从不把它看在眼中。真如有个小表侄说的：“沉香木当柴烧。”一事实上几年来毁了不知有多少！好的大多毁去了，市场上却充满丑不可言的上海轻工业用品。也奇怪，怎么会这样丑？我住的是州长住客房，用的枕头帕和玻璃茶杯，都是下江出品，好丑！可是本地有的十分好看的挑花、绣花及印花旧样，可真值得叫做“宝贝”。

致张兆和

1957 年 4 月 14 日　第一信　南京

上午

三三：

十二日五点开了车，车中晒得热热的。四人座为外宾来换了个座位，是两人间，格外清静舒适。洗手间在房中茶几下，方便之至。上层是个陪比利时外客夫妇的译员，到处跑过，谈得有意思。

车上吃的还是极坏，因此我只吃一顿晚上的，一顿早上的。十三中午头昏昏的睡着。晕车还是头一次！下午二点到江边，即另外坐船过江，还可穿瘪三大衣。同行的也是一样的，颜色略灰一些而已。四个人一路，中有二干部。

到宁住中山路七十一号福昌饭店二〇四号，三个床位，有洗澡处，“好”，但是睡到第二天早上四点时，才明白当街房子的“吵”。因晚上无事，我叫车到兰园去看看四弟，巧而不巧，两夫妇刚出门看电影去了，原来电影院即在我住处窗子对过。家中小傢伙陪了我大笑一点钟。壮壮实实，眉眼如周孝棣，漂亮。一口合肥话，还会打太极拳，姿势和我的差不太多，极认真的打给我看。“小老爷”也在这里进修“热工学”，为沈阳夜大学备课，已成半专家，将来必然是“专家”无疑。昨一到就看手工业局木器展，好些三四用的桌、椅、橱、床，工巧而并不太实用，因为变化太多，如玩魔术，事实上买他的却不必那么多变化，能两用已很够了。昨天是礼拜六，下午街上格外热闹。今天拟过陵园、孝陵诸地，因为是星期天，看人也可说是明白社会一个条件。上半天看博物馆。

明天主要看丝绸生产和问题，座谈问题。后天到南大去或师院去。十八过苏州。廿一过上海。瘪三衣大致一直可到杭还不必脱，早晚有风相当冷。这次霜雪据闻对农业生产大有好处。因为止后即有太阳，全变

成了水,静静的浸入麦根,比阵雨小雨好得多。麦子要的是雨足太阳好。今年必丰收无疑。惟闻桃李花期或受了些损害。一路所见麦苗都是青油油的。

今天气候好极,想必郊外人也特别多。我们正准备上路,同行共四人,条件比大伙上路好,因为谈的全是问题。

南京有个特点,就是早上吵,车马声吵得好紧!可见住处不甚合理,地方拉得太宽,办公的地方去宿舍远,只能用汽车运输,油的耗费不免大些。一般东西比北京贱些,伙食远不如长沙好。街上卖苹果,全是疤疤点点,小小的,还六七毛一斤。梨子大都半坏,只毛五一斤。日用手工品比北京好而贱。在轮船上遇见些安徽妇女,从浦口收鸡来卖的,闻毛鸡也要六七毛一斤,还不好收。鱼似乎还多,又新鲜,可是用油极少,不好吃。好的是四川榨菜,像是照规矩,本年菜向长江运,隔年菜才往北京运。这里榨菜大片片做汤,又脆又鲜。伙食一元五,照昨天吃法,只一菜一汤,而四人吃也只一汤。办饭的略沾"上海味",远不如长沙同样价钱一半好。长沙是三菜一汤。

张以迎报自己名字时,必附加解释,是"欢迎"的"迎"。我说怎不叫"欢迎"?就笑得前仰后合。为带了约廿粒北京牛奶糖去,是从口袋中掏出的,放到他的小小红笸箩中,吃时还分一半给干奶奶。一切反映"性情正常",十分自得其乐,什么也不在乎。问他妈妈和爸爸出去做什么?就说"眼睛伤了,去疗眼睛"。原来是上电影院用电疗!

正是开春的天气。一切都如有春天消息,树木绿绿的。陵园和玄武湖花一定开得十分茂盛。南京有比首都好处是各处有空地,各处有水有树木菜园,每户人家得到的新鲜空气都多一些。可是十分奇怪,没有一只鸟叫,也没有鸡和鸭子叫,空中也不曾见过一只鹰。

也许乡下情形会不同一些,大江边也不同一些。江水比湘江宽得多,可是却没有湘江有意思。湘江江水碧绿,两岸全是帆船,桅子如林。江中也满是白帆,有画有诗,也有生命,有生机。这里江中只是一汪浊流,急忙忙向海奔赴,如不得已的在赶路。江中的鱼鳖也若在不得已情形中同向海中奔赴。江面也有船只,因为江面过于宽阔,比较上就看不出什么。大

码头边也泊船不住，不明白那些帆船如何停泊！“洋船”都像是当差样子，不从容，也不美观。这里凡是可以听到的广播，都不大好听，很奇怪。

从文

十四日

致张兆和

1957 年 4 月 14 日　第二信　南京

晚

三：

今天一早我们到了博物馆看看，已起始看到许多花，真是只有南方才有的花。天气热热的，令人回想起小时候春夏之际情景。人在病中，看到许多花，在日光下静静的开放，心软软的，真正是小心子好柔弱！我还记得有那一回，看到花台上碧桃开得十分热闹，我正病好，没有人理，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心子弱弱的，哭了起来。家中人不明白情形，还骂了我一顿，可不明白小孩子“心灵”如何需要安慰和爱抚。看到这些大红的绛桃夹杂柳丝间，紫荆、榆叶梅如竞奇斗胜，杉树、针枞也绿得如翠，我对自己也不免奇怪，想问问：“我究竟是谁？”因为自己在这么个地方，实在不像是能在另一时想像的！并且在那么一些花间，想起五十年前旧事，好像直到这时才懂得自己小时候那一点点！

到陵园想吃点什么，闻要排队等二小时，可见人多到什么样子。到灵谷寺去，树林子里和房子又满是包座的人，也得等二小时。我们只好买冷盘——简直是抢，不过得出钱，还得一件件抢个半点钟，才算得了三盘冷杂，用茶水和啤酒饼干送下。树林子全是豆绿色，到处有榆叶梅、丁香、连翘、碧桃、樱桃……到处是人，可只是那么山谷中也没一只鸟。奇怪！难道除四害全被除了？总之，应当有黄鹂和杜鹃，没有听到。或者南方时候不对。我们转到“吃樱桃”的玄武湖，还是生平第一次到这地方。像有好几万人，如赶庙会一般向里边流。水中也有好几百条船，还有拉帆放乎中流的。有马戏团，外挂“客满”牌牌。有溜冰场，如煮“活动饺子”，另外还有几百人排队待煮。消化机关更是热闹。到处是极好看的花木，我估计，可能应当算是国内最好的公园，因为自然环境比北京的几个园子可大好

得多！还是孩子们的玩处，好大一片草地！有个竹子做的长廊，比颐和园的长，曲折，素朴，好，两边也坐满了人。工人、学生、干部和一切家属占主要成分。大家都快乐得很。花真少见，绛桃和辛夷都开得如火一般。棣棠还是在青岛看见的，这里和连翘排队栽。树木正当春，叶子好绿！（北京也应当是相同日子了，你们得和虎虎出一次城看看。）

回到住处累得和小时候放春假郊游回家一样。晚上还看会演无锡小戏，苏州小戏，不大懂。河南梆子可出力，“罗成大战尉迟恭”，也像是五十年前看过的，不料至今还在演，太老了。大花脸在上面含着满喉咙的痰，喊了一小时，可真卖力气，是得奖戏，可是喊得太累人。打功好，做戏认真，比京戏强多。明天将看一天丝绸生产研究等等。后天看学校，座谈。只能作了解，因为时间过于促迫，我们只有分别问问情况。

气候好到白天可穿瘪三大衣，街上相同的多。晚间还觉得风大些，不过出城到郊外，手拿着似乎妥当些。

一

十四

在路上抽空试写了个小文章，二千来字，好。

十五早发

致张兆和

1957 年 4 月 22 日　上海

小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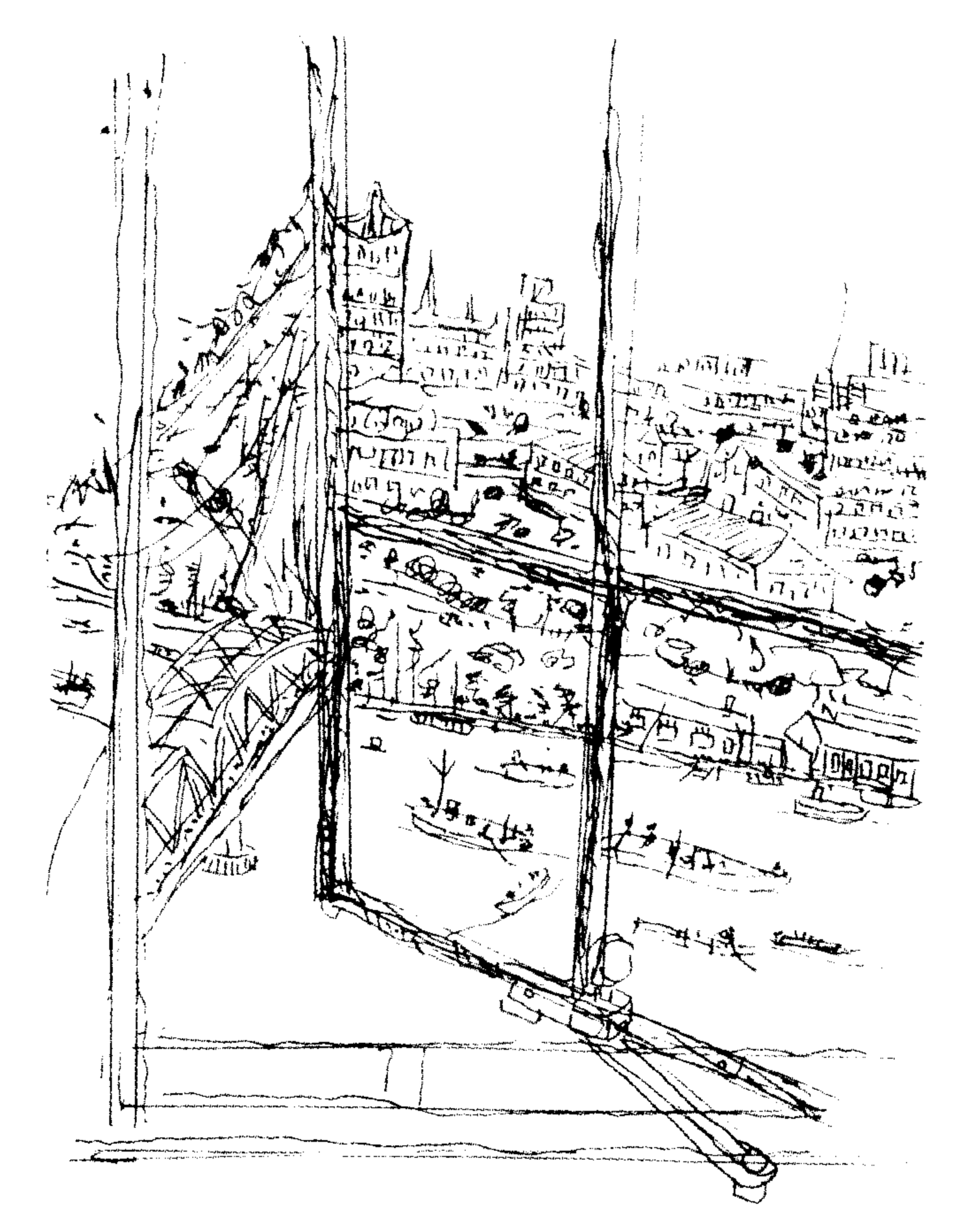
下午看到了“巴老伯”和陈蕴珍一家，孩子们又大了好些。王道乾也带了他的四岁大女孩来，和小吉兰似的精灵灵的，极有意思（算算时间，正和他见小虎虎时相差不多）。他已有了三个小孩，和曾祺相似。还只结婚六年，再下去，可能会要有五男二女！今夜这里或者是迎接苏联首长，有百万人在街上逛，路上挤得满满的，就这么在街上挤，比白天“煮饺子”又有了进展，简直是满满的一坛什么菜！大家虽挤却十分从容，给人印象极离奇。车上也是满满的，还居多带有小孩！大厦和其他高大建筑，几几乎全都有电灯，我们住的做大盾牌式，一出外滩就可看到。从住处楼上望去，却只见一片辉煌。市声和灯光交融成一种不可形容的热闹。或许跑马厅公园中还有大灯火待放，因为里边人挤得简直满满的，和五一晚上天安门前相差不多。

宰平先生也到了这里。还没见到。曹禺也在这里。或许我有三几天是搭伴看的。

这里还有奇怪处，白天听市声，车马尽管多，却听不到什么声响，只是轰轰的。晚上却特别宏大，许多声音都不相同，差别显明，虽同样混杂，却各有节奏。水面和地上区别更大。水面上大小船舶和驳船声音又各有不同。其中还居然有一支笛子声音，是小船上来的。

街上人多虽够多，可不叫嚷，若被一只力大无比的手在转动，这只手怎么创造出来的？却又是这一些人百年劳动积累形成的。大家都静静的守住自己的份在动。在街上动是易明白的，还有长年如一的各种大小工厂，大小作坊，大小生产合作社，大小批发处，大小机器工具边，静静的数着机器的转动，数着成品的件数，由日到晚的，种类之多，可真不易设想！

以苏州之小，还有近六万到十万人在动，生产些东东西西，到国内外都发生一定作用。上海之大，可能会有六十万人到一百万人参加这种生产。他们的工作，影响广大及于全国，全国的生产无疑也影响到他们，可是其



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
从窗口望出去，
四月廿二大清早上。
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
在叫、在招呼。

船在动，水在流，
人坐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
一切都在动。
流动着船只的水，
实在十分沉静。

中似乎极少有人在街上走时会想起这些事情。许多人特别是到处可见的家庭妇女,尽管她是大学教师也好,似乎有许多时间只想到上海市内百货公司合作社穿的、吃的和用的。在电车上我曾看见一个年轻母亲,把她四岁大的孩子也烫了头发,母女都若十分成熟,才真是一种典型的教育!在这种人群中一久,大致对女人的抒情诗将完全被淘汰了,代替他的不是别的,是"铜钿"。收入相差不太多时,就数"地位"最重要了。

凡事都在向前中,上海某种不大好的习气,似乎还待用教育来改善。这里是制造各种教育工具的地区,但是却最需要教育。这里是产生一切新东西的地方区,可是许多人脑子还是旧的,且最容易滋长不好习气的。是文化市,同时也是没有使文化发生应有作用的一个城市。小一些的街上,满是小孩子。人口还在增加中。好大一个担负!新兴的城市希望不像这个样子。无怪乎上海人都欢喜到苏州去玩,两地真不相同。但是小孩子待教育,大人也待教育,却是一样。这个教育责任是十分艰巨的,要动脑子从各方面来下手才有办法的。

二哥　廿二早发

致张兆和

1957 年 4 月 26 日　上海

礼拜五早上

小妈妈：

早上三四点即起始听到轰轰的市声，六点起来一看，好一片阳光！完全是春天的，明朗的，快乐的，轻而软的。一切都和托尔斯太或中国词人描写到的差不多。迎阳光的万千房子，色彩也显得格外柔和。可是从树木颜色看来，快到初夏了，因为已由浅绿转成大绿。河中泊满了不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小船。

我过不久就得到郊外去。要坐一小时车子，经过许多好和坏的街道，最给人印象深的是一个不好的街道，还有千百人在一个井水边打水，孩子们在泥中爬。这是过去上海的遗留，是这些人对上海有大贡献，却在一时间还不能把自己生活改变过来。或许在许多地区农村样子已全变时，这里还不免有旧东西存在，大都市四郊都必然不免如此！

这里有个极令人奇怪现象，是女孩子一到十四五岁，就像被烘烤逼熟的，把成婚后的女人烫发穿衣全学会了。可能这种人又已经十七八岁，总长不起来，和不健康的花一样，到了时候，勉强开放了。电车上到处可见这种人。另一种是新摩登，也多是个子小小的，总给人一种淫欲过度感。脑子里只是钱、钱、钱，虽然已不能如过去那么能得钱用钱，对于钱还是具有极大的兴趣。对于书却绝对不需要。至于生活呢，和苏州许多人一样，吃零碎！永远是什么采芝香，采芝春，采芝什么忠实群众。

也还有一种男人，完全穿新衣（和本来身分生活都不大相合），在街上走，像外国来的，其实可是当地的什么。可能住在最好地方，也可能坐的是最新纸老虎车（开车的说美国车），这种人难于猜想，因为他们从不说话，并且很可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衣服不大合身，是外国缝的，还来不

及换。

这时河面真是奇观,满是小船,差不多把水道也塞住了。不能设想是那里来,又到那里去的。我还从来没有自高处俯瞰过那么多好看船只。我一见船就兴起一种情感,因为船上生活太久,种种又太熟习了。弄船人永远和陆地讨生活不同,永远从容许多,脾气也好得多。将来如有新诗人培养所,应当派到船上过一年半载,因为一面操作一面还容许思索其他事情,回忆旧的,估计新的,却和当前操作不矛盾,彼此同在而不相妨,这正是诗人必要的一种心境。其实写散文也需要。而且随同船只流动,外景变换也多。但是要到什么时候,才有人明白这可以培养诗人,或治疗诗人的用脑子方式?怕得在廿一世纪初了。那时一定还有用这种工具的人,同时也有原子船。

致张兆和

1957 年 4 月 30 日　上海

小妈妈：

这里报上正在“鸣”[1]。前天是小说家（巴金等），昨天是戏剧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一片埋怨声。好像凡是写不出做不好都由于上头束缚限制过紧，不然会有许多好花开放！我不大明白问题，可觉得有些人提法不很公平。因为廿年前能写，也并不是说好就好的。有些人是靠小帮口而起来，不是真正靠若干作品深深的扎根于读者心中的。有些人又是搞了十多年的。如今有些人说是为行政羁绊不能从事写作，其实听他辞去一切，照过去廿年前情况来写三年五载，还是不会真正有什么好作品的。这里自然也应当还有人能写“作品”，可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但目下不写作品，还在领导文学，领导不出什么，却以为党帮忙不够，不大符合事实的。“鸣”总不免有些乱。如果有机会让小作家和读者鸣鸣，也会把责任转到巴金等头上来，因为他们在领导，事实上可并不曾有多少青年作家或年老作家，在领导鼓舞中动起笔来的。他们团结各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差，有些人对靳以不甚满意，有些人译过十来本书还不能入作协，有些教授也不算作家，但有些又算。其中情形相当微妙，可能有些小圈子作风。这么下去将来也会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宗派，不是以作品风格见异于人，只是以地方势力做根据，形成独占而已。这对创作的发展自然是有妨碍的，可是对于有些人，必然还以为得计。古人说“识大体”，真不容易，现在人说“整体观念”，要建立也真不简单！上海报纸上载作家鸣得相当热闹，真的热闹必然还在后面些，时候还未到。但是什么时候就到

---

① 鸣，“百家争鸣”的简称。

来？模模糊糊。真的鸣应当是各种有份量作品，诉之于万千无成见，少偏见，且不为空气控制影响的读者。但是目下这种有资格说话的读者，却无多机会说话。这个读者群应当包括教授(教这一行的)、编辑、作者和各种干部、学生、市民读者。这个群的意见，比目下少数人批评就公道正确得多！

你们刊物阵容似得重新安排一下，至少得把党员作家好好组织一下，多有点好文章，每期总有两篇较好的短篇，三四篇充满新意思的特写，才压得住。要有露面的作家名字，也要有不见经传然而风格别致的作品。这一点我认为主动找稿子的工作方法还没有好好的推进。二三十万份的代表性刊物，看稿子要有巨大眼光，组稿子也得有各方面作家信托，感觉非帮忙不可。这工作你们做得不大够。是不是还可说很不够，我可不知道了。

这里出书极多，到一个书店去，满架子是新书，问作家有什么特别引人的作品？没有。这些书经过些什么选择而印出，情形也混乱，很有些书出来一二年，无声无息的，就到特价部作二三扣出售了。还有些大本子的，书评也少提起。有的印得多，销路少，积压在架子上和库房里，摆个样子。一般印象是书出得相当乱，可不好。市场上——以戏剧而言，“济公”观众可不少。街上每天有几十万人要开心，上海这个地方必然会有许多开心的东西流行。晚上到食品公司(先施公司)去看，消费者挤到这里边有人满感。一部分人并且口中国国有声。原来什么吃的都可零包出售，所以一面走，一面看，一面吃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大城市过去是现在依旧是有百万计的人，都不怎么用脑子想生活以外事情，而对吃穿却有浓厚兴致的。商业或文化娱乐业为适应这个要求，不断在扩大服装店、饮食店和娱乐消费节目。看到这个情景不免令人心怀杞忧。这里的讲实际会堕落人的，使崇高理想变质，而且对于许多方面起坏影响的。说真话，作家教授争的都容易从个人出发，对国家全局关心不够。是资本主义中毒极深一个地区，同时也还是小资气息浓厚的一个温室。从政治热情而言，远不如北京之纯。当然这一切也只是点点滴滴的接触，不是什么深入研究。可是础润知雨，从各方面看来，这里的人还像是有些特殊例外，和全国发

展不尽合拍。或者说待教育，待好好教育，通过各种远一些的措施来改造，不然到一定时候，还会起不良作用，妨碍了国家向前。知识分子中个人主义浓厚，非知识分子得过且过毫无远大理想，这两者是主要病象。有形的租界虽已去掉了，无形的租界还存在，知识分子和许多市民都还生活到这个无形的租界里，十分习惯。报上说的国内什么什么，对于他们都可以说无多意义。他们都像是十分聪明，可是也可说相当愚蠢。特别是一些穿新衣在街上逛的年轻人，都没有性格，都莫名其妙。一部分人在日本侵占上海时，是一样的在这里悠哉游哉荡街的，所不同处是上次是他的父亲荡，现在是儿子荡罢了。其中自然也有万万千千聪明精干的人物，一出了学校就向东北西北跑的。这只限于受了好影响的学生。一般工人中也有为支援国家建设离开这个销金窝的。大知识分子习惯于这里讨生活方式的，大致都乐于在此老死不动，因为实在说来生活条件远远不同北京。找钱方法又容易，而老式自由空气却在嚷、在酿。我过去不欢喜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不欢喜。

我将在这里看五一了。三号左右可能过杭州，也可能即回来，看几个同伴日程安排。

二哥　卅

致张兆和

1957 年 5 月 2 日　上海

三姊：

今天到处在放假，因为昨天热闹了一整天，有的人或许还跳了半夜的舞！一半铺子都和过年一样上了铺门。我到博物馆谈了一天情况，才明白这个单位人数大得可惊，东西也收得不少，可是研究整理工作却差得很。很多人可能都宜于转到另一个机关里去干别的工作。不过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还是问题。许多人似乎都还不明白如何进行工作，减去三分之一大致还是能照常进行工作。女的人数占一半以上——七十多位，在机关干部中，实在可谓惊人。因为女的能研究的似乎只有一人，还不大明白究竟是在如何研究，最接近群众的十四个说明员，女的也占多数，工作比小学或初中教员待遇好些，工作量却不如教员之多，一天做两次说明外还可有二三小时自由读书。困难处只是不易在业务上提高。对工作倒挺热心，惟业务上领导他们的，不能如何帮助他们，因之说明工作必停顿到一点上，不容易丰富了自己知识，再来增加观众认识。这也正是各省博物馆面临现实情况，亟待改进的一个环节。故宫说明员同样碰到这种问题。虽在进行“文化教育”，作用不大。这些人亟待增加的是“文物教育”。是一系列“专题教育”。目前国内却没有可学处。有些研究人员自己就不知道如何措词才得体，自然对于说明员难于做具体帮助！补救他，或者还是部中或局中，或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有几个专门名家，编成一个“机动部队”，各处轮回去考察工作，轮回去讲问题，每到一处，能留下一二星期或三五天，作三五个专题报告，对于他们工作的提高，将有显著改进。有一年时间，全国走得也差不多了，再拿所见文物知识来丰富本院本馆研究工作，对于本单位工作改进，也必然有绝大好处。我想能那么做对国家这部门向科学进军，起的好作用将是十分显明具体的。只是如何来进行，将

依旧是个问题。因为部中局中几年来都不曾对于这么一种工作准备过人材，院和馆即有条件，也不曾好好培养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因此即或只要三几个人的工作小组，到实行计划时，倒不容易组成！甚矣，人材之难得。机关中见得多、懂得多的各种专家也还有，只是对文物眼目鉴赏而已，知识局限性大。要把这些知识用三五千字作一总结概括说明，又具历史观，又能旁征博引文献，结合论述，又能具有新的见解和立场，说来轻重得体，不容易。可是我却想搞十个题目试试看。目下大约已可作五六个小专题历史的叙述，写出来不至于外行，只是待解决的却将不止十个，可能是二十个。这一环能有人，其实不止是全国博物馆说明员能得益，即省市文物研究工作者也必然有好处。因为如仅就一省一市地区材料做研究，有许多问题将永远不会明白，说不出所以然的。换言之，研究工作做不好。

目下还有另一极重要待解决的，即教书先生不搞文物，不会用文物证史，丰富历史研究或加强历史教学的说服力。几个学校教授利用文物都达不到应当有的情况，都待重新找办法！也一定要有一办法，才能配合社会发展要求，不至于让下一代学生还依旧那么对文物无知，以及先生对文物无知。

小妈妈，工作看来简直是什么都还待重新走第一步，是一种崭新的工作，走在前面的人却那么少。这比写点散文短篇故事，实在难得多，作用也大得多，要人肯担当下去。我知识也极有限，可是却明白这么做对整个文史研究工作是一种革新，是这个新社会发展一个环节。还有即从这个知识基本上，才好搞艺术史的研究，并且弄明白工艺生产中，什么是民族形式最值得取法的，可望转入新的生产，提高当前水平的东西。这里待提出的又是一系列千百种东东西西，却必须是从万千种东西中挑选出来的，也还有许多许多工作待做。能多活二十年，将可完成多少事情，将可如何切切实实的做好些事情。但是如照官看来，都不免只是“等等看吧”的等下去。有些事一等五六年，耽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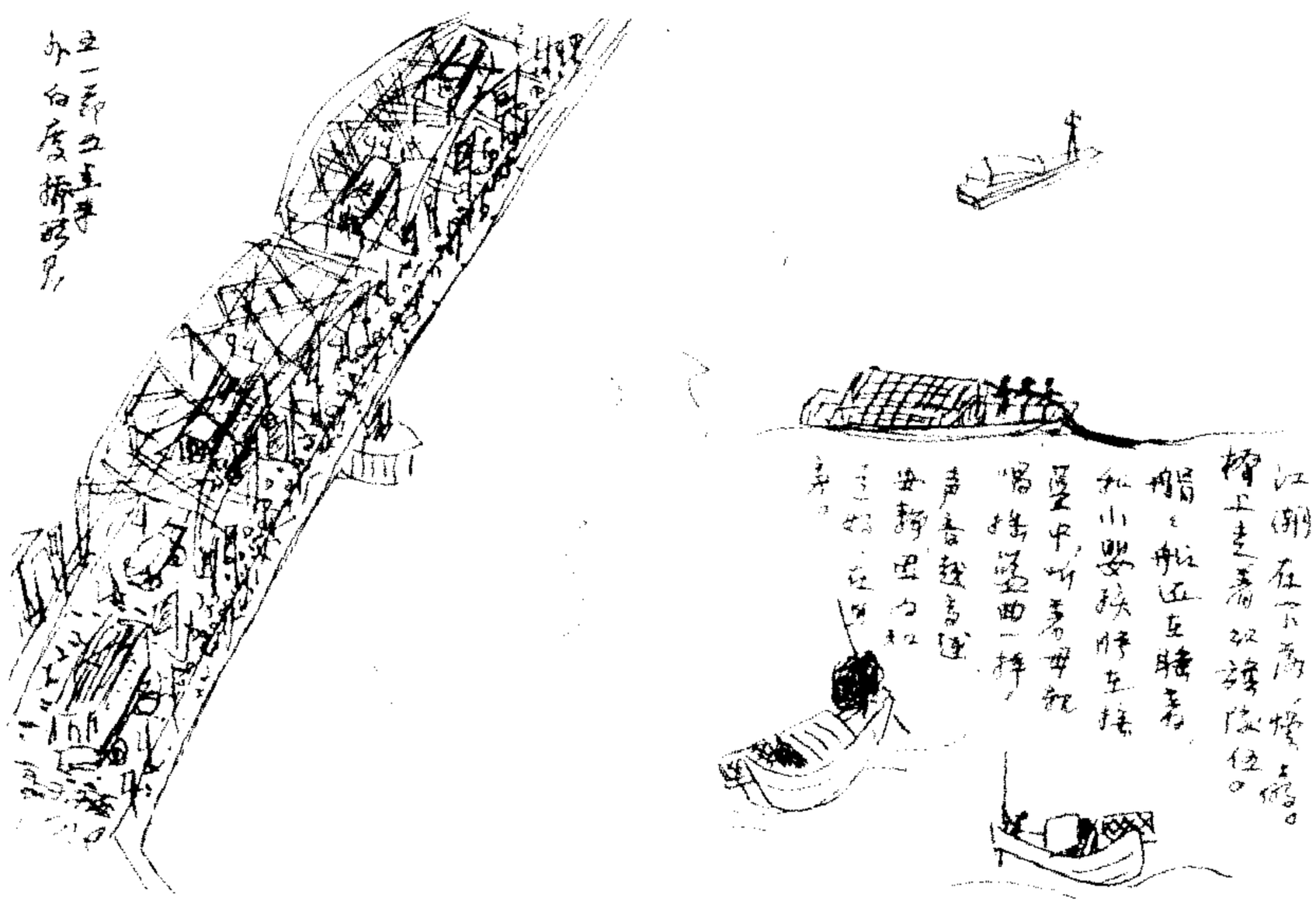
这些工作不比创作，和创作有个基本不同处是：创作短篇每一次都自为起迄，都近于从新开始。正如同赛跑，你参加各种距离跑，一百米记录

虽好,到五百米那一场,又得另从起点走去。不能用那次一百米的记录,而且受时间限制严。至于搞文物工艺,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只要能就全国材料作综合,只要看得多,材料在手边,就可以不太费力在一较短时间里,做出许多事情。过去三五十年难于见功的,现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

这里夜一深,过了十二点,江面声音和地上车辆做成的嘈杂市声,也随同安静下来了。这时节却可以听到艒艒船摇橹荡桨咿呀声。一切都睡了,这位老兄却在活动。很有意思。可不知摇船的和过渡的心中正想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也和我那么尽做种种空想?它们的存在和大船的彼此相需的关系,代它想来也有意思。动物学中曾说到鳄鱼常张大嘴,让一种小鸟跳进口腔中去啄食齿间虫类,从来不狠心把口合拢。这种彼此互相习惯,不知从何年何时学来。这些艒艒船是何人创造的?虽那么小,那么跳动——平时没有行走,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即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因为照式样看来,是绝不至于翻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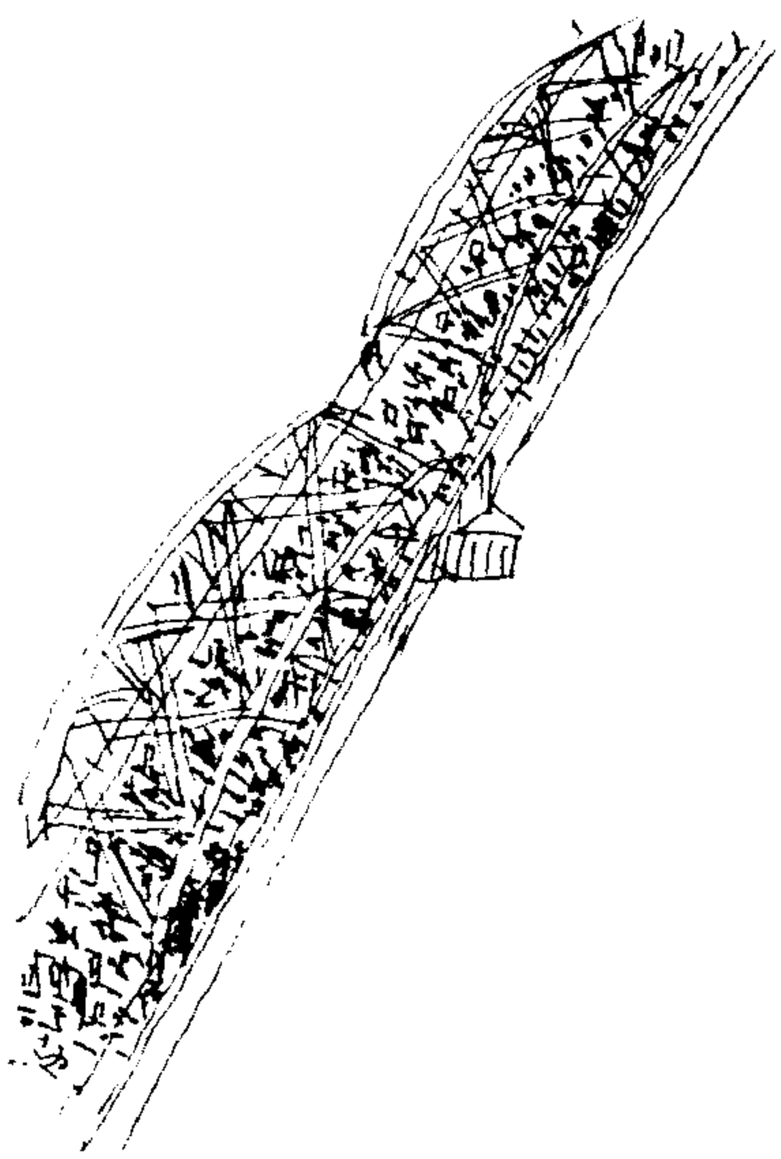
二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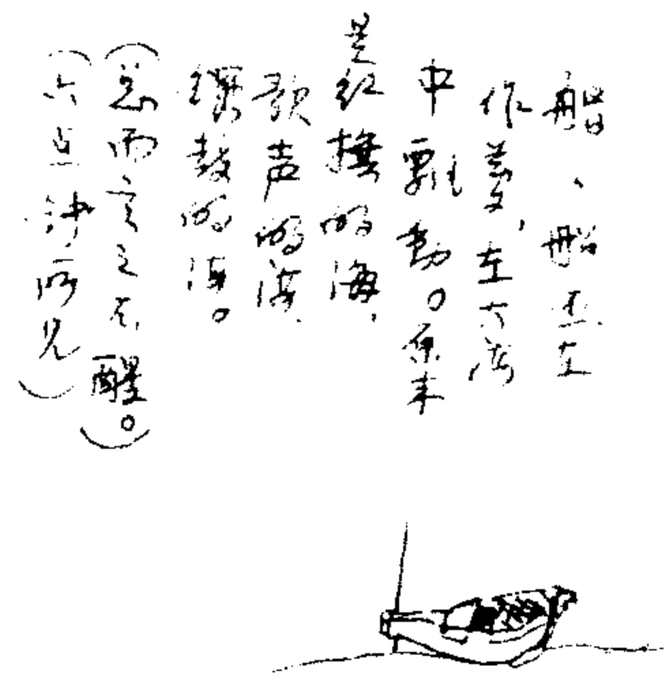
好些日子都听不成音乐了。我因出门只想坐公共车,倒认识了好几条路线和换车方法。成衣铺似乎太多了点。



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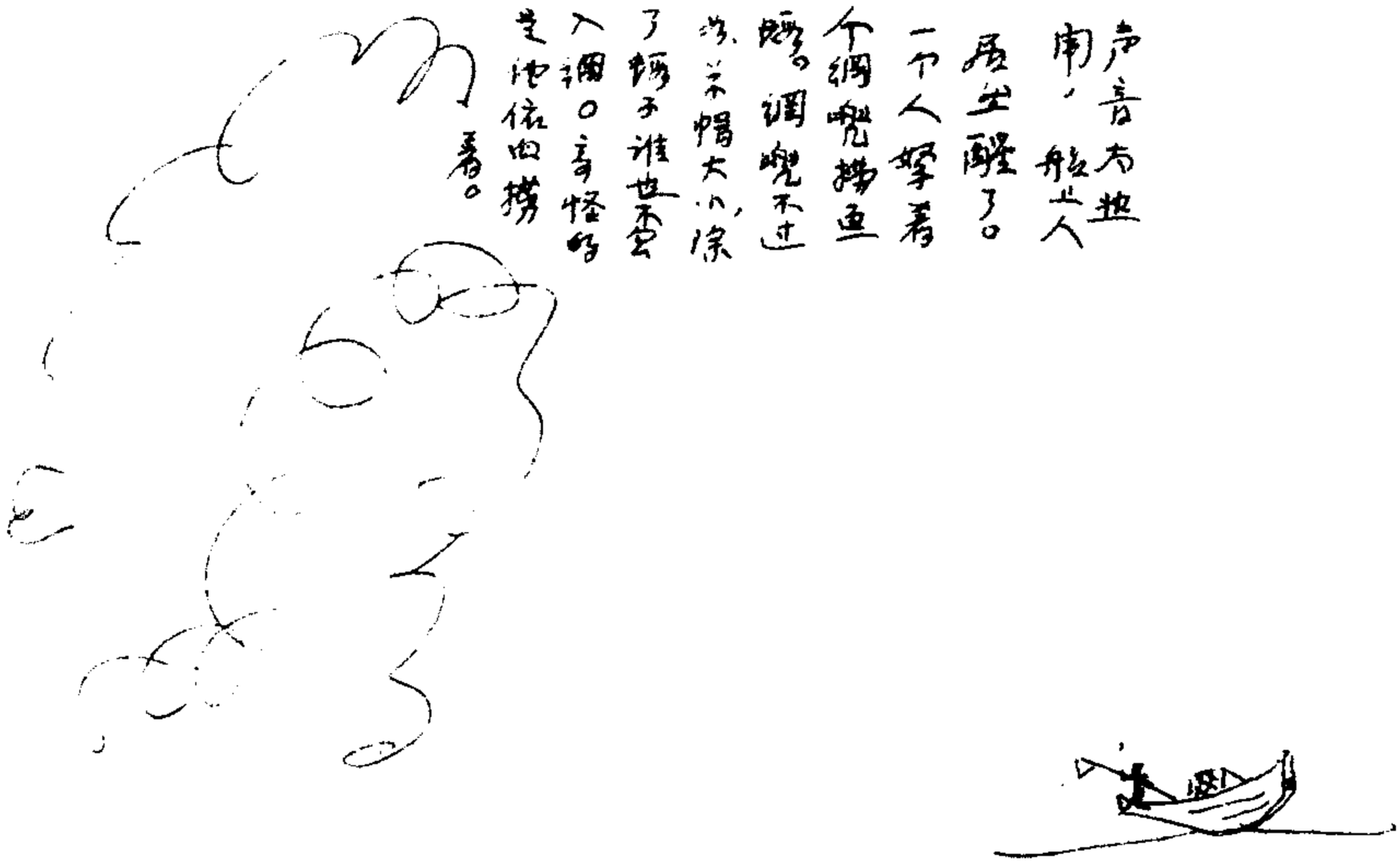
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旁。





六点钟所见

艅艅船还在做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

致张兆和

1960 年 3 月 3 日　汉口

三姊：

病可好了？我有点担心。主要是你不会注意到体力担负，和年龄影响，上午我们看了大桥，真正是伟大之至。恰值两列火车通过，火车也显得相对小了。闻南京桥已在筹备，约三倍大，这里桥墩高达八十公尺，南京可能还要高，但新技术将简化工程一些。下午将看本市建设十年展。看大桥后即去黄鹤楼旧址看看，已一坦平，闻不久将另建一新楼在龟山上，用宋代图样施工。又至市中绕行一圈，大汽车极舒适。桥客室和纪念堂比较北京新建筑来，显得朴素了些，也不大美观，不大精致，惟伟大桥身实惊人。桥栏花不俗，也可以再好一些。到南京桥进行时，我将建议挑最好看的来作，有意义。有了北京十大建筑经验，我们今后搞美术设计的会懂得多了一些。其实如善于古为今用，就未免太方便了，简直可以说要怎么好就怎么好。可惜你这次不能来，来时真方便，可看多少好东西！

住处名璇宫，似乎正是解放前美军一次大胡闹糟蹋了许多人的地方。附近建筑还是旧日的样子，让我想起廿八九年前到武汉时许多事情。天气落小雨，衣恰恰合式，许多人都带伞，队伍中似乎有个唱小河淌水的王什么，似方令孺小一号，不知对不对。

二哥

三日下午二时

（我们将住至十号才去丹江口）

致张兆和

1960 年 3 月 6 日　汉口

三姊：

昨天看了重机床厂，轻机床厂，学了许多东西，一生受益。也才明白孩子们在怎么工作。作一个模范，不容易！轻机床厂是廿六个修配锁钥担子合作作起来的，现在能作十吨焖纸浆的设备，另作四十吨的，大部分是小啃大，在极简陋茅棚棚里作。大厂房也在建，有百分六十是女徒弟。发展到了二千多人，即汉江机器厂，弟弟一定知道。大厂子有上万人，将造廿五米立式车床，闻是世界上大件机，有五层楼高，值三千万元，也能造！晚上看著名的陈伯华《杏元和番》，坐一排，琴音吵了些，可是唱做还是第一等。今天看武钢一整天。这次参观组织得极好，比过去许多回有条理，不费，不过累。头不晕重，只是走路似乎多了些，腰有点不受用，无妨碍，少吃点东西，一定即好了。地方箱子不怎么好，皮鞋不如苏州，轻工业日用品不怎么好（比京差得多），凡事都有，惟消费品一般性的市场必较好。街上有无轨电车过江，站上人绝大多数穿蓝青，花布女衣并不多。戏院中还多少有点古风，有上百顽童挤了进来活动，曳幕角看内部“西洋景”，正和我们十来岁时差不多。街上人还是极多。新街房子还有些旧的，工厂区已是一色新五四层房子。武钢有十万职工，并家属将到卅万人，全是新的住处，照面积规模说将有五个汽车厂大，有十多个弟弟所在第一机床厂大，那里附属机厂车间，即占地二万平方米。我们上午看一二高炉，在周围绕了二小时，又看中国最大炼焦炉，一切自动化，大吊车能起四百吨机器和东西。下午看炼钢，一出锅即二百五十吨，浇铸到长条模子里三吨一件，十二吨一车，一桶钢即可倒成八十多锭，有一长长列车！大炉前工人比机器厂工人更辛苦伟大。也看了一点多钟。厂子离武汉一小时汽车，所以中饭也是那边吃的。正值雨后，工地全是泥浆，可是老头子

们通不觉为难。我们还爬到高炉半腰去看,只听到声如百雷齐鸣,有千百大小管子冒烟泄气放水,如小孩子老太太初初来到这么一个地方,真会惊倒的。因为比什么都奇怪。可是这些东东西西我们工人一学即会,更新的两座高炉,明年就将全由自己完成。一个高百米,用砖到七十万的大烟筒,先是三月作好,后来改卅三天,苏联朋友已惊为奇迹,现在十二日也作好了。许多事都只有眼见才明白一些些,你可惜这次不能来,希望五月后去宣化,应当争取去看看,那里只及武钢五分之二,事实上还不到,但一定也相当可观!

看大厂固然令人惊心动魄,但是如像昨天看的江汉机器厂,千百女工人在一些烂砖污泥中用小小车刀车十来吨的大转轴,还在自作五米车床,更是令人感动!今天已六号,明天我们或去武大。

二哥

六号晚上

这里灯光不大亮,街上日光灯也像不怎亮。

致张兆和

1960 年 3 月 9 日　汉口

三姊：

今天九号，到武大附近东湖玩了半天，好极了，凡看到的无一不说好。玉兰正开，绿杨如丝，水中全是野鸭子，湖边花木建筑都好看，比画还好，因为视野广阔！距抗战那年住湖边已二十多年了，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方向也迷失了。武大有二千人，但是新起的华中工学院却有七千人，校舍也极好。今天上午看了个捷克为协助的锅炉厂，设备崭新，房架秀气干净，比武钢漂亮得多。守在机床边的全和虎虎大小年纪，且有不少女的，也有一身是油的。（和龙龙一样，头发大致还是剃光经济！）这几天看了这种年青工人大几万，深一层明白作红旗手或劳模通不简单，也深一层理解孩子们对于工作之热忱为合理。国家能站得起来，全靠这个基本队伍的努力，是主要基础！昨到一厂，还有八九个一组的乐队（中有一戴近视镜子如宁和的）在厂门前奏乐欢迎，乐不成腔，可更加令我们感动，因为全厂是通过他们双手建立起来的！

还看了一次极好的“楚剧”，湖北花灯戏，高明得很。只约百四十人的小礼堂看，众口称赞“好”。

我们十号（明早）七点半出发，去丹江口，相当远，十八号上北行车，或者十九号晚九点可到家，这是他们现在说的。日期不改，即这么了。身体还好，血压高一百八，低九十，不难受，由于不大用脑子，只是一天随大队各处转动而已。看了许多，长了不少见识。

二哥

九号下八时

致张兆和

1960 年 3 月 14 日　丹江

十四日下午二时

三姊：

昨天坐了一天车，到达丹江工地，路上杨柳杏花多已极盛，惟寒潮忽临，沿路大雪，景象奇极。农作物中油菜正开花，必受较大损害。今天上午看了十万人在紧张施工的现场，规模比三门峡还大，发电九十万千瓦，半人力半机械化，全是年青人在劳动，分成几个师工作。我们上到目前已部分浇好的坝基上去，看河床正在作主坝基的上万工人，到处轰隆作响，另一面流水汹涌，有千百运输船只在搬料运物，真正是伟大之至。场面比起十三陵水库加三倍多，水流却大得无可比方，因为发电量将供给四川、湖南、河南、湖北四省，储水到三百亿立方，灌田到五千万亩，却只用三年不到即全部完成！还将有百亿立方水北调到黄河。作总书记的也不过四十来岁。这个班子部分领导由三门峡工地调来，部分有治淮经验，绝大部分却毫无经验，可是通过工作却成了真正大内行。他们就是后年搞三峡工程的预备队，已派了千五百人去三峡种菜。湖北方面则和全国百五十单位协作，作施工设计。看情况，第三个五年计划，必然将有这一项举世无匹的伟大工程在内！三峡发电量将比这里大二十五倍，我们敢于着手这个伟大工程，在世界上就是一种奇迹！看到这里许多十五六岁孩子在敲锣打鼓欢迎我们，我们真不知怎么说好了。下午还将去看工厂和医院，明早返武汉，要走两天汽兼火车，长约一千华里，等于由长沙到凤凰，这是我们全团中多数人没料想到的。比去怀来那次可紧张得多，也累一些，一百人中有二十多留在武汉，同来的也有了近十人病泻或其他，我幸好倒不曾病，带的药照吃，可支持到回京。天气相当冷，因为在武汉时，大家被动员少带行李，许多人都穿得极少，我把厚大衣留下，毛裤留下，以为洒脚洒

手，提个袋袋可方便。天一冷，只好把汗衣汗裤全加上了，还另买了个口罩，最冷的昨天终算对付过去了。今天已放晴，还是极冷，房中烧有火盆，火虽已熄，总像有个准备样子。明天八点即上车返武汉，大致十八返京，下四点车，十九下二三时可以到京。这次“天宝宫人”也来了，多在一桌吃饭，比冰心还精神。荫浏到处照相，都说可惜你不来，来了可多看许许多事物，对你工作也十分有意义。下次这种参观，刊物应当派有人来，经济。同来有中画家，无木刻和西画家，如有人来，也一定会有极好收成，因为壮观伟大之至。铁路也在兴修，今年十月即可通车，通车后，这一千里路就不算太长了。

闻廿五即将开会。在一起开。又文代或在（听人说）四月开。六月还有会。今年必然还有许多大事情出现。

弟弟等一定还在跃进。朝慧想必已上课。街道食堂如办成，我们全参加好。

二哥

三月十四

跛者通信

沈从文曾用“跛者不忘履”表达他萦怀文学创作的心情。

他曾多次做出努力，找回失去的能力。唯有张兆和是他的倾诉对象，重新学步的支持者、鼓励者，也是依据“标准”对他每次成绩的坦率批评者。这里选1957年至1961年两人之间的部分通信。很可惜，作者有些谈论文艺政策的信件已失。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57 年 8 月 11 日　北京

从文：

我伤了两天风，发烧，人不舒服，昨天请了半天假，今日礼拜休息一天，可望全好。

院子里第一朵睡莲已开，蜜黄色，美而乖。它比你有时间观念，每天早晨按时醒来，四点钟就阖上眼。前后院的妈妈们都觉得这花真有趣，孩子们围着看，谁也不碰它。

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作；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还是要考虑考虑。我希望你能写出更好一些，更有份量的小说，因为许久不写了，好多人是期待、注意你的作品的，宁可多练笔，不要急于发表，免得排了版又要收回。我的看法是不是太主观，太武断，不切实际，请批评，请原谅，只是希望你不要因此气馁，你多写，你会写得好的。

报纸看过后再寄你恐怕时间太迟了。你为什么不在青岛订一份？每个邮局随时都可以订，比在北京订更直接，随时可以订，订到月底你回来为止，这样不更省事？家里的报纸有时我看不完，想留着多看看，有时难免忘记。最近几天我还是寄给你。十日的《文汇报》，彭子冈被点了。陈梦家果然也见了报。今天收到上海李勖庵来信，说程应镠已逐渐交代，现在李兼管师院陈列室事，请你仍继续帮忙购置文物，有一个单子。反正你现在无法搞，暂不寄你。

你最好能多看几篇现在作家的新小说，知道一点创作情况和水平。有些文艺界右派分子异口同声说解放后没有好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

的;我虽然读过作品不多,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看到一些好稿子,有些作品水平实在不低,可以借鉴。

文章写不写还是次要问题,难得到海边休养,不要老关在屋子里,要注意身体,多睡些。

你的新诗比古人诗好,感情健康;你好像很欣赏古人那两句旧诗,"白杨"、"红粉",我总觉得,和现代人情调感情不大合拍。

一会到邮局看看,如果买得到最近一期《文艺报》,就寄你,对丁陈问题有详细报导。

报纸寄你到十五日为止。你从十六日订起,立即就去订。祝你愉快,健康。

兆和

八月

有好看的小贝壳拣一点带回来。不要那些顶普通的,又粗糙又笨大的。好看的小石子也要,冬天压水仙花。

致张兆和

1957 年 8 月 13 日　青岛

小妈妈：

在这小房间里，五点即起来做事，十分顺手。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了。如一年有一半时间这么来使用，不知有多少东西可以写出！即或是写诗，或戏剧，也一定会有意料不到成绩。因为似乎生命全部属于自己所有，再也不必为上班或别的什么老像欠债一般，还来还去又总不会完——这里却真做到了自己充分支配自己，写什么尽管同样用力大，而相当累，躺个一天半天，又回复过来了。此后如能一年有那么三几个月的自己支配自己，可能做的事，却必然会比由公家在一定形式上支配的，多到三五倍。不过如什么事也不做，尽那么住下做“隐士”，那生命尽管再属于自己，还是近于白白费去。这里就有些人，都是从文化部系统来的，好像对书都兴趣不大，对写作简直更不会有什么兴趣，那么好天气，却四个人十分兴奋紧张的坐在麻将牌边玩了又玩，从不叫累！每天都有人玩，也轮流换人，也可能有始终不让座的。试想想，真是不可解。大致有些人照习惯极少考虑到生命使用的意义。昨晚上就大约有七个人在一起，在院子中说了两点钟笑话，如全部记下来，才真是好小说。都不像是现在文化部门中高级干部还应当说起的——几个人为模仿本地卖票的说话，就学了又学，笑了又笑。还说了些一点不可笑的，也笑了又笑。真奇怪。从不谈政治，也怪。还有人带了孩子来，劣得出奇，和小××妹妹一样，凡事总和家中人扭，吃饭从来不肯好好的，菜一来就动手抓。也是少见的典型。父母照例喊来喊去，毫无作用（虎虎等从来不会有的问题，这里都有）。分析说来，家庭还是大有关系。但是大人可从来不研究改善教育方法。大人就待教育！

徐悲鸿太太也带了两个孩子在这里，一男一女，各约十二岁上下，活

泼好玩,一点不劣。一天尽在水中泡,各晒得乌黑。还有几位女士,都像经过挑选来的,穿衣如白薇的有人,形态如孙太太的有人,神情如伊湄的有人。都像不会穿衣,却有好几位穿洋服"布拉鸡",永远皱皱的,四五天也不换。有些还似乎属于艺术部门的。怪得很。我到这里大致可算是换衣最勤的人,每天换。原因是许多人在这里"休养",衣也不洗,多交给人洗。我倒自己动手洗。本来无一点灰尘,也少流汗,水中揉揉就成了,有阳台可晒,占时间,费劳力统不多。可是有些人像比我还不会洗衣!有些人枕头的脏,你简直不好设想。统不在乎,习惯真怕人。在一起说笑话时,简直比我三十五年前在土著部队中说的还不上篇章,真不知怎么学来的。写出来都是小说,但写出来却不像真有其事。奇怪,许多人尽管读书,书中提到的好处,可从来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却是一些最平常的生活习惯。习惯真怕人。但是一种好习惯却对人对己对国家多有用!

二哥 十三日

文章已寄出,还好,就是字太多!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57 年 8 月 14 日　北京

从文：

前信寄出后，总觉有些怏怏：很怕对你文章的武断看法伤害了你写作的信心。我所以那样说，是从两方面来看问题的：一是从作品本身看，一是从目前创作实际看。如果你是经受得起批评的，那又当别论了。希望你不会介意。

好作品少，编刊物是有困难的。最近收到蒋牧良同骆宾基两个写农村的短篇，都不怎么好。发表太多写小资产阶级不痛不痒的东西也不好，读者也有意见。搞运动，许多作家一时都不能执笔，估计在一个时期内组稿会有困难。有意义而又非常吸引人的扎扎实实的作品为数不多，而艺术性较高的几篇现在又证明问题严重。怎样就能写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好作品，空谈不行，恐怕作家们还要在创作实践中探索几年。

有一个湖南人陈玉诚从凤凰来，带来大哥大嫂给我们的干菌子干菜等食物。大哥托他带个口信，要典房子，需二百元，我想即寄去，又想等等看大哥是不是有信来。

《团结报》的稿子写好了没有？小说多年不写，也不是一下就顺手的，着急不行，你过去的习惯，不是写了四五天才得心应手吗？我不希望太多，能够写一篇好的就满足了。

明天在大楼开批评萧乾右派言论的大会，我们都去参加。

黄西平同她的妹妹这个礼拜天将来看我们，我预备好好的款待她们。

馆中党支部向你了解程万孚情况，你尽可能帮助党了解这个人吧。

《人民文学》收到否？报纸要不要继续寄？

八月十四日

复张兆和

1957 年 8 月 23 日　青岛

小妈妈：

得到廿一号的信，内中有大哥和陈大章信，已看过。试分别就事说说问题。

一、大哥房子事我前曾告过他。大嫂说的“有钱”，事实不多。我们不妨即为寄二百去，也让他到六十岁有个一定住处。他在为地方做事，也出力，原住处实在极不好。

二、只要你同意，我们即捐地方五百或四百。我希望你同意，不妨即寄去。这事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地方有好处。过去本乡那些人，找了千千万万的钱，从来没有想到为地方做一件好事，大都是狂嫖滥赌吸鸦片烟花去。这些人都完了，现在轮到我这穷人把唯一一点钱，送给本乡本土，我觉得意思也好得很。要你同意就办吧。它还将刺激我多写些文章，为他们而写。俟我回来，再为想办法寄书报去，一定会做得很好。钱并不多，力量也有限，但是对年轻人必然能起鼓舞作用。

三、表买了自然得同意，谢谢你们！此后凡事得准时。

四、已读《文艺报》中各文，是新来的。我在这里，也做了服务员，每天下午去买报给大家看。一面在报纸边上写着：“放在公共可看地方看，莫扯烂。”可是还是被人带走，或扯得稀烂。一切看发展，有些人的做人教育，大是问题。这里多有本八月号文学，当为大哥寄去。

五、这里车票得由馆中汇款来才好买，已去信请于廿五以前寄，如早于月内寄来，我就早回来几天好。我觉得早回几天也无妨。

六、有关××事，我也不记到他什么了，只觉得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为人不纯，相当自私自利。看他对××、对××，都可知。过去早就感觉到，但照过去习惯，总以为一些属于私事，不宜过问。正如同我对许

多人一样。自从办××那次以后，对他即很不欢喜，所以他一再来要文章，我都不热心，你总不明白。上次邀到人家处去吃饭，又劝你入民盟，我都觉得不欢迎他是对的。但现在来提意见，还是不知说什么好。据我估计，××搞的大把戏，他未必知道，因为资格不深，但小把戏拉拉人，发展组织，如何配合鸣放，必清楚有份。这也恐得待我回来，我们共同来写好了。

七、今天又作了篇文章，还好。明天抄第三次可以完成，字三千多一点。要写作，恐怕真是在人事比较少的地方，才有希望。但在这里如果依旧三人同房，还有个人吸烟，这么锻炼一个月，那可什么都是白费。谢谢这里一位干部，我一提到要写点什么，这个小房的门就打开了。以后一年中如果有三几月那么办，一定还可写得出好些东西。有一半用来写作，即写历史故事，也可完成好东西。

八、看了你说的《改选》，文字好，知道事多，恐怕表现上会有问题。一个厂子工会会到这种情形？后来写到死，也是做作的安排。似不能算对现实能起鼓舞的作品。如照我所理解社会问题而言，目下要的作品，应当是从正面写值得歌颂表扬的好人，一切从正面写。讽刺难写，易起副作用，不妥。我觉得这么写作态度不甚妥。还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作法，因为即对于预备表扬的人，他也缺少爱。至于讽工会工作“找样板”，态度不好。论作用，不好（放第一篇不妥当）。你不信，等等看批评罢。

九、之琳进步如何？生活方面似乎太绅士了些。都还是没有经过生活太大苦难，生活处顺境中，生命理解也窄，对人的同情心不会高，对好和坏感触也不易深。也得慢慢教育，还得承认过去种种加于他的限制。

十、丁玲事也想不到。工作了那么久，还一切只知有己，不懂党的整体意义。不懂得如何领导，鼓励更多数熟人倾向党，更多数人拿起笔拥护党，反而在内部闹。不明白自己也还学不够，知道的事情极少。即以文学而言，当时也近于“福将”，并未甘苦备尝，底子不扎实，所以写什么，真说是每篇要像个样子，也难办到。自己根基不扎实，又不虚心谦退，还只想抓权，且闹小脾气，如何不出问题？又由于出身，对工农劳动成就，体会得似乎就还不大深！不明白党说的整体意义，是问题，居然想脱出作协，岂

不是奇想?

十一、他人一切,都事事给我们以教育。要学习。照党要求于一个好党员的方面学。克服个人私心,克服个人自大,凡事识大体。"凡对党有好处就做,有损害处绝不干。"这话本来还是丁玲向我说的,我倒比较老实的做了些实践,她自己却不会用!常常想着这话行事有好处,对党好对自己也好。

十二、小龙龙这么工作学习,正是党给他的教育,对他一定有极大好处。我想有好些地方,我们也真应当向他学习。学有许多学不到处,但极明显他这么工作锻炼是极有用的。我们也得对他进行一点教育,就是做人生硬硬的,好事也不易办通。得改进!他比小平就少圆通处,可是我却也有点担心,小平受他爸爸影响如过多,将来还是不大行,那倒不如傻傻的干活好。虎虎有应向龙龙学的地方。糟的是同在一处的都像个大人,将来学生也都是大人。生活如调到第一汽车厂干一阵活,跟小丸子或许还可学些!小丸子两次得先进工作者称呼,一定不错。

十三、天气已转好,热,晴,空气明明朗朗,地无纤尘。希望本文写完后,还写个东西,约四千字,有了底。单独住下来,别的不管,脑子易得用。吃的其实不如家中好,也似乎少些。清静,空气好,帮助多。

二哥　廿三

致张兆和

1957 年 8 月 26 日　青岛

兆：

昨到萧〔涤非〕家吃了顿晚饭，已看到小光照，和虎虎同型而略小，多了副眼镜，大学一年级生，学船舶修理，将来工作和生活，大致将长远在江边海边了。是从大连回来的。如再见到龙虎，大致统不认识了。黄西平想已见到，一定矮而微胖作广东型，相当活泼。这里票不易买，可能还只有廿九的票，才能上车，因月底有许多人争回南北。海边今年暑期不久即将算是结束，一切又将回复过去的沉静。必到明年公园花开时，才又转活泼。其实这里公园最好时光应在九十月里。

从报上看，上海方面还在“辩”，孙大雨等统在辩，可惜不易见到发言记载。北京开会时，一定也可以听到许多不上报的知识。政协或作协文代大会，一定还有重点的事在会上学习也。事发展到冬天，真不易设想。

大哥处说为地方学校捐款事，只管及早寄去，不要紧，他也到六十岁了，为地方做事日子不多，能看到民办中学起来，算是一生快乐事。党在各方面都鼓励人来做这件事，最大数目当然在民资多余利润（本地不会多），其次是华侨，本地更不会有。目下仅有希望大致还是一些在外工作的人，和地方热心者，所谓集腋成裘，不能如上海广东之一手可成，但还是得办，不然也是社会上一问题，政协会上即早就讨论到。将来如有钱，还是得学你爸爸[1]，办法还是正确的，你们种种也还是得到爸爸好处。许多对人民有益的事，要从看不见处去做，才真是尽心，从种种好的方面来学做一个后备党员，也是对的。做人和写文章一样，得不断的改，总会改好

---

① 张兆和的父亲张冀牖，五四运动后举家由合肥迁居苏州，不久独资创办了苏州乐益女中。

的。热心而素朴的做去,对事也有好处。到处事情都待人这么努力!国家只能把握大处,小事万千项,都要在破除保守思想上加以推进,用成绩带动其他。

艺术和文物部门,研究工作极薄弱,还有抱虚无主义态度老一套搞他自己东西,却又拿那个来教人的。还有的主持生产的水平十分低,有技术而很不艺术,孔代表也还尽多,教授之无识,有出人意外的,生产出的东西,教出来的学生,当然都不大能符合新社会要求,完成不了新任务。水平低,如何能有创造性成就?有些部门且拖着向前的,无从向前。影响大。许许多多都是要从具体长期扎实努力才能改进的,而不可能希望从一运动来改变的。如薰琴等,目前教育批评有必要,以后更重要还是要那些教书的好好学习,研究生好好学习。不然那像个高等工艺学校?××不肯踏实工作,被他们利用糊糊涂涂搞在一起,可惜。早就一再告他要从学习入手,再来说著作,才有可能。他们却妄想二年写工艺图案史骗人。××做"军师",日来不知进行批评到如何程度。也是聪明误用,善自处,实在还是得不到大处。院中应当热心处——如为教学搞材料,兴趣总不怎么高,搞人事却充满兴味。学习又抓不紧,只抄马列文章附会,而不肯在所教本题上广泛找材料学习,因之写出来的东西,批评不得。×××一谈工艺总是他是在讲学术,用来骗人,其实知道的极皮毛,居多简直无知,就那么唬过去,长久如何能唬人?即能唬下去,也只是更加耽误事情。其实好几位教员得重新学习基本业务一二年才有资格教人的。不改进,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北京,主要还是毕业学生分布到国内,教学能力水平极低,搞文化艺术干部工作,做的东东西西都很不美,搞工艺生产,还是半殖民化的精神,不中不西的。

这里又落了雨,两天中大致又出门不得,只好看书了。还写成了篇文章,再抄一次即可脱稿了,字约三千多一点,还有内容。在这里住下,写什么似乎亦落笔,易设想,脑子也似乎恢复了过去二十多年前写《月下小景》情形,人比较聪敏了好些。如写中篇,易构思。可能是海上空气究竟不大同,或比较适合于我体力。在北京生活方式似乎安排得不大得当。忙而无功,细碎而不集中,但是真正还是得到许多知识。如关闭到这个海边一

小房子中，知道的还是太少，只能用来消化知识有所创作，若无原料，在此住下来还是干巴巴的，有些人恐怕正因为在这里，变成极可笑闭塞情形的。

曾和萧先生去看看老约翰（赵太侔），头已全白，独自住在学校宿舍里，房子中倒收拾得比其他讲究得多，在教点英文，人倒胖胖的和丁差不多。他儿子在东北病还不能教书，比废名还坏。也真糟，年纪轻轻的却这么不幸！耀平的上司林××果然已露头角。这人和我在上海一处视察，样子就张扬不本分，不像个有学问的人，相反和个上海商人差不多。正如谭惕吾，给我印象即不好，一看就像个只想兴风作浪的小政客，又没有什么知识本领，我还奇怪怎么这些人都是人民代表？

见之琳等发言，前一部分很好，后部分似不深刻。老舍有段在《文艺报》的自白，不好，有自夸处，特别是谈到在重庆时事。是否有人正在提起他？他以为自己很写了不少。其实他的位置，不只是自己肯写写即成，主要还是帮助鼓励同道的都肯写，主要在帮同党做团结作家工作，鼓舞工作，目下还有许多作家不算接近党，写作或研究工作都不能说有充分力量用出，他有责任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正如同丁玲在党内作家应做而未做的一样。这方面靳以巴金态度倒踏实一些，工作也做得好一些。总之，作家彼此间有些关系，还是不甚正常，是问题。也许有好些事我们都还不懂！

致张兆和

1958 年 6 月　第一信　八大处

三三：

我十点多就到了长安寺。翻翻箱子，才知道把今天出版一张关于我们这次访问的报纸忘记带来了，载了许多诗，不知是光明还是人民报，上面有许多诗、画，盼望找找寄给我。很有用处。

住处只有两个人，院中清静之至。如长住下去，简直成了半个和尚。大致也不太相宜。白天院中只闻各种鸟叫，清晨一定更加好。房子很明亮，虽当西晒，可是阳光斜，并不热。院内外树木清清爽爽。躺了三五小时后，头脑也清爽多了。今天看看书，酝酿一番，拟明早动手。地方一清静，时间就显得长了些，看书也容易记忆理解。书已带够。

带得有一盒方糖，和一盒奶粉，奶粉试试，味道极好。早晚吃的还好，也可用“清爽”二字包括。

我看看自己写的张八砦和天安门、颐和园，看得出像还能写动人小品。但是目下写作方法似乎缚住了手中这只笔，不大好使用。未用它前得先考虑写的是否真，再考虑读者，自己兴趣、文字，放在第四五以后，写出来不可免会见得板板的，或者简直就写不下去①。写的方法得重新研究一下，不然又会要在大编辑法眼中报废。读者和编者要求支配作者向浅处写，一时还不能习惯。

来这里方便，坐车到西直门，从市场前第三路车站，一毛三分即可到，到后出城门口，即换另一直达八大处车，四十分钟到站。到站向左走，不多远即到达。到达庙中时直往里走不必问谁，到大白皮松院子时，一看四号房，就可进去。两个院子空空的，可惜，还得利用才合。

---

① 指《管木料场的几个青年》一文。沈从文 6 月曾第三次被组织去十三陵水库工地访问，后被安排到八大处长安寺文联休养所写报导，作者因不擅长配合时政写作而感困惑。

致张兆和

1958 年 6 月　第二信　八大处

八大处长安寺文联四号房间

三三：

昨天一夜在迷糊中过去。被如驼毛，重而不暖，微有腥气。幸只醒一回，看看书，再睡，一醒已五时，满院明亮亮矣。

早间到第二处松林中坐坐，看看大红鱼。明天将到三四处。闻骆宾基在六处住，地方好，不怎么方便。

可能是吃菜过咸，早上稀饭又有碱，头不好受。得改变吃法，不然在山上住一礼拜，必然会回复到二月前情形。药已完，明日将去附近亚洲医院问问可否弄点药。希望可以得到。早上稀饭有碱，中晚菜过咸，都不相宜。今天中上还吃饼（脂油饼），不大好办。

这里照某一意义说来十分清静，照另一意义，也不清静，因为本院有收音机，什么都放。半山上有个住处，也大声放出各种调调，“与民同乐”，我这个公民一时可还难适应。耳中只是呱呱唧唧，无从抵抗。虽然院子中还是鸟雀欢呼，“闹中有静”。不过“静中有闹”事，久住下来，头脑可不易招架。

隔壁住一八一片厂同志，即近代雪人的发现者，因摔伤在此养病，由朝鲜到西藏都相当熟，说的故事实在动人之至。听来真是“胜读十年书”。说曾在中印边上发现一个千百年前被消灭了的古国①，真正如一新天方

---

① 被消灭了的古国，指古格王国，其王为藏王朗达玛后裔之一支，于公元 9 世纪兴起，17 世纪被拉达克灭。其王宫位于今西藏阿里地区扎达县境内，遗址保存较完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夜谭。看了些照片,动人得很,因为宫殿中的壁画、城堡、军器库的武器……无一不还保存在那里。一个孤立的城堡,四周数十里渺无人烟,上面是王宫,中部也是宫殿和武库……下层有各种住宅,一切如中世纪原状。由中部到顶上全靠内中一个隧道。精美壁画有各种乐舞。一共可容几千人驻扎。兵器甲胄还放光,可是一触手,丝布部分即成灰尘。刀多土耳其式。东西多封存于各个专室中,即封存年月也至少有了三四百年。或者还早得多(传说为隋唐间不大可信)!还有许许多多洞窟通未打开过。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因为由新疆去还得四十八天骆驼和七八天骑马,爬过六七千公尺高山。据说许多好身体的人过山时也忽然死去。飞机也去不了。一切和天方夜谭差不多。他们到了两个月,因为不明白年代,不好动手,只照了个纪录片,不久或可公开。看到那些照相,令人想起《章西女皇》。藏边这一位宫殿可壮伟得多。传闻当时那皇帝是被杀因而全部灭亡的。今后可能还可发现那国王尸身。因另一洞已发现上千被杀俘虏,都如人腊,好好保存在一洞窟中。

中国地方太大了,还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存在于角角落落中。

另外还听了许多新疆西藏故事,也极有意义,亲切感人。

住处一切都好,只是饮食不适应,是小问题。小合作社有苹果可买,比城中还稍好。也有其他东西。夜中怕有不方便处,买了洋烛一支,自来火一匣,如在风雨中半夜起床上茅房,不免狼狈。

灯光极亮,晚上还可移往床边。

同住中有工作到十二点的。定和在此一定大家有说有笑。

睡到早上总是还好,不过不到六点,广播新闻就来了,而且来自山上,清清楚楚的,使你不能不起床。现在将近七点,声正热烈,可听不出是说什么。总之,在半山上传来,不大调和似的。但是,“在乡从俗”,还是好的。我想今天爬到五处以上去看看。画几张画。

晚上迷糊中,比任秋月故事还乱乱的在脑子中转。初步明白和每天吃下的东西关系密切。一出来,稀饭也不可能如家中方便了。

出得门来,才知道有好几处在放彭俐侬骂蒋世隆,更远处是射击场,想不到深山中这么热闹,真想不到。早上天气较冷,棉背心加上瘪三外

衣，恰到好处。

已跑六处，以六处的香界寺最好。作协休养所在那里。

十二时

致张兆和

1958 年 6 月　第三信　八大处

八大处长安寺第三

三三：

今天上午想走走，就上了山，到十分之七八，达到第六处“香界寺”，算是目下修得最费最讲究的一处，许多北京市中教员在那里休养，坐在明晃晃的房中看书。正西只差一个宝珠洞未爬上。偏西北还有第八处未到。作协住处在八处，闻骆宾基在那里写作，明后天我或者可去看看。本院同住四位今天都下山去“务虚”去了，大院子中十多个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聊斋志异》中故事人物必然要在梦寐中发生作用，不免要受一点考验。风已全停，小松子落地也听得清清楚楚。真静！

下午四点左右，忽然来了一群年纪青青的人，又不像小学教员，又不像干部，各人手中拿了个新苍蝇拍子，快快乐乐的“撞”进院子，停在院玩了一阵，问问，才知道原来是附近工人疗养院来的队伍。人来得那么多，天气又还早，当然无可打的。结果几十人嘻嘻哈哈相互追逐，各在背上拍着玩了一阵，才走去了。男女都有，如虎虎相差不多，极有意思。我问他们，来的可都是劳模？弄得他们大笑。其实是不是劳模无妨，都很可爱。来的可以说完全从主观愿望出发，如有些了解，这里住下许多会唱歌的，来请这边的人教两个歌，倒可半天解决。

今天起始吃淡的，受用得多。这里交通方便，玩的人可并不多。走完八处很要点脚力，路是老式山石块路，上下都相当吃力。好几处庙子小小的，实在没有什么可玩，有的还住下些家眷，和小家庭隐士庐一般。现在各处都在大修建中，涂金绘彩，弄得亮堂堂的，但并不是极美观的。二处还有个什么佛牙塔在兴工。地方离亚洲学生疗养院极近，东南亚有许许多多学生，见佛即拜，把庙宇打扮起来也有政治意义。只是画得怪不好看

还是一个问题。第四处名叫大悲寺，是万历廿七年王娘娘修的，房子小而精巧，雕像也好。六处名香界寺，属北京市教员休养所，全部过百间房子都金漆彩绘得花花绿绿的。房子本来也极好，只是新得个不成形，人住其中一点不调和，远不如南方园子的素朴美观。无怪乎外来搞艺术的，对于北方园林兴趣不大，而对南方园林特别抱有好感，装饰的技术关系必相当大。

就一般条件说，长安寺还是好的。院子朗敞，树木大。去车站近，方便。只是在山脚平地，人说开门见山，这里开门见沟，一道干河沟而已。这里有电话，在住处隔壁房间：八局〇四三一（系香山总机）转二四五。使用方便，如向外叫，只拨一个〇字，再拨本来号就成了。

从下午起已无风，天必转热。鸟雀益多。但上山时常常见有打麻雀的枪手。成群麻雀的确已少见。满地是大黑蚂蚁，就不出城的北京人说来，还是新事。小蛮、黑妮似乎就还少见到这种活动生物！

礼拜五

致张兆和

1960 年 6 月 26 日　宣化

三姊：

昨天上车恰是时候，差十分多点即开车。汽车到站，原来还隔相当长一段路，又过一长天桥。车上倒空空的，也极清洁，且有水喝。和一个大同煤矿工人同坐，听他讲起，才知“慢车虽慢一些，方便，因为人不拥挤，总有座位。快车可好挤，多站立。如事不急，倒是坐慢车上算”！天气适阴雨，车上极凉快。到时二点零三分，不误点，小璋已来接我，一会会即到了他们七层大楼办公楼。他们住处在后边，相当好。四嫂精神好得很，因为极清静，养了大小鸡十来只。孩子们下午回来，长得极整齐，极活泼，过一个星期天，礼拜一再上学。大妹妹一人在家住，上小学二年级，自己能梳双小辫，很快将如华华。董先生因事出门视察，大致过天才回来。天气冷些，动风时我穿上夹衫刚合式，这只是从北京来的证据，一般人似乎不怎么怕冷，因为已成习惯。也有穿得较厚的。闻张家口即较冷，多风。

这地方主要是钢铁公司，似乎有五万多人，十二个厂，是个工人城市。街上也相当大，离不多远。过天把必上街。预备礼拜一即动手工作，记半天。六号回北京，把牙处理后，再来。或许记一月。因为以瑛晚上不大开会，还可和她们讲些问题。《红旗谱》作者和王林都和董先生同事，同搞地下工作多年，极熟习。以瑛说到写作问题，分析即十分细致，懂得到当前下来的写不好原因，因为不懂透问题。懂问题的可又绝对无时间可写，也不习惯写。他们那么大一组工厂，就没有能培养写工厂史的作者可能。有文工团，因为对内起作用。可不易有专业作家。工人作家也只能写写诗。

住处晚上比北京凉快得多，更难得是清静。尽管远处火车总是叫，整个空间地面还是十分静。

朝慧要注意天热莫出门，吃东西小心些。在这里唯一不安处是吃得太好，当成佳宾相待。

从文　廿六日

四嫂等都以为你能来玩一天好，我说怕没时间。

致张兆和

1960 年 6 月 27 日　宣化

三姊：

在此一切均好。今天已起始工作。天气不怎么热，早晚衣黄夹衣刚刚合适。日中极热时，正等于我们早上出门划船时情形，惟室外还是燥一些。永远有微风，早晚风还要大些，幸好昨日一雨，并不如所传闻多灰沙。只有工厂中汽笛声和火车鸣笛声，其余声音均如被土地吸收。做事比八大处还好些。住处去街上似相当远，大致要三五天后才会有上街希望。百货大楼买一剃刀不能得，只好暂借老董的一用，可见上路匆匆，一事忘记，即易造成自己狼狈和别人麻烦也。

土地过冷，不易长草木，沿墙种些菜亦不怎么大。水比北京好。夜里盖中等厚被，无蚊子，白天不免有些苍蝇在窗间飞，不甚活泼，一拍即完事，照此情形，一月打卅只记录，大致可以超额完成也。可看当天北京报纸。住处八点以后即只我和四嫂及一保母。以瑛和大小姐回来吃饭，其余三小将均住托儿所，只星期天始回家。家中养大鸡六只，在屋外散步，小鸡八只，在室中吱吱吱虽吵不吵。记得小时家中有小鸭时似更吵，但反而易引人入睡。还特别为买了支小毛笔，所以可用此笔写信。

二哥

致张兆和

1960 年 6 月 30 日　宣化

三姊：

这里还凉快，日落小雨。工作进行得极好。只是血压又到了二百，头重时上午躺下不做，睡足时即不难受。以瑛等均忙，常晚到十二时才返家，只礼拜天无事，孩子一串回来，又忙一天孩子。孩子长得都很好。大小姐已能经管部分家事，下课回来即做功课，惟课外作业如抄生字等似乎太重了些，星期天也去学校打苍蝇或做别的事（养兔子等）。年龄小，事情多，竟像来不及玩应玩的，也不提倡唱歌等游戏，同样十来岁孩子群一大伙，从未见跳绳等集体游戏，闻系赶五年制。这种加速成熟方法，可能还得变变，不然一到中学统成“小大人”了。

这里大街还不及昆明由省政府到近日楼那么长。只一百货公司，别无售杂货小铺子。两旁房子也比昆明的小。一到饭后，街上倒是挤挤攘攘，大多是钢铁公司中人。最大建筑是公司总办事处，七层楼，工字形，夜间多是日光灯白闪闪的，有时过十二时还不息。以瑛等住后边一列小独屋，和青岛房子相似，惟四周平地还未平，长不起花草，每家有几只鸡各处走动。生产部门离住处远，交通工具只有上面用的小汽车，各部门为增产超计划，以瑛等每日开会回来也总是疲乏不堪，参观根本不可能。我希望五号能回来，看情形到时也已经大致把要写的主要部分记录毕事。药还有吃的。这里医疗处还细心，只说“不要做什么事，休息好些”。我自己知道不要紧。来这里不大容易，不如一下子把应做的做完它。一天即只做三小时，也讲得不少，事情有了个脉络，将来贯串就好办了。每天可看当天北京报纸，收音机也可听北京中央台广播。王嫂如便中可买海带，可为他们寄两扎来。这里青菜中蒜苗豆角还是稀有物，小园地种了些小白菜，采吃时显得格外清香。街上似乎不见卖吃的。蔬菜由街坊分配。百货大

楼倒应有尽有，还有极好练习本子，因为用的人不多，也不贵，是旧货。至于新来货，则如信封，黑虎虎的，一分五一个，相当贵了。小小新华书店，买书人可相当多，小儿书且专有一间房子，大人也在看，在买。画报或《人民文学》，架子上似无存货，或另在邮局出售。城市主要是工矿，生产单位即分散在百十里外，各有合作社，因此市上不可能如何热闹，白天也静静的。即最热闹的下午七八点钟，还像是静止的，因为一条大街有一千把人走动，已显得熙熙攘攘。小街门前多坐有老妇人和对门人讲闲话，枯瘦瘦的，加之土墙土地作为背景，所以不易见出精、气、神。小学生到处走动，也多瘦瘦的，青菜不够或有关系，大多数人闻长年吃盐菜。幼儿园供应大致好些，四岁以上也不能有牛奶吃。工矿发展速度快，生活资料中吃的一套赶不上来，大致是全国性，惟南方到夏天瓜菜必多些，北方地过寒，关外更甚，种菜园时间又不多，所以靠“植物肉”也不可能。将来或可望配套解决，即凡有工矿区必有一定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人来为其他服务，计划经济做得到这么周至，就太妙了。

问候大家好。

从文　卅

致张兆和

1960 年 7 月 2 日　宣化

三姊：

来已一礼拜，工作进行顺手，上下午各二小时，还集中。礼拜六下午三位小将回来，因此星期天必相当热闹，不易进行工作。我已定五号（礼拜二）回来，大致是上午车，下午到，从这里买快车票，不甚困难。若牙齿治后无甚重要事，或在十号后再到宣化再记十天，核对一下材料，因已差不多把大事记下到七万字左右（包括原有的）。血压或仍是二百，睡得多，还不难受。但要再下降到百六十恐不大容易，能在百八十已很不错了。若行动方便，最好还是在合肥乡下住一礼拜，有好处，因为背景具体。还有人，有物。问大家好。

二哥　二日

致张兆和

1960 年 9 月 4 日　宣化

三姊：

上车时不到七点，在车站已排队一大段。车行约五十分钟，才到清华园站。十一点多才到居庸关站。走走又停停，上下总是换乘客。如为看窗外景物和车中社会面貌，坐这种车比起快车来有意思得多。车上用半斤粮票可买三大烧饼，照我的食量，一顿有一个，已差不多了。沿路峰峦田野多作浅翠绿色，十分好看。出关以后，土木堡到下花园一带是个盆地，庄稼好得很。车上人多大筐小篓带梨子、桃子，拳头大，梳小辫妞儿啃时水汁淋漓，可知必脆而甜。梨多是廿多年在京所见最上一级的。桃子竟从来没见过。问问是买的还是家里的？说是“凭购货证买的”。至于如何买法，即不明白了。柳条筐也编得大小整齐如一，可知是成堆生产。这类东西运到北京，将不下一元一斤，即这么价钱，也会一扫而光！又在清华园附近，还见西瓜堆成小山，不下数亩地，也是大而整齐，是待运供城市消费的。

二时到达，天气比北京稍凉，早晚可穿夹衣。粮菜奇紧。早知道这样，那卷海带和两把油菜带来，倒得用也（紫菜还是不妨从信中寄来，大有用）。更不巧是保母已走，以瑞大舅爷也同车来，个子比小龙还高一级，同住下来，对于小璋家将不免有蝗虫、黏虫一扫光势。他至少比我能吃一倍。你想想情形，即可知是如何一种不巧！如能寄那个西柿酱，不妨带两罐来（先问问邮局），这里可得用。这回油带得及时，肥皂也合需要。只是忘了带些糖给孩子们，衣袋中那十颗糖，一位小将二粒平分，寒伧。我那么打量：如果要王嫂来一次，坐上八时车来，隔天回去，即可以带那瓶油，两罐西红柿，一卷海带，两把油菜，一点糖和别的什么，肉末酱也好。买来

回票，省事（伊拉克[1]也是珍品）。总之，做运输小队长，带些吃的来，可以解除一些紧张，虽然也未必能根本解决。试想想看，不方便，即不必这么做。出外走走，才深一层明白“节衣缩食”的重要意义。这里干部每人必种菜三百斤。平时亦必用野菜搭吃。来时看到大办公楼后边大院坝晒满野菜，是准备贮下过冬的。每人收干野菜卅斤，是预定的。市民平时菜只日分三两，还不能及时供应。总之，住大城市里人，日子过得还是太好，有些甚至于不合理的好，不比较是不知道的。今年情形不同，家里凡是素菜可干吃的，不妨乘多时晒些干的，留下过冬。粮食方面能留即留下些。红薯上市时，可买的，即照去年梅溪办法，晒干片子，将来可和稀饭同吃。特别副食品尽少买。带来的鱼很好，如菜市还有机会，不妨买两斤，鲤鱼比小鲫鱼好得多，也能搁一二月。这里孩子统长得极好，十分活泼可爱，也不闹，星期天回家来如同过节。我们吃的汤是四嫂手种的西柿子做的，在墙边长得个个绯红，还像是今年仅见的东西，因为北京还不曾见过。

一来即大睡四小时。以瑛等忙得日夜开会。星期天也不在家。我想九……十号或者可以回来。也许因为吃的成问题，还得早些来合理。初步估计还是一礼拜即回。

四日　从文

血压不大好，高百九十，低百一十，别的不难受，只是晚上睡时头混乱，白天头重些。药在吃。带的够吃。

---

① 指从伊拉克进口的海枣，当时俗称伊拉克蜜枣。

致张兆和

1960 年 9 月 6 日　宣化

三姊：

信想可收到。在这里正和四嫂商定，把已写材料核对一下。望你去信窦祖麟[1]，尽可能把所熟四哥情形写来，不怕琐细，有用。写印象也写活动情形，当时他们的打算，看法，及环境。

我们目前是这么打量，到北京后，再想办法找找姓萧的，和范文澜先生，问问所知道的事情。去合肥，实有必要，只是怕那边乡下不能供应吃的，要问问明白才好去。这事或到京后再说。

就这里记录看来，大架子已差不多了，只待贯串补充一些空白点。再即待写！记材料不太费脑力，如当成一个作品来写，还得试试一二章。近来头总是重重的。也许写得顺手，倒不甚费力即可完成一章。如照过去经验，能试写三章成功，以下即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即照写《边城》方式一星期写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如试写一二章文字无条理，头又转重，恐就得另想办法了。生理限制大。在这里记录分三段，每回一小时，写后一躺下即睡着。能睡即较好，可减轻担负。

二哥　六日

---

① 窦祖麟，张家姐弟从少年起的老朋友。窦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任职于电力系统。

致张兆和

1961 年 1 月下旬　阜外医院

三姊：

今天量血压，已下降到极低点，高一百四十。低压虽还在九十，照医生说也已经和年龄要求相差无几。据闻主要影响是玉米油作食物。已第四次检血组成分，如胆固醇同时也下降到二百以下，闻题大致就差不多了。闻心脏还是不大好。因此暂时还只服药降压灵一粒，不宜大降。过两天将进行一种针对心脏的什么治疗。左臂在用蜡热治疗，是躺在床上用一大块白蜡包住左臂，约卅分钟，隔日一次，明天以后将每日一次。吃的还是油多。今午吃鱼，量不少，大致在六两左右一盘，加二两油，因此油糊糊的，照目下说明，是可将胆固醇分配量减少有效方法（另一面也是调整较长时期营养单一，不足的一种疗法。），是照苏联治疗意见着手的。照我自己说来，倒是“吃得好，不用脑，长长睡，按日洗个澡”必然结果。闻巩固在气功，星期六才正式传法。事先看护已日日提到方法、过程、境界、问题、疗效。重点在气功。一点破，方法倒又似乎简单之至，即想出一定办法不用头脑而已。话说回来即正式承认二千年前的修仙学道的“导引”，和千多年前和尚的“参禅打坐”，以及十余年前会道门的“传法”，都有条件找出理由，加以承认，肯定，认为还有道理是也。目前说是“大脑皮层的休息控制”。事实上可能和“自我催眠”有关，惟照医学目前说明，是不提“催眠”字样，免得和巫术相混淆的。事实上到另外一时，恐还得回到这两个字上来。

《安娜》已看完，这本书有好处也有一定弱点。写事，笔明朗，如赛马，猎鸟，农事收获，及简单景物描写，都很好。至于写人，写情感变化，有些过细，不大自然，带做作处，似深而并不怎么扎实。乍看好，较仔细看，即觉得不十分好。托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是有道理的。评传说英译本将重

要议论涉及批评社会制度,思想激烈部分多删节。因此重点转成“恋爱悲剧故事”,不大合符本来目的,评得中肯。周译似即此经过删节的译本,所以讲到社会问题,对话多含糊。又暴露旧俄上层社会生活之无聊,如俱乐部种种,还好。我想把《战争与和平》也看看。如还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其他,也看看,可对照得一印象。因为屠在背景描写上加工,有长处。写人分析较少,让人从谈话中见性格,见思想,方法上还是有长处,比托时时用解释方法分析情感,倒是屠的方法比较自然。看看这些十九世纪作品,有另外一种好处,即使我引起一种信心,照这种方法写,可以写得出相等或者还稍好些作品,并不怎么困难。难的不是无可写的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来组织故事,进行写作。难的是有一个写作环境,成熟生命还是可以好好使用几年的。我想到的总还是用六七万字写中篇,至多有八万字,范围不妨小些,格局不妨小些,人事不妨简单些,用比较素朴方法来处理。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份量东西的。这自然也只是目下一种主观的估计,事实上脑子的使用还是有一定限度,未必能做到。最难的是作品写出来后,既能为自己批准,又能满足客观要求。这种矛盾统一是不容易的。我希望能有机会到西南走走,会可望有些收成。若一月后医生还说心脏不大健康,倒也许是另外一种转机,因为工作恐得改变。如能做半天工,或者将有“塞翁失马”事出现,有重新试来计划写个中篇可能。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统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我还应当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如真的照过去那么认真来写,一礼拜写个五六千字,用四个月或半年写一中型小说,不会太吃力,写成也一定不会太看不下去。

在这里杂志上看到几个短篇,都不好。都不会写,不会安排故事,不会对话,不会写人。没有办法看下去。报上特写写人事更加不易感动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似的,也一点不真实。恐怕和每年选的选本作为标准也有关系。大家都用来学习,取法,越学范围越窄,再也无希望从文字上见新风格,或性格(恐怕得想点办法了)。报

刊上似乎还不曾有人肯提及这个问题。正和工艺美术及美术上碰到问题一样，都只说“好”，事实上在讨论外销时，却都明白有问题，无市场。有的拿去展览即展不出。但是还是在照常生产。待改进生产，并不讳言。文学——一般报刊文学，商讨到如何提高现有水平质量问题似极少见。介绍外国的作品，如像一些诗歌，也都不怎么精采，不知是什么缘故。是不是编辑注重点多不放在这上面，不大客观，还是另外尚有问题？这里放的几种理论刊物，就少有人翻阅，多崭新的摆在架上。有些连环画册倒翻得又油又破。住院的大部分还是知识分子，头脑劳动者，难道是头脑都太累，因此只想看看画册子消遣消遣？还是新文学和这个多数生活，根本上即并无什么关系？有一点让我看到有些如托尔斯太小说中列文感到的忧虑，即一吃过饭，好些休息室好几桌麻雀牌都坐上了人，几个女教授和中学女教员，都十分溜刷在行在那里洗牌，精神很好。玩得那么热心，正如把我带回到三四十年前社会环境中去，不免有点痛苦。因为让我体会到社会还是有一个相当多数，是只会从这个老方式寻开心得快乐的。还是有许多人乐于用这个方式消耗有限生命，而从书本上求真理得快乐，即或是“知识分子”，也并不怎么热心的。这也是一个问题，应当在文学中来提提。或讲讲什么什么不大好！但是说这个不免近于迂腐，因为社会还是习惯这么下去的。特别是一般书籍如果并不能给多数人比玩麻雀牌更大一些的快乐时，这些书籍再多也是无意义的。我以为《人民文学》还值得做些带主动性的试验，即把它分送到凡是受过大学或中学〔教育〕的机关干部、医生、看护，病院，生产单位如工厂……中小学教师……附一张测验表，提出些问题，问问读者欢喜什么，看过后有什么印象等等。有一时记得车上曾订得有，后来却只有画报和连环画了。我听到许多人说现代人小说都只欢喜《林海雪原》，原来欢喜的是惊险，是把看《七侠五义》的习惯情感转到新的作品而觉得动人的。事实上这些读者更乐意看的也许还是新西游记新水浒传，至于什么短篇，可极少人有兴趣。至于诗，作者自以为政治性强的，读者却简直是全部挡驾，看不懂，无意思，不知说些什么事情。我们说文学应面对大多数群众，这个多数认真说来我们是太不明白，太不认真注意了。新作品对他们一点都不需要，你们可不曾注意到。新

作品在这个真正多数起过些什么良好作用,你们也并没有认真注意到。你们可以说并不懂读者,作者也不懂,批评家写的文章,和一般读者且隔得更远了。许多作品只有准备写文章和教师要看,和多数读者全无关系。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在这里还看到几册电影刊物,多用旧戏编的,又看电视,也是京戏编的,到处是王爷、公主、元帅……我觉得这一切综合作成的影响,是不怎么好的。

致张兆和

1961年2月2日　阜外医院

三姊：

你把刀也带回去了，这里只好连皮吃苹果。今早听《游园惊梦》极好，不是李淑君即是杜近芳或言慧珠，不妨买一面密纹片过年。血压已降至一百五十—九十，看情形已到最低数，能巩固即不错了。其实能长保一百七十——百已不错。

《战争与和平》极好，也译得好。看三册火焚莫斯科，不过用一章文字写，却十分生动。不过从彼尔眼中看去，却极感人。写法兵抢劫，也不过用一页文字，写枪毙平民，不过五个人，可是却十分深刻。真是大手笔。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一次军事会议，却只从一个六岁女孩眼中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和一个穿长袍的争吵，又有趣又生动，真是伟大创造的心！写战争也是文字并不怎么多，不到二三千字，却全局开展，景象在目，如千军万马在活动。都值得从事文学的好好学习！我们《红旗飘飘》文章有的是不同动人事件，可是很多却写得并不动人，且多相同，重点放在战斗过程上，表现方法又彼此受影响，十分近似——不会写！还是要学会它。你们做编辑的，事实也应分多学一些，把这个本领学好些，则随处可望点铁成金，草草数笔，即眉目生动。一般说，还是不够重视这一表现问题。也不怎么认真十分用十九世纪作品，和五四以来部分作品做参考对象，来有计划学习学习。如能仔细认真读一百种书，真的用一年时间来共同读一百本书，结果你们必然会觉得工作便利得多！对作者帮助也大得多！有些描写方法，安排，组织，表现技巧，乍看作者总是不太费力，却有极好效果。写景也是并不怎么着力，不必特别渲染，只是把当场应有的情形略略涂抹。又在极大事件、伟大人物描写上，常常做些比拟形容，似乎不甚庄重，可是结果却生意盎然，充满生命，转近自然。总之，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即

可以学得许多东西,不善于学习,只呆记住什么人评论托或其他的思想意识,必须注意的具体长处学不到,概括的唯有教授写论文编讲义才用得上的论断,却记得特别多,结果是毫无用处,没有丝毫帮助。等于要王嫂记"营养学",某种菜有多少"维他命"什么什么,去协和医院学炒菜配料,毫无用处。事实她应当到的却是"萃华楼大厨房",那里有具体手艺,正是她所要知道的。你们也应当直接学多些。

礼拜天要小虎和朝慧来看看我也好(天气太冷就不用来),带小瓶橘子水来。医生今天说要吃,内中有钾,可解除盐问题。头这几天又不大好,不知何故,血压并未上升,食量却在减。腰有点不怎么。十二点还睡不着,也许是卧功半小时把精神回复过来?左臂大致还得换一种疗法。这里吃的有时贵些,数目不一定,平均总是一元多点一天。这里有本左拉《萌芽》,好大一本,或许会看完它。完全用学习的态度来看,还是新的经验,可得到许多知识,特别是表现方法,极有用。写人写事方法,有用。如能有时间把屠、契、佛……什么什么十九世纪的大手笔全看看,主要的看看,还是有意义。

二哥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61年7月23日　北京

从文兄：

先后收到你五六封信，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一时又说不清楚。关于创作的一些经验和甘苦，你谈的我觉得很对，也正是这次文艺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天会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对于文艺批评家的态度，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已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但是文艺创作不能没有文艺批评，文艺应当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是鼓励大家多发议论，用各种不同样式风格表现生活，文化艺术才能发展繁荣。说是人家要批评，我就不写，这是非常消极的态度。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不能说没有困难，创作这种复杂的活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好作品来的。我希望你能在青岛多住些时，一则因为今夏北京奇热，夜晚蚊蚋多，睡不好觉，二则能在青岛写一篇或两篇小文章，也不辜负作协为你安排种种的一番好意。这在你并不是很困难的。家里住处挤，小龙可能还要在家休养一个时候，当然这是可以想办法的，单看你的决定。还需多少钱，望告我，前寄六十想收到。

我们刚发完七八月号合刊号，接着就忙加工九月号，照例那一星期左

右的比较不忙的间隙也没有了,所以也没有能定下心来给你写信。北京瓜果也陆续上市,西瓜二毛五一斤,很好。桃、荔枝、花红都各吃过一次。夏天蔬菜多,每天吃西红柿,多而且好。

云六大哥来信,二丸子[1]已订婚,大伯为寄了一双篮球鞋,三嫂为寄来袜底六双绸旗袍一件。又给大伯寄了降压灵去。奉胜琼患肠癌,剖腹以后才发现是癌,已无希望,她自己还不知道。我去医院看过她三次,那么好的人,医生也束手无策,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想到在为人类谋求幸福方面,征服自然攻科学关,我们有多少工作待去做,而帝国主义战争狂人却拼命制造冷战搞军备竞赛,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润不惜大量毁灭别人!为打倒这些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当怎样更好的团结起来啊。最近我看到希克梅特在《苏联妇女》上发表一首诗,这诗不胫而走,到处传诵,在日本反美日协定上起很大宣传作用,这样的诗,能在和平运动直接起这样大的作用,感人至深,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诗,诗抄如下:

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姑娘

开开门呐,是我,
我敲了一家又一家,
你们都看不见我——
死去了的孩子本来看不见嘛。

我是十多年前死在广岛的,
那年我才七岁,
现在我还是七岁,
死了的孩子是不会长大的。

---

① 二丸子,沈从文的外甥田纪伦,第一汽车厂工程师。

先是头发烧着了，
后来眼睛也焦了，
完了，我就变成了一堆灰，
灰也给风吹跑了。

请你给我开开门罢，
我什么也不要您的。
烧成灰的孩子，
连饽饽都不会吃了。

我就求求你，叔叔和阿姨，
我就求求你签个名，
好让孩子们别再烧死，
好让孩子们都能吃甜饽饽。

能写出这样诗的诗人有多么宽阔博大的胸襟啊！写出这样的诗，我觉得无愧于革命诗人和平战士的称号。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包括你在内）。写出这样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兆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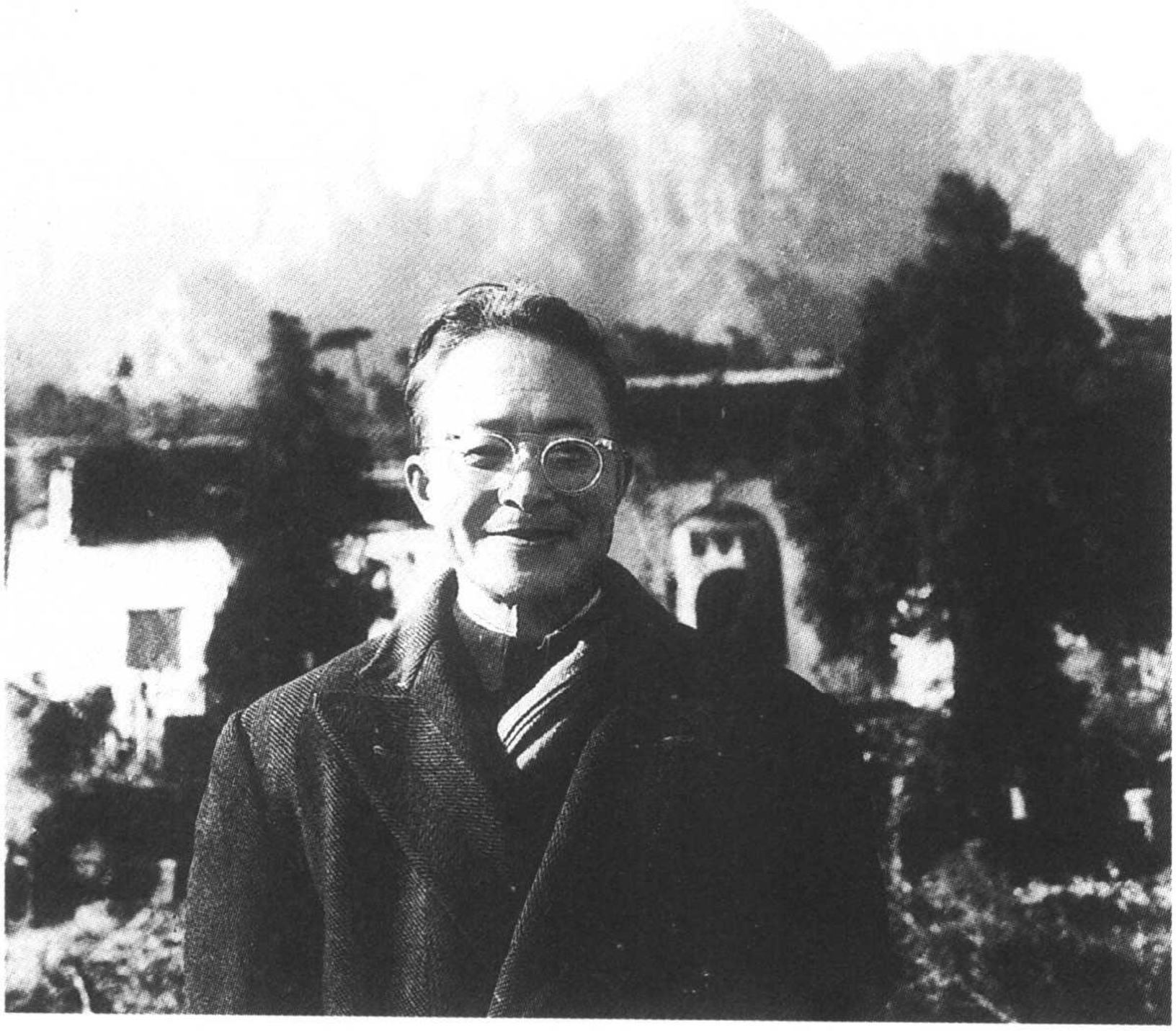
七月廿三日

跛者的抒情

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文中，思索着文艺政策问题，也间接回答了张兆和1961年7月23日信中的勉励期许："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

当年冬天在中国作家协会安排下，沈从文有机会和八位作家、诗人同行，到庐山、井冈山和江西各地参观、学习、休养、写作。此行结果，拟写的长篇虽"充分准备了材料，一切人和事都在头脑中有个比较具体的轮廓，记录也差不多完备，只是不知从何下手……"

然而在旅途中，沈从文六十岁时写起了旧体诗。1963年赴两广、湖南，途中又写出一组旧诗。他生前留下约七十首古风，都是六十岁以后所作。



沈从文在井冈山。

致张兆和

1961 年 11 月 23 日　茨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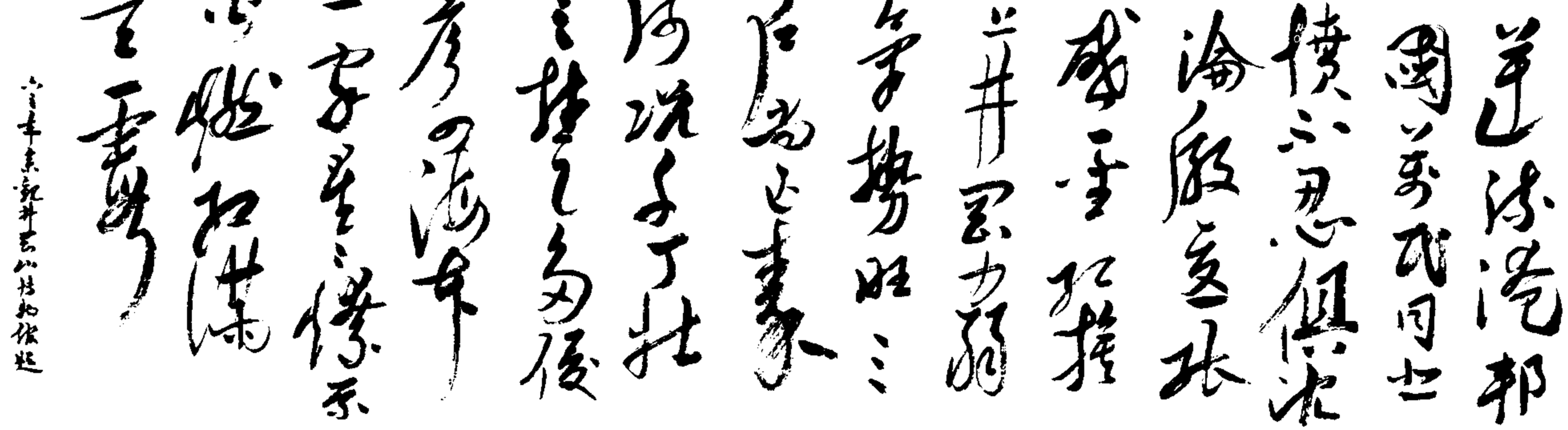
小妈妈：

天气过冷，东西吃的不大得法，胃有三天不大对，目下不吃米饭，即转好了。因为诗人多，大家写诗，我也把四十年前老家当拿出试试，结果似乎比黄炎培老先生辞汇略多，比叶老[1]也活泼有情感些些。若是别人写的，发表在贵刊[2]上，我说不定还要加以称赞称赞，以为编者还有眼力！另抄一份请斧正。正经的还是题革博三首五绝，还像样子。较长的《井冈山之晨》，是只有到了此地才写得出的。其中除了三五句用时事，不免近打油，其他似乎还有气势、感情，文字也足相副。让我回想起四十年前在同样乡村中，一萧姓军法长教我作诗故事，当时以为我大有“老杜”风味，但事实上他倒更欣赏我炖的狗肉，因为上桌子时吃得比谁都多；至于作诗，不过是自己写来要人和韵，在乡村中遣有涯之生而已。我和了他四五十旧诗时，就还不知“老杜”是谁，还以为或者是个邮政局长一类人物！不过事实上这么一来倒练了些基本功，真的到应用时，写个几十个字，还比别的题词容易着手！但是手边没有本《诗韵集成》，走韵处恐不少，好在正如简笔字，可以自我作古，一般要求不高，可能还有称为“有老杜风味”的人！遗憾的是有些用典使事精采、准确、有分量处，近人已不大懂了，不免有不上不下情形。六十岁重新写旧诗，而且到井冈山起始，也是一种“大事变”！看情形将不免有十首左右可写也。忘了带笔墨，本地买不着，只能趁人使用不着时，借砚盖和秃笔用，因之上纸淡淡的。天多雾雨，为山中人冬常事，大家只能各在房中独据一火盆看书。衣不觉少，被甚厚软，

---

① 叶老，叶圣陶先生。

② 张兆和当时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任编辑。



沈从文参观井冈山博物馆后题诗。

只是坐在书桌边时，手足尖端不免略如针刺，亦不太难受，但此等情形下作文章，脑子大致总不甚灵活也。日来茨坪各处多拜访了一下，园艺处在二里外一孤村中，只七八家人，新房子大楼已建二三栋，有不少浙江来女孩子，不到廿岁，在此面色多红润坚实，正在捡茶子。园艺处风景如画，而且近宋元好画！鸡鸭一家有喂至十多只的。敬老院有十五个人，极大一所新楼房，住处比文联大楼办公室似乎还好一些。老人七十岁的多眼目明亮，可知山中雨土好，无杂病。

我等可能于廿五六即将下山，有机会即过瑞金赣州一行，路车不便，即由南昌再去大茅山，景德镇我可能住镇上一些日子，闻居住条件比山上好些，也可写点东西，也可帮到人做点事情。一出门，才明白帮人协助工作重要意义，因为总是解决现实问题也。这次一行如果能写四个散文，十首旧诗，已应当说是“小丰收”。主要是可以从见闻中学了许多事情。和阮章竞、戈壁舟夫妇、华山、蔡天心夫妇等相熟，也极得益，他们都是从延安来的，多能画，爱诗，喜谈天，会玩。

写诗有一大毛病，即一坐桌边，会会即二三小时过去，因之吃饭反而成为担负。晚上也难安眠。所以“适可而止”，大致在山上即不再动笔了（至多只再写一五绝）。

大家都好。

从文

十二月廿三午

致张兆和

1962年1月5日　南昌

六二、一月三号　南昌江西宾馆

三姊：

寄了四首诗来，同是五言古体，意思倒还新，内中互有补充，字虽不多，包含内容可不少。比散文记记山水人事多内涵之美。请你看看，可否交给《人民文学》投稿？照我意思，请他们看看好（前一首这里《星火》将发表）。似可作如下自由处分——

一、全用。二、刊二三四一二首。三、用一二首。四、全不用。

总之，用不用是小事，送他们看看，合理一些，或先给崔、毛二位看，懂旧诗！因此次出来，由作协、中宣部特别介绍，各方面招待得极好，虽主要是休养参观，而各方面却多希望能写的即写点。散文一下抓不住，且还不易推陈出新如诸诗具概括性。如你们以为不好，不合用，再分别给《诗刊》或《光明日报·东风》，也是一样。因文章在新年用，多少可配合一点政治或时事要求。乡村建设是全国性号召，江西工作做得比较稳而好，有五万人下乡上山，来此参观者多，要各种报导，也值得有各种报导。（写诗近于旧瓶装新酒，七言的较多，词也有，五言古体却不多，因为得有个古文底子！）所以把旧诗先交《人民文学》选择，即此意。截到写《含鄱口》，红行纸已当真正式宣告完事。早知到此会激发四十年未触诗兴，倒以多带二三本为得计，照趋势说，再有两三本也写得完。寄来试试看！

昨在此又看《刘三姐》电影一次，背景极美，主角总是照迎面平脸，又不会做眉眼表情，可不免给人木木傻傻相。场面也多改动，有好，有不及本来好，整个反不如戏上动人。但是景物还是十分美观，有的歌词也好。其中有个采茶歌，原是凤凰年轻人在省里会演得奖的，我适在省里亲见，现在也当成广西腔流传了。背景处理远比“漓江风景”动人。又看过弋阳

腔《西厢》，如昆曲，好。

这里只希望我们住下不即动，待气候暖和些，再各处去看看。也是实事求是一法。因为向别处走不大合，就本省走，大冬天到处都不免冷得可观。只是大家住到这么一个比王宫（至少比故宫）还阔得多的房子里，不免一时难于习惯，久住下来，自然还是会惯！到此以后，大家才得到一经验，凡在北方过惯了冬的，不宜主观以为想过冬南方必较暖和。事实上也许云南广东可达到理想。至于此外江西、湖南、江浙，一到真正冬天来临时，通常将比北京冷些，因为房子中冷。我住处日中若有大好阳光，还对付，不怎么十分冷，住对面房的人，可就不同多了。即在我住处，日光不大露时，手脚尖也即如刺，不大灵活。大食堂是花大理石铺地，和可可糖一样浅紫色。半圆窗正当风口，一进去即感“好凉！”因此有大衣的多穿大衣吃饭。心脏压力大，可能是冷的原因。晚上睡“龙床”还是不易睡。望为寄一月粮票来，用航空法寄，写交南昌江西省文联舒信波收转。因为我不带图章，不好取，且怕在十号以后有机会出行。目下房中温度已降到十二，外边或已下近零上点点。照趋势看，还得冷下去，惟不怎么久。衣可不用寄，因为穿的出门已差不多了，而且一上路，常是小车子，东西多，上下带极不方便，反成累赘。

诗到今天为止，真已近于完篇。将试进行第二项节目，散文。从明天起将重抄那个《车上司机》。久不搞此道，文词调动不灵活，特别是形容词，要一一落实，不易着笔，这纸也不大好写字！（今天还得看本地《西厢记》，由本地名演员扮莺莺，也许会得到些启发。）戏看过了，唱腔好听，排场不大好。

在山上，吃的化不了，因之越吃越少，到这里吃的好得多，但是还是一般只能吃二小馒头，半碗饭。饭较硬，对一般人好，对老人似不太便利。不出门，在家中虽若“老太爷”，还是不像老到自觉自愿自惊程度。一出门，才明白人真老了。到处被人称“老”。（还听人叫“老头！”）事实上也的确有一点儿那个，江西一文联同志陪我们的，问问年龄，正和小龙同岁数，个子也高得差不多。另外一个只十九岁，也已经做事三年。自己可以不服老，但无法拒绝别人称“老头”。我自己倒像还够“小”，因为在赣江滨待

渡时,还和六岁大阮小五打了半天水飘飘石。有许多想法可能也都比年轻人还幼稚天真得多。生命里总像有种综合势力,在做种种挣扎,一方面是知识成熟,懂得好多事事物物,如像作诗,使事用典脱口即出(有的成章不过两小时,也居然满像诗!),另一方面却是极端幼稚,许多事近于全不懂,即懂也不深透。更不大妥当处,即和家中人在一处久成习惯,家长派头建立不起来,出外边一个六十岁人应有的"沉重",反映到一举一动上的事情,我却不懂。即走路,也还像是轻飘飘的,只想跑路,和古时"充军"一般!心也有些像是到处跑情形。例如不作诗,四十年搁笔,甚至于你还不相信我作旧诗,我自己也不坚信。正如泅水焖狗肉本领一样,不表演,即不信。但一作起来,即下笔难自休!幸好是红格行纸正式宣布完结,不然总还会有卅首留传人间。

这里久已听不到什么"老柴"、"老悲"的调调。看北京报也得四天后。本地报十分之八是本地事,看不懂。国际新闻只一二事,学术版没有。《参考消息》只偶尔见见,也是多久以前的。换言之,一到省会,才明白许多事在北京已成习惯的,在此已不易有机会知道,也因此更容易理解《文汇报》、《光明日报》在外省成为知识权威意思。年轻人主要娱乐却平均,只有从电影得到,电影倒无所不包。一般文学书也不可能到一般文学爱好者手中,到不了有种种原因。有个年轻人给我写信,说是在大学学文学,听老师说我是"多产作家",因此请教如何写作。那大学老师无疑也只是照三十年前别人批评我文章中说的"多产作家……",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教现代文学!其实也难怪他。同行多各省文联负责人,也就不知道我写过什么作品。还有人住北京,且搞艺术,便不知道我写了本《龙凤艺术》,谈的许多事正是他感兴趣的。内中只有华山认为"《萧萧》、《三三》等写得真好!"三十年了,世界还变了个样子,我那些玩意儿一律转入陈纸堆,只留下个"多产作家"名称,事不出奇。出奇的也许还是一颗心竟还像卅年前的情形,总是一面十分天真的来迎接一切新事物,一面却看什么总充满一种奇异感,外面印象一到心中搅成一团,仿佛即在有所孕育,情形完全和卅年前我们去崂山北九水玩时差不多。也和我回沅陵时一个人在船上过年差不多。不论什么外缘人事景物,一浸到这颗永远青春的心上,

即蕴蓄了一种诗意，只待机会成形！小妈妈，说这个只有你懂得一点点，因为你明白我许多文章是怎么完成的。但是还不完全懂，因为另外尚有一种内在力量，在活动，语言文字说不明白的，也许应说是“你的好处”所发生的影响？细想虽是还不尽是。只能说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包括极小极小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经验的复杂，以及千百种书，万千种画，和无数古里八怪不同的人，不易设想的种种生活，以及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事，且用了个六十年揉杂成一体。即在新或更新社会，想有计划培养，事实上也并不好办，因为有许许多多因素是整个社会共同的产物，不是可以从人力加工得到的。正如同梅兰芳一样，新的方法或许可以教育出许多不同接班人，但是梅兰芳依旧只一个。有的东西可贵处，或比梅兰芳还更重要而难得，即综合文化知识。但“难得”不等于“有用”，也有可能在一个时期不得其用，即尔毁去亦常事。杜甫时代，白居易时代，曹雪芹时代……总不可免有不曾充分使用生命中长处即因故而完事的人。新社会在“保护”工作上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只要心脏不出事故，大致还可以做许多对国家还有用的事情。头脑近来似好些，应当肯定些说，吃得好，物质力量起了作用。

龙龙不知已上工了没有。大哥想必已得到我的信，在这里曾写信去过。已不敢吃茶，可是还依十点上床，十二点还不易睡，三几点又醒了。似乎为过去少有情形，医生也说不出原因。药还在吃，可能是睡“龙床”不惯。想就五老峰所见写个散文（下有劳动大学和园艺处），东西多反而不易着笔了，待试试看。这纸一写即皱，不便起稿，还是寄几册红行纸来吧，用航空小包快。

二哥

一月五日

如果有可能让你来，即来吧。这里房子横顺占一间，每天洗两个澡也无人过问。大致这里看过后，如大家回北京时，将在杭州停个三天。也一定可写些散文和诗（诗体旧，意思却新）。大衣你可得带厚薄二种，别的倒

不用多带,因为一点灰没有。来这里有一点明确具体,吃得好些,把体力亏损略略从食物改变中得到一点来得及的补充,才好多做事。多看些地方,多知道些地方情况,对于今后阅稿选稿也有好处。你们做编辑的文化兴趣广博而深,对选稿改稿都有帮助,也有必要从走动来提高。一车可达南昌,只到申约半日停,倒正好,找陈蕴珍玩玩,她会送你上车的。

致张兆和

1962年1月8日　南昌

小妈妈：

今天得到小龙廿四寄井冈山信，我们下山已一星期，信封寄来的正是时候。有它方便多了。我们目下暂住在这“人民王宫”里，大致等到十几后，即分别去瑞金参观，也不久，离这里总有六百多里远，可能还先住赣州一天。瑞金不会久住，有个三四天也大致差不多了。再回南昌息息，即又过景德镇，大茅山。是一条路线。论山区建设，成绩好，规模大，宜数大茅山，地方也格外好。景德镇则大家都想看，可能还会在那边过旧年。像我这么玩瓷器且充满了兴趣注意生产改良工作，能在景德镇和老师傅及其子女（文工团中有一部分即其子女，闻多只十五六岁）过一个年，也是一生极有意思的事！

这里吃得极好，可惜我无口福，胃多吃点即不大中用。新得了些酵母片，会有些转机。这里白天晚上都十分静，因为偌大一座楼房，除了礼拜六有晚会，跳舞厅中有人跳舞（也隔得很远，是另外一所房子），此外，我们九人在二楼成了“多数”。能做事，可惜不带书来。过三几天可能还得去和当地搞美工或文物、或教文物的去座谈一次文物或服装或工艺——或用座谈式答问题，相互交换交换工作经验。一出门，“三脚猫”知识用处倒多，因为随处可帮忙解决问题。特别是“工艺”与“装饰”方面知识，极得用。可惜的是材料没带上。这里已看到老毛，做一什么山区（这里大几百山区，具体说是千八百多山头）修理厂“副厂长”，常来南昌，即住隔壁江西饭店（太太也在此做儿童科医生，有一女儿同住）。也到卅五六岁了，照我算恐已过四十。在此面工作一久，谈话也头头是道，最先即说：“可惜年轻不大知道听叔叔话，认真读书，这时做事，总是文化知识不抵用！”人已高

瘦如今甫[1]先生样子,也近似有些老了。

闻三月五号将开人代会,政协想必也要开会,照情形看,冰心等必不会在年终南行了。因为一面是这里冬天本相当冷,并不真比北方冷,只是山上无取暖设备,南昌也这样,大楼且无从升火盆。他们来各处走动不怎么方便,也看不出什么。要来,也怕将是在大会后了(待春暖花开后)。这里初步估计,三月左右我和章竞等将可回北京,蔡天心、江帆夫妇东北来的,有可能留下写东西,也更有可能回到北京或别处去。只有华山或能作较久停留,因为肝病较重,闻大茅山一医院已治好肝病数人,还不知道是药好,还是气候好,医院系在松树林中。景德镇宾馆听说也十分讲究,我到那边去,大致可做的事比南昌多。看看如可久住些,也许将到时回来开开会,会完后再去住,帮到把这部门生产搞好,可能比写本小说还重要。因为小说除非特别好,只是近于可有可无。这里生产总的说实未过关,几十万人生产,设计和花纹知识配不上,有待热心而又懂好坏有远大眼光的人来协助一下。如到那边看,我的知识还有用,即住一年也对国家有益。特别是花纹知识、造型知识,我的常识如用得上,将准备倾囊倒箧,如用不上,也就只有等待下去看了。我大致三四十年前即听说英国有一摩里斯,对艺术兴趣博,影响到工艺改良作用大。我的半瓶醋常识如用得上,事实上在好些部门统还有用,目下生产量即大,过去材料既多,到时候这个中国摩里斯会能做更多事情,能起好效果。

大弟已上工,应当诸事小心。再一翻覆,怕就得改业了。应当要永远反复提醒到他,免得因小失大。年轻人总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我是过来人,若当在北京住公寓时,遇到他那病岂不早已完事。当时熟人中也即有因此完事的。目下医药条件好得多,家中情况也不同,务必要把体力搞好,才能言其他,才能为国家多做事。即上工,住家中如吃的可望好些,即乘公共车回来,如太不方便,路上消耗体力多,或再看情形迁至校中。照我想,回来或许好些,他的年龄也应当多接触些同学同厂以外的人或事,

---

① 今甫,即杨振声先生。

家中多和妈妈谈谈也较好。小虎不知一星期回几次，能多回几次，也有益无害，多看看戏也好。兄弟姊妹多谈谈有好处。你一定又倒了，使人着急。应当小心些不要勉强熬。对个人不合，对国家是损失，因小而失大。不要说和人比已够好，年纪不同。食少而事繁，到时即不济事。这十年来你太累了。不得已要有阵子休息，即得休息，不得已应全休，也只好把工作搁下。即搁下，也许还可以做另外一种事，亦未可知。同行八个人都是病号，其中六个是到过延安的，只阮章竞是在太行区，周钢鸣在香港……体力有的已很不好，写作计划有的恐亦难完成。大家无例外，都在作旧诗表现新题材，有几位还欢喜绘画写字，还带了极讲究文房四宝来。都感到在短时期写散文不易着笔，写来难见好，我倒想试试写写。写三个，目下不过只是在脑子中转转而已，不易达到旧诗那个格。晚上少睡眠到稀有程度，常十二时未能睡定，四五点又醒了，白天头倒不重，只是心脏有时抽缩疼一会会。总想着你们。五号我一个人在房中过了六十大庆，吃了一个小小橘子。回想起近五十年个人和社会种种发展变迁，也可说是在温习一本历史，若能平铺直叙写出来，即当成信来给虎虎等写回忆录，也一定将是一大部头好书。因为内中包括事事物物可真多，特别是小乡村人事，小军阀区域性割据情形，在那里人民在鸦片烟毒害中的可怕愚蠢残忍和腐败，小牧师洋人的势力，小绅士过日子的方式……想起这些来我倒有点点活动，要有个时间，先写个上二册，截到坐船下行为止，将得有五十万字才会安排得有个样子。若当信札体写，也许比较容易落笔，正和当年写自传，整整三个礼拜脱稿，记得还重抄一次。我或许得试个三几回看看。事实上只要肯写，必然会成为一部留得下而且近于“史”的东西。因为全是社会一面，而且再巧没有，即由极小乡城到最大都市，所经历的又正是社会大变动的近五十年。即或是平铺直叙，有万种事情，后来年轻人统统不知道了。我得想办法挤时间，多活几年，为后来人留下份礼物，让他们明白廿世纪前半世纪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涉及问题尽管有局限性，也还是历史，因为从小可以见大。

气候阴晴无时，一阴下来即如古诗“北风何懔懔”句子，一出太阳可又暖和得只用夹大衣也差不多了。本地人上级即北方人也多成习惯，气候

你尽管变,我身上可永远只是一件狐皮里衣外加上干部服,出门和办公一样,倒真是应了兵法说的“以不变应万变”。他们说笑话,一到北京开会多伤风,因为房中太热!

从文

八日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62年1月12日　北京

二哥：

各信及古风均收到。诗写得很不错，白尘[1]同志觉得惊异，连我也没想到。编辑部准备发，除《史镜》篇外，准备全部发表，但还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如你愿意保留，尊重你的意见。望见信后即回一航信，廿二日为本月最后一次发稿，信寄家中免去捡信登记手续，会更快一些。早些回信。我明白你《资生篇》一组三章中把《史镜》放在第一的用意，但我也趋向于不用它，因为这诗整个是谈历史，读来比较干，和前后各篇以抒怀写景见长风格调子不同，放在一起发当然也可以，但不怎么协调。《资生篇》第二、三首和《花径》写得真好，确有些老杜风呢！其他各篇也都不错。各诗感旧歌今，不落俗套，写景抒怀，浑然一体，情真意挚，读了鼓舞人，也给人以艺术享受。《井冈山清晨》历述过去，一气呵成，亲切感人。但个别字句尚须推敲，"毛选实圣经"不够含蓄，来得突兀。"惟传王母鞋，一掷在湖心"也比较少余味。我的意见，能改改一下更好。因为在诗末，有些有力或有余味的句子好些。改不好就算了。《含鄱口》中"天宇适澄清"改为"清澄"，"鼙鼓仿佛间"改为"鼓鼙"似更好些。注也很有意思，但可简一些，有些大家都知道的如"泪湿青衫"则可不注。总之，这些字句间斟酌，请信任我吧！是否有必要请翔鹤老[2]看看，改改前面提的那两句？另外是否请通知《星火》一下，《井冈山清晨》我们也准备发呢！他们是几月号发？

---

① 白尘，指剧作家陈白尘，当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

② 翔鹤老，即现代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陈翔鹤，当时任《文学遗产》主编。作者与陈翔鹤的友谊始于1925年前。

郝芬同志托我转告你,散文写好,第一篇请给《人民文学》,因为等了你很久了。《红旗》有个编辑(浩然)也来找过你,希望你回来后即电话通知他。这两个刊物在国内外有影响,写出来应把最好的给他们。但首先是写出来。相信你这次一定能写出几篇好散文出来。全家都为你高兴,问题不在目前写出多少首诗多少篇文,主要的是心胸开拓,情绪饱满兴致高,这对你身体有好处,也是重新拿起笔来写出更多好文章的开始。

我身体见好,是肺上"炎症",在原肋膜炎附近处,服黄连素和雷米封,每月检查透视一次,已大部吸收,仍咳嗽。此次如能同去江西自然好,但当时尚在检查中,不宜远行,冰心已去广东,不会来江西,如你大会之后再去,那时天气渐暖,我可同去。我希望也能到处看看,住下来自然也有好处,倒不是最希望的。

二月号《中国文学》(英文版)发表了你的《金鱼》,已出版。《李慧娘》由《光明》转《戏剧报》,他们在你走后不久即来找过你,准备发表,想找图片,朝慧接见的,她会告诉你。家中一切好,新年孩子们玩得很高兴,同萧家三姊弟同去大礼堂。粮票昨日寄出。如要款望告数目。你是否准备三月初回来?还需要些什么?请来信。

兆和

一月十二日

大弟复工后,早出晚归。我们隔日从上海小食堂打豆浆一锅,全家用两日。自十二月份起,干部每月各有黄豆三斤,很解决问题,白糖也供应得多了。

致张兆和

1962年1月14日　第一信　南昌

望朝慧为到六部口邮局买二册去年十二月《人民画报》(内有唐永新公主壁画的),十分有用。

三姊:

闻政协三月五号开会,不知是否照惯例有月前出外参观事通知?如果有通知,且可报名过广东海南岛一带,且可同家属,我有那么一个打量,即报名参加,并说明由这边和家属一人同去。而你却在一月底前即来江西,我就暂时不去景德镇了,且和你一道过广东。原因是一气候较暖和一些,二可以看到许多新事物,三你有机会同行能得到许多便利,同行且必然多熟人,十分有意义。若刊物单独派你外出,却不可能看那么多新事物,以及听那么多新报告的。如系去云南也好,我即先回来一道去。总之,你能有机会一道走走,有种种好处,对身体,对工作,都有好处,从工作出发,也是能一道走走好。我极希望你主动些,或问问韩先生情形。

这里诗已写到十二首,预计可能将有卅首可写。照安排明后天将去瑞金兴国等处,来回或有一礼拜到十天左右。天气冷些,不大看得出自然方面壮观,只能从有纪念性建筑物得个印象而已。因为不是时候。

血压不怎么大变化,心脏也照旧,吃得甚好,只是总少睡眠,越来越有问题,总是到十二时未能成眠,三点——至多三点即醒,或者照诗中说的,到时即心如萦绕,不太难受,但是总是有点什么变化。大致不会步靳以后尘,惟神经总有些不大正常,或者是写诗用心影响?塞翁失马,因此多看了两回《猎人日记》,这书写人写事似经意、似不经意,方法还是有独到处,特别是写人有好处,可以参考取法。方法巧而省事,又易引人入胜,且易结束,不必太费力。写旧事物可参考,即写新事物也未尝不可以从中得到

启发!

这里看了一剧《四十八寡妇闹江西》,采茶剧,热闹之至,事实上不过是八个寡妇大闹公堂,社会悲剧兼闹剧而已,丑角好,老寡妇好,组织也还好。群众嘻嘻哈哈,上下打成一片,在别地少见。上面道白还不如下面争吵声音大,也是别处少见的。剧场如旧吉祥,闻照例永远满座。这里有个特征,剧院多,总是满座。闻京戏赏鉴力格外高,为梅兰芳、周信芳同口称赞。观众受称赞,不乱拍手,但好处却必拍,证明是内行多也。

有关政协参观事,如已得通知,你又同意我的计划,望先电告好。因为如从南昌过广东,在报名时得告政协,才可得到种种方便。我倒希望能同去海南岛或云南看看各方面成就。这一次出行,有了写诗经验,倒可不甚费事写诗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去广东得有单夹衣备用。若同路有老金、思成等,一定极有趣味!能去,大致都是向南方走的。

从文

十四日早

致张兆和

1962年1月14日　第二信　南昌

过瑞金前夕

三姊：

收到二本红格子本，极得用，因为行格较大，比这种纸好写些。我们已定明天过瑞金，还会过汤显祖坟墓边看看。只可惜手边无一部《临川四梦》，写点诗也不易下笔。来回将有千多里路，各处一停停、看看，至早也得一礼拜时间，才会回到南昌的。同车一共四人，小车子，行动方便得多。

这里每到礼拜六即有高级跳舞会，场子极好，能容百把对人在场子里作种种转。另外还有个台子奏乐，乐队也是省中文工团第一流的，有时还在乐中来个独唱，唱得也比一般在台上独唱还好听。我们同行人中有舞到十二点的。女舞手除高干眷属，即文工团中选手，打破向例由男邀女的习惯，居多是女的主动来找男的客人，笑眯眯的来邀请。我还是照老例，坐在一旁看看，和我们到人大礼堂大厅差不多，并不怎么受窘。总似乎希望从人家的摇摆转移中，发现一点什么，始终还是没有得到，末了是照例九点左右就溜了。真是一种十分离奇的事情，这些近代化生活，始终不易得到它的妙处。总的说来，前后看人跳舞也还不到廿次，可能已过十次，最先还是大革命后十六年左右，在北京花两毛钱一次，坐在一旁看人跳。十九年在武汉时，似乎已不用花钱和熟人一道去看，偶然什么人滑倒了，观众还作兴拍手大笑，使得摔倒的一位十分狼狈的笑着，但是依旧爬起来又在人丛中转了。在上海还是你姑爷请客，同邹韬奋见面。那时不明白在这么不好音乐下扭扭摆摆，有什么好处。现在音乐虽好听多了，还是不明白好处，特别是一些人倒满像电影明星神气，和另一些人眼睛微闭默会“至高乐趣”神气，以及另一些人显得十分活跃，到一定时候，又打个圈儿做得挺溜刷，乐声一停，各归原位时，嘴角微笑和吃过鹿茸精以后神气。

……这一切好像隔我有好远！千里万里远。即或是熟人，因此一来我也似乎发现从生活方式上，我们距离真是相当远，用时间计，大致总得个廿年卅年，我落后廿卅年！也像只有在这些时节，更容易明白我是活到一种比较旧式习惯方式中使用生命的。这里看不出我有什么高明独到处，也值不得一点骄傲，只是有些“拘迂”，或“落后”，不甚宜于现代生活，不甚能适应新的生活而已。但是从爱好取予上看来，也会失于此或可望得于彼，看书永不厌倦，而且总可望从各种书中得到一点东西，一些启发，一些充实。熟人都笑我(连阮家六岁大小五也说)整天只坐在桌子边不动，不会玩。真是不会玩。事实上又还有人以为搞文物也是一种“玩”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各人生命取舍的大不相同处。还有点现象，也使我觉得奇怪，即这里说笑话的方式，经常总是谈“怕老婆”什么什么，极少有机会比较正经些谈到写作问题，经验交流交流。不知何故。谈“怕老婆”如何如何，则每人似乎都有发挥，见得十分活跃。写作作品问题，仿佛只是各人的事，少共通性。即对于托尔斯太、契诃夫、高尔基，或中国李白、杜甫、曹雪芹，也从不提到闲话上来。似乎还不曾有需要，不易形成共同习惯。有时说点笑话，即近似永玉家中空气。或者这正是多数人所习惯方式。我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有点隔”，特别是若果这也算是一种玩法，我真不懂它的好处！又每天饭后，这里必进行“抓娘娘”玩扑克，六七个人在一处，兴奋嬉笑得和我们十五岁以前下河捉鱼差不多。我站在旁边看个半点钟，也感到头昏眼花，但是一般常玩到二小时以上，始终兴奋嬉笑的玩下去。照例人人有机会轮流做娘娘和皇帝，而这种简单的游戏竟玩不厌倦，每天必进行。如果这也属于“生命青春”一种形式，应当是在萧家老三这年龄时的爱好，但这里有到了五十五岁年龄，还能从这个方式得到高度兴奋和快乐的。我总觉得奇怪。且试来作种种体会，结果只看出和玩笑话差不多，一种“共通习惯”而已。不过这些习惯始终能支配一些用脑子的人，还是一种怪事，不易理解的。

从这些生活方式上比较，我好像太早熟了一点，因为在五四前后，还不到廿岁时，即把这一切享乐的功能加以阉割，充满了功利主义的来考虑使用生命如何应付生活，改变自己，并改变和社会关系，因之一面懂了许多，另一

面也有些事始终不懂了。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好在在人看来是可以用一个“老”字加以原谅的。事实呢，我的理想还是反映生命比人还幼稚年轻！总若在沙上筑屋，希望把生命更有效果一些使用到国家总的进展需要上，而且还永远幻想工作得突破自己固有纪录，做出点新的什么。又还十分充满自信，能够克服体力上的限制，生活经验上的限制，在工作和学习上有点“奇迹”出现。这在别人看来近乎奇迹，在我自己却以为是十分正常应有的。因为一切出于脑子的对于事物的体会、综合，而通过文字加以正确反映，我的一脑子幻念和奇想，却真正可以说是充满一种青春的光辉！像个奇异内燃机似的，无声无息的在燃烧，和作旧诗一样，不作，搁下四十年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得到我还保留这一份老家当，从没使用过，而到适当时期，要用时，机能并未丧失！

事实上若生活环境变变，或抽象什么变变，能有机会使用生命到写作上时，即用《猎人日记》手法写我的生活回忆录，写十个《湘行散记》，不会什么困难，且可望写得更活泼有意思。也能向纵深方面发展，深入许多方面人物的灵魂深处，其中还包括我从来未接触过的一种人，譬如说“泼妇”或其他，“悍泼”、“势利”、“愚蠢”、“残毒”……更容易表现得自然还是过去为人所看不起的中国人的善良，各式各样的素朴善良品格，老太太和老农以及小女孩的……这一切都有个公式，的的确确，应当说是公式，懂得这个公式，又能加以适当反映，结果必然会使得对象见出生命活跃。这种客观体会，是从一个较长时期寂寞、痛苦，以及无可奈何的生活环境下，总永远用脑子去理解去分析得来的。付出的代价可不小，但是，却终于把它得到了。说是一种孤独的反映也说得过去，一种“青春生命的热情的转化”，说的似乎有些玄虚，实在倒并不玄虚，和被堵塞的水转成电一样，不过装置不同而已。生命比水复杂得多，也难驾驭得多，又还受种种客观条件制约，不过主要还是自己的坚强意志的控制，在一个长长时间里去陶冶、锻

炼,学什么都习惯于抓得紧紧的,将一切消化,逐渐积累成为个人的力量,永远在进取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也修正自己……到后来,便似乎和一般存在日益不同了。这不同未必能带来生活上的幸福,正相反,或者只会带来许多不幸,最容易即带来孤独感。因为不切实际或不承认习惯,而在工作上、生活上以及情绪上经常是不易得到自足的,总像是有一种动力推之向前,又极容易为另一种社会现实习惯所制约,生命本身即充满了矛盾。因为支配他的不是当前,恰恰是大量种种过去和一堆未来。照过去老话说,即"脑子太复杂了点",性格不大正常,多少有些莎士比亚戏剧中角色倾向。结果也许真能做出一点不平凡的事功,也许什么也做不出即萎悴了。不管如何,人中间却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但是也不会太多,只有十九世纪的俄国和廿世纪前半世纪的中国,社会条件能产生这种人,此后却不会有了。因为同样是"复杂",新的社会将出现另一种型的复杂性格,不会和我们一样。我们生命里装的社会是后来人不易理解不易设想的,我正估量到用个方式保留下来,可能还是用《猎人日记》或《湘行散记》手法来安排比较便利,但是效果却不能如托尔斯太的大,尽管内容原料是相差不多的,表现形式将影响到读者。正因为这一点,四哥那个小说长期以来不好如何下笔。不知用某一方法,即比较容易处理而对读者却易于领会。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因之搁下来了。有待一种新的变化,即自己的简练揣摩,也有可能到一定时候,便水到渠成!

到医院去,血压还是170/100,心脏也照常。诸事放心。

从文

一月十四日

小妈妈,写文章如像给你写信那么无拘束,将多方便,还可写多少好东西给后来人看。有信寄舒信波转好。

致张兆和

1962年1月21日　第二信　赣州

二伯妈：

我们下午到了本地有名的八境台，地点在章赣二江合流处一个三尖形楔形地点，城墙一角。和个大城楼一样，三层高，上面四周还有丈多宽的阳台道，可以四望。景物十分开阔，下面是个公园。西向望远六十里，有著名的崆峒山，山岭和庐山一样长长的在隐约间。赣江即由西北来，水可能有半里路宽，水清而流速。章江由西南来，也相当大，可以行船。会合后直向东□[1]，远望下游二里外玉虹明塔，在空中矗起。水面千百白帆悠悠扬扬，沿城赣水边泊船千百艘，船多和湘江汉水差不多。但是两江合流地点，却比汉水入江处好看动人。特别是水清而流速，比武汉美，惟不如那里壮观罢了。在台上听屋角风铎自语，令人有大好河山感。这次旅行最大收获也即是扩大"大好河山"印象，增加爱——爱土地和人民。台上第三层部分做会议厅，部分做陈列，也看了看陈列。东西不够，但也有意义，因为明白不够，可以建议协作，不太费力便可以做得很好。本地有的是美工人和历史教师，只要为帮忙拨点库存玩意儿，即可望把一个博物馆配得上通史教学，正如古人说的"为长者折枝"，非不能，实不为。一为，即大不相同了。

全国有好些省分，我若能有机会各处去看看，有个一年半载，会为普及文物知识，做许多事情！我的杂学正用得上，似乎也应当这么用，才经济。我还想看廿个大学历史系教学使用文物情形，因为也是一件待更好协作和协助来解决的问题。比写点散文在刊物上发表还重要得多，因为

---

① 作者对江水流向的描述有误。

对整个普及提高有作用,有更积极的意义。一到地方,即或以省为例,对文物知识,特别是综合知识,问题就不可能如北京那么容易学了。年轻人即或学的热情高,也不免无可奈何。我的杂学如全用出来,或许还可以帮到许多部门——如历史教学,文工团,工艺生产业务学习共同提高,搞一系列工作,在我为毫不费力,在各方面却可以得到不少帮助。我真希望能有机会在开完会后再走一月,找一个点,为做个试点工作看。做得有显著成效,即可为加以推广,一个省市一个省市的做去,事实上至多有一年时间,将可望得到显明的改善和进展,不仅公开和群众见面的文化馆或博物〔馆〕有比较具体的改变,大、专、中、小的通史教学也一定能够得到具体帮助。出力不太大,而见功广且深,所以初步想到,实在值得这么跑个一年。这么做才将更明白近十年学的一点一滴,原来都十分有用!可扩大利用到国家各方面需要上去!这也只有一出门才会更深刻的明白"文化普及关"必须如何过才顺利而省事省力!

吃了一顿富有地方性的饭,一蒸笼辣豆腐泡,一蒸笼鱼,鱼闻只蒸十分钟即上桌,都辣得有个程度。晚上去看地方戏,新排的《谢瑶环》,田汉作的,满座兴奋,因为有"女扮男装",有"英堆打抱不平",有"官家少爷仗势欺人,终于被巡按私访查明,斩以尚方宝剑"。一切旧套子,内容十分庸俗,但是在卖票上十分成功。也极自然,由北京到瑞金,看旧戏,才过瘾,还有亿万群众也。要群众,或要有戏可演,都得遵循这一条路。这个方面想改良恐不是三五年事。主角极好,即女扮男装和打抱不平英雄结婚的谢瑶环,因病,在台上大吐三次,还是坚持终场。配角也整齐,是赣南唯一的祁阳戏。记得和我们在北京听得稍稍不同,腔近汉戏。还有个格外出色采茶戏待看,是江西全省出名的。

从 廿一

复张兆和

1962年1月28日　南昌

三姊：

去瑞金一行四人，计十四天。已于昨天廿七下六时回抵南昌，一天走四百廿五公里，计八百五十华里，路上不免一点辛苦。回时即见信一堆。得知你可来休息一月，我今天发一电报，希望你能从上海乘联运车来，只在上海等半天，换一车即可直达南昌，方便得很。若走九江，可极不便。即走株洲换车，也只在车站候二三小时，即可转车到来，上次阮章竞爱人即如此走。行李不必多带，皮大衣可不用。我不即去景德镇，且等你来再同去，因为你一人上路大不方便。你不知一般客车麻烦处。同去是小车，也才值得一行。到这里来，正可住下歇歇，或过了年再去不迟。诗全寄来，可用即用。在瑞金有访问材料，惟一时恐不易写出来，不比作诗省事。在赣州看未公演之采茶戏，也极好。还为当地领导看了一本十五万字小说。连开座谈三次。行署还为我们特演三次戏，二舞会。可惜我只能看看人家跳舞。来信说《资生篇》上部得去，那最好不发表。你们不懂前部分正和本题关系密切，和江西目下建设成就有关，如拟用，最好莫删节（和交响乐一样）。又《含鄱口》也写得极好，妙在末尾二句，你们自己不到这里，反而想把末句改动，一改可就完全失去本诗应有意思了。这诗并不比《花径》坏。将来刻到含鄱亭上也值得的。字作“天宇适澄清”莫动！字作“鼙鼓”，不要倒排。鼓鼙实不通，人将见笑！你不懂古诗处理音调问题，最好不动好。这份老本事过去很用过一点心，有时还写香艳体，也十分俨然。古体固懂典故多，读古文熟，又对汉魏五言诗有兴趣，过去十多岁时还被人称“才子”，即为了写诗。但是一搁四十多年，即我自己也忘掉这一手功夫了。现在因为看人到处题诗，都极俗气的堆名词，情、理、境三不高。还到处写到处送人、发表（最不佳的恐是丰子恺），多只读读一般诗话新旧杂凑成篇。同行中也有几位“名诗人”，一定要我写，不便推托，才随

便搞那么几下。可能还有人不大懂。近年写旧诗人甚多,打油成为风气,其实基本功不曾好好练习,格多不高。旧诗未尝不可写得极有感情,有气魄,而又不必借助于一些刺激性名辞。会看的人,一下笔即可知道功夫深浅的,装内行不易成功的。过些日子或许还可为你写几首真正有新意的白话诗看看。现在人搞这一行一般说基本功都不大到家,和郭风作散文一样,十分勉强的凑和成篇。揽事过多体力不抵用,只好让人做大王了。我大致还可写个顶好的历史戏,等等机会看。还有些出人意外杂耍未出场!

从文

廿八

致张兆和

1963 年 11 月 12 日　长沙

三三：

天气异常寒冷，全身心均如同被寒气压缩，越来越小。独守楼房中，多多少少有些和前年在井冈山上时节情形相同。也如同廿八年前[1]，在沅水中部，乘小小桃源划子，放乎中流，听水声汩汩，听时间消逝，时间也因之格外见得缓慢异常。饭后许久，腹中还在哽着，却只能等待到时下楼吃饭，即此可以想见无聊到何等情况。于此更容易体会到“居必近市”意义。这里楼上不仅仅离开市面极远。离开一切都似乎也极远！我已写了五个提案草稿，好一回来即可誊清送出。

生命真正是种离奇的东西，每个人都不相同，取舍相差极远。有的表面身分即或相同，事实上一到思索和行动时，即判然分别，泾渭自见。即或同是一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气候、不同温度，甚至于不同光线下，也会完全不相同。在家中时，总像是只一晃晃即一星期天。每天总像是时间在忙匆匆的行进中，一会会即到了天黑。时间总像不够用。这里时间便特别长了，等黄昏、盼黄昏，也好不容易！从窗口外望景界虽十分开阔，并且绿树如云，大几里建成一片，经常且有火车过路，远处留下一起白烟，在空中慢慢扩散。当画景看倒极像赵松雪或赵大年南方烟雨景子画卷，细致而柔静，秀气清润。从绿云中高矗的烈士塔，和一枝白玉笔一般，介然独立，也不俗气。但目下一切存在却仿佛各自孤立，不相黏附，找不出什么彼此关联意义。一切都似乎在寒气中被冻结住。使人回想起二千年前，同样的阴沉沉天气，贾谊以卅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毁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低低讽咏楚辞，听萧萧风声，吹送

---

① 准确说应为将近卅年前。下文还有一处误为廿八年。

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娱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笙竽歌呼声。生当明时而去帝乡万里,阴雨中迎接黄昏,回到他的长沙王傅所住小屋中时,他的无聊应当是一种什么情景!再想想屈原,楚国当时政权正在分解中,军事上一再挫败于秦,个人则因高瞻远瞩,转而失去楚王的尊重,更受小人谗毁失去信任,而朝政却为三五弄臣佞人掌握,眼见到一切将陷于不可收拾,还是无可如何。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沅水上游。坐的也许正像我卅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划子"。身上虽还有一口袋楚国特制的黄金"郢锾",和一把价值千金的"玉具剑"。两担竹简书,和一挑行李。行李中且有个竹篾编的极其精细的文具匣子,内中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可以供他随意写点什么。在朝时的手编的楚国宪法,也早已用白绢书写成十卷,裹成大卷,搁在身边。自己的许多抒情感世作品,也同样分别誊写成卷,随手取来作了些校定,改动了几个错字。船在两岸绿雾苍茫中行进,想到国家的种种,听到看到岸上的祝神歌呼和火燎,他觉得好无聊!……我如再深入些些,把两人本传来作些理会,在这个情形中的必然和当然,以及在那个历史环境中的必然与当然,小妈妈,一定会写得出两个极其出色的新的屈贾故事!我懂得到在这个气候下背景形成的调子应当是什么,加上从二人身世和文章中去简练揣摩,写出来一定会情感充沛,有声有色。不会像陈老写《嵇康》那么带刻板做作气。因为写这类人事实上比写翠翠、贵生还容易得多!可以从各方面去体会,去刻画,去布局润色,而作得十分准确生动。只要另一时,把我放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如像沅陵或别的家乡大河边一个单独住处,去住三个月,由于寂寞,我会写得出好多好多这种动人东西!脑子奇怪处也就在此。我经常在什么书本上欢喜题上"人生可悯",也正是这个意思。我深深懂得脑子里近于自小具有的想像力和后来卅年运用文字成为习惯的另一种能力,一到某种寂寞环境中,即可以(也必然会)在不甚费力情形中,作成种种结合,组织成种种幻想的或写实的故事。不论是纯粹幻想或平凡真实,都可望作得异常生动感人。由于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总会从改来改去作得完完整整的,骨肉灵魂一应俱全!这是一种天赋或官能上的敏感,也是一种长时期

坚强固持的客观反复学习。两者的结合，却又和“寂寞”关系异常密切。酿酒也得一定温度，而且安静不扰乱，才逐渐成熟！生活实际对于一切的隔离，也可以说由于机能上补偿的需要，便可帮助养成一种深一层的“想像力”和“理解力”，文字若又能加以适当的概括，即可熔铸成种种有声有色的人生。凡最好的诗歌，最好的音乐，最具感染力的好画，来源几几乎完全相同，不同处只不过是它的结合成形的方式和材料安排而已。相反的一个动力，即如懂画的布局敷色，懂音乐的节奏美，懂其他许许多多不相干的（在你看来以为不相干的）什么事事物物常识常语，却又能共同促进那个先天的敏感禀赋，和后天获得的文字运用组合，在意想不到启发中，形成许多结构新巧感人灵魂的大小篇章。特别重要即是在相同人物相同故事中，却写得出格外生动神奇的故事。安徒生在童话写作中，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的试验也有过一定结果，还未完全成熟，便凋萎了。如照目下训练培养方法，短篇作者所能达到的境界，大致不会是这种结果的。方法有问题。正和林师母[1]说的浙江东阳火腿，新旧制法不同，所得结果必然不同。旧的方法似乎不怎么符合艺术科学（因为好的作品绝不是从文学概论或小说作法而来），可是用得其法，不仅色香味美，而且经久不坏。一经百货公司从规格出发统一制作后，东阳火腿表面上一切如旧，产量并且大有增加，但是上市供应时，大家都觉得不好吃，味道咸咸的，瘦肉成柴，贴骨处易走油泛黄，不经久。如今有关火腿问题虽然情形已明白，旧作法有独到处，但是由于新的习惯，上市的或待上市的，还是生产那种“咸肉”似的火腿，为既成局势。事实上不能说是东阳火腿！制法不同那能有原来风味？小说呢，没有会想到重新用老方法试试看的。

小妈妈，这就是我说的你能“看小说”，可不大懂“写小说”的原因。你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写好小说除人事外还要什么作料，以及使用作料混合作料的过程、火候、温度、时间、环境……写批评的人事实上且更加无知。

你很懂得我的好处，和懂火腿或别的一样，懂的是“成品”。至于成品

---

① 林师母，林宰平先生的夫人，林庚之母。

是怎么来的,作料如何选择配备,实在不大懂,不好懂。写作中实在大有辛酸!一个优秀作者在某些方面和个精密机器差不多。制造出一具灵敏机器,很不容易。花钱再多,并给以各种物质条件,精神鼓励,成就还是有限。要的是另外种种。制作、成功是在千百回失败经验中,才会得出一点点有用结果的。但是接收这种不费半文钱的机器,若不善于使用,不善于保护,毁坏却十分容易。一经毁坏,修复也就相当困难。特别是这种精细复杂机器,一经改装做别的使用后,修复就更加困难了。听个工人说,"一架机器也有机器的脾气",何况是一个有性格的人?人的"共性"容易理解,也易于运用,人的"特性"却并不易用公式去衡量。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机器,简化他纳入范围容易,就其所长充分加以利用,却不容易。利用还得从理解做起!

天夜后,从高处下望,第一次发现公园里一大片灯光,和星海一样。真是一种奇观。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天老是落毛毛雨。已到了落这种雨的季节。早知如此,倒是提早回来或同过武汉看看为得计了。

桂林一行可能有十来首七绝诗可写,想试试变更一种写法,杜甫陆游法,或许有点新意。写山水诗易千篇一律,因为前人言之已多。七绝一引典故,又铺不开,且难于索解,要有点味,话意不尽才可望有新的印象。将试试看。已试成一半,有比上井冈好的,也有不如的。只怕回来大会一开,所有诗情统统冲出九霄云外。

居然夜下来了,多多少少回复到廿八年前在小船上桐油灯下为你写信心情。只是当时身边不远是三个老少船夫,船却停靠在乱石堆叠的寒江边,岸上只一二家小小茅棚。这种枯寂对于一个用头脑生活的人说来,是有意义的,有作用的,甚至于可说是不可少的。是一种真正消化人生的教育,正如同痛苦失望艰难困顿同样是一种吸取人生教育,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人说来,可以由之懂得"人生"二字,懂得什么叫作"枯寂"和"艰辛",以及其他许多许多事情。如今困守在这个楼上,四围是白净的墙壁,所得实在不多。这么住下去,延长到三个月,若不是发狂,即将是一种完全的改造,神经系统的活动方式也会完全变更过来!最少一天将可以为

你写一封长及万言、胡说八道、美妙绝伦的信！或者还可写成许许多多极短的故事，完全自成一格！

不知是否真有此种可能，即有意把自己和一切隔绝起来一定时期，试试能否恢复我的写作能力。也许会有这种可能的。现在唯一不放心处，即心脏偶然的故障，在一种和其他隔绝环境中时，将无可补救。由于不用脑想具体问题，头重已减至极小程度。

我到博物馆看了几天文物，外室看了内室看，楼上看了楼顶看，只差不曾爬进坟里去看。但已近于这样子做了。因为每天必从一具高及一丈的大型西汉棺椁前走过，上楼时，又必须从两具完完整整战国贵族骸骨边前通过。而到得库藏室时，便简直如被由商到明三千年无数座古坟包围了。看了好多有用东西，对于总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有几点过去推测，全被新接触的出土古物证实了。这一个月的出行，真可以说是上下古今统统看到了，比较过去几次参观，得益是格外多的。

上一次从桂林过长沙时，恰和三位吸烟的同一个车厢，真是一种考验，简直无睡觉可能。希望老天爷保佑，这一回不要又是这样过廿八小时。吸烟、玩扑克、听打趣相声，这三种享受我都无福气，培养下去也无希望，因此我事先就老实告诉这里联络处的人说，最好让我坐个无人吸烟的车厢。但是若和个携带小孩的老太太在一处，而母子二人总是在吃东西，似乎也不大容易招架！

二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沈从文家书　　（上册）
作者=沈从文　　张兆和等著
页数=３６９
石头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